武俠世界

山東英雄

（山貓王森故事之六）王一龍・著

四個日本武士到山東擺下擂台，打得山東好漢面目無光，終於由魯長風替老鄉扳回面子，成爲山東英雄，但自此之後，魯長風的遭遇便起了變化，時來運到飛上枝頭，由窮光蛋變成闊少爺，但最後夢醒時……

本故事情節曲折，暗藏你虞我詐的鬥爭，正邪的鬥法，最後奇峰突出，真相大白。



$4.00

第26年

16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山貓王森故事——乚山東英雄ㄱ，王一龍作品，這個故事集的內容與題材，均表揚我國當年內地所發生的英雄事蹟，是篇也不例外，敘述一羣日本武士到山東擺下擂台，所向披靡，打得山東不少英雄好漢面目無光，終於爲一流浪漢替老鄉們扳回面子，擊退對方，成爲鼎鼎大名山東英雄，事後，這個英雄好漢便平步青雲，時來運到飛上枝頭，由窮光蛋而變成闊少爺，但最後黃粱夢醒時，竟然……？本故事有曲折傳奇的情節，更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結局。

**　　**　　**

齊雲飛故事乚毒神仙ㄱ今期大結局，元兇罪魁，難逃公道。下期西門丁另一新篇乚女媧古琴ㄱ接續刊出，敬希愛好西門君作品讀者萬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一條龍故事之六乚黑珍珠ㄱ，內容涉及波斯老王駕崩，新王即將登基之際，突然發現王冕之上的兩顆黑珍珠不翼而飛，事後，郡主啣命東來，搗毀不少寺廟菩薩雙目，追尋踪跡。掀起一場大風暴，刀光劍影，殺聲四起。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6期
（總號130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出版社出版

山貓王森故事之六

王一龍·文
可飛·圖

山東英雄

擂台比武

調配處長岳華山，帶着警衛員小林出差，路過萊陽城，因天氣熱，路上勞累，便在城內歇一日。

旅館就在城隍廟附近，那是個熱鬧的地方，但岳華山不怕吵，貪它方便，便選上了它。可是他在午睡中却被一陣銅鑼聲吵醒，只道是街上賣武販膏藥的，也沒在意，不料銅鑼一陣緊似一陣，有人不知在下面喊些什麼，雖然他不怕吵，却再也睡不着了。

小林心疼處長，便嘀咕一聲：「他媽的，俺倒要去看看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生似不去看他便是損失的！」說着開門出去。

岳華山知道他少年心性，靜不了，便叮嚀他：「你看歸看，可別鬧事，替俺惹麻煩來！」

羣情洶湧

小林出了旅館，兜到後面去，原來城隍廟對面空地搭了一座竹棚，敲鑼的人就站在外面，邊打鑼邊道：「有個好漢要爲咱們山東老鄉出氣，正午二點正上台比武，鄉親們快來助威，別讓東洋鬼子把咱們看扁！」

他旁邊有幾個收錢的，正帮着叫喊。城內的人，三三兩兩地進場，神情十分激動。

小林暗道：「他媽的，這人做生意倒會說話！」他隔遠望見竹棚外貼着一張大紅紙，上書兩個字：「挑戰」，下面還有些小字，却看不清楚，便走了過去。

只見大紅紙上，挑戰兩個字下面一行略小的字：東洋武士挑戰山東英雄，勝者賞大洋一百元。

「乖乖不得了，一百個大洋可不是小數目！」小林繼續看下去。

那些小字寫的是些比武規則，比如單對單，空手格鬥，比武之前先立生死狀，勝者有賞，觀戰者每人五個銅板，報名比武的人，每人兩個大洋等等，旁邊還有一行略大的字：鐵定在本城十五日，十五日後移師烟台，左上角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四個字：第十二天！

「這東洋武士是啥玩意兒？口氣這麼大？」小林心中動了好奇，便拉着一個老漢問道：「老大爺，你也來看表演？」

老漢嘆了一口氣：「當然囉，你知道不？咱們萊陽已經輸了二十多場，連續幾天都沒人敢上台，到今日才有人應戰，怎能不去捧捧場！」

小林問道：「那東洋武士眞的很厲害麼？」

「他們一共來了三個，說句洩氣的話，咱們山東好漢素來能征慣戰，那知道上台的，最好那一位也支持不了三幾十個照面，便被人家打得吐血，差點丢了命！」

小林難以置信地問道：「眞的這麼厲害？」

「你不信可以花五個銅板去看看！每個上台的不是死就是傷；那三個東洋鬼子的神氣……嘿，不用提啦，老漢一想起來就窩火，要是老漢年輕十來年，也忍不住要跳上台去！」

小林忙問：「死了多少個？」

「三個，一個是當場死的，兩個是抬回去才死的！」老漢搖頭：「他們只贏不敗，眞會做生意，你知道嗎？上台比武的要先交兩個大洋！」

「今天上台的是誰？」

「誰還有心去問？有人上台，總比沒人上去的好，免得被東洋鬼叫咱們山東縮頭龜！」老漢說着掏出銅板，交給守門的，便進去了。

小林想了一下，心中極想進去看看，便立即返回旅館。「處長，您知道是什麼事嗎？」

岳華山正在抽烟，聞言笑道：「瞧你這小鬼，走得一頭大汗的！不是有個花不溜丢的大姑娘在賣唱吧？」

「不是，是比武！」

岳華山吸了一口烟，又悠悠地噴了出來，道：「街頭比武，你看過的也不少哇！有什麼新鮮的？」

「夠新鮮！是東洋武士擺的擂台，咱們山東好漢已經敗了二十多場！」

岳華山「哦」了一聲，訝然問道：「是什麼東洋武士？」

小林便把打聽來的說了一遍。「處長，反正今天有空，咱們就去瞧瞧吧！」

「算了，這有什麼好看？」

「嘿，咱們山東漢子輸了二十多場，好不容易到今天才有人敢上台應戰，你說該不該去給他打打氣，讓他替咱們掙回面子！」

岳華山想了一下，道：「好，我就請你看，今等我換衣服！」

小林緊張地說道：「快，二點鐘就開始！」

岳華山換了衣服，又悄悄將手鎗插在褲頭，再用外衣蓋着，然後與小林走出旅館。

到了竹棚外，人已比剛才多了許多，有些大搖大擺進去的，也有的在湊錢，岳華山給了十個銅板，便與小林進去。

裏面坐着百來個漢子，十分熱鬧，都在交頭接耳，議論紛紛的，那些觀衆，形形式式都有，有坐着的，有蹲着的，有抽旱烟的，有抽捲烟的，還有抽水烟的，竹棚內一片白烟，但無論這些形態舉止如何差異，都有一個相同的觀點，希望祈禱能勝回一仗。

竹棚的前端搭着一個木台子，離地約莫五尺高，上面兩丈餘寬，兩丈深的，靠內還放着一張長桌，台上還沒有人。

台下有瓜子花生，賣烟捲兒烟絲，賣

山渣李子，賣糖果零食的小販，來回巡弋，叫賣聲喊得震天價响！

岳華山向周圍看了幾眼，便選了一個位子，與小林走了進去，小林知道這位首長有嗑瓜子的習慣，便跑去買了一包瓜子，道：「處長，你請俺看戲，俺請您吃瓜子！」

岳華山輕聲道：「別叫處長！」

小林吐一吐舌頭，道：「知道啦！」

外面喊兩點開始，但到了兩點一刻，還沒有動靜，大概因爲座位還沒滿吧？一直等到兩點三刻，下面的人都鼓噪起來，竹棚的門才關了上來。

這竹棚建得很高，四周圍起的竹蓆大約有十尺高，上面還高出五六尺，作爲通風，因此人雖多，倒還忍受得住那股子熱氣。

岳華山剛解開一顆衣鈕，煽着白紙扇兒，便聽小林叫道：「來了！」

只見台上走出一個穿馬褂的胖漢，向台下抱拳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才扯到正題：「今日上台應戰的，是本城的好漢黃崗，現在正與公正人在裏面立生死狀，待會兒就出來，東洋那方應戰的是西村京二郎！」

台下的觀衆報以一陣噓聲：「這傢伙爲了賺錢，丟了咱們山東人的面子不說，還害了三條人命！」

「誰知害了幾條人命？說不定在別地也害死了不少人！」

「這烏龜不得好死！」

那胖漢忙道：「諸位誤會了，老漢請來東洋武士，主要是爲了通過互相切磋學藝，提高雙方的造詣，這是好事，諸位如何反而憤憤不平？」

台下的觀衆都叫了起來：「你若不是爲了賺錢，爲啥要收錢？」

「咳，人家自東洋迢迢千里而來，不收錢那船費及食宿費，由誰付？咱們是堂堂大國，吃一點子虧，又算得了啥？」

「說得好聽，你自個掏腰包呀！」

胖漢道：「你們雖然掏腰包，但也有好戲看呀？吵鬧什麼？讓東洋人知道了，要失了咱們的面子！」

小林輕聲在岳華山耳邊道：「這老頭十分狡猾，看來不是好人！」

岳華山臉色十分凝重，只嗯了一聲，並不答話，台上那胖漢又道：「好啦好啦，都出來啦！」他向台下深深一鞠躬，便退入後台。

出來的首先是三個年長的老人，其一是東洋人，三人坐在長桌後，東洋人在正中，兩個華人則坐在左右兩旁。

緊接着左邊走出一個東洋武士，身穿日本武士服道，右邊走出的則是一個高瘦的漢子，赤着上身，將辮子盤在頭上。

那漢子臉色蠟黃，胸膛上的肌肉也不見飽滿，一出來便讓人替他担心！

背後又有人在低聲議論：「眞的是黃崗呀？嘿！聽說他剛生了一場大病哩，唉，這兩個大洋不是白花嗎？」

另一個道：「白花兩個大洋算得了什麼？最怕他連命也得賠上，而且把咱們山東好漢的面子給丟了！」

台上的公正人走了出來，檢查西村京二郎與黃崗，身上是否藏有武器，其中一個公正人道：「你們雖然都已具了生死狀，但這是切磋武藝，勝負一分，便得停手，最好不要傷人！」

黃崗與西村京二郎都唔了一聲，公正人返回座位，黃崗立即沉腰紮馬，立了一個門戶，西村京二郎則閑閑地站着，臉上有不屑之色，他見黃崗仍不動，便輕佻地招招手，示意他進攻。

黃崗臉色十分緊張，但仍不動，一對眼睛只瞪着對方，岳華山見他額頭已現汗漬，輕聲對小林道：「這姓黃的，體力不足，心情又緊張，不打已輸了三分！」

小林輕罵一聲：「眞他媽的，可惜俺不行，要不然也上去跟那東洋鬼子較量較量！」

一句話還未說罷，西村京二郎已向黃崗走過去，黃崗雙眼暴睜，倏地「嘿」地叫了一聲，一拳筆直搗去！

這一拳他蓄勢而發，雖無氣拔山河之勢，但也十分可觀！西村京二郎不擋後跳閃開，黃崗又「嘿」地叫了一聲，標前一步，左拳如鎚子一般擊出，西村京二郎再退！

黃崗得勢不饒人，標前一步，再使了一招「老樹盤根」，橫掃對方的下盤！

西村京二郎再退，此刻他已退至台邊，台下的人本着同仇敵愾之心，都大聲吶喊，爲黃崗助威！

也許吶喊對黃崗來說，的確有極大的鼓勵，只聽又大喊一聲，再擊出雷霆萬鈞的一拳！

這次西村京二郎不再後退，他「呀」地一聲大叫，右臂一翻，疾如閃電地劈出一掌！

他那「呀」地一叫，聲音之响，幾乎把竹棚內的聲音全都壓住，連黃崗也呆了一呆！

眼看黃崗那一拳已將擊在西村京二郎的胸前，西村京二郎的「手刀」已切在其臂前！

這一招力道之猛，大出黃崗的意外，他右前臂着了一記之後，不但酸痲疼痛，而且連身子也被震開幾尺！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西村京二郎的左臂又翻了起來，急劈黃崗的脖子！

這一下若給他「砍」中，只怕要立即倒地不起，幸而黃崗的武功也不是紙紥的，否則也不會白花兩個大洋，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他身子忽然一蹲，左拳反搗其小腹！

西村京二郎提起一膝，那拳擊在他小腿，他上身只晃了一下，隨即蹬踢而出！黃崗身子十分靈活，後背落地，一個後翻滾開！

「呀！」西村京二郎又大叫了一聲，標前幾步，再一腿踢出！

黃崗雙臂交叉，將其腿格住，乘勢借力挺腰，跳了起來，西村京二郎不等他站穩，右拳猛地搗擊！

黃崗抬臂一格，身子竟被震退兩步，只覺手臂痲軟無力，連接幾招，只能閃避，無力招擋！

西村京二郎連續攻了七招，黃崗閃了七次，眼看已退至台邊，台下的觀衆都爲他捏了一把汗，岳華山輕聲道：「他應該認輸！」

心念未了，黃崗忽然把頭一搖，辮子忽然飛舞起來，抽向西村京二郎的面門！

這一着大出其意料，不由退了兩步，黃崗鼓其餘勇，拚力攻出兩拳，踏進兩步，形勢才稍好轉！

可是西村京二郎無論搏鬥經驗、力道、體力以及兇狠慓悍的程度都遠勝黃崗，因此只過了三招，黃崗又陷於險境！

西村京二郎操着生硬的官腔道：「你，不是我的對手，你投降，我不打！」

「不打？還俺兩個大洋！」黃崗呸了一聲，又再攻出一拳！

西村京二郎大怒，揮臂一格，倏地一脚飛起，黃崗不敢擋，只好後退。「你不投降的，我就打你。」

「呸，咱們山東人都是好漢子，寧死不屈！」黃崗重施故技，搖頭一甩，長辮如蛇兒一般抽出！

可是一來他辮子功十分膚淺，二來西村京二郎已有了準備，立即半轉身子閃避，同時左腿乘着轉身之便，使了一招「虎尾腿」。這是西村京二郎的絕招，黃崗又未曾見過，小腹着了一記，只覺五內俱似要倒翻過來，正想後退，不料長辮子已爲西村京二郎抓住！

西村京二郎右手方抓到長辮子，再一個轉身，左掌用力切在黃崗的辮子上，黃崗大叫一聲，身子不由自主地向西村京二郎衝去。西村京二郎一側身鬆開右手，一個手肱，狠擊在黃崗的胸膛上，手下的觀衆，都清楚地聽到那「暮」的一聲悶哼。

黃崗痛得叫不出聲來，他一手撫胸，一手扶頭，蹬退了步幾，便仰天跌倒！

一個公正人立即叫停，並宣佈得勝的是西村京二郎。

西村京二郎哼一聲，雙手掃一掃身上的灰塵，轉身走進後台，台上的黃崗仍倒地不動！兩個年輕漢子立即搶上台去，只見黃崗臉色蠟黃，頭頂髮脚及嘴角都淌着血，摸一摸鼻端，已是出氣多，進氣少。

一個青年立即叫了起來：「東洋鬼子又殺了人，咱們都跟他拚了吧。」

公正們忙道：「別胡鬧，他是立了生死狀的！」

「管他立了什麼狀，黃大哥着了他一脚，便先輸了，他不該又扯頭髮，又再打胸，不合規矩。」

所謂羣情洶湧，一呼百喏，台下的觀衆立即跳上好幾個粗壯的漢子上台，那兩個山東公正人，驚惶萬狀，而那個東洋公正人却自桌後跳了出來，道：「你們的，要人多打咱們的？咱們也不怕你！」他吹了一下口哨，後堂的三位東洋武士衝了出來，不分由說，便拳打脚踢。

山東人素來悍不畏死，立即出手抵抗，可是那四個東洋人武功的確了得，只一陣，便打倒了好幾條漢子。

就在此刻，台下忽然又跳上兩個漢子，那東洋公正，一個「手刀」直砍過去，其中一個漢子身子一閃，右臂暴長，一根槍管已抵在其脅下。

不速之客

那東洋公正，其實是這三位東洋武士的師父，名叫草野唯雄，這剎那間，他大吃一驚，忍不住向後一縮，但那漢子也踏出一步，槍管仍抵在其脅下，喝道：「叫他們停手！」

草野唯雄滿臉怒容，道：「你怎這樣的，太不公平了！」

那漢子正是岳華山，他冷冷地道：「你們毒打我善良子民，也不公平，再不喊停，俺要請你吃『蓮子羹』了？」他怕他聽不懂，忙又道：「我要開槍。」

草野唯雄只得用東洋話嘰嘰咕咕地對他那三位徒弟說了幾句，他三個徒弟收手後退，對岳華山怒目而視，這時候，那胖漢又出來了，草野唯雄對他說了幾句東洋話。胖漢便哈腰道：「這位好漢，請你將槍收起來！」

與此同時，台上台下的人都靜了一下來，觀看事態的發展。

岳華山反問他：「你叫什麼名？」

胖漢子道：「俺是正當的生意人，姓程名山，你是誰？」

小林道：「本省治安總局的調配處長岳華山。」

程山臉色一變，忙哈腰道：「不知是岳處長駕到，請恕罪，請恕罪。」

岳華山冷哼一聲，道：「剛才你看見他們的打鬥沒有？黃崗分明已輸了，他怎還出招，這叫做切磋武藝？」

程山咳了一聲，道：「也叫擂台比武……咳咳，岳處長，他們未打之前，已先立了生死狀，這三位就是見證人。」

「生死狀呢？拿來看看。」

程山自懷中揣出一張紙來，雙手捧上，道：「請處長過目。」

岳華山接來看了幾眼，上面果然寫得清清楚楚，若有死傷，各人自負，也是學藝不精的結果云云。岳華山冷哼一聲，將生死狀交給他，道：「你得告訴他們，來到咱們中國不得恃武欺人，否則咱們有權拘捕他！」

程山唯唯喏喏，回頭向西村京二郎說了幾句東洋話，西村京二郎立即怒目而視，倒是草野唯雄連連鞠躬，西村京二郎才略爲收斂。

岳華山又告誡了他們幾句，這才與小林下台出竹棚而去，小林仍然憤憤不平，說道：「處長，你們剛才爲什麼不乘機開槍。」

岳華山冷哼一聲，道：「絕不能知法犯法？」

小林無話可說，半晌才道：「話說回來，那東洋鬼子的武功的確厲害之至，黃崗本不是他的對手！」

「是的，他身手之兇狠及快捷，俺都未曾見過，看來要替他找一個對手也不容易。」

小林忽然道：「俺想起一個人來了，可惜他不在這裏，要不然倒可以煞煞了他的兇焰。」

「你說的是誰？」

「就是咱們的偵緝大隊長『山貓』王森！」

岳華山唔了一聲，道：「不錯，如果他在這裏，這三個東洋鬼，早就挾着尾巴滾回他們老家去！」

× × ×

竹棚內，那些義憤塡膺的鄉民，這時

候已較冷靜了，知道再鬧下去，死傷將會更大，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所以一些比較怕事的都悄悄溜掉了。

剩下來的，有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快去找一塊門板來，叫幾個年輕的抬他回家！」

不久，便有人抬着一扇門板進來，衆人七手八脚將黃崗抬上門板，黃崗已不醒人事，有人道：「他住在南城口，家裏只有一個渾家，快去。」

又有人道：「要不要找大夫？」

那年長的搖搖頭，嘆息道：「只怕找大夫也無用了，快抬着去，希望能讓他夫妻見最後一面！」

立即有好幾個年青小伙子，自告奮勇，扛着門板如飛般地跑出竹棚，往城南而去。

× × ×

黃崗家就在南城邊兒，他老婆叫葉章兒，人都稱她黃大嫂，嫁給黃崗已五年，尚無所出。娘家早沒有人，夫家亦窮，前幾年二老過世，把家產花得乾乾淨淨，今春黃崗犯病，更是債台高築。

今日家裏無米，黃崗說到進城借錢買米，不料一去至今未回，黃大嫂餓着肚子，巴巴地等丈夫買米回來。

正在難耐時，大門忽被拍得震天價响。「黃大嫂在家嗎？快開門！」

葉章兒吃了一驚，連忙將門打開！只見外面有七八個滿頭大汗的漢子，抬着一扇門板，門板上躺着一個人，正是丈夫黃崗！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黃大哥上台比武，讓東洋鬼子打死了！咱們抬他回來，讓你們夫妻見最後一面，那知道才到村口，黃大哥已經沒了呼吸！」

葉章兒這刹那間，只覺天旋地轉，「嚶嚀」一聲，便暈倒在地上。

那些漢子們吃了一驚，七手八脚將黃大嫂扶了起來，又灌了一碗熱水，葉章兒才悠悠醒來，剛醒來，便呼天搶地哭起來，可是只哭了一陣，又再暈死過去，原來她一來悲傷，二來飢餓難當，心情激動，所以受不住，再度暈倒！

當下一個年紀較大的看了她幾眼，道：「黃大嫂恐怕是肚子餓，快去討一碗米湯回來！」

一個漢子連忙出房去了，衆人見屋內空空蕩蕩一無所有，都暗暗嘆息，那年紀大的姓孫，城內的人都稱他孫老大，他一面指揮其他人準備喪事，一邊將黃大嫂抱進房去。

過了一陣，米湯來了，孫老大餵葉章兒喝下去，臉色才見好轉。她醒來之後，淚垂滿面地問道：「阿崗是怎樣被人打死的？」

孫老大便簡略地將經過說了一遍，黃大嫂哭道：「他騙我去借錢買米，誰知他拿錢去跟人家比武！」

「大嫂勿怪他，他也是爲了咱們山東人的面子……」

「不是的，因爲咱家欠下人家不少錢，他是想賺那一百個大洋……」

「原來如此！」孫老大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大嫂，你老實說，可有錢辦喪事否？」

黃大嫂又哭了起來：「家裏連米也沒有，我今早到現在還吃不上飯，那裏還有錢？」

孫老大暗道：「原來黃崗連飯也沒吃，就去打擂台，難怪要輸！」當下道：「這件事就包在我老孫身上，俺去替你籌集些錢來，先辦了喪事再說……」

黃大嫂又感動，又担憂：「大哥的好意，小女子十分感激，但……這錢可不知道要到啥時候才能還……」

孫老大嘿了一聲：「不要緊，慢慢才說，你先休息一陣吧！」他出到廳堂，將情況告訴家人，當下大家都將身上的錢掏了出來，可惜合起來還不到兩個大洋，這丁點錢怎够？

孫老大道：「老趙，你留在這裏打點一切，咱們回城籌備吧，今晚再回來，黃崗是爲咱們山東人而死的，好歹也不能讓他死後連棺材也沒一具！」

衆人應了一聲都去了，孫老大忽然說道：「那位處長看來爲人還不錯，咱去找他！」

衆人進城之後便分散，孫老大問了人，知道岳華山住在旅館中，便去敲門。開門的是小林，他認得孫老大在下午也曾跳上台去，因此好言問道：「這位大哥，有啥貴幹？」

「咳咳，黃崗已經死了，你們處長在嗎？」

岳華山在裏面應了聲：「是誰，進來吧！」

小林讓開，孫老大走了進去，向岳華山行了一禮，說道：「處長大人，黃崗已經死了，但他家裏連鍋蓋也揭不開，無法辦喪事，咱們準備替他籌集些錢，讓他入土爲安！請處長念着他是爲咱們山東而死的……」

岳華山道：「你不用說，咱們吃公飯的也沒多少薪餉，不過我願意捐二個大洋，煩你交給他家人！」

孫老大接過大洋，又鞠了一躬，道：「多謝處長大人，小的還要去別處籌欵，下次您來，咱們一定請你喝酒！」

岳華山笑道：「不用客氣！你這般熱心，倒教人敬佩！」

孫老大又到別處籌了一些錢，一會兒，他那些兄弟都在飯館裏集合，他們都把錢交給孫老大，倒也有五六個大洋，孫老大說道：「差不多了，先找人去買一具薄棺，再買些米來，咱們吃了飯後便漏夜出城！」

× × ×

他們趕到黃崗家，天已黑齊，孫老大便開始料理一切，有的燒水煮飯，有的替黃崗換衣服，黃大嫂反而成了外人，鬧了半夜總算料理得七七八八，衆人才停了下來，在廳堂上點了白蠟，就席地休息。

忽然間，大門被人敲响，孫老大訝然道：「這個時候還有誰來？」他走去開門，門外站着一條健壯高大的漢子，長得十分魁梧，雙眼神光閃閃，讓人看了心生敬畏。

「您找誰？」孫老大胆子雖大，但這時候不知爲啥，聲音竟然壓得低低的。

「俺是過路的，因找不到宿頭，所以想來借宿一宵！」

孫老大道：「咱不是主人家……主人家正在辦喪事，你去別家吧？」

「現在夜已深了……」那漢子道：「既然主人家辦喪事，更該行個方便，隨便有碗水，有個地方坐一下就行！」

孫老大想了一下，心中暗道：「黃崗家光禿禿的，不怕這人是强盜！」當下便讓他進去。

那漢子進門一看，見廳上坐着好幾條大漢，神情微微一怔，他走到案前，行了禮插上香，然後坐下，道：「老大，有沒有水，請給一碗來喝！」

孫老大叫老趙去拿水，問道：「老大，你叫啥名字？從那裏來的？」

那漢子眼珠子一轉，道：「俺叫魯長風，是張店人氏，要去馬石店探親！」

那漢子似乎不太想多說，解開包袱，拿出饅頭來，放在嘴裏就啃，老趙拿了水來給他，魯長風謝了一聲，一口就將水喝乾，一口氣吃了兩個饅頭，站了起來，伸伸手脚，眼光瞥及門板上的屍體，奇怪地道：「主人家這般年輕，犯啥病死的？」

孫老大嘆了一口氣，道：「他不是病死的，是被人打死的！」

魯長風哦了一聲，老趙加上一句：「是被東洋鬼子打死的，他媽的，他們在咱萊陽害了四條人命了，眞叫人窩囊！」

魯長風奇怪地問道：「是啥東洋鬼子，這般兇的？」

孫老大又嘆了一口氣，才將情況扼要地說了一遍。魯長風濃眉一皺，道：「眞的這般厲害？沒人能尅制得了麼？」

「到現在還沒有！」

魯長風冷哼一聲，道：「東洋鬼子俺也會過，並不是這般可怕！」

老趙問：「你打贏了？」

魯長風傲然道：「當然，咱們豈會壞了咱山東人的威名！」

另一個叫大牛的道：「也許你遇到的那個東洋鬼子，是比較差勁的！」

魯長風道：「也許是你們這裏沒有高人！」

老趙怒道：「你是啥東西，敢侮辱咱們！」

孫老大側頭看了他一眼，道：「老大你行？」

魯長風自地上跳了起來，道：「來來，咱們試試！」他站了起來像鐵塔一般，老趙等人心頭一塞，都不敢哼一聲；魯長風指一指老趙及大牛，道：「你們兩個一齊來！」

所謂人要面，樹要皮，老趙跟大牛再也忍不住，便一齊長身道：「咱們二個打你一個，你輸了可莫怪！」

「不怪不怪，快來！」

大牛向老趙打了個眼色，首先向魯長風打出一拳，魯長風揮臂一格，回了一拳，不料老趙已一拳從側邊攻來！

魯長風嘿地一聲冷笑，上身向側一彎，左脚高高地踢起，竟雙脚格開老趙那一拳。

老趙剛一怔，魯長風腿一直，將他蹬退兩步，大牛再一拳搗出，魯長風的拳頭後發先至，拳頭擊在大牛的前臂上，痛得他怪叫一聲退後，再也不敢上前！

魯長風招手道：「來來，再來！」

孫老大見他們不敢上來，便道：「老大好武藝，待俺來領教一下！」

魯長風抱拳道：「歡迎！」

孫老大立了一個門戶，身子一轉，忽然滾落地上，一拳擊向魯長風的下陰！

魯長風喝道：「好！」手臂一沉，便將孫老大那拳格開，孫老大身子一聳，已蹲在地上，雙掌五指合攏，「啄」向魯長風的膝蓋！

魯長風擰腰一閃，左腿飛踢其面門！孫老大再一滾閃開，魯長風追前幾步，孫老大已站了起來，斜打魯長風的脅下！

魯長風手臂一揮，已將對方格開，左拳急揚，孫老大也揮臂一格，只覺對方「橋手」堅硬如鐵，一陣酸痲，連忙撤退！

魯長風長腿一撩，孫老大已至牆角，而那些漢子都圍了上去，那知魯長風已收拳，道：「原來老大學的是猴拳！」

孫老大道：「老大好武藝，佩服！」

魯長風問道：「你看俺可不可以上擂台？」

孫老大睜大雙眼，說道：「你想上擂台？」

「不錯，有三個原因：第一爲主人家報仇；第二爲咱們老鄉爭一口氣；第三賺些路費使用！」

趙老大道：「好，有志氣，俺第一個贊成！」

魯長風道：「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些東洋鬼子的武功你們都見過，他們的路子是怎樣的，最好請你們描述一下！」他眼光一瞥，見房門口立着一位穿素衣的少婦，怯生生的，臉上掛着淚水，楚楚可憐，我見猶憐，不知爲何，這麼大的漢子，身子竟然輕輕一抖，不由自主地垂下頭去。

孫老大忙道：「魯兄弟，這位便是黃大嫂！嫂子，這位魯大哥，要替黃兄弟報仇！」

黃大嫂行了一禮，嗚咽地道：「多謝魯大哥，但……東洋鬼子厲害得緊，大哥可要小心！」

魯長風忙道：「這個自然，我若無把握便不上台！」

「大恩不言謝！待大哥眞的報了仇，小女子再向大哥叩頭！」

魯長風忙道：「不用客氣！」

黃大嫂走了進去，衆漢子便圍着魯長風，七舌八嘴地說起來，有的甚至模仿東洋鬼子的架勢，連樣帶比示範。

魯長風又說道：「俺明日先去現場看看！」

孫老大道：「假如無人上台呢？」

魯長風道：「最後一天俺必上台！」

老趙道：「早點替黃大哥報仇，豈不好？」

魯長風搖搖頭，說道：「第一，咱們不能再敗；第二俺連日趕路，又都是吃乾糧，恐怕體力不足！歇了二三天把握會更大！」

孫老大道：「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遲，早一日跟遲一日，有什麼分別，俺舉手贊成！」

他這樣一說，其他人也不敢再說，魯長風挨在牆角，不一陣便呼呼睡着了，大

牛輕聲道：「這人不知是啥來路，他的話信得嗎？」

孫老大想了一下，道：「咱們都是窮哈哈的，想來他完全沒有欺騙咱們的動機！怕什麼？大不了陪他走幾趟城！」

報仇

黃崗的喪事還未辦，孫老大進城買應用之物，順便帶魯長風進城，可惜自黃崗死後，再無人敢上台應戰，但城內的人，一碰頭便在談這件事。

到了黃昏，孫老大便與魯長風買了些東西返回黃崗家，由于黃家沒啥親人，而且家窮，因此決定明早便替他入土爲安。

次日一早，衆人準備妥當，便扛着棺材到村後的那堆山包上，黃大嫂沿途痛哭，聞者無不流淚。

中午返回黃崗家，葉章兒振作精神煮了一鍋子咸飯，給孫老大他們吃，那魯長風吃量好大，一個人便吃了五六碗。

午飯之後，孫老大便放下剩餘的錢，道：「大嫂節哀，莫哭壞了身子！」

「是……」葉章兒走到魯長風身旁，輕聲道：「魯大哥……您若沒有把握，千萬莫上去，免得……有了什麼閃失，未亡人可就……」

魯長風道：「這個俺自有主張……」不知爲啥，他每次見到葉章兒，都有點心跳，連說話也不大順暢。

孫老大道：「大嫂放心，你等咱們的好消息吧！」

「多謝諸位大哥，我不送了！」

衆人進城後，老趙道：「俺怕今日還是沒人去應戰！」

孫老大望着魯長風：「兄弟，你有啥意見？」

魯長風拍一拍老趙，道：「假如沒人上台，你上去試一試行不行？」

老趙臉色一變，道：「俺？這……這怎成？」

魯長風道：「你輸了也不要緊，大不了白費兩個大洋而已，俺贏了之後，加幾倍還你！」

「但俺眞的不行……」

魯長風道：「不怕，你一不行就跳下來，那天打死了黃崗，鬧出事來，我看他們今天不敢亂來！」

孫老大用手推一推大牛，大牛會意忙說道：「老趙，你平常不是老說自己如何英勇的嗎？他媽的，原來是縮頭烏龜！」

老趙道：「你不是烏龜，你上！」

「只要你肯認是縮頭烏龜，俺大牛就替你上！」

老趙一拍胸膛，道：「上就上，不過去那裏找二個大洋？」

魯長風道：「去向朋友借一借，說明三天之後還三個大洋！」

大牛道：「既然要借，索性多借幾個，明天魯大哥還要上去！」

孫老大道：「錢的事由俺去籌備，你們在這兒等着！」

他只去了一陣便回來，笑道：「他奶奶的，想不到三天一個大洋的利息，那周記雜貨店的老闆，便一口應允！」他交了兩個大洋給老趙，再交兩個給魯長風。「還有兩個大洋，够咱們這兩天的開銷！」

一行人來至竹棚外，老趙向守門的道明來意，又交了兩個大洋，那面大銅鑼便又敲得震天價響起來。

守門的道：「趙爺，請你先進去簽生死狀！」

一提到生死狀三個字，老趙心頭便是一緊，不過現在巳是騎虎難下，只得硬着頭皮跟他進去！

銅鑼一敲响，人羣尚未麕集過來，小販們便先來了，他們進去做生意，得多交十個銅板，不過算起來，還是劃得來的，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瓜子花生每包少幾顆，那十個銅板好容易便撈回來。

人羣逐漸圍了進來，人們紛紛在打聽是誰上台應戰的，大牛道：「是俺的好兄弟老趙！」

周圍的人一顆心又揪緊了：「老趙平日還不如黃崗，應戰？這不是白白去送死嗎？」

孫老大道：「咱們輸人不輸骨氣，幾天都沒人上台，別叫人家把咱們看扁！」

這句話頗有煽動性，是以人們的熱情又逐漸升高了，有人道：「不錯，有人肯上台的，總比沒人上台的好，咱們都花幾個銅板去捧場！」

有人道：「輸了也不相干，咱們都知道老趙是啥貨色，就是別太窩囊！」

竹棚的門打開，人羣交了錢都魚貫進去，想不到竟然還有半個竹棚的人，挨了一點鐘，門又關上了，那程序跟以前完全沒有分別，依然是由程山致開場白，接着又是公正出場，那三個公正也沒改變。

最後便是比武的雙方出場，老趙也是赤着上身，他武藝兒如何還不知道，但那身肌肉比之黃崗，可就好看得多了。

東洋應戰的是田中俊，他是草野唯雄的男徒弟，身裁又矮又瘦，要不是他曾經顯露過顏色，任誰人看了都認定取勝的必是老趙！

不過現在大家都「輸」慣了，就算明知老趙有過人之能也不敢對他有所冀望。

老趙的神情有點緊張，不時拿眼看看坐在前排的弟兄，公正們檢查過他們身上沒帶武器，退回座位喊一聲開始，竹棚的聲音便好像「死」了一般。

老趙半蹲着身子，站在台中，田中俊臉無表情，凌厲的目光掃了台下一下，忽然輕輕跳動起來，揮拳踢腿，狀其輕佻！

老趙立定主意不進攻，存心讓魯長風看個清楚，因此不爲所動，仍然挺立着，反而田中俊十分不耐，輕輕跳起，打出一拳，老趙側頭一閃，田中俊那一拳輕輕飄飄沒幾兩力，但當老趙側頭時，他左腿倏地穿心蹬出！

這一腿力蘊千鈞，勢如奔馬，跟那一拳，全不相同，台下的觀衆都不由自主地叫了起來！

幸好老趙早有心理準備，因此向內一跳，仍不出手。田中俊身子半轉，第二腿再度掃出，老趙仍是一退！

田中俊桀桀大笑：「烏龜！」

台下的觀衆都痛罵起來，田中俊發了火，手劈腳踢，路數十分怪異，老趙窮于應付。

孫老大偸眼瞧了魯長風一下，見他雙

眼放光，目不轉睛地瞪着台上，心中很想問他，不過又知道現在不是時候！

老趙十拳只封還了兩拳，田中俊見他不濟，也許存心戲耍，不出全力，只一味將老趙迫得喘不過氣來。

魯長風在台下大聲地叫道：「攻他中路！」

這句話說得又疾又响，田中俊尚未會意，但老趙却聞風而動，立即一拳搗其腹部，田中俊虞不及此，幾乎被打中，連忙後退！

草野唯雄忽然說了幾句東洋話，大概是在斥責徒弟輕敵，田中俊立即改變打法，攻勢凶狠許多！

孫老大叫道：「不要臉，做公正的開口，這是什麼規矩？」

魯長風也叫道：「老趙，你下來，不用打了！」

老趙恨不得他有此一句，連忙滾落台，公正人站了起來叫道：「勝者是東洋的田中俊君！」

孫老大叫道：「操他娘的，你們不顧規矩，退錢！」

台下觀衆都叫了起來，程山連忙出來說道：「他自個跳下台，便表示認輸，還退什麼錢？假如人人都學他這樣，還成規矩！」

「咱們問你，那有做公正的開口敎比賽者？這不是明顯的偏袒？」

草野唯雄嘰嘰咕咕地說了一番話，程山連忙翻譯：「草野君說，准老趙再上台重新比賽！」

老趙道：「俺現在沒空，誰還跟他玩耍！」

程山道：「你這不是有心抵賴？」

魯長風道：「咱們今天無空，明天再來打行不行？」

程山心中想道：「老子正怕無生意，你們明天肯來，正合俺的意思！」當下道：「假如他明天上台，不收錢！」

老趙道：「假如明天俺沒空，由俺的朋友上台呢？」

程山略一沉吟，道：「只收他一個大洋！」

孫老大向老趙打了一個眼色，老趙道：「好，一言爲定！」

當下衆人都散了，有的却在抱怨老趙：「他媽的，不行就別上去，白白浪費咱們五個銅板！」

「操他奶奶的，俺還以爲他是英雄，原來是狗熊，只懂得爲自己省一個大洋，却不會替咱們爭回幾個銅板！」

老趙要想反唇相稽，孫老大忙說道：「算啦，明天大家就知道，你是一條好漢子！」

老趙連忙問道：「魯大哥，您明……天……」

魯長風道：「明天俺上去！」

「俺知道，俺是問你有幾分把握？」

魯長風微微一哂。「俺只知道他比上次俺碰到的那個東洋人，好不了多少！」

孫老大道：「別再磨菇啦，先去吃飯，魯兄弟明天上台，要吃得飽飽的！」

大牛道：「不錯，反正省回一個大洋，可以多叫幾個菜，吃飽喝醉之後，好好睡一覺，明天才有力氣！」

孫老大帶他們到一家飯館，七八個人坐了下來，他便問：「魯兄弟，今晚吃什麼你叫！」

魯長風也不客氣，道：「俺不吃肉力氣不大，先來一盤鹵牛肉，再來一盤紅燒圓蹄，其他的你們叫，酒是少不了的！」

孫老大再點了五個菜，叫來兩壺酒，那裏够喝，單魯長風便喝了兩壺，結果喝了五壺酒。孫老大道：「魯兄弟，你千萬別喝醉！」

魯長風哈哈笑道：「你放心，再來兩壺也喝不醉我！就怕明早頭疼！大家都飽了吧？找個舒服的地方睡一覺！」

孫老大立即道：「到俺家去！老趙大牛你倆也去！」原來他怕魯長風是來騙吃的，半夜溜掉，所以要找幾個人看住他！

魯長風微微一笑，也不說破，自然跟他們回去。

× × ×

第二天早上，魯長風在孫老大家吃了兩大碗稀飯，還吃了幾隻鷄蛋，然後叫老趙去替他報名，說十一點上台應戰！

老趙取了一個大洋連奔帶跑而去，魯長風就在孫老大家的院子裏拉開架勢，打了一趟拳，然後道：「你們都放心，中午咱們再好好吃一頓！」

大牛問道：「魯大哥，你眞的有把握嗎？」

魯長風道：「等下你們每人都會有五個大洋，算是俺答謝你們的！」

孫老大見他信心十足，稍稍放心，道：「咱們山東老鄉的面子，全看你了。」

大牛道：「現在巳經快十點半啦！咱們走吧！」

魯長風披上外衣，道：「走！」當先走了出去，一衆大漢便擁着他到竹棚，老趙早在門口等候，道：「怎這時候才來？都等急了！」

魯長風進了竹棚，只見裏面巳坐滿了人，都在引頸而觀，他向他們點點頭，背後便傳來程山的聲音：「魯爺，請您先來簽生死狀！」

魯長風將外衣交給孫老大，洒開大步跟程山到後台去。今日是擂台比武的最後一日，老趙又一早替魯長風報了名，因此竹棚早沒了座位，許多人都站在通道上觀看。是故程山心花怒放，對魯長風這財神爺十分客氣。

數位公正人巳經坐在後台，桌上放着兩張生死狀，內容一模一樣，程山哈腰說道：「魯爺看看沒問題，就請在這裏簽個名吧！」

「且慢！你們說我祇要交一個大洋是不是？」

「不錯，這事大家都早巳知道！」

「我要先看看，你是不是巳準備了一百個大洋！」

程山笑道：「魯爺眞會說笑，咱們沒一百個大洋，怎敢訂下這規矩，說着便取出一隻黑布袋來，解開封口，倒出一堆大洋。

「足有一百個，不多也不少！」

「俺有個條件，等下將這些大洋放在公正席上！」

程山只求他簽名，沒口的答應，魯長風看看沒有問題，便簽了名，東洋武士應戰仍由田中俊担任。程山道：「田中俊君

說你們昨天有意見，今日仍由他應戰，你說公平嗎？」

魯長風臉上毫無表情，道：「隨他們的便！」

田中俊見他態度倨傲，忍不住哼了一聲，提起筆來，簽了自己的名字，然後使勁將筆拋下！

魯長風冷冷地道：「閣下等下最好也有這個力氣！」

田中俊一拍桌子：「你得小心，我不會饒你！」

魯長風哈哈大笑：「你的也要小心，我也不饒你！」

草野唯雄連忙開口，喝住徒弟，吩咐程山出去示意開始，接着三個公正也都出去了。

魯長風有心激田中俊：「田中俊的，你的在東洋是幹耕田的？」

「唔？」

「既然你不是耕田的，幹什麼叫田中俊？」

「你的山東的風很長？」

「是的，山東的風要吹到你們東洋去了！」

田中俊牙齒咬得格格亂响，恨不得一拳將魯長風的鼻子打扁，幸而這時候程山巳叫他們出去！

魯長風一出場，台下的孫老大等人便帶頭鼓起掌來，其他觀衆也希望這個最後的挑戰者是個英雄，因此也盡力鼓掌，一時間那掌聲幾乎將竹棚震塌，田中俊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恨不得一腳將魯長風踢下台去！

一戰再戰

程山忙道：「好啦好啦，別再吵了，請公正人檢查！」

公正人檢查了他們身子之後，退後叫道：「開始！」

魯長風踏前一步，向田中俊招手：「東洋的耕夫，來吧！」他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台下觀衆又報以一陣熱烈的掌聲！

田中俊標前一步，也不發話，便搗出一拳，魯長風上身剛一晃，他那一拳原來是虛招，一發即收，與此同時，左腿穿心蹴出！這一腳若讓他踢中，不死也得重傷！台下的觀衆都爲魯長風揑了一把汗！

魯長風昨日曾揣摸過他的打法，怎會被他踢中？只見他上身向左側一彎，田中俊的腿在其身前半尺踢空！

田中俊左脚踢空，右脚蹬起橫掃！這是他的連環踢絕招，可是由於魯長風身子在左邊，由右踢去，幅度大，二來田中俊還得待左脚落下，右脚才可掃去（否則豈不是要踢到自己的左脚），因此時間又慢了一慢！

魯長風直起身來，覷得眞切，手臂一揚，鐵拳便擊在田中俊的脛骨上！

這一拳力道極猛，田中俊被打得身子半旋，右腿一陣疼痛，落地之後，雙脚不斷地跳動着。

魯長風同樣也抵受不住由他腿上傳來的力，蹬退了幾步才站穩，心中暗道：「果然厲害！」

同樣田中俊心中也升起了一絲疑惑：「這小子眞的這般厲害，還是讓他湊巧打中的？」他對自己剛才那一腳，有十足的信心，萬料不到會被人凌空擊中小腿！

他來到山東尙未遇到敵手，因此也不害怕，見魯長風走前，左腿又踢了過去，這一腳只是試探的性質，是以力道不猛，但魯長風也不緊張，斜閃幾尺，讓過那一脚，田中俊右手「手刀」巳直劈過去！

魯長風再閃，田中俊恨不得將他打倒，佔得先機，一口氣攻了七招，魯長風只架了兩招，其餘五招却閃開了，田中俊見他不敢抵擋，便罵道：「八格馬鹿！」

台下有懂得些少東洋話的，都叫了起來，紛紛叫道：「打他打他！打死這東洋鬼！」

田中俊又攻了二十多招，忽然身子半轉，「手刀」反手盡力一劈，這一招力道之强，勢子之猛，一時無兩，若讓他劈中，不死也得重傷！

魯長風就在這刻出手，這也是他第二次出手！

只見他本來護胸的右臂，突然暴長，鐵拳擊在田中俊手肘的關節上！

他這一拳也同樣又猛又疾，可以想像得到，兩下凑上的力量是如何之猛烈！

只聞「啪」的一响，田中俊的右臂巳無力地垂下，說時遲，那時快，魯長風的左拳疾擊而出！

田中俊右臂着了那一記，關節巳損傷，發不出力來，心知要糟，是以立即後退，魯長風的左拳恰被其避過，心中正喜，不料魯長風心中早有一套計劃，先讓對方得點甜頭，伺機擊中其手脚關節，便立即反攻！是故左拳落地，他立即踏前一步，右脚急蹴對方下盤！

田中俊沒法反攻，心想採取守勢，待右臂恢復才思後着，因此一跳而起避過！

就在他跳起時，魯長風的右拳幾乎同時擊出，直奔其小腹！他在昨日巳看出田中俊的中路最弱的一環，這正是攻其弱點！田中俊也非弱者，凌空踢出一脚，這是以攻對攻，兩敗俱傷的打法！

魯長風心中早有把握，怎肯與對方硬拚？只見他右拳回收，上身向後一仰，左臂一撈，五指巳抓住其褲管，順勢一扯！

田中俊猛吃一驚，左腿連環踢出！魯長風與此同時擰腰揮臂，田中俊凌空失却重心，落地時，一個踉蹌，幾乎站不穩！

說時遲，那時快，魯長風巳半轉身子，右拳擊出，正中其後腰！

「蓬」的一聲，田中俊急蹬兩步，忍住疼痛，轉身過來，魯長風的左拳又擊中其小腹！

這一拳，力蘊千鈞，田中俊再也忍受不住，痛得他踣了下去，台下立即响起一陣如雷的采聲！

孫老大道：「快拿一百個大洋來！」

魯長風拍拍褲管的灰塵，冷冷地道：「田中俊，你服不服！」

話音未落，田中俊巳自地上竄了上來，左掌右拳，如猛虎般撲來，魯長風見他只顧進攻，空門大露，身子一側，上身一仰，左腿蹴出！

腿長手短，田中俊的拳頭尙離魯長風面門三寸，魯長風長腿，經巳將他踢落台

下！

這一腳只踢得田中俊五內絞翻，落地時也來不及用手撐地，跌得他半响也爬不上來！

利那間，竹棚裏似起了一陣焦雷般，又像煮沸的開水，一下子便翻騰起來，采聲，掌聲响成一片！

魯長風走到公正人桌前，冷冷地問道：「你們還不宣佈是誰得勝，俺還要下台去打！」

那兩個山東公正看了草野唯雄幾眼，草野臉色鐵青，哼了一聲：「你的厲害，這場你勝了！」

場中又响起一陣采聲，魯長風道：「既然如此，這一百個大洋便是俺的了！」伸手去攫取大洋。

忽然裏面有人喝道：「等一等的！」

魯長風轉頭望去，只尸裏面走出一個東洋武士來，道：「你敢不敢再跟我打一仗？」

魯長風不理他，繼續拿錢，那東洋武士走了過來，用手按住大洋，魯長風怒道：「你們輸了要抵賴？」

台下的觀衆都怒罵起來：「叫程山那老烏龜出來，咱們打他！」

草野對徒弟說了一陣東洋話，那武士道：「這一百個大洋你拿去，咱們再打一場！」

孫老大道：「這個便是打死黃崗的西村京二郎！」

有人則是：「東洋鬼不要臉，車輪戰法，不要中他們的奸計。」

魯長風眯着眼道：「咱們一件一件來，老孫，老趙你們上來拿錢！」

孫老大與老趙喜孜孜地跳上台，道：「魯兄弟，俺早知你會贏！」

西村京二郎道：「你敢應戰的，便是英雄，不敢的便是烏龜！」

老趙道：「魯大哥，不要答應，他這是激將法！」

魯長風道：「你們下去吧！」抬頭向西村京二郎道：「有什麼條件？」

「不用你交報名費！」

魯長風哈哈笑道：「呸，俺現在沒錢麼？就算沒錢，台下老鄉們也肯借我！」

草野唯雄道：「你有什麼的條件？」

「假如是我打贏的，你們要賞二百個大洋！」魯長風道：「因爲我巳經打了一仗！」

西村京二郎用東洋話罵了一聲：「一百個！」

「一百個俺不打！」

西村京二郎忙問道：「假如是你輸了呢？」

「俺不會輸！」

西村京二郎氣得呱呱大叫，程山自裏面走了出來，道：「我說句公道話，假如西村京二郎輸了，咱們便賞你二百個大洋，如果你輸了，便退回那一百個大洋，這便公道了！」

台下的觀衆都大聲叫了起來：「入你奶奶的程山，你胳臂向外生，還算不算是人！」

魯長風哈哈笑道：「這樣還不等于是一百個大洋？我不幹！須知道我用二個大洋就可以賺一百個，現在要用一百個大洋賺二百個，這種生意，誰幹？」說着便要下台。

西村京二郎連忙向程山嘰嘰咕咕地說了幾句，程山又道：「魯爺，西村君願意降低條件，你輸了的話只須退回五十個大洋！」

「不幹！」

草野唯雄又說了幾句，程山忙又道：「你輸了不用錢，贏了可取一百二十個大洋！」

「一百五十個大洋，我才肯幹！」

說到這裏，田中俊才扶着腰，慢慢地走進後台，草野唯雄心急爲徒弟報仇，大聲地喝道：「八格，咱們幹，叫井太郎出來！」

西村京二郎忙向師父求情，魯長風道：「如果不是他出場，我便要二百個大洋。」他伸手指一指西村京二郎。

草野唯雄只得答應，程山道：「請魯爺到後台簽生死狀！」

魯長風笑道：「魯某袋子裏有錢，矜貴得很，要簽生死狀，就拿出來簽，還有，你們得先將一百五十個大洋拿出來，擺在桌子上！」

草野罵道：「八格，你的狡猾，狡猾的！」

程山苦着臉道：「俺沒這許多！」

台下的觀衆又叫了起來，草野吩咐西村京進後台將他的錢拿出來，兩方凑足了一百五十個大洋，魯長風點了數，然後簽生死狀！

孫老大、老趙與大牛等人怕魯長風體力不足，十分担憂，老趙貝弟兄們都苦着臉，便安慰他們：「怕什麼，魯大哥天下無敵，那怕他一個東洋鬼子！」

孫老大年紀較大，考慮比較周詳，担心地道：「話不是這樣說，打田中俊雖然輕鬆，但一來他昨天跟他打了一仗，魯兄弟心中有底，比較好應付，二來這西村京武功比田中俊還要高！」

其他觀衆也十分担憂：「好好的爭回面子，再打若有什麼損失，不是又完蛋了嗎？那一百五十個大洋不好賺！」

大牛道：「魯兄弟不是魯莽的人，他一定是爲了替黃崗報仇，所以才再接受挑戰的！」

這句話可眞說出了魯長風的心意，當下辦好了手續，兩個當事人便往場中一站，我眼望你眼，你眼望我眼的，却不肯魯莽從事，雙方都在找對方的空門。

魯長風見西村京比田中俊沉着許多，心中登時收起了輕視之意，慢慢勁力運到雙臂上去，台下觀衆見他一對鐵打似的胳臂，肌肉都聳了起來，都暗暗替他使勁，希望他再戰成功！

西村京雖然沉得住氣，但又想趁對方體力未恢復之時，速戰速決，因此，還是由他先展開攻勢，只見他虛劈了幾下，便一個穿心腿蹴出！

魯長風的打法也改變了，他不採取守勢，身子一斜，長拳搗出，直取對方的脅下！

西村京「手刀」砍向魯長風的前臂，魯長風撤拳化爪，反抓對方手腕！

西村京十分兇悍，左腿一蹴，又一招穿心腿，魯長風右臂如弓，將其格開，冷

不防對方一個連環踢，他左臂又再一格，敵不住對方的力，踉退了兩步！

西村京「呀」地一聲大叫，就地跳起，雙腿如風，一前一後，飛踢魯長風的面門！

魯長風身子再一偏，西村京一落地，便回身反手一劈，魯長風舉臂一格，只覺對方的橋手十分堅硬，還來不及細想，西村京的第二拳又至！

他腳踏七星，身子再一斜，不料西村京早料到他有此一着，那一拳使至一半，忽然化拳爲掌，斜劈過去，剛好「砍」在魯長風的前臂！

魯長風只覺手臂一陣酸痲，猛地又聽「呀」地一聲大叫，西村京再度躍起，凌空飛踢。

魯長風左臂覷得眞切，自側翻上，擊在對方足踝上，西村京痛得大叫一聲，第二腳又至，魯長風右臂一撩，只因一來痲酸之感未全消，二來又來不及發力，竟被對方那股子大力，迫退幾步，連站都站不穩！他打鬥經驗十分豐富，知道要糟，連忙乘勢滾落地上，西村京單足落地，他貼地就一腳掃出，西村京虞不及此，也滾落地上，但兩人都一沾地便長身而起！

這幾個照面，雙方都沒分出勝負，但算起來，魯長風却稍沾一點便宜，台下的觀衆至此也才能喘上一口氣！

西村京雙眼似噴出火來，草野唯雄又不知對他說了些什麼話，惹得台下觀衆又嘩叫起來！

西村京就在嘩叫聲中，再度進攻！這次雙方打得更加激烈，硬碰硬了幾次，大家心中都有了怯意，打得更加小心。

西村京忽然採取游鬥，想消耗魯長風的體力，這大概是他師父的提議！

魯長風體力已消耗了一些，不便久戰，便冒險攻了進去，西村京接了三招，回敬一拳，魯長風舉臂用力格開，西村京乘勢一個轉身，倏地舉腳掃出一記「虎尾腿」，這是他的絕技，素來得心應手！

可是這次却失靈了，魯長風早自孫老大等人口中得知他有此絕招，因此他一轉身，便留意上了，對方腿到，他忽然雙手一合，抓住其足踝！

西村京心知要糟，左腿繼續踢出，魯長風不慌不忙，雙臂一撩，將對方掀起，西村京失却重心，左腿便踢至空處！

說時遲，那時快，他正想落地利用滾身，掙脫魯長風的手，但魯長風怎肯放過此一良機？只見他右腿盡力蹴出！

「砰」的一聲，正中西村京的小腹，西村京如蛇兒一般萎頓於地，魯長風大喝一聲，再一腳蹴在他肋骨上，雙臂一掄，將西村京拋落台下！

英雄

刹那間，台下觀衆都站了起來，喝采的喝采，鼓掌的鼓掌，有的甚至大聲呼叫起來：「東洋鬼子滾回老家去！」

「山東好漢天下無敵！」

魯長風拍拍雙手，走到公正桌前，指着那堆大洋，道：「這些錢俺全得麼？」

話音未落，草野唯雄身子不動，拳頭却貼着桌面打出，魯長風料不到這般卑鄙，被打個正着，幸好隔着一張桌子，力道不太猛，饒得如此，魯長風也臉色發青，捂着肚子，彎下腰，額上爆出汗珠！

台下觀衆見了都叫了起來，孫老大、大牛和老趙等人都忍不住衝上台來，叫道：「你們想賴帳？」

草野唯雄一掀桌子，大洋洒了一地，他就在這當兒跳了出來，向魯長風打去！

魯長風推開衆人：「你們不是他的敵手，快退！」他顧着說話，胸口又着了一拳，幸而急忙御勁退身，才支持得住！

老趙飛踢一腳，「操你奶奶的屁股，這是啥玩意兒？」

草野唯雄以一敵衆，仍有好幾個被打着，一中拳後便都癱軟了！魯長風吸了一口氣，揉揉胸口，道：「等我來會他！」

台下觀衆都叫起來：「咱們拿傢伙，今天便將這四個東洋人幹掉！」有些人早搶前去，將倒在地上的西村京一陣亂踩！

有些血氣方剛的漢子，抽起板櫈，跳上台亂砸，草野的其餘兩個徒弟也自後台衝了出來，見人便打，但台下的觀衆蹩了半個月的怒火，這下便像堤岸缺口，洶湧不絕，倒了一個便上去一個！那三個東洋人相當驍勇，身子也着了好幾記！

程山自後面跑了出來，先用東洋話說了一陣，然後才道：「大家停手，聽俺說一句公道話！」

孫老大罵道：「操你的奶奶的蛋！什麼公道話？明明是你們抵賴，告訴你，今日這件事不了斷，你們這幾個龜孫子，都別想離開竹棚！」

草野見勢色不對，便喝住徒弟，三人靠在一起，魯長風忍住痛，也道：「大伙兒停停，聽他說！」

程山打躬作揖地道：「今日是咱們輸，咱們願意照原議，賞一百五十個大洋給魯爺！」

老趙道：「快拿來！」

魯長風喝道：「且慢，我們這許多老鄉給他們打傷，你們得賠償踢傷費，每人二個大洋！」

觀衆們一呼百應：「不賠，便殺了他們！」

程山跟草野商量了幾句，苦着臉道：「賠賠，咱們照賠！」

魯長風指着台上，道：「先將一百五十大洋拾起來交給俺！」

程山眞的一個個拾起大洋，却少了幾個，也不知是否在混亂中被人混水摸魚拾去的，這當兒那還輪到他嘴硬？只得掏腰包湊足，再將錢放入一口布袋裏，交給魯長風。

魯長風接過錢，又令他賠錢，鬧了一陣，衆人才下台去，竹棚門打開，衆人歡呼而出，魯長風給老鄉抬了起來，出了竹棚，只聽外面一陣大叫：「咱們山東英雄來了！」半响，遠處傳來一陣響亮的鑼鼓聲，更有吵耳的爆竹聲，有人叫道：「魏老爺請魯英雄到他們家喝酒！」

衆人抬着魯長風隨着樂隊湧向魏家，原來魏守信是萊陽城的鉅富，平日頗熱心公益，人緣甚佳。

到了魏家大院，衆人才放下魯長風，只見廳上擺了兩席酒，魏守信身穿洋綢馬褂，親自請魯長風上座，豎起姆指道：「

眞是英雄呀！魏某雖然沒親自看到，但聽城裏的人說，你一個人撂倒了他們兩個，這下子咱們山東老鄉可都出了口氣了！」

魯長風忙道：「魯某歪打斜中，不敢當英雄兩字！」

「哎，這你就不是了，豈不聞古人說太謙乃是驕傲嗎？若你還當不上英雄，這天下雖大，英雄可也太少了！」

孫老大叫道：「不錯，魯兄弟這英雄兩個字，非你莫屬！」

衆人都異口同聲地叫起英雄來，饒得魯長風作風踏實，這時候也不覺有點飄飄然。

魏守信叫道：「快送上酒菜！」他抱拳向那些沒座位的說道：「諸位請包涵，寒舍地方小，沒辦法一齊招呼，恕罪！恕罪！」

衆人都道：「咱們就算不吃也快活！」當下紛紛向魯長風告辭，剩下來的便在在魏家吃喝起來。

鬧了個把點鐘，衆人仍在口沫橫飛地描述剛才的情況，魏守信却問：「魯老弟，你老家那裏？」

魯長風略一沉吟，道：「張店！」

「張店離這裏不近呀！」

「僅是探親路過的！」

「你平日幹什麼的？」

「俺會幹些粗木工兒！」

「委曲呀！今後有什麼打算？」

魯長風反問：「魏老爺關心，魯某感動，不知魏老爺有何指示？」

魏守信呵呵笑道：「魯老弟成了親沒有？」

魯長風一怔，道：「家貧還顧不上成家立室！」

「家裏還有什麼人？」

魯長風用腳踢一踢孫老大，孫老大會意，忙道：「魏老爺你一定是愛才心切了，不過今天魯兄弟也累了，這以後的事嘛，以後再說吧！」

魏守信呵呵笑道：「不錯不錯，以後再說！」他看了魯長風手中的布袋，又道：「老弟，你帶着大洋上路不嫌痲煩？而且財不可露眼呀！」

魯長風再一怔，道：「魏老爺這話怎麼說？」

「俺替你換了鈔票吧？魏某爲人城內的人都知道！」

孫老大陪笑道：「就算魏老爺想賺點錢，也不把這一百五十個大洋看在眼內！」他向魯長風打了個眼色。

魯長風道：「這就痲煩您了！」

「不痲煩！」魏守信叫人拿了鈔票過來，就地跟魯長風兌換了。

孫老大又替衆人謝了魏守信的欵待。

「魏老爺，咱們告辭了！」

魏守信道：「俺也知道你們也會欵待魯老弟！嗯，魯老弟不會這就走吧？咳咳……魏某有些話要跟您商量！」

孫老大道：「咱們起碼也要跟他樂幾天，那有這樣快走的！」

「這樣魏某也不挽留了！」

衆人擁着魯長風出魏家，老趙問道：「咱們去那裏？」

魯長風道：「先到老孫家吧！」

衆人到了孫老大家，魯長風數一數他們一共八個人，於是每人分了十個大洋與他們，又付了借來的報名費，再拿了錢給老趙和大牛。「你們去買些跌打藥酒、藥丸和酒食回來！」

衆人這才記起魯長風受了傷的事來，因此都忙着去了。不久，老趙回來，道：「報告一個好消息，剛才俺聽大夫說，那西村京死了！」

孫老大道：「死得好！咱們總算替黃崗報了仇！」

大牛道：「大夫說，叫你吃了藥丸，再用藥酒擦傷患處，若無效的，再去他那裏敷藥！」

魯長風解開內衣，只見胸膛上有一團青黑色的印子，衆人不由駭然，孫老大忙道：「魯兄弟，你快躺下，待俺替你擦藥酒！」

魯長風依言躺在床上，孫老大替他抹藥酒，力道也由輕漸重，魯長風額頭上的汗珠顆顆像黃豆大，連鼻頭也沁着汗，衆人看了心中都替他疼痛。

孫老大抹了藥酒，又叫人取藥酒與魯長風沖服藥丸，這晚爲了避免外人的騷擾，他們就在孫家飲酒，一直喝到半夜才醉倒！

魯長風本想在次日便離開萊陽城，不料當地的好些拳師、名人不斷來宴請山東英雄，魯長風無奈，只得跟他們應酬了幾天。

這天下午忽然有一個老婦到孫家，孫老大十分奇怪，問道：「蔣婆，你來我家幹什麼？」

原來這蔣婆是萊陽出了名的媒婆和接生婆，只見她未說便先笑道：「恭喜呀，是有件喜事來請你作呢！」

孫老大抓抓頭皮，道：「喜從何來？你又不是不知道俺已有妻有兒，又沒錢討房小的！」

蔣婆一揮手，吱了一聲：「不是你，是咱們的山東英雄魯爺，希望你從旁撮合幾句，有你的好處！」

孫老大淡淡地道：「俺老孫不吃這口飯！」

「嘿，這件事對魯英雄來說，實是天上掉下來的寶呀，做成了，你孫爺也算積了陰德！」

孫老大問道：「到底是誰託你來做媒的？」

「還有誰？魏老爺呢！」

「魏守信？」

「正是，他么女今年一十八歲，只因生得天仙一般，因此把眼睛都長在頭頂上，千家萬戶去說親，都給他父女倆回絕了，單單看上一個魯英雄！」蔣婆噴着口沫泡兒地道：「你說魯爺是不是拾到寶？」

孫老大咳了一聲，道：「這個俺得先去問問魯爺！」

「你只引見一下便行了，由老身跟他說！」

孫老大一瞪眼：「他那個脾性你還不知道？他若不高興的，說不定請你吃一頓老拳！」

蔣婆拍拍心口，道：「那就請你美言幾句，事成之後，老身願意將媒人費分一份給你！」

「別廢話！」孫老大轉身進去，將蔣

婆的來意告訴魯長風。

魯長風濃眉一皺，道：「俺還不想成家，你替俺回絕她！」

孫老大咳了一聲道：「老弟，魏老爺的人不錯，他女兒兩年前，俺在觀音廟見過她一次，模樣的確長得招人喜愛，跟你可是天造地設的一雙，你不琢磨琢磨？」

魯長風道：「不管她長得如何，俺都沒興趣！」一頓又道：「俺在村裏已有一個自小訂婚的未婚妻，俺不能一發跡便拋了她！」

孫老大一豎拇指：「魯老弟，眞有你的！俺跟那婆子說去！」

蔣婆見沒了指望，便沒精打采地走了。魯長風道：「孫大哥，俺也該走了！」

孫老大忙道：「何必這般快？多住幾天吧！」

「不，俺還有事要辦！」

「這裏離馬石店不遠，不如咱們跟你一道去吧！」

「不，下次俺回程再來！」

孫老大見他語氣十分堅決，知道沒法說服他，便改口道：「今日天色已不早，明日再走吧！」

「俺走慣夜路的，不怕！」

孫老大道：「不，你得小心一點，俺一直怕那些東洋人會找你晦氣，他們給你打得顏面掃地，心中一定不服！」

魯長風眼珠子一轉，道：「俺會小心提防！」

孫老大道：「今晚好歹跟弟兄們聚一聚！」

魯長風想了一下，便答應了，這夜八條漢子又聚集在孫家飲宴，他們知道魯長風要走，都有依依不捨之感！

老趙忽然提議：「你們靜靜，俺有個提議，咱們九個人志同道合，氣味相投，趁今日在此不如磕個頭做拜把兄弟！」

這一建議立即得到其他七人的贊成，魯長風略一沉吟也答應了。老孫立即拿來香爐，九個人便在院子裏結義了。

叙了年紀，孫老大排行第一，魯長風正好在中間，老五，魯長風看看已經是深夜了，便說：「諸位兄弟，俺要走啦！」

老趙道：「怎這麼快？」

魯長風道：「白天孫老大說過，東洋鬼子可能會找機會找俺麻煩，所以俺想趁夜離開！」

孫老大想了一下，道：「俺同意，不過你路上要小心！」

「俺會！」魯長風道：「俺還有一個請求，你們明天後天照舊來這裏團聚，不要讓人知道俺走了！」

孫老大道：「這個俺省得！老五，你等等，俺送一件禮物給你！」

魯長風有點奇怪，却也沒說什麼，一回，孫老大出來，手裏多了一柄匕首，道：「老五你路上帶着，也許用得着！」

魯長風雙手在他臂上用力一握，道：「謝謝你！」他收了匕首，帶上包袱與諸兄弟道了聲再見，打開後門，閃了出去，幾個起落便沒在黑暗中。

情愫暗生

魯長風邊走邊留意附近的動靜，小城的人，生活比較樸實，一早便上床了，因此長街一片寂靜，只有偶爾的狗吠聲。

魯長風迅速出城，他並沒向東邊走，反而往城南奔去，一直來至黃崗家外，才停了下來，他本來辦事堅決果斷，但不知爲何，這次却猶疑起來，幾番舉手欲拍門却又垂了下來。一陣夜風吹來，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心中想道：「我光明正大來報訊，何必怕別人閒話！」

心念一決，便拍起門來。門板咚咚地响，過了一陣，裏面似乎有脚步聲傳來，却無人問話，魯長風估計黃大嫂是害怕，因此便道：「大嫂，是俺魯長風！」

大門果然「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葉章兒！她訝然道：「魯大哥，你這般晚了……」

魯長風道：「俺是路過，順便來告訴你一件事兒！」

黃大嫂讓開，道：「魯大哥請進來說吧！」

魯長風走了進去，黃大嫂關上門，到桌上摸了洋火點了燈，說道：「是些啥事兒？」

魯長風結結巴巴地道：「俺打死了西村京二郎了！」

黃大嫂臉色一變，驚喜地道：「眞的？昨天我聽左右的人說你打贏了，城內的人都稱你是英雄！」

「是眞的……」魯長風忽覺一雙手不知該放在那裏。

黃大嫂霍地跪在黃崗靈位前，飲泣道：「阿崗，你的大仇魯大哥替你報了，你在九泉之下，也該瞑目了！」說着哭泣起來。

魯長風連忙安慰她：「大嫂……莫傷心……」

黃大嫂哭了一會，才站了起來，向魯長風跪下，魯長風吃了一驚，連忙伸手扶她：「大嫂，您這是幹啥的？」但當他手掌觸及她的肌膚時，又忙不迭縮手，黃大嫂還是跪了下去，還叩起頭來，魯長風側身讓過！

黃大嫂拜了他之後才長身而起，道：「你看我，忘了倒茶給你喝！」

魯長風忙說道：「不用客氣，俺不用喝！」

「要的，魯大哥是咱的恩公，半夜趕路來報訊，連水也不喝一碗，怎行！」黃大嫂進內倒了一碗水，魯長風接了過來，不知說些什麼，只好慢慢地喝。

黃大嫂又問道：「魯大哥，你要去那裏？」

「俺……想回老家去！」

「你老家在何處？」

「西邊……」魯長風將碗放在桌上，反問：「大嫂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黃大嫂眼圈兒又是一紅道：「娘家早沒了人，夫家也是少有親戚！」

「那你此後如何過活？」

黃大嫂嘆了一口氣，道：「咱們窮人還有啥指望？只得見一步走一步！」

魯長風咳了一下，道：「大嫂，俺怕你住在這裏不大安穩！」

黃大嫂吃了一驚，問道：「爲啥不安穩的？」

「東洋人知道俺打死西村京是爲了替你的丈夫報仇的，就怕他們會來找你的晦氣！」

黃大嫂花容失色，隨即又道：「這歲月，窮人生不如死，由得他們吧！」

「話不能這樣說，常言道好死不如賴活，那有坐着等死的道理！」

黃大嫂道：「那你教我去那裏？」

「大嫂何不到你親戚那裏住幾天？」

黃大嫂想了一下，道：「我有一位堂姐，嫁到平度，我出嫁前曾經去過一次，不過……」

魯長風見她欲言又止，問道：「不過什麼？」

「我堂姐夫家裏是開雜貨店的，有點錢，咱這般寒酸，怎好去投靠人家？」

魯長風說道：「原來如此，這不成問題，你去的時候，買些禮物去，她便不好說閑話，反正你們沒來往，你便騙她，說你丈夫曾與人做過生意的，這錢麼包在俺身上！」

黃大嫂身子一抖，道：「我怎能用你的錢？」

魯長風有點結巴，道：「這些錢反正是東洋鬼子的，你丈夫被他們打死，用他們的錢，天公地道！」他取出一叠鈔票來：「大嫂你收下吧！」

黃大嫂感動地道：「魯大哥，您眞好，我不知怎樣說！」

「不用客氣，去平度我順路，待我送你去！」

「是……」這次輪到黃大嫂有點手足無措。

「你準備一下吧，咱們天亮就走！」

「這樣快？」

「提防東洋人來搗亂！」

黃大嫂不知爲何十分相信他，進房收拾了幾件內衣褲，便又出來，這時天已微亮，黃大嫂在靈位前禱告了一番，然後鎖上門跟魯長風出村。

兩人走了一陣，恰好有一輛馬車經過，魯長風便將馬車包了下來，叫他駛去平度。

由萊陽到平度將近二百里的路，一日不能到達，黃昏便在鎮上過夜，魯長風找了旅館，訛稱是兄妹，開了二間房，安頓好後，便帶黃大嫂到街上買幾套較體面的衣褲，吃飯時，黃大嫂本來十分大方的，但由今日開始却有點拘束。

飯後，黃大嫂道：「魯大哥，你袖管破了，脫下來讓我替你縫縫吧！你到櫃台問掌櫃借針綫！」

魯長風大喜，依言到櫃台借了針綫，換了衣服，將破的交與黃大嫂。

過了一陣，黃大嫂補好了衣服，便送到魯長風房中，魯長風謝了一番，又道：「您坐吧！」

黃大嫂怯生生地坐下，兩人沉默了一陣，還是黃大嫂首先打破僵局：「魯大哥，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一個年老的老母和一個弟弟！」

「沒……沒有媳婦兒嗎？」

「家窮那裏養得起家小！不過我弟弟倒已成了親！」

「弟弟的倒先你一步了！」

「是自小的訂的親……」

「你沒有合意的姑娘嗎？」

「這……這種事難說得很，也要有緣份！」

「這倒也是！」黃大嫂頓了一頓才道：「你平日幹什麼營生的？」

「俺與弟弟都是木匠！」

「男人有一技傍身總是好的，像我那當家的，一事無成，到頭來三頓倒有二頓吃不上！」

魯長風嘆了一口氣，道：「俺何嘗不是如此，黃大哥倒也本事，起碼他能娶到你這種好媳婦！」

黃大嫂黃臉升起一絲紅暈，輕聲道：「我……我算得了什麼？魯大哥，你人這般好，日後一定能遇到一個美麗賢慧的姑娘！」

魯長風雙手用力揑着破衣，不小心讓針孔扎了一下，他像踩到鐵釘似的跳了起來，黃大嫂見他這麼一個大人，却像個傻子，不由「噗嗤」地一笑。

魯長風傻乎乎地笑了一聲。「大嫂今年貴庚？」

「二十四。」黃大嫂臉上又是一紅。

魯長風道：「俺還大你四歲！」

「二十八歲也該成家了……」黃大嫂說出這話之後，臉色更紅，聲如蚊蚋地道：「現在你有錢了，回去大可以成親……」她不知自己爲什麼老是關心他的婚事。

魯長風有點忸怩地道：「俺還沒這個打算！」

黃大嫂倏地站了起來，道：「我該回房去了！」

魯長風毫不思索地道：「你再坐一下吧！」

黃大嫂又坐了下來，可是兩人都沒話好說，過了半晌，魯長風才道：「你的針黹很精細，我弟婦縫的就沒你的好。」

「你還有沒有破的，我替你縫。」

「沒了沒了……」魯長風大着胆子問：「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我，我也不知道，以後再說吧！魯大哥，你老家在那裏？」

「俺，俺不會住在老家，回去一下，就走！」

「去那裏？」

「俺也不知道……」

「那我以後若要還錢給你，該到那裏找你？」

「不用你還，俺……俗語說有緣千里能相見，咳咳……」魯長風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

黃大嫂臉又紅了，坐了半晌，實在再沒話可說，才起身告辭，魯長風道：「俺送你去！」

黃大嫂笑着說道：「才在隔壁，送什麼！」

「有事你叫俺！」

黃大嫂去了之後，魯長風覺得房中似乎還有她的香氣，他呆呆地坐了好一陣，然後躺在床上，可是却沒一絲睡意，腦海中不時响着她剛才說的話：「二十八歲了，也該成家立室了！」

他忽然有個奇妙的念頭：「如果她還未成親，那有多好？」

此念一起，他又暗怪自己：「俺怎地想到那裏去？她是新寡的文君，俺……咳，眞是罪過！」

魯長風拚命叫自己不要再想她，可是一閃上眼，腦海中便浮上黃大嫂穿着白衣，清麗的臉龐，帶着楚楚可憐的神色！

「她眞可憐！」魯長風心中不斷地叨念着這四個字，並帶着這四字進入夢鄉。

第二天魯長風醒來，胡亂擦了一把臉，便去找黃大嫂，原來她早已穿戴整齊在等着了。「大嫂，吃早點去吧！」

黃大嫂道：「你還沒刮鬍子！」

「沒剃刀……啊，你等等！」魯長風一陣風般衝進房內，拿出七首來，就着鏡子胡亂刮了幾下，用水洗乾淨，便帶着黃大嫂出店吃早膳。

魯長風還有點拘束，但黃大嫂反而較大方，替他抹碗抹椅，使得魯長風心癢難搔。

上了馬車後，車夫便揮鞭趕馬，兩人坐在車廂內，都碍着車夫，不敢說話，黃大嫂低着頭，想着心事，馬車忽然一下顚簸，她眼光一抬，無意中碰到魯長風灼熱的目光，她臉上一熱，連忙又低下頭去。

她心中暗暗想道：「他爲什麼用這種目光看我？」她心頭如小鹿亂撞，忍不住再偷看了他一眼，他那眼光仍不變，更是心亂如麻。

「他看我什麼？」黃大嫂忍不住伸手整理一下頭髮。「我，我爲什麼想他……我眞傻，昨晚跟他說那些子話！」

馬車越去越遠，到天色向晚時，馬車便駛進平度鎭了，魯長風忽道：「俺不方便送你去，你自個去找吧！」

黃大嫂怔怔地道：「你要走啦？」

「是的，俺要走了！」魯長風拾起包袱，又看了她幾眼才跳下車去。

「魯大哥，你珍重！」

「你也珍重！」魯長風這時候目光反而不敢對着她，揮揮手便轉身而去。

「魯大哥！」黃大嫂又脫口地叫了他一聲。

魯長風急速地轉過身來，問道：「什麼事？」

黃大嫂臉泛着紅暈，垂着眼波，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到：「沒什麼……多謝您……請您珍重……再見！」

她說了最後一句話便縮進車廂，魯長風乾澀地自喉管內吐出兩字：「再見！」

車夫「呀」地叫了一聲，車夫便自他身邊駛過，揚起了一陣灰塵，魯長風仍痴痴地望着馬車，忽然發覺車廂內也有一對灼熱的目光瞪着自己！

家變

魯長風心頭一顫，心中暗叫：「她在看俺，她也在看俺！」這時候，這世界似乎只剩下那輛馬車和那一對灼熱的目光！

一陣風吹過，塵土捲上半天！魯長風霍然一醒，這才發覺那馬車早已不知去向！他吸了一口氣，定一定神，然後去飯館買了幾個饅頭，也不在鎭上歇息，邁開大步出鎭。

原來他家不在張店，而是在此五十里外的崔家集，他平素走慣夜路，不把此當作一回事，何況如今在夏天，星月明朗。

魯長風走得不快，腦海中仍不斷地盤旋着黃大嫂的影子，走了一陣，他又自怨自艾起來：「哎，俺痴心什麼？人家是寡婦，而且她也未必肯……」可是一想起她那對灼熱的目光，心頭便又發顫了。

他費了好大的勁，才可以集中精神走路，走到深夜，累了便在樹林裏打了一個盹，天未亮便又繼續走了！

奇怪的是他走到中午來到一座小集處，反而歇了下來，到一家破舊的旅館租了一間房，睡了三個鐘頭，四點多鐘便去吃飯，吃了飯又開始趕路。

到了半夜，終於來到崔家堡，他行動忽然閃縮謹愼起來，一直沿着牆壁而行，直至一家土屋外才停了下來，凌厲的目光向四周掃了幾下，然後走到大門外。

土屋黑燈瞎火，靜悄悄的，沒一絲聲息，魯長風輕輕拍門，拍了一陣，裏面沒有反應，他將拍門的力道加大，但仍無人問話，他心中不由嘀咕起來：「莫非二弟帶娘到外面避風聲去了？」

他心頭又憂又驚，右手無力地垂下，無意中摸到一把鎖，心頭一跳：「家裏果然沒人！」他略一沉吟，運起勁來，抓住鐵鎖，向外用力扯動，扯了幾下，鐵扣鬆開，他輕輕閃了進去。

由門縫照進來的光，只能映到廳前三尺，裏面一片漆黑，魯長風雖然看不到，但這是他自小長大的家，閉着眼也可以走到房裏去，便摸索着前進。

忽然他身子撞到一物，伸手一摸，四四方方，再摸上去，長長的，似無止境，剎那間，一個念頭泛上他心頭：棺材！

這是誰的棺材？魯長風只覺手足冰冷，腦門發脹，深深吸一口氣，鼻端便嗅到一股子桐油味兒，不錯，這一定是棺材！

更令他震驚的還在後面，棺材竟有兩具，魯長風定一定神，輕輕一撬，棺蓋已經上了釘，他一陣風般衝進灶房，更找不到火，這剎那，他像一頭發了瘋的老虎，恨不得找個人來問個明白！

就在這時候，廳上的光綫一暗，他一抬頭，門外似有人在偸窺，他霍地衝了過去！那人影一晃即沒，月光仍由門縫照了進來！

魯長風拉開門，見斜對面那磚屋的門剛關上，他略一猶疑便走了過去，伸手輕輕拍門，裏面沒有反應，魯長風道：「七叔，是俺長風！」

門慢慢拉開，大概裏面的人確定他是魯長風之後，才迅速打開，伸出一條胳臂，將他拉了進去：「魯大哥，你怎到現在才回來！」

魯長風認出他是崔七的兒子崔新生，便急不及待地問：「新生，俺家的棺材……嘿，到底是怎回事？」

崔新生道：「魯大哥，輕聲一點，進來再說！」

裏面有人下床的聲音：「生兒，你跟誰說話？」

崔新生回答道：「爹，是長風哥回來啦！」

房門打開，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點盞燈來！」

魯長風問道：「七叔，俺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崔七嘆了一口氣，回答道：「眞慘，是你娘跟你二弟……唉，屍骸還是老漢收

的！」

崔新生點了燈，將火剔得暗暗的，魯長風身子猛地打了幾個哆嗦，霍地跪在地上，道：「七叔大恩，請受俺一拜！」

崔七忙道：「快起來說話！你吃了沒有？生兒，叫你媳婦兒下床煮點麵！」

魯長風大聲道：「不，俺吃不下，七叔，你快告訴俺，到底是誰害死俺娘跟二弟的？」

崔七在椅子上一坐，摸出一根短烟桿來，長長嘆了一口氣，邊裝烟邊道：「其實你該知道是誰幹的！」

魯長風面色一變，急聲道：「是崔老財？」

崔七抽了一口烟，喟然道：「你們一家一向與人無爭，想來除了他之外，還有誰？」

魯長風右拳狠狠地擊在自己的左掌上，咬着牙道：「崔老財，魯長風今生跟你沒完！」

崔七忙道：「輕點說話！」

崔新生捲了一根紙烟，遞給魯長風。「這是爹自個猜的，可沒人看見！」

魯長風胸膛起伏着，崔新生將油燈移了過來，道：「魯大哥，咱們慢慢說話，你千萬莫激動！」

魯長風將烟捲兒就燈點着，長長地吸了一口，道：「七叔，俺聽您的！」

崔七道：「長風，你爹早死，你倆兄弟是您娘一手帶大的，咱也是看着你們兄弟倆長大的……」

魯長風道：「是的，俺知道以前七叔不時周濟咱母子！」

「俺知道你是啥樣的人，你平日對咱家客氣，又敎生兒打拳，證明你是個有情義的人！」崔七「滋巴滋巴」地吸着旱烟：「託大說一句，你叫俺七叔，老漢也一直把你當作侄子看待，你老實告訴我，你倆兄弟是不是打碎了崔老財家的一隻什麼康熙的青瓷花瓶？」

魯長風默默地抽着烟，聲音空洞地道：「七叔問及，侄子怎還敢瞞你，是的，他要做他好的什麼五十大壽，敎咱兄弟到他家幹活，做幾張桌子椅子，後來做好了，又叫咱們替他廳上的酸枝椅桌上油，俺二弟不小心，推翻了几上的花瓶，他說那是康熙用過的，鬼相信！」

崔七嘆息地道：「這年代，有錢人說的話，官府準信，你認命吧！」

「誰說俺不認命？」魯長風狠狠地將烟桿拋在地上，再用腳踩熄，「他要咱們賠他一隻，說眞的，假如那花瓶是假的，咱們賠他眞的，不是當了寃大頭？要是眞的，去那裏再找一隻給他？」

崔新生搖頭道：「這老狐狸一定是要你們賠錢！」

「不錯，他起碼要咱們賠他二百個大洋，咱倆兄弟說好說歹，他說念着咱們是因公打破的，減少一半，限咱們一個月還！」魯長風咳了一聲：「雖說減了一半，但一個月叫咱們去那裏找一百個大洋？」

崔新生揷腔道：「就算去做賊也不一定能有這樣的好運氣，一個月偸一百個大洋！」

「咱們又說好說歹，他才答應將限期改爲三個月，又說口說無憑，要簽欠單，俺們那時候只覺如在地獄，只得隨閻王老子擺佈，他叫了鎭長做證，立了那一紙欠單！」

崔七問起：「你倆簽了花押沒有？」

魯長風無力地道：「還能不簽嗎？可是咱們回家之後，却慌了手脚，不敢告訴娘，恐她驚慌，但坐在家中總不是辦法，所以俺便決定到外面闖一闖，二弟有家室，自然不便出去冒風險！」

說到這裏，崔新生又遞了一根烟，魯長風想也不想便又點上了。「俺告訴娘說到隣村幹活，出了集，想來想去，都覺得十分可疑！」

崔新生問：「有什麼可疑的？」

魯長風道：「假如那隻花瓶是眞品，你們說那老財怎會一口便減了一半的賠欵？分明是假的！操他奶奶的，一隻普通花瓶要咱們賠一百個大洋，不是太貴了嗎？俺越想越不忿，心想假如找得到一百個大洋，那便罷了，算是自己交了霉運，但若找不到錢，日後日子怎過？」

崔新生道：「一百個大洋可能幹一生也賺不了！」

「所以俺便在深夜偸偸潛進崔老財家，偸走了那張欠單。」魯長風說着便取出一張欠單來：「七叔你看！」

崔七接來一看，他家本是小康，讀過幾年書，倒認得字，魯長風兄弟還是跟他學文化的，他看了一下，道：「上面倒是寫得清清楚楚的！你進去沒人發覺嗎？」

魯長風搶過欠單，拿到燈上燒掉了，崔氏父子都是一愣，却也無話可說：「俺去過他家幹過幾次活，知道他將地契文件都藏在書房裏的一隻木櫃裏，所以偸偸撬開窗戶爬進去，俺本來將他的木櫃搗爛，找出欠單的，天見可憐，他那天竟忘記取掉鑰匙，所以俺便輕易得手！」

說到這裏，他咬牙道：「早知如此，俺那天該放一把火，將他的地契田契都燒掉！」

崔新生問道：「後來你去那裏？」

「俺出門時，二弟將家裏的錢叫俺帶上，俺便四處流浪，好幾次想去大戶家裏偸錢，可是俺雖有一身本領，却沒有賊骨，結果都下不了賊心！」

崔七讚道：「男子漢大丈夫，本不該做賊！」

「後來俺在萊陽打東洋鬼子，天見可憐，贏了百多塊大洋，所以俺便立刻趕回來了，準備還給崔老財，求個安樂，那知道……」

崔新生道：「俺前天也聽人說過了，原來那個打東洋鬼子的英雄是你！」

魯長風緊張地道：「七叔，俺娘到底是怎樣死的，你快告訴俺。」

「大概八天前吧，你弟婦忽然鬧着要回娘家，你二弟便送她倆母子出集，他有沒有回來咱也不知道，是老漢發覺你家幾天都沒開門，所以去拍門的，那知門沒鎖，一推便開，俺進去一看，登時傻住啦，只見你二弟躺在廳裏，身子全是血跡，喉管添了老大的一個窟窿……」

崔新生道：「那時候俺在家裏聽見爹大聲呼叫，便跑過去看……也傻住了！」

崔七又抽起烟來。「後來咱爹兒倆又發覺你娘在房裏懸樑死了，解了下來，屍

體早已冰冷了，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上吊的。」

魯長風跺足道：「一定是被崔老財迫死的！」

崔七忙道：「這是咱們猜測，也沒人見到，你別亂來，白害了自己的前途！」

「操他奶奶的，就是崔老財幹的好事，他也只是出點子，那用得着他親自動手的！」

崔七道：「俺等了兩天，不見他回來，又不見你弟婦回來，所以便先買了兩具棺材，叫人裝殮了，邊都縫糊桐油灰，等着你回來才出葬！」

魯長風道：「多謝七叔，請再受俺一拜！」

崔七忙把他扶住。「別客氣，不說咱兩家的交情，就算是左隣右里，也該盡一分力！」

「嗯，七叔你一共花了多少錢？」魯長風道：「你別客氣，俺現在有錢！」

崔七報了一個數目，魯七數了一叠給他，崔七道：「那用得這許多？」

魯長風道：「餘下的，請你明天請件工抬出城葬了吧！」

崔新生道：「魯大哥，那你呢？」

魯長風道：「我暫時還是不要露面的好，到晚上我才悄悄去拜祭！」

崔七點頭道：「這倒好，你日後到別處去吧，反正你們原籍又不是崔家集！」

魯長風道：「再煩你們一件事，俺家廳裏地上可有血跡？」

崔七與崔新生想了一陣，都說沒有，魯長風咬牙道：「證明這不是一般的殺人案件！」

崔新生道：「你如何看出來的？」

「地上既然沒有血跡，證明俺二弟是在別處被殺，然後搬到俺家，俺娘大概是在驚恐之下，所以才懸樑自盡的！」

崔七點點頭道：「有道理，侄子，你不如報官吧？」

「哼，這碼事不用再提，那崔老財跟那一位長官沒有來往的？」魯長風頓了一頓，道：「算了吧，算是倒霉！」

「侄子，你有何去處？」

「俺自己一個人那裏去不得，七叔麻煩你了，等事情平靜了之後，俺再來拜謝你！」

「不要客氣！」

魯長風道：「俺得趁天未亮前走了，七叔，俺那棟破屋，假如有人要的，你替俺賣掉吧，那筆錢算是咱家報答你的！」

他不等崔七回話，便開門出去，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報仇雪恨

崔七父子在天亮之後，果然請了件工將棺材抬了出小集，小集後面有座山包，崔七吩咐件工在那裏掘了兩個土穴，將棺材埋了。這一切都在靜悄悄中進行，沒有驚動到城裏的人，也沒人注意，魯長風交代好一切，便匿在外頭，他心中的悲哀也爲憤恨代替，心中翻來復去。有一個念頭：報仇雪恨！

夜幕降臨大地，將崔家集籠罩在黑暗中，魯長風却在這個時候返回崔家集。

他不是要回家，而是要到崔家！

他知道事後不能再在崔家集呆下去，也不想再在此處，更知道成功之後，他要過着浪蕩流竄的生活，也知道不成功的後果是什麼。

不過這一切都不能阻擋魯長風，他只想殺死老財崔景福，爲母親及弟弟報仇，只要能報却大仇，他不惜一死！

夜更深，魯長風爬進崔景福家的後園，崔家的情況他頗熟悉，雖有兩個値夜的僕人，但夏夜炎炎欲眠，加上久在平安中，沒了警覺，倚在院子中的棗樹下，昏昏地打着盹。

魯長風毫不費力便來到崔景福睡房外面，他向四處觀察了一下，見沒有人，便拿出一塊手絹來，幪住口臉。

天氣熱，睡房雖然關着，但窗戶洞開，魯長風心中暗道：「老財，你死期到了，求娘在天之靈保佑兒子爲你報仇！」

他再向四周看了一下，見沒有動靜，左手在窗口上一按，身子便輕飄飄飛了進來，眞是點塵不驚！

魯長風聽見房內響着鼻鼾聲，更加放心，緩緩抽出七首，向床前走去！

不料，床上只有一個肥胖的女人，攤開手脚，薄被早踢到一邊去了，鼾聲如雷般響，胸前那一對大肉球，一起一落，惡形惡象！

魯長風心中暗罵一聲：「他奶奶的，這女人不知是啥來托生的，竟可以嫁在大富家裏！」

床上那女人是崔景福的元配，魯長風以前也見過她，一副雌老虎的兇相，婢僕都怕她幾分，魯長風雖也憎恨她，但他不是嗜殺之人，只呆了一陣，證實房內沒有崔景福，便又跳了出去！

崔景福去那裏？除非他到親戚那裏串門子去了，否則只會住在書房內！別的有錢人家都是大老婆兼小老婆，只有他崔景福命不好，娶了個惡妻，這方面給管得死死的，是以魯長風便去書房找尋。

書房的門窗關着，魯長風將耳朶伏在門上靜聽，裏面沒有聲音，他輕輕一推，門竟然無聲地滑開了！

魯長風閃了進去，書房裏的躺椅上放着一塊大毛巾，却不見有人！

魯長風想道：「這老財莫非去茅厠？好，等我等他回來，再跟他算帳！」

他在房內等了好一陣，仍不見崔景福回來，不由又奇怪了：「假如崔老財不是在這裏睡，門怎不關上？若是去茅厠也該回來啦！」伸手到躺椅上一摸，凉颼颼的，證明崔景福離開已久，他心頭又是一跳：「莫不成他知道我今來找他晦氣？」

想到此，他立即閃了出去，崔家佔地沒萊陽魏守信的廣大，但也有幾個院落，崔景福住的地方有一間睡房，一間書房，一個小廳，再前一點那個院落，便是他兩個兒子住的地方，過去一點的廂房才是下人們住的！

院子裏仍然靜悄悄的，魯長風忽然有點害怕，好像有許多人在暗中佈下陷阱等着他一般！他雖然一身武藝，但終不是草莽出身，這時候心中一驚，便連忙離開。

路經另一座小院，忽然隱隱聽到一個女子的呻吟聲，魯長風心頭一跳，只道崔

景福的兒媳正在敦倫，忙急步而行，不料那女子忽道：「爹，你輕一點嘛！」

魯長風心頭「咚」的一跳，一時間腦袋尚轉不過彎來，忽又聽一個男人的聲音道：「早叫你別喊我爹，你叫景福嘛！」

「叫慣了，一時改不了口！」那女人聲音十分含糊。

「喜兒，你說俺厲害，還是那小畜生厲害？」

「他什麼也不懂，只會蠻幹，怎比得上你這沙場老將！」

那男的聽後得意地笑着，魯長風咬牙暗罵：「操他奶奶的，這老烏龜竟然扒起灰來！哼，眞是自作孽不可活！這種人留在世間，還有何用！」

心念未了，只聽崔景福「哦」了一聲，接着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喜兒，爹要死在你身上了！」

那女的也不成話，竟還撒嬌地說道：「爹，你千萬別這般早死，媳婦兒還未樂够！」

崔景福桀桀地淫笑着：「今日那二個小畜生都不在，咱們才可盡興！」

喜兒道：「就怕婆婆聽見！」

「哼，那胖婦一睡下床，就像死豬一樣，除非在她頭頂上打雷，要不然也不會醒！」

喜兒道：「爹，你明夜再來！」

「小淫婦，你試出滋味來是不？明夜怕不行，後晚吧，反正他們要大後天才回來。」

「唔……不行！爹你不疼我，你又要指他去買貨，又不來陪我，媳婦兒孤衾被冷的！」

崔景福笑着道：「俺是怕那胖婦會生疑！」

「那你再來一次吧！」

「小淫婦兒，你眞沒個足够呀！」崔景福道：「好吧，俺明夜再偷偷過來就是！唔，快親我一下，俺要回書房了！」

魯長風一聽，連忙回身竄進書房，就躲在躺椅後面，專等崔景福回來，好一刀結果他生命！

過了一陣，外面便傳來一陣沉重的脚步聲，接着房門推門，走進一個人來，那人將門閂上，輕輕哼着小調，一屁股坐在躺椅，似乎十分疲累。

他喃喃地道：「喜兒這小淫婦好風月，就是太會纏人，只怕這紙包不住火。」頓了一頓又自言自語地道：「管他娘的，人不風流枉壯年，眞鬧出事來再說，難道他們捉俺去見官不行！」

魯長風心中暗道：「你死期已到，還說什麼日後！」

崔景福又道：「俺還是早點歇吧，養足精神，明夜再去找那小淫婦！」說罷，便躺了下去，不一會兒，便響起輕微的鼻鼾聲。

魯長風不知爲何，這當兒一顆心忽然怦怦地跳動起來，他暗罵自己：「魯長風幹啥的，怕他個屁，刀子往他喉管上一抹，就完事了，眞是天不知地不知！難道你忘記了要爲娘報仇？」

想到這裏，他一顆心才逐漸安定下來，心中又暗道：「再過一陣，等他睡死一點才下手！」

過了一陣，崔景福的鼻鼾聲，越來越響，魯長風輕輕吸了一口氣，將七首抽了出來，又慢慢直起身來，這時候，崔景福就會死在他刀下，他輕輕走到床邊，暗暗告誡自己：「手定心狠，看準喉頭！」

心念剛落，他七首已經出手，快疾無比的落在崔景福的喉頭上，再用力一按一拉！

崔景福忽然彈了起來，手脚一陣亂伸，喉頭呼呼作响，就像拉動了鐵匠的風箱一般，血沫子在喉頭不斷迸出！

魯長風被嚇傻了一般，崔景福要想站起來，却未能如願，一側身，連椅帶人跌倒！

「蓬」的一聲，將魯長風在驚魂中震醒！他吸了一口氣，才意識到自己已報了仇，連忙打開房門跳了出來，匆急間，幾乎被門檻勾着！

魯長風剛出了小院，便聽見一陣脚步聲傳來，他吃了一驚，連忙匿在大柱後面。來的共是兩個人，就是那兩個値夜的！

魯長風待他們進了書房，便立即飛奔出去，往後園跑去。此刻那兩個値夜的人都全在書房內，是以魯長風奔跑間反沒顧忌！

當他來到後園，才聽見書房內傳來一道尖銳的驚叫聲！魯長風想也不想，急奔幾步，一個虎躍起來，雙手抓住牆頭，一翻身雙脚便落在牆頭上！

外面一片漆黑，毫無動靜，魯長風輕輕跳下去，立即急奔，他一口氣奔到山包下，才停下來喘氣！

山包上有許多墳墓，聽說此處的風水不大好，因此一般沒錢買墳地的窮人，都將先人葬在此處！

魯長風喘了一陣，才摸出洋火和一條長紙，蹲在地上將紙點燃，然後慢慢地上山。

火光搖幌，只見山包上一片陰森鬼氣，露了餡的土墳，不時有綠幽幽的螢火飛了上來，不知名的虫聲，也偶爾傳來的夜梟叫聲，令人毛骨悚然！

魯長風剛殺了人，來到這種地方，心中更驚，他不斷地告訴自己：「崔景福狠毒，殺了我娘跟弟弟，我殺了他，是應該的！」

他娘的土墳終於找到了，他跪了下去先拜了幾拜，然後到樹後找到他黃昏時預先藏在那裏的香燭元寶，引上火，分別插在母親跟弟弟的墳前！

魯長風跪在母親的墳前，想到傷心處，不由哭了出來，哭了一陣，在墳前稟告已經殺了崔景福，報了大仇，日後，將浪跡天涯，最後便將元寶分成兩堆，都焚燒了。

夜風吹來，紙燼如黑色的蝴蝶般，在半空飛舞，那情景十分詭異。

火光未盡，魯長風忽略有所覺，低頭望山下，但見遠處有一道火蛇，向山包游來，他大吃一驚，知道是崔家的人找來，顧不得再叩頭，便往山後跑去！

到了山後，魯長風雖然已看不到那條火蛇，但大概那些人見山上有火，都大聲呼叫着，嚇得魯長風有如喪家之犬急奔。

他慌不擇路，跑了幾里，一直到聽不到那些叫聲，才在林裏歇下喘氣。剛恢復

了一點氣力，魯長風又起程了，不久，天際便泛起了一片魚肚白！

魯長風快步走了一陣，忽然一個念頭泛上心間：我去那裏避難？

他想了一下，決定悄悄到青島，然後乘船到上海，反正身上還有錢，只要省吃儉用，三年兩載生活倒不成問題！

主意決定，他兜了一圈，往南而去。路上遇到一輛馬車，說是去南邊的，他跟車夫議了價錢，便搭上車了！

這車不是載人，而是載貨的，而且是木材，因此馬車走得甚慢，魯長風雖然不急，却也沒可奈何，只得沿途留意，希望找到空的馬車，可惜找不到！

馬車到了一座小集，便停了下來，人要吃飯，馬要上料，魯長風便道：「老大，俺請你吃飯吧！」

那車夫樂得有這等美事，沒口答應，兩人找到一家小飯館坐下，點了兩個菜一個湯，又叫來兩大碗鹵麵，便據案大吃！

魯長風一夜勞累，加上今早滴水不進，眨眼間，那碗麵便吃個精光，又叫堂倌送四個大饅頭來，還叫了一壺酒。

那碗麵下了肚子，這回他才有精神與車夫聊天。「老大，你這車到底要去那裏的？」

「去李家莊！」

「哦？」魯長風眉頭一皺，因爲李家莊離此只有半天的路程。

車夫只道他不知李家莊在那裏，便道：「李家莊的左面是石橋鎮，右邊是金鯉村！老大，您要去那裏？」

魯長風心頭一跳，忖道：「弟婦娘家就在金鯉村，俺既然路過，理該去告訴她一下！」

那車夫只道他沒聽見，又問了一遍，魯長風道：「俺是要去青島的，不過有個親戚住在金鯉村，既然你車子路過，打算去探望她一下！」

車夫道：「你有事？俺索性先送你去金鯉村便了！」

魯長風道：「如此俺便先謝了！」

車夫又問：「那附近幾條村莊的人，俺都熟得很，不知你要找誰？」

魯長風記起弟婦祝氏的父親叫祝大麥，便以此詢之，車夫笑道：「眞巧！俺去年還替他家運了一趟木灰，俺就送你到他們門口吧！嗯，對啦，俺最近聽人說，他好像病了！」

魯長風心中一動，便道：「俺就是聽說他病了，所以才要去探望他！」

「老大倒是個有心人哪！不知你跟他是啥親戚？」

魯長風不想告之實情。「是個遠親！老大，你喝幾盅吧！」

「好好，俺平時晚上才喝，既然跟你投緣，就陪你喝幾盅吧！」

兩人吃了一陣，才將酒喝乾，那車夫食量不如魯長風，還剩了兩個大饅頭，魯長風便揣上車。車夫餵了料，車子又緩緩前進了。

車上的木材雖然不少，但那兩匹馬甚是健壯，依然不疾不緩地走着，天色將黑，終於來到金鯉村，車夫一直將馬車駛至一棟土房前才道：「老大，就是這棟土屋了，你自個去拍門吧！」

「謝謝你！」魯長風算了車資給他便跳下車去，他向周圍觀察了一下，見烟卣上冒着烟，裏面顯然有人，因此便上前拍門。

沒料到來開門的竟是他那大侄子小雷。小雷一見到魯長風呆了一下，才大聲叫道：「伯伯，是不是爹叫你來接咱們回去的？」

魯長風想起二弟，忍不住蹲下將他抱起，道：「伯伯是路過的，順便來看你！你娘呢？」

「娘在煮飯！娘！娘！伯伯來看咱們啦！」

祝氏還未出來，她娘石氏已自房中探出身來，魯長風向她點頭道：「大娘您好！大爺好嗎？」

石氏道：「原來是長風侄，快坐下！家裏是不是有事吧？」

魯長風心頭猛地一揪，含糊地道：「還好！」

說着，祝氏便自灶房出來了，驚喜地說道：「大哥，眞的是你呀？你回過家沒有？」

魯長風咳了一聲，道：「嗯，回去過了！」

祝氏喜道：「那個花瓶的賠欵是湊足啦？」

「是的，湊足了！」

「你是來接咱母子的，金風爲啥不來？」祝氏喜孜孜地道：「娘身子硬朗吧？我爹病還沒起色，俺想多住幾天。」

「沒關係，你就住下吧！俺是要去青島，路過順便來看你們的！」魯長風至此才想起一件事：「哎，你看俺，連個手信也忘記捎上！」

石氏道：「自家人，還客啥氣！女兒呀，竹籃裏還有四個鷄蛋，都煮了吧！」

魯長風道：「小雷，你帶伯伯到外頭走一走好嗎？」

小雷高興地道：「好呀，伯伯俺認得路，我帶你去！」說着他弟弟，那四歲的小雲也出來了。

魯長風一把將他抱起，在他臉蛋上親了一下，道：「快叫伯伯，伯伯帶你出去玩！」

小雲親熱地叫了幾聲伯伯，魯長風便帶他倆兄弟出去，村上有條小街，有幾家店子的，魯長風買了一些食物，準備送給祝家，小雷道：「伯伯，俺要吃糖，娘老是說沒錢買！」

魯長風忙道：「伯伯買給你！」他心頭一酸，心想今日之後，也不知幾時才能見到他倆兄弟，他買了糖菓，那兩個小鬼立即放在嘴裏含着。

「伯伯，你眞好！」

魯長風忍不住又摟着他倆，在他們臉蛋上親吻起來，小雷忽然訝然道：「伯伯，你爲啥哭了？你不是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的嗎？」

魯長風舉袖拭去淚珠，道：「誰說伯伯哭？伯伯是高興見到你倆！」

「高興也會掉淚的嗎？」

「好啦，咱們回去吧！」

返回祝家，魯長風叫兩個小鬼將食物拿進灶房，他想去看望祝大麥，那知石氏說他睡着了。

晚飯足足弄了個把鐘頭，飯菜才端上來，魯長風、祝氏、石氏和兩個小鬼圍桌而坐，小雷道：「伯伯來了，娘才煮這許多菜！」

小雷道：「伯伯不要去。」

祝氏瞪了他倆一眼：「快吃，吃了好上炕睡覺去！」

石氏因丈夫病重，不想說話，因此只聽見那兩個小鬼吱吱喳喳的聲音，魯長風正不知該如何開口，告訴祝氏的眞相，那知飯後，祝氏道：「大哥，你跟我到灶房，我有話問你！」

魯長風暗中吸了一口氣，道：「好吧，俺也有話要跟你說！」他便帮祝氏將吃剩了的飯菜，端進灶房，石氏吃了飯便回房了。

魯長風坐在灶房內呆呆地等着，祝氏却不進來，原來她哄孩子上炕睡覺。

逃生

魯長風將碗筷洗了一半，祝氏才來，見狀忙道：「大哥，你歇歇，我來洗！」

魯長風凈了手，祝氏邊洗碗邊道：「大哥你莫瞞我，是不是婆婆叫我回去？」

「不是……」魯長風問道：「你來時，跟娘有爭執麼？」

「婆婆的性格你該知道，她捨不得兩個孩子都跟我來，可是她最近身體又不好，金風爲那花瓶賠欵的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那還有心情照顧孩子？」

「原來如此，」魯長風暗道：「幸虧她把孩子帶回娘家，不然後果眞的不敢想像！」

祝氏轉頭問道：「大哥……你會怪我嗎？」

魯長風忙道：「怎會，換作俺在家，也贊成你把孩子帶來！」

祝氏道：「大哥，你的爲人，眞的沒話好說！我大哥早死，我一直既當你是大伯，也當你是親哥哥，你有話就老實告訴我，我看得出，你一定有甚麼事在瞞着我的！」

魯長風心頭一陣揪緊，思索如何開腔，祝氏轉過頭來，問道：「是不是婆婆罵我？」

魯長風嘆了一口氣，道：「她現在要罵你，也有心無力了！」

祝氏一驚，忙道：「大哥，你這是啥意思？」她上下看了魯長風幾眼，見他沒帶孝，這才鬆了一口氣，遲疑地道：「婆婆因我氣病了？」

魯長風嗚咽地道：「她，她死了！」

「吓？」祝氏大吃一驚：「是啥時候的事？你怎沒帶孝？」

「大概有七八天了……」

祝氏跺足道：「金風爲啥不派人通知我？難道他生我的氣，婆婆死了我沒回去奔喪，教我以後怎樣做人？唉，他就是不懂事！」

魯長風眼圈兒已發紅，他先吸了一口氣，道：「弟妹，你別怪他，我告訴你一件事，希望你忍受得住才好！」

祝氏嬌軀發抖，顫聲道：「大哥，無論如何，你都得告訴我！」

「二弟，他……他也死了！」

「砰」的一聲，祝氏手上的碗滑落，摔在地上，碰個粉碎，她呆了一呆，才大聲道：「我不相信，他身子一向很好……練武的人怎會這般短命的！」

「他不是病死的……」魯長風心頭如絞般沉重。

祝氏聲音顫得更厲害。「大哥，是不是因爲我？」

「不，他跟娘是被崔老財迫死的！」

祝氏又是一呆，道：「三個月的限期還未到呀？」

魯長風咬牙道：「那狗雜種心狠手辣，他怎會講理！」

「大哥你可有去找他嗎？他是怎樣說的？」

魯長風嘴角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冷冷地說道：「俺殺死了他，替娘跟二弟報了仇！」

祝氏再一驚，雙眼睜得大大的，半晌都說不出話來。魯長風道：「弟妹，俺今日來這裏，便是要告訴你這件事，你不要回崔家集了！俺怕……崔家的人會來找你的麻煩！」

祝氏哭泣起來，石氏聽見聲響，走了進來，問道：「女兒，啥事兒呀？」

祝氏撲在石氏身上，哭道：「娘呀，女兒命好苦，我婆婆跟丈夫都死啦！」

石氏看着魯長風，魯長風道：「是被崔老財迫死的！」

石氏摟着女兒，哭道：「女兒，你的命眞的好苦！」母女抱頭痛哭起來。

半晌，祝氏忽然抬起頭來，舉袖拭去淚珠，道：「娘，你回房去，女兒有話跟大哥商量。」

石氏回房之後，祝氏問道：「大哥，你有啥打算？」

「俺想離開山東，先到上海避一避，如果風聲不緊再回來！」

「婆婆跟金風的墳墓在那裏？」

「就在咱那裏的山包上，弟妹，有句話俺要告訴妳，你以後不要去掃墓，起碼得待一年半載之後才可回去，萬一有啥事，可就慘了！我浪跡天涯，今後也沒個定處，兩個侄兒便是魯家的根！」

祝氏道：「我聽大哥的！」

魯長風道：「弟妹有何打算？」

祝氏道：「現在我唯一的希望，便是將兩個孩子撫養成人！」

魯長風嘆了一口氣，道：「你年紀還輕，若……咳咳，生活挨不了，改嫁了，俺也不會怪你，不過兩個孩子仍要讓他們姓魯！」

祝氏語氣堅定地道：「不，大哥你眞看輕了我，再苦我也守得住！我担心的只是你，以後……」

魯長風道：「俺一個人又有一身本領，你不用替我担心！」他自身上拿出一叠錢來，「這些本是要還給崔老財，現在已不用還了，你一個婦道人家，又要負起撫養孩子的責任，日後的日子，一定很苦，這點錢你帶在身邊吧！」

祝氏道：「不，你要避禍，東飄西泊的，還是你自個帶上吧！而且……大哥你年紀也不小了，少不得添個大嫂……」

魯長風道：「這當兒那還有心思顧到那方面，而且我身上也還有錢！」他又將

懷內的錢拿給祝氏看，祝氏這才收下。

「大哥，你一家的恩情，我忘記不了，假如你有了個定處，請託人送封信來，也好讓我母子放心！」

魯長風道：「假如俺有了奔頭，也有了家小，一定來接你去，魯家也捨不得你這個好媳婦。」

祝氏又垂下淚來，魯長風又道：「孩子那裏，你暫時莫告訴他們，也不用帶孝，一切謹慎一點總是好的！俺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兩個侄兒！」

「你放心吧，我會好好照顧他倆！」

「假如不是你爹病了，俺很想你們搬到別處去住！」

祝氏嘆息道：「崔家財多勢大，眞要找咱們晦氣，搬家也不是辦法！」

魯長風無言可答，祝氏又道：「大哥你甚麼時候走？」

魯長風道：「就走！免得連累你們母子！」

祝氏道：「你等等，我替你縫個答連（衣旁），免得路上將錢掉了，要知道現在不比平日！」

「也好！」

祝氏到房內拿竹籮，上面放着些碎布料及針綫，祝氏將燈剔亮，就在燈下縫製，魯長風見她如此堅強，心頭也輕鬆了許多。

祝氏邊縫邊道：「大哥，你莫怪我多言，路上小心一點，醒睡少喝酒，咱同樣放心不了你！」

魯長風感動地道：「俺都記在心上了！一到上海，有了落腳處，就會令人帶信給你！」

弄了將近一個鐘頭，答連（衣旁）終於弄好，魯長風將鈔票裝在裏面，然後紮在腰上，再蓋上外衣，道：「弟妹，俺走了，你珍重！」

「大哥，你也珍重！」

就在此刻，大門忽然「砰砰」地被拍響，魯長風吃了一驚，忙道：「弟妹，你將錢藏好，準是崔家人來了！」

祝氏道：「你先藏了起來吧！」

魯長風向屋內看了一下，道：「不，俺不能留在這裏！」

祝氏鎭靜地道：「那你由後門走吧！」說着拉着魯長風出灶房。灶房隔壁有間柴房，房邊還有一道木門，她把門閂拉開，魯長風立即閃了出去。

這時候，石氏已去應門，祝氏在門上後門，立即道：「娘，我來，你回房休息去！」

魯長風竄出後門，見附近有棵大樹，便爬了上去，因爲他不知道來的是甚麼人，也不知有多少個人，更想知道事情會如何演變，不肯就此離開。

半晌，便聽見一陣吆喝聲，又聞祝氏道：「他沒來，你們要怎樣才相信？」

一個男人的聲音道：「咱已查清楚，他是乘馬車來的，車子就停在你家門口，你還敢嘴硬，快搜！」

祝氏無助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屋子裏鬧成一片，孩子都被驚醒了，啼哭起來，魯長風心知來的必是崔家的家丁，心頭又驚又急。孩子們不喜說謊，承認伯伯來過了，祝氏被打了幾下，那些如狠似虎的家丁在屋子裏找不到人，惡狠狠地道：「你不交出來，咱們便抓你去抵數！」

這句話，使得魯長風心頭又再揪緊。

祝氏道：「他是來過，咱却不知他犯了甚麼事兒！」

「告訴你，他殺了咱們老爺！」

「是不是當場被你們看見的？爲啥你們不抓住他，却來這裏撒野？你回崔家集問一問，我已回來十多天，那裏發生了甚麼事，咱們根本不知道！」

「那他來找你啥事兒？」

「他是路過的，來看孩子和探我爹的病！」

「臭婆娘，你嘴倒利呀！他跑不了的，假如他再來，你得立即通知咱們，否則告你一個窩藏殺人犯的罪！」

祝氏道：「你們報官吧，有事就由官老爺來審！」

「走！哼！告訴你，他插翅也跑不了的！」

那些人終於離開了，屋子裏的哭聲也已漸漸止了，魯長風一顆心至此才鬆了下來。

不久，魯長風在樹上便看見一條火蛇。向村口方面移去，隣居都到祝家問長問短，祝氏不斷敷衍，好不容易才打發他們回去。

魯長風又過了一陣，待四周都沒了聲音，然後爬落樹，悄悄攀後牆進去。祝氏還未睡，聽見聲音，奔出來看見魯長風，張開嘴角驚喜地叫了起來，魯長風大手捂住她的嘴巴，輕聲地道：「俺都聽見了，放心不下，再回來告訴你一件事！」

祝氏問道：「啥事兒？」

「到灶房裏去，俺告訴妳！」

兩人回到灶房，祝氏點了燈，却把它剔得暗暗的，魯長風自灶膛裏掏出一把灰，放在地上，然後拿着一根枯草在上面劃着。「弟妹，假如這裏挨不下去，你帶侄兒到萊陽城找一個叫孫老大的，他會安排你們！」

「他是誰？」

「他是俺這次結拜的大哥，爲人十分熱心，而且辦事仔細，很靠得住！」魯長風用枯草一指，「你由這裏進城，從這裏走，他的家就在這裏！對了，他那條巷子叫果子巷，記住了！」

祝氏道：「記住了！大哥，他們追查得這般緊，我實在放心你不下！」

「不要緊，出了山東，他們的手再長也不怕。」魯長風望着祝氏，「剛才你應付得很好，俺放心了不少，孩子都託你了，珍重！」

祝氏道：「大哥你去那裏？」

「青島！」

祝氏問道：「那車夫知不知道你要去青島！」

魯長風心頭一跳，半晌也說不出話來，祝氏十分聰明，察言辨色便知道了個大概。「那你到別處下船去吧！」

魯長風點點頭，道：「俺的事你不用担心，大不了砍頭了事，俺走啦，你保重，你不要送我！」他說罷便由灶房外的那堵圍牆爬出去。

林子裏靜悄悄的，魯長風暗問一聲：「俺該往那裏逃生去？」



料不到崔家的人會找上門來。

他無暇多想，便認定一個方向走去，一會便出了金鯉村，心頭剛略爲放心，便聞草中有個沙的一聲響，他吃了一驚，連忙閃在一棵樹後。

沙沙的踏草聲越來越近，不久魯長風便看到三個朦朧的黑影，黯淡的星光下，認出那三個人赫然是崔家的家丁！

絕處逢生

只聽其中一個道：「俺剛才明明看見一個人影來這裏，九成便是那姓魯的！」

另一個道：「你不是眼花看錯吧？這裏那有人影？也許有鬼！」

第三個斥道：「不要亂說，這種玩笑也開得的嗎？」

第二個道：「捉到那小子有賞金，不管俺有沒有看錯，咱們分開來找。」

第一個道：「分開找？聽說那小子武功厲害得很！」

第二個道：「胆小鬼，怕什麼？這地方有多大，他一出來，咱們一呼叫，便圍了過來，他武功再厲害，也插翅難飛！」

第一個又道：「還是去通知總管他們吧！」

「這不是將賞金分薄了去嗎？」

第三個也道：「不錯，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咱們有六隻手，怕什麼！」

第一個不敢再反對，三個人果然散開找尋，那第二個漢子正好向魯長風藏身的那棵樹走去，魯長風心頭砰砰亂跳，那漢子小心翼翼地前進着，全身神經都似拉緊了的弓弦！

忽然一道人影自樹後竄出來，他尚來不及反應，胸膛上已中了一脚，身子被踢退幾步，被地上的石頭一絆，跌坐草地。

那人影迅速回身而奔，漢子叫了起來。「快來，這小子就在這裏。」

他那兩個同伴立即奔了過來，可是魯長風已跑走了，三人却道：「追！」

那第三個漢子，自身上掏出一柄鎗來，道：「抓不到活的，死的也要了！」

三人追了一陣，那第三個漢子便舉起鎗來，向前面「砰」的開了一鎗。

魯長風見他們有鎗，心頭大驚，弓着腰急奔，眨眼間，來至一條河前，他不由猶疑起來，背後那三個人越追越近，黑暗中又看不到橋在那裏，正想跳下去，忽又聞「砰」的一聲響，隨即覺得肩上一熱，他不及細思，立即跳河而下。

魯長風的水性不佳，但這時候，也不知從何而來的一股力量，盡力劃動雙臂，費了好些時候才到對岸！

那三個漢子追到岸邊，提鎗的不斷開鎗，另外兩個也跳下河去，魯長風急如喪家之犬，上了岸之後，亡命而奔！

那崔家家丁不斷開鎗，幸而他鎗法不濟，子彈都在魯長風的頭頂上飛過。

魯長風跑了一陣，才發覺自己的右肩火辣辣地疼痛，一條手臂再也無法提起來，他知道背後還有追兵，不敢稍慢，仍向前奔去！也不知跑了多遠，天還未亮，却已到了一座小村莊，他略爲考慮了一下，便竄了進去。

這村子不大，只有三十多戶人，魯長風倚在一堵牆前喘氣，只覺肩上熱呼呼的，似有什麼東西流下來，他伸手一摸，黏糊糊的，不用看也知道是血。

現在受了傷，他更加感到前路茫茫，要想再走，又已累得雙脚發軟，而且奔跑起來，更不容易止得了血，不跑嘛，又怕被追兵趕上。

左思右想，都沒個雙全其美的法子，沒奈何，只得爬上一棟土屋，這土屋屋頂十分的堅實，魯長風居高臨下看了一陣，不見追兵，這才略爲放心，撕下衣襟，將傷處包紮起來。

弄了一陣，眼皮沉重，敵不住睏意，便躺在屋頂上休息，他不斷告訴自己不要睡，可是他已兩三個晚上沒好好睡上，加上勞累緊張，此刻疲勞困身，不一會兒便沉沉睡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魯能風忽然醒來，原來天已亮了，而且正下着雨，他一醒來

，只感頭重脚輕，渾身火熱，便張口喝了幾口雨水，忽聞下面有女人的聲音，他掙扎着起來，探頭向下望去，只見兩個女人正在收衣服！

其中一個女人轉身奔進屋，魯長風看到她的臉龐，心頭猛地一跳，忍不住叫了一聲黃大嫂。

那女人奔了幾步，猛地又跑了出來，抬頭望上，也驚喜地叫道：「魯大哥，你怎會在這裏？」

魯長風只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黃大嫂忽又叫了起來：「血，你身上有血！」

魯長風走了幾步，一蹲身跳了下去，不料他身子虛弱，雙脚一軟，竟然跌坐到地上去了。

黃大嫂吃了一驚，叫道：「姐姐，快來！」

魯長風只覺眼前金星直冒，忽然暈死過去，到他醒來時，已經躺在床上，黃大嫂一臉緊張地站在床前，手上捧着一碗熱茶。

「你醒來啦，」黃大嫂臉上綻開一絲笑容，將茶遞前，魯長風掙扎不上來，黃大嫂將茶放在床前的櫈子上，坐在床上，將他扶起，讓他那寬大沉重的身子靠在自己的身上，餵他喝茶。

魯長風喝了茶之後，精神稍振，喘着氣道：「謝謝你！」

黃大嫂鼻端嗅到他身上那股了酸汗味，不知爲何芳心竟然突突直跳，她含羞地道：「我受你大恩，還未謝你，你反謝我了！」她輕輕將魯長風放倒床上。

魯長風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你怎會在這裏？」

「我去平度找堂姐，想不到她也是個苦命兒，我那堂姐夫另結新歡，將她休了，所以我便來找她，這是她娘家，你放心，你就在這裏養傷吧，堂姐去買藥！」

「這裏有大夫嗎？」

「有個老爺子採山藥爲生的，粗通醫理，嗯，你怎會受傷？」

魯長風嘆了一口氣，說道：「說來話長！」

黃大嫂忙道：「不用說，我猜也猜得出來，一定是那些東洋鬼子幹的，你再歇一下吧！」

說着外面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章妹，他醒來了沒有？」

「珠姐，醒來啦！」

門帘一掀，外面走進一男一女來，女的三十左右，身裁微微發福，一臉和氣，那男的頭髮經已半白，臉上滿是風霜。

魯長風掙扎着要坐起來，那老漢忙道：「躺着別動，待老漢替你把把脈！」

葉章兒道：「這是周老爺子。」

魯長風向他們點點頭，便伸出一隻手讓周老頭把脈。周老頭又解開他肩上的布條，問道：「你這傷口是怎樣形成的？」

「鎗傷！」

周老頭用手指在傷口附近按了幾下，魯長風額頭上爆出汗來，葉章兒替他疼痛，緊張地握着自己的手問道：「老爺子！他的傷……」

周老頭道：「幸好子彈沒留在裏面，本來只須敷十來天藥便沒事，不過傷口發炎，身上又受了點風寒，只怕要多幾天才行……」

葉珠兒道：「他是咱山東的英雄，萬望老爺子盡力醫治！」

周老頭道：「不要緊，沒生命之憂，」他打開藥箱。拿出一盒藥膏來，將藥膏敷在傷口上，再用沙布縛緊，最後又拿了幾味山草藥來，道：「慢火三碗煎一碗，喝下再睡一陣！便有起色了，俺明天再來看他！」

葉章兒道：「老伯，多少藥錢，你說一聲吧！」

周老頭說道：「等醫好了再算吧，這些藥膏老漢留給你們，你晚上再替他敷一次！」

魯長風忙道：「謝謝老爺子，不過俺外頭有仇家，若有人問起您，請您別告訴他們！」

周老頭笑道：「俺看你也知道你是個直性的漢子！大好人，你放心，老漢不會告訴別人！」

周老頭去後，葉珠兒便拿藥去煎了，黃大嫂道：「你歇一下吧，俺去裝碗稀飯給你吃！」

房內空無一人，魯長風心頭却熱鬧起來：「眞是天見可憐，讓我碰上她，啊，我怎跟她這般有緣？」想到這裏，他心頭砰砰直跳，連傷口也隱隱發痛。

一回，黃大嫂端着一大碗稀飯進來，還有一撮盛茶，一隻鹹鴨蛋。

黃大嫂再度扶他坐起來，用湯匙喂他吃飯，魯長風聞到她身上的香氣，一陣迷亂，又胡思亂想起來，黃大嫂問道：「你在想什麼？」

「大嫂，多謝你啦，今日要不是遇到你，俺也不知會怎樣！」

「你怎還說這種話，不嫌生份嗎？」黃大嫂心底忽然一陣衝動，說道：「我娘家姓葉，叫章兒，你以後……就叫我章兒吧！」

魯長風心頭甜蜜，忍不住低聲嘆道：「章兒，章兒！」

葉章兒羞紅了臉，悄聲道：「快吃吧，飯都快涼啦！」

魯長風只覺這碗稀飯，比山珍海錯更好吃，恨不得一直倚在葉章兒的懷中，又覺自己實在吃得太快了，眨眼間那碗稀飯巳吃個精光，葉章兒道：「魯大哥，你够不够？」

「飽啦！」

葉章兒道：「你睡一陣吧，藥煎好之後，我再來餵你！」

魯長風帶着一陣甜蜜蜜進入夢鄉，醒來時巳過中午，葉章兒仍坐在床前，見到他醒來，立即出去，隨即端來一碗黑黝黝的藥湯來，餵魯長風喝下，道：「我去拿飯。」

魯長風突道：「慢……」

葉章兒回身問道：「什麼事兒，你不餓嗎？這麼大個人，今早只吃一碗稀飯，怎够！」

「不是……」魯長風漲紅了臉，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葉章兒訝然道：「魯大哥，你有話就說呀！」

「俺要小解，請問茅厠在那裏？」

葉章兒臉色一紅，道：「你這身子怎出得去？」她想了一下，道：「我扶你到馬桶去吧！」

「不用……」魯長風也是臉上發熱，掙扎着下床，可是走路却不甚穩當，葉章兒放下碗，扶他到床旁的馬桶去，然後出房。

過了一陣在外面問道：「魯大哥，你好了沒有？」

她聽不到回聲，便進房，見魯長風正在縛褲頭，臉上發紅，忙低下頭去，可是她到底巳爲人婦，不像黃花大閨女，仍扶他上床，魯長風忍不住道：「章兒，你眞好，要是俺有這樣的一個老婆，死了也瞑目。」

葉章兒嬌軀一震，羞急地道：「我……我有什麼好，世上好女子多得很。」

「咳，可惜沒讓我遇着。」

葉章兒替他蓋上被子，不敢再呆下去，但一出房，她便一陣迷惘，倚在牆上想着心事，却讓葉珠兒看見，問道：「章兒，你有什麼不對！」

葉章兒忙道：「沒什麼，我，我去洗碗！」

葉珠兒道：「把碗放下，你把飯端進去吧！」

葉章兒定了定神，接過飯又再進房，這次兩人大概都感到羞澀，房內靜得只有咀嚼的聲音，葉章兒讓他身子靠着，只覺嬌軀不斷發熱，被他身上的氣味，薰得四肢發軟，待要推開他，又捨不得！

好不容易吃了飯，她又扶魯長風躺下，魯長風一直不敢再看她，心中暗罵自己：「魯長風呀，你眞不長進，自己一條命也保不住，還敢胡思亂想，不怕連累了人家嗎！」

他自艾自怨了一番，才發覺房中巳無別人，心中忽又升起一陣孤寂。

入黑之後，葉章兒又進房來，她小心翼翼地替魯長風換藥，然後餵他吃飯，魯長風忍不住問道：「章兒，你是不是怪俺唐突？」

葉章兒臉色泛紅，眼皮垂下，輕聲道：「我爲甚麼要怪你？」

「那就好……俺……俺說的可都是眞心話！」

葉章兒心頭一顫，忘記餵他吃飯，她年紀巳經不小，但從未試過有這種感覺。

半晌，魯長風又道：「你好像胖了一點……好看得很。」

葉章兒頭垂得更低。「以前三頓沒兩頓的……我還得多謝你送了那一筆錢給我呢！」

「不要放在心上！」魯長風嘆了一口氣：「也許這也是緣吧……若不是那天俺到你家借宿，今天俺準死無疑！」

葉章兒道：「是你種善因得善果！」

魯長風想起自己的遭遇，心事重重地道：「希望如此！」

葉章兒餵他吃了飯，道：「等下我再來餵你喝藥！」

× × ×

魯長風在朦朧中被人推醒，却是葉章兒端藥進來，她乃把魯長風扶起，餵他喝了藥，忽然道：「珠姐巳經睡着了……」

魯長風微微一怔，猜不出她的意思，半晌才道：「她爲我累了一整天，大概累了！」

「嗯，魯大哥，你回去老家沒有？」

「去過了！」

「那爲甚麼這麼快便又離家？」

「俺娘跟二弟都死了……」

葉章兒哦了一聲。「對不起，我提起你的傷心事……他們是甚麼事死的？怎會一齊死？」

魯長風雙眼又露出怒火，咬牙道：「他們是被人害死的。」

葉章兒又「啊」地叫了一聲。「誰害死他們的，知道嗎？」

魯長風點點頭，說道：「俺巳經報了仇……」話音未落，忽然有拍門聲，魯長風巳是驚弓之鳥，不由跳了起來，道：「他們追來了！」

葉章兒一怔，問道：「他們是誰？」

「不要多說，你們這裏有沒有後門？快帶我走！」

「你怎走得？」

魯長風道：「不走俺便沒命！」他一急之下，也不知自那裏來的一股氣力，自床上跳了下來，道：「快！」

此刻外面門聲震天價响，連葉珠兒也被驚醒，叫道：「章妹，什麼事？」

魯長風道：「若有人來找俺的，便說不見俺！」

葉章兒見他緊張之色，溢于言表，也驚慌起來，道：「咱這裏沒後門！」

魯長風見房內有窗，便說道：「打開窗！」

葉章兒忙將窗子打開，再拿了張櫈子，然後扶魯長風上去，魯長風縱身一躍，落地脚軟，跌坐地上，但他仍然爬了上來，向前跑去！

猛聽背後也「蓬」的一聲响，魯長風一回頭，却是葉章兒，葉章兒奔了過來，扶着魯長風跑，魯長風感動地道：「你何必跟俺冒險！」

葉章兒道：「我出來時，聽見珠姐跟他們說話，正是要找你的！別再說話，咱們快跑吧！」

魯長風道：「跑去那裏？」

「俺知道有個地方頗爲隱蔽，我帶你去！」

× × ×

木門「砰砰」地响着，葉珠兒在門後問道：「你們找誰？」

「快！快開門，不開門咱們便放火燒屋！」

「你們是什麼人？」葉珠兒被嚇得嬌軀亂抖。

外面沒人答她，但門板却被撞得更响了，葉珠兒知道自己不開門，那門也遲早會被撞破，因此連忙大聲叫道：「別撞別撞，我開門就是！」

她將門拉開，外面便湧進一羣大漢，幾乎將她撞倒。帶頭那個漢子身裁十分高大，叫道：「快搜！」

葉珠兒問道：「你們是什麼人？三更半夜闖進民宅！」

那漢子走到她面前問道：「咱們要找魯長風，他在那裏？快將他交出來！」

「誰……誰是魯長風啊？我可不認識他……」

那漢子伸手刮了她一巴掌，罵道：「還嘴硬，你屋外有一攤血，分明是他留下的！」

「也許他沒進來……」葉珠兒嚇得身子亂抖。

忽然一個漢子道：「總管，房內有燈，却沒人！」

那大漢看了葉珠兒一眼，大步走進房去，見桌上有一個盒子，道：「那是什麼東西？」

一個手下將藥盒打開，嗅了一下，道：「是藥膏！」

大漢抬頭見窗子開着，叫道：「他由窗子跑了，快追！」

× × ×

葉章兒扶着魯長風走了幾里路，他實在支持不下，問道：「你說的那個地方在那裏？」

「吺，就是那山坡！我以前常常跟堂姐到山上玩去，那裏有一個石洞，十分隱蔽！」

魯長風只得强振精神，與葉章兒上山，幸而那座山坡十分好走，山腰有一堆岩石，岩石中間有道長長的縫兒，葉章兒首先走了進去，裏面越深越寬，洞裏十分乾燥，她回頭道：「沒人，進來吧！」

魯長風一走到裏面，便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喘氣，葉章兒也是香汗淋漓，她拿出香帕，輕輕替魯長風拭去額上的汗珠。

魯長風心頭一鬆，便昏昏沉沉地睡着，葉章兒却不敢睡，一夜等到天亮。

陽光自石縫中照了進來，葉章兒悄悄走出去，只見外面好一個艷陽天，山下走動的都是附近下田的農夫，她放下心頭大石，回去喚醒魯長風。「魯大哥，外頭不見有可疑的人，咱們回去吧！」

魯長風喘着氣道：「俺走不動！你回去吧，讓俺藏在那裏！」

「這裏沒吃的，又沒藥那怎麼行？」葉章兒想了一下，道：「也好，你就在這裏，不要出去，我回去拿飯和拿藥！」

魯長風無力地點點頭，葉章兒立即下山，沿路張看，都不見有可疑的人，便一口氣跑到堂姐家。

葉珠兒見她回來才放了心，問道：「章妹，你跟魯大哥去了那裏？」

「他現在石頭山，走不動了，我是回來拿藥和拿飯的！那些人去了吧？他們有沒有難爲妳？」

葉珠兒搖搖頭，道：「你煮飯，我去找周老爺子！」

她倆忙了個多鐘頭，才煮好飯煎好藥，胡亂吃了一些，便帶上飯和藥，結伴去石頭山找魯長風。

由于路上不見有陌生人，兩人都寬了心，却不知這次崔家的人學了乖，派了幾個人匿在村子裏，葉章兒一回家，便被發現了，他們沒有打草驚蛇，遠遠地吊着，希望從她們身上找到魯長風。

葉珠兒與葉章兒鑽進石隙的情況，讓他們看得清清楚楚，其中一個道：「看來那姓魯的，便在上面，咱們要不要去通知總管！」

一個年紀較大的道：「那姓魯的不下來，九成是受了傷，昨晚咱們不是找到一盒藥膏麼？哼，一隻垂死的老虎，兩個娘兒們，憑咱們五個還幹不了麼？何況俺身上還有一柄鎗，只要制住了那兩個娘兒們，不怕姓魯的不就範，這功勞便是咱們五個的了！」

其他人聽了都覺得有理，於是蛇行鼠伏下山，到了石堆外，果然聽見裏面有聲音，那年紀較大的，抽出鎗來，向同伴打了個手勢，表示自己先進去，叫他們跟着走！

他貼着岩石慢慢移動，到裏面，只見葉珠兒與葉章兒正在餵魯長風喝藥，而魯長風臉色青白，半死不活地斜靠在石壁上，他放下心來，抬起鎗哈哈一笑。

笑聲一起，地上的三個人都如驚弓之鳥般望過來，那漢子冷冷地笑道：「姓魯的，想不到你這小子臨死之前，還有這個艷福，眞令人羨慕呀！」

葉章兒問道：「你是誰？」

「別動，否則老子便一鎗打死你心上人，然後再慢慢跟你倆玩樂子！」

魯長風吐了一口氣，道：「你放她倆離開，俺跟你走就是！」

「姓魯的，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們三個人都得跟咱們走！」

說着外面又湧進幾條漢子來，那人道：「把他們扭住，推出去！」

魯長風病魔纏身，四肢乏力，沒法反抗，只得乖乖跟他們出去，魯長風被兩個漢子架着下山，葉章兒和葉珠兒手臂被扭，各被一個漢子控制着，拿鎗的走在最後面。

下了山後，由于有人經過，所以那人便將鎗收了起來，反正也不怕魯長風會飛上天去！

走了半里，便到了一條公路，忽然迎面馳來一輛大馬車，連廂下着布簾子，趕車的似乎有急事般，十萬火急地在抽着馬鞭。

車子經過他們身邊時，車夫忽將馬勒住，車夫問道：「要車子嗎？」

那幾個漢子互望了幾眼，都有點意思乘車，那知車廂布簾兒一掀，跳下幾條彪形大漢來，手上都帶着鎗，指住他們，車夫笑道：「乖乖將人放了，否則咱們便請你們吃一頓『蓮子羹』！」

崔家家丁雖然也有一柄鎗，可是對方的鎗更多，在槍管的指嚇下，只得乖乖鬆了手，車夫道：「你們快上車！」

那崔家家丁的頭目問道：「相好的，你們是那條綫上的？」

車夫道：「咱們都是你的爺爺！兄弟們，搜搜他們的身！」

那幾個漢子拿着鎗走了過來，在崔家家丁身上摸了一陣，將他們身上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那柄鎗更不會留下給他們！

崔家家丁一個個像呆頭鳥一般，高舉着雙手，車夫笑着道：「兄弟！多謝你們啦！」

說着車夫便揚塵而去，崔家家丁見他們去遠才放下手，一個問道：「咱們追不追？」

那年紀大的罵道：「笨蛋！人家有鎗，咱們就算追得上，又能怎樣？回去交差吧！」

× × ×

葉章兒扶着魯長風上車，只見車廂內

坐着一個微胖的中年人，覺得十分眼熟，一時間又想不起來，那中年胖漢道：「魯英雄，你還記得我麼？」

他一開腔，魯長風才醒起他便是萊陽的鉅富魏守信！他怔了一怔，道：「怎會是你？」

「眞是天見可憐，教我遇上你，否則不是白白糟蹋了咱們一條山東好漢！」

馬車開動了，魏守信又問道：「那些人是什麼來路？强盜？」

魯長風搖搖頭，魏守信便乾笑一聲：「你看我，許是歡喜過頭了，你身子有病，我還問你這許多話，你放心，俺帶你到一處安穩的方，先養好了病再說！」

魯長風艱辛地謝了一聲，倚在葉章兒身上沉沉地睡着了。

吐露心聲

馬車上的人多，馳了一程，其他漢子都下車去了，魏守信跟葉珠兒姐妹說了幾句閑話，便閉目養神。

再過一陣，又換了一輛馬車，葉章兒大着胆子問道：「先生，你要帶咱們去那裏？」

魏守信睜開雙眼，道：「大概魯英雄沒告訴你們吧？俺姓魏，叫守信，是萊陽人，俺是做生意的，在好幾個地方都有店子，咱現在要去王家莊，那裏俺有一座貨庫！你們兩個若另有去處，可以隨便！」

葉章兒道：「魏爺帶魯大哥去那裏幹啥？」

魏守信笑道：「也許你們不知道，前一陣，有幾個東洋鬼子來咱萊陽……」

葉章兒道：「這個我知道，我家本在萊陽城外，魏爺的大名我也聽過！」

魏守信又是一笑。「魯英雄替咱們山東人掙回面子，魏某素來敬佩這種英雄，當日要跟他結交，他無空，說要去探親，現在他有病，正好給魏某一個機會，聊表心意！你們不用担心，他病醫好之後，便可以去找你們！」

葉章兒道：「咱們跟着他去……」

「那更好！」魏守信問道：「兩位跟他是啥關係？」

葉章兒臉上發熱，道：「他是我的恩公，這是我的堂姐！」

魏守信道：「現在世風日下，像魯兄弟這樣子的人，實在少見！」之後，三人便沒再交談了。

午後，馬車停在一座小鎮，魏守信着葉氏姐妹扶魯長風下車，道：「這鎮上有位名醫，咱們去拜訪他一下！」

他在前引路，帶他們到一個叫盧敬德的大夫處求診。

那大夫開了藥方，又替魯長風換藥，魏守信道：「請大夫替咱們煎藥，這病人就暫且在你處，咱們去吃飯，賞銀不會少你的！」

葉章兒說道：「魏爺，咱們肚子還不餓！」

「那怎行？嗯，這樣吧，你倆陪他也好，魏某買些乾糧回來給你們！」

× × ×

魯長風服了藥，葉氏姐妹又扶他上馬車，馬車便一直向南馳去。晚上車子也沒歇下來，車上的人都吃着乾糧。

葉章兒問道：「魏爺，啥時候才到地頭？」

魏守信道：「天亮之前一定到，兩位若睏的，可先打個盹！」

葉氏姐妹見魏守信是個大好人，心頭安穩得很，加上疲乏，兩人都在車廂內打盹。也不知過了多久，馬車忽然停了下來，只聽魏守信道：「到了！」

葉氏姐妹扶魯長風下車，只見來到一座小院前，車夫拍開了門，魏守信便請他們進去。他一進門便說道：「魏福，快來拿藥去煎，魏壽，帶他們三個去客房休息吧！」

一個老家丁帶葉氏姐妹到一間客房，只見裏面設備一應俱全，葉章兒扶魯長風上床，魏壽便道：「兩位到隔壁吧！」

葉章兒道：「咱們不睏，就坐在這裏好了！」

魏壽也不勉强，道：「等下煮好點心，小的再送進來！」說着帶上門出去了。

葉珠兒說道：「今日幸好遇到這位魏爺！」

葉章兒道：「他是萊陽城的鉅富，一向熱心公益，很有聲望！」

葉珠兒道：「這裏離家這般遠，來回需時，家裏又沒人，眞有點担心！」

「你怕會遭賊子光顧？咱們不是鎖上門嗎？」

葉珠兒道：「等魯大哥病稍好一點，你得陪我回去！」

葉章兒說道：「姐姐，你的家便是我的家，小妹也不希望你有啥損失……嗯，等他好點再說吧！你睏不睏？先睡一會兒吧！」

葉珠兒不答反問：「章兒，姐姐問你一句話，你要老實告訴我！」

葉章兒微微一怔，道：「你我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你是不是喜歡魯大哥？」

葉章兒羞紅了臉，忙道：「你不要誤會，他是我的恩公……」

「你不用瞞我，我是過來人，看得出來！」

「他對你無恩，爲啥妳也這般關心他？莫不成你也喜歡他？」

葉珠兒一呆，罵道：「死丫頭，我是看在你的臉上，而且常言道：助人爲快樂之本！」

「對呀，助人爲快樂之本，所以……」

葉珠兒道：「別說了，打從他一到，你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章妹，我不是取笑你，如果我是你，既有心上人，自然不放過，反正你是寡婦，娘家婆家又都沒人，怕什麼？」

「珠姐！我……我是殘花敗柳，而他却是咱們山東的英雄，我豈敢抱這非份之想！」

葉珠兒笑了起來：「傻丫頭，已是過來人？還不懂事！男人喜歡一個女人，他還會管得這許多嗎？我看他對你也挺有意思！」

「你怎知道？」

葉珠兒笑道：「丫頭是不是？一說到他對你有意思，便緊張起來了，你不會自個問他去？」

葉章兒伸手在她身上搥了一拳。「珠姐，你又說不是取笑我！」

葉珠兒正容道：「行啦，我替你做媒，不過我有什麼條件，你得先答應我！」

「嘿，自個姐妹還要提啥條件的？」

「你嫁給他之後，我孤苦零仃的，怎過日子……」

葉章兒笑道：「得啦，我叫他把你也娶去，咱們效娥皇女英就是，小妹絕不會吃醋！」

葉珠兒臉色泛紅，罵道：「死丫頭，你又胡說什麼……」

葉章兒快口道：「小妹可不是跟你說笑！我也捨不得離開你！」

葉珠兒忙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想求你讓我跟着你做個伴兒！你千萬莫胡來，自被你姐夫休掉，我對男人的心早死了！」

「還沒死！我看得出來，要不然你便不會叫我改嫁！」

話音剛落，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葉珠兒「殊」了一聲，示意堂妹別再說下去。門敲响，魏壽的聲音自外傳進來：「點心來了！」

葉珠兒將門打開，說道：「怎能痲煩您！」

「不痲煩，天快亮了，你們一定餓了！」魏壽將木盤放在桌子上，裏面有兩碗鹵麵，還有一大碗稀飯。「老爺說，空腹服藥不好，敎你們餵魯英雄吃了稀飯，等下再吃藥！」

「謝謝你！」

魏壽退了出去，兩人便吃起麵來，葉章兒道：「珠姐，剛才那些話兒若敎他聽見，豈不羞死人！」

「他昏昏沉沉那裏聽得到！」

可是她却料錯了，原來魯長風在車上昏睡了一天，回來之後，走了一段路，雖然乏力，但閉上眼，並沒睡去，昏昏沉沉中，聽見她倆的話，眞的是又喜又驚，又有一股子痲癢的感覺，恨不得起來向葉章兒傾吐心聲。

兩人吃了麵，葉珠兒道：「章妹，你喚醒他吧，他一天沒吃東西，再不吃可不行！」

葉章兒道：「我累得很，一個人不行，我扶他，你餵他吃！」

葉珠兒十分大方地道：「沒關係！」

葉章兒走前搖「醒」魯長風，魯長風裝作剛醒來的樣子，微微睜開雙眼，含糊地道：「啥事兒？」

葉章兒見他生龍活虎的一條壯漢，落得這個地步，心頭一酸，臉上滾下淚珠來，輕聲道：「魯大哥，稀飯來了！」

「俺吃不下……」

「不吃怎行？」葉章兒坐在床沿，不由分說，將魯長風扶了起來，讓他後背靠在自己的前胸，道：「珠姐，你餵他！」

魯長風一生人只在二十三歲時，在酒後去找了一次窰姐兒，向來少與異性接觸，這時候只覺後背貼着兩團軟肉，連骨頭也酸痲了，葉珠兒的銀羹遞到他嘴前，也忘了張口。

葉章兒被魯長風的軀幹靠着，雖然覺得十分沉重，但却有一種踏實的感覺，竟希望這一生都能讓他這樣靠着。

好不容易等葉珠兒餵他吃光了那碗稀飯，兩人才合力放他落床。葉章兒道：「魯大哥，你先別睡，等下藥便來了，喝了藥再睡吧！」

魯長風道：「謝謝你們兩姐妹！」

葉珠兒道：「不用客氣，咱們都希望你早日痊癒，好一齊回去！」

魯長風身子一震，呆了半晌才道：「只怕俺不能在山東呆下去了……崔家的人不會放過我的！」

葉珠兒與葉章兒互相之換了一個眼色，齊聲道：「魯大哥請放心，等你養好了傷再說！」不久魏壽端藥進來，兩人又餵他喝了藥，然後回房休息。

魏守信找了最好的大夫和最好的藥爲魯長風治病，魯長風的傷病便漸有起色了，葉章兒又喜又憂，喜的是魯長風的病好了，自己也了却了一件心事，但又憂他病癒之後，便會離開自己。

過了幾天，魯長風已能下床，便出去找魏守信，但魏壽告訴他：「老爺因生意的事去了別處，他敎你安心在這裏養好身子，崔家的人找不到這裏來！」

「魏爺再生之恩，魯某感激之至！」

魏壽道：「魯英雄不用放在心上，老爺也不知做了多少這種好事！」

「天下間的財主若都像他這樣，窮人的日子便好過得多了！」

魏壽嗯了一聲：「對啦，俺差點忘了，老爺臨走時放下些參茸補藥，敎你一定要吃，他絕不能讓咱們的山東英雄，走出去像頭病貓似的！」

魯長風說道：「俺怎還能沾他的恩惠呢？」

魏壽哈哈笑道：「這些藥，花不了老爺九牛一毛，俺職責所在不能不勉强你，你要謝他的待他來了再說吧！」

「俺一定等他回來，親自向他叩頭謝恩！」

× × ×

崔家的人因找不到魯長風，便到城內報案，局子裏偵騎四出，也抓不到綫索，便四處張貼通緝的告示。

分局一邊派人調查，一面又報上總局，希望派人協助緝拿兇手。

時來運到

過了幾天，魯長風傷病已癒，只是體力大不如前，魏壽果然每天着人用鷄燉參茸與魯長風飲用，因此恢復極快。

葉珠兒很想回家一趟，但却爲葉章兒反對，她年紀較大，自然了解堂妹的心意，當下道：「你放心，我找個機會，替你說媒去！」

葉章兒忙道：「你別胡來，還不知道人家的心意呢！」

「姐姐比你多吃幾年飯，自然不會貿貿然從事！」

這天魯長風在院子裏打拳，練氣力，葉珠兒找不到機會跟他商量，晚上魏守信忽然回來了，廚子們立即忙碌起來，弄了一席酒，魏守信便請魯長風和葉珠兒姐妹到廳裏飲宴。

魏守信道：「魯兄弟，恭喜你身體大好，又是一條好漢！」

魯長風連忙長身向他行了一禮：「魯某還未謝魏爺的救命大恩！」說着推席欲跪，却讓魏守信伸手扶住。

「些少小事，兄弟不用掛齒，你是咱們的山東的英雄！魏某那能讓你無聲無息地死去嗎？快請坐下！」

席間，魯長風問道：「魏爺做的是什麼生意？」

魏守信道：「俺做的主要是進出口，把咱們山東的土產運到外地賣，再從外地買進些產品，在咱山東發售！」

「生意好大呀，您眞本事！」

「有的生意是俺自個的，但有的是合伙的！唉，世道艱難，不好做買賣呀！」

魯長風道：「連魏爺也覺艱難，咱們這些苦哈哈，那就更加別說了！」

「誰叫咱們生活在這個年頭！軍閥們打了好些年仗，苦的不是咱們這些老百姓嗎！」魏守信問道：「兄弟，你有什麼打算？」

「俺現在如喪家之犬，能有什麼打算呢？」

「那你就暫時在俺這裏住下來吧！」

「怎好老是打擾你？」

魏守信笑道：「你是個人才，魏某怎會埋沒你！只要你不嫌沒出息的，過兩天，就替你安排工作！」

魯長風道：「俺先謝了，只怕崔家的人找上來，要連累了你！」

魏守信道：「差一點忘記告訴你，外頭風聲很緊，四處張貼了你的通緝告示，要抓你，所以你還是先在俺這裏窩一段日子，等風聲鬆了，再作打算！」

魯長風臉色一變，說不出話來，魏守信道：「魏某相信你，你殺了崔剝皮，必定有苦衷！照俺看崔景福爲富不仁，他死了也是活該！」

魯長風大有知遇之感，道：「他害死了俺娘跟弟弟，我不能不報這個仇！」

「這就對了！」魏守信便道：「過一段日子魏某看看能不能替你疏通一下，希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

魯長風感激地道：「魏爺的大恩大德，魯某願效犬馬之勞！」

「不敢當，大家交個朋友！」

「不，你不是要安排我的工作嗎！俺不能再白吃你的！」

魏守信沉吟了一下，道：「吃了飯之後，我再跟你商量！」

× × ×

魯長風在夜裏到魏守信房裏，他正在看帳簿，見魯長風進來，便將帳簿合上，道：「坐！」

魯長風拉了一張櫈子坐下，道：「魏爺，你有什麼吩咐？」

魏守信看着他笑道：「你眞不愧是個男子漢，高大英俊，有胆有謀，武藝高强，難怪我那么女那天在屏風後面看了你一眼，就將心許了你！」

魯長風張紅了臉，不知如何說話。

魏守信又道：「聽說你在鄉下已有了未婚妻！」

魯長風說道：「回您，俺是騙那媒婆的！」

魏守信大笑，道：「俺再問你一句，你對這頭婚事還感不感興趣？」

「俺實在不敢高攀……」

「魏某不是那種勢利的人，否則也不會冒險救你！」

魯長風心中已有了個葉章兒，何況又知道了她的心意，可是魏守信當面提出又不便回絕。魏守信看了他幾眼，道：「兄弟，我是個明白人，也絕不會做勉强人家的事，更知道這種事勉强不得，你如果另有心上人的，還是嫌我女兒粗陋的，大可以開口，好讓那丫頭死了一條心！」

魯長風吶吶地嗯了一聲，魏守信又笑了起來：「你是不是喜歡那兩姐妹？」

魯長風臉上再一紅，又嗯了一聲，魏守信道：「好呀，跟她倆說了沒有？」

魯長風搖搖頭，道：「俺現在是個通緝犯，還怎敢向她提婚？」

「行！我替你說項去！你喜歡的是那一位，還是兩個都要？」

魯長風忙道：「俺怎敢有這非份之想，能娶上那小的，就心息啦！」

「明早俺替你跟那大的說一說！通緝犯不要緊，一切有我，拉不了你去坐大牢的！」

「魏爺，你眞是我的再生父母！」

魏守信忽然正容地道：「兄弟，你知道我爲啥想招你做女婿嗎？」

魯長風不敢答他，魏守信又說下去。「俺的產業雖大，可是沒有兒子，只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嫁個有錢的少爺，讀了許多書，指望他有出息，那知道早幾年是個書呆子，去了一趟上海回來之後，就變了一個人似的，沉迷聲色，所以我想找個可靠的，不管他出身如何，只要他能吃苦，肯上進總比那些紈袴子弟的好！」

魯長風答不上話來，魏守信又道：「不過你做不了我的女婿也不要緊……咳咳，你家還有什麼長輩？」

魯長風搖搖頭，魏守信道：「那麼俺大胆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肯不肯？」

「魏爺你說，只要我辦得到的，赴湯蹈火也肯！」

「俺想收你爲義子，你肯不肯？」

魯長風張大了嘴巴，他實在料不到魏守信會提出這個要求，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

魏守信說道：「你可以先考慮考慮，當我的義子，可不是來當少爺的，魏某是白手興家，最看不起那種不務正業的小伙子！」

「我……只怕高攀不上……」

「我若嫌你低微的，就不會開口！告訴你，我打算在上海開家分店，正愁沒個可靠的人託付，如果你肯的話，一可以帮我，二可以去那裏避風頭，你看怎樣？」

魯長風連忙跪下要叩頭，却讓魏守信拉起來，道：「慢來，我還有話要說！」

「是，您說！」

「我還有一個條件！將來如果我將產業交給你，我兩個女兒如果生活有困難，你可得照顧她們！」

魯長風忙說道：「你的女兒就是我的姐妹……我也不敢要你的產業，只希望報恩！」

「有你這句話，我就完全放心了，我要隆重地舉行上契儀式，我不想讓人家說你的閑話，也不想別人以爲我要利用你！」

」魏守信拍拍魯長風的肩膊，「你先回去，我籌備好了，就通知你！」

雙喜臨門

魯長風返回自己的房中，躺在床上，一夜都合不上眼，想不到一個人時來運到，就像天上掉下一堆元寶般。不過他仔細回憶了魏守信剛才說的話，發現了一絲疑點，準備有機會再問他。

不料第二天晚上，魏守信又叫他到房內說話去了。「恭喜你，我跟葉珠兒提過你的婚事，她一口就替她妹妹答應了！」

「眞的？」魯長風喜得幾乎坐不住。

「我騙你幹甚麼？剛才她來回話，說先替你們訂了婚，她們要回一趟家，然後再來成親，你看怎樣？」

「好好，她怎樣說就怎樣辦！」

魏守信搖搖頭，道：「不好，你再想想，其中有什麼問題？」

魯長風一怔，想了一下，用不肯定的語氣問：「您是不是怕崔家的人在她家裏埋伏？」

魏守信一拍桌子，道：「魏某眞沒看錯人！就是這樣，如果是崔家的人，倒不怕，俺可以派人保護她們，但假如有官府的人在裏面，可就糟了！」

「那您有什麼高見？」

「我只告訴她，說要跟你商量，你等下自個跟她們說，反正嫁鷄隨鷄，回不回去都沒問題！你問她們，家裏有多少錢，我貼給她們！」

「這怎行？」

「怎麼不行？你是我的義子，她就是我的義媳婦，就當作我送給她們的一個見面禮，有何不可？」

魯長風抓抓頭，道：「要是破費，我眞不好……」

「唉，傻孩子，將來我的產業還要交給你了，還差這一點丁的錢！」

「是……」魯長風又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咱們什麼時候上契？」

「我找人查過日子了，大後天是個上好日子，咱們先上契，再替你們成親！不用訂親了，反正這時候也不適合舖張！」

「是是……」

「你跟她們說去！」魏守信點着水烟，噴了一口濃烟，道：「長風，你心裏一定有點奇怪，爲什麼我幹了這許多年都找不到一個可靠的人，而偏會選上你，是不是？」

魯長風期期艾艾地說不上話來。魏守信自問自答。「這裏面有好幾個問題，第一，以前我還年輕，沒想到這個問題，還是俺么女最近向我提出來的；第二，上海是個複雜的地方，你該知道那裏三敎九流，三山五嶽的人都有，外地人要想到那裏開業，痲煩可不少，說不定還要動刀動槍的，我雖然不會叫你去拚命，但總得有個不怕風雨的人把持才行！我手下的人，可靠的可不少，但有你的胆量、謀略和武功，却找不到一個！」

他說到這裏，又吸了一口烟，續說下去：「第三，你在萊陽時，俺暗中打聽過了，你分了好些錢給孫老大他們，證明你是個有義氣的，要統率一批人，做頭領的，就是該講義氣，才能把他們團結起來，手下也才會聽你的指揮！有了這三個原因，所以俺才選上你！這並非一時衝動決定的，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魯長風問道：「你需要很多人替你辦事嗎？」

魏守信笑了起來：「當然囉，一來是我的生意做得大，生意一大，不但手下多，而且別人會妒忌，沒有一些人保護自己，俺早就倒了！你該記得，我手下都帶着鎗，就是這個原因，我已試過被人暗算過幾次了，就是我考慮周詳，平日對待兄弟好，他們肯賣命，所以才逃過大難！」

魯長風似懂非懂的點點頭，魏守信道：「索性再跟你說清楚一點，免得你日後以爲我要利用你！」

魯長風忙道：「不會不會！」

「就拿這王家莊來說，這裏有一股幫會，他們佔了碼頭，出入貨物船隻都要收錢，俺念着他們也是生活困難，所以只肯付一點點，但是他們經常來破壞，要是咱們沒幾個人，那還得了？倉庫裏面的東西，準叫他們搬個一乾二淨！」

魯長風濃眉一皺，道：「他們是些什麼人？」

「以前是碼頭的苦力，後來加了許多三敎九流的人，便開始幹起壞事了，地方上政府也管不了，但我就是不肯賣帳！你知道那種人，你讓他們一次，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永沒止境！去年跟他們幹過兩次了，今年春也幹過一次，說不定過幾天他們會再來！」

魯長風道：「如果用得着我的，請您說一聲！」

「你是大將，又將是我的義子，這種事怎能叫你去！有事時，你替我担點心就行！」

「那我以後幹些什麼？」

「咱家後面就有一座倉庫，裏面屯着貨，將來你就負責倉庫的安全，等我在上海方面的生意籌備好了，你就到那裏當經理！」

魯長風點點頭，魏守信又道：「不早了，你去跟你那心上人商量一下吧，記着，是大後天，你們成親之後，我就要到上海去一趟，回來再找你！」

魯長風站了起來，行禮道：「您早點歇息！」

魏守信抬頭道：「關於上契的事，你再考慮一天！」

魯長風立即道：「乾爹，我不用考慮了！」

魏守信高興地道：「那你就準備吃苦，跟他們大展身手吧！」

× × ×

魯長風懷着興奮的心情去敲葉章兒的房門，應聲的却是葉珠兒：「誰呀？」

「珠姐是我！章兒在嗎！」

葉珠兒開門道：「在，進來吧！」

魯長風抓抓頭皮，道：「有事跟她商量……」

葉珠兒笑嘻嘻地將葉章兒推出去，隨即關上了門，葉章兒猜到幾分，他要跟自己商量什麼，因此一顆頭已垂着，幾乎貼着胸膛。魯長風也不知如何開口，還是葉章兒打破沉默。「魯大哥，你說呀！」

「在這裏呀？」

「到你房中去吧！」葉章兒說罷反而先走了，魯長風跟着她，到了房外，將門推開，葉章兒便走了進去。

魯長風也將頭垂下來，道：「乾爹說不要訂婚，大後天就讓咱們成親，你意思如何？」

葉章兒連聲音也變了：「你呢？」

「我聽乾爹的話……乾爹還說你們不要回去，要不然，假如有人埋伏在你們家裏，你們回去便危險了！」

「但珠姐家裏還有些値錢的東西！」

「乾爹說他願意賠償你們的損失！」

「這怎行？」

「咳咳，他還說當作是見面禮，說俺是他義子，你將來便是他的義媳婦！」

葉章兒頓了一頓，忽然抬頭問道：「魯大哥，你是不是眞的要娶我？」

魯長風忙道：「這種事，那裏還有假的？」

「那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你說吧！」

「你若是要娶我，也得將珠姐一齊娶了！」

魯長風叫了起來：「你眞有這種想法呀！」

「你不覺得她一個人孤苦零仃嗎？」

「她若是怕孤寂的，大可以跟咱們一起過活！」

「沒有名份，人家怎能這樣，而且也會閑言閑語的！反正她不嫁也壞了名節，不如乾脆一點！」

魯長風道：「這不是她的意思！」

「她沒說出來，但我知道的！你是不是嫌她年紀大？」

魯長風抓抓頭皮，道：「不是這意思，但這種事不能勉强，等以後再說吧？」

「如果珠姐眞有這個意思呢？」

魯長風沉吟了一下，道：「那就隨你主意！」

「好，咱們一言爲定！」

「你得跟珠姐說個清楚，叫她不要回去！」

「我想她那裏沒有大問題，如果你娶了她，有了依靠，她更加不會計較！」

「就算我不娶她，也會負責她的生活！章兒，你知道嗎？乾爹不久要在上海開分店，要我替他打理一切，到上海就像鳥兒出籠，魚兒入水了！」

葉章兒也高興起來，道：「那咱們以後便有好日子過了！」

兩人又說了好一陣話，魯長風才送她回房。次日，魏守信便開始忙碌起來了，又有裁縫來替一對新人量度身材，準備做衣服。

到了那天，也沒什麼賓客，都是魏守信的一些多年夥計，魯長風一來是「待罪」之身，二來還得花乾爹的錢，不舖張正合他的意思！

第一道是上契儀式，魏守信坐在一張太師椅上，身穿吉服，喜氣洋洋的，魏壽叫道：「上契儀式開始！」

魯長風立即斟了一杯茶跪下，魏壽道：「喝過上契茶，魏爺便是魯長風的義父，今後魯長風要視乾爹如親生父親，不得忤逆，不得胳臂外彎，魯長風你聽到了沒有？」

魯長風道：「聽到了！」他將茶杯高舉，魏守信伸手接過，一飲而盡。

魏壽又道：「義父贈紅包！」

魏守信取出一包紅包交給魯長風，道：「起來起來！」

魯長風叫了一聲乾爹才站了起來，魏守信那些夥計都跑過來口呼少爺，態度十分恭敬！

魏守信介紹幾個親信給他認識，分別是倉庫經理董海，副經理曹利民和一個老夥計梁清的。「風兒，其他的以後有空再介紹，你去換衣服，準備成親吧！」

第一次立功

魯長風洞風花燭夜的旖旎風光，自然不消細說，第三天魏守信要去上海，魯長風要去送他，魏守信却道：「不必啦，現在外頭風聲還緊，不宜露面，你有事就叫人去辦，不要出去，免得有什麼事的話，我又在遠處，可救不了你！」

「是，我知道了乾爹！」

「乾爹也知道你長期窩在家裏，日子不好過，幸而一來你新婚燕爾，二來這日子也不會太長，等上海那邊籌備得差不多，我就帶你到那裏去！那時候，你搖身一變就是上海的闊少爺，隨你怎麼樣，他們也管不了你。」

魯長風唯唯喏喏，魏守信又道：「章兒跟乾爹提過珠兒的事，如果你有意思，乾爹不會反對你多娶一個，男人大丈夫三妻四妾算不了什麼！不過可不能因酒色而誤了大事！大丈夫論大節，不拘小節！」

魯長海又不能說不，魏守信問道：「你要什麼東西嗎？我到上海買給你！」

「不，這裏有吃有穿的，風兒什麼也不再需要！」

魏守信自袋子裏掏出一隻袋錶來，道：「這錶雖舊，但還準，你拿去用吧！」

「兒子用不着！」

魏守信不高興地道：「乾爹還有，你如果不嫌舊的，就拿去吧！倉庫那裏你不用去，如果有事董海他們會來找你！還有什麼事沒有？」

魯長風想了一下，道：「乾爹，有件事想請你派人去辦……」

「你就說吧！」

「我有個弟妹住在金鯉村，我怕崔家的人會去痲煩她們，是不是把她母子也接來？」

魏守信沉吟一會，道：「好吧，我派人去接！」

× ×

魏守信去了三四天，也許他夥計都知道魯長風在新婚期間，沒人來騷擾他，但第五天黃昏，董海忽然來了，魯長風把他接到小廳，魯長風要人送茶，董海道：「不用啦少爺，我是有急事才來找你！」

魯長風將手下喝退，道：「你以後叫我一聲兄弟就行，這少爺我聽不慣！」

董海是個四十左右的壯漢，臉上透着幾分機伶沉穩，一望便知是個老練的人，他聽了這話，臉上綻開一絲笑容，道：「你實實在在是少爺嘛，咱們怎敢叫你兄弟，而且魏爺知道了會不高興！」

「他不在，你就管叫兄弟吧！」

董海道：「咱們都知道魏爺以後還要將他這份產業交給你，現在叫少爺，以後還要叫老爺呢！」

魯長風只得道：「那隨你吧！你說有什麼急事？」

「咱們探到一個消息，今天晚上，『地龍帮』要來刦咱們的倉庫！」

「地龍帮是什麼來路？」

董海微微一怔，道：「魏爺沒告訴你嗎？那他一定是不想你管這些事……」

魯長風忙道：「我管！莫說他現在是我的乾爹，就算一般關係，我也得報答他的大恩，快說！」

「地龍帮就是本地的一股勢力，他們霸佔了碼頭……」

魯長風道：「不用說了，我知道，我這就跟你去！」

「不必，他們不會這麼早來，吃過晚飯之後，我派梁清來帶你去！咱們要悄悄行事，讓他們以爲咱們沒防備，給他一個來得去不得，以後他們才不敢再來！」

「你情況比我熟，我聽你的！」

「說不定要動刀動鎗的，你最好別告訴少奶奶，免得她担心，而且若非萬不得已，咱們也不會讓少爺出馬，您替咱們押陣就行！」

「沒問題，你先回去吧，等下再派人來接我！」

董海向他行了一禮，便快步去了，魯長風回房，葉章兒問道：「長風，有什麼事？」

「沒什麼，董經理叫我晚上去倉庫那裏一下，他要介紹一些夥計給我認識！」

葉章兒心中另有事，道：「長風，我告訴你，珠姐肯嫁給你啦！」

魯長風一怔，道：「她怎樣說？」

「她說如果你不嫌棄她的，她沒有意見！」

魯長風道：「我不想再花乾爹的錢，等到了上海再說吧！」

「她說她不要什麼儀式，總之你要她她就跟着你！說什麼以前她丈夫三書六禮，把她聘去，結果還是休掉了，所以重要的是人，不是儀式！」

魯長風道：「她不嫌棄我，我也不會嫌棄她，不過還是到了上海再說吧！」

「好吧，我也不勉强你！我去叫她過來坐！」

× × ×

晚上八點鐘，梁清果然來找魯長風。魯長風立即換了衣服跟他出去，那倉庫的後門就貼着這座大屋的後面，中間只隔着一條三尺寬的小巷。

梁清却不帶他走後門，而是由前門出去，再兜了一圈從倉庫前門進去。這次魯長風才看清楚他現在所住的地方是這麼大的，以爲自己住的地方已是後進，那知道矮牆之後，還有一座院子，他問道：「那裏面住的是什麼人？」

「都是老夥計，魏爺人好，除了是値班的，都不讓咱們住倉庫，另外還有一層意思，人多一點，他們便不敢到您那裏放肆！」

「這地龍帮眞的這般厲害呀？」

梁清笑道：「在咱們眼中當然厲害，也許在您眼中，就像是一批小猴子！」

說着倉庫的大門已經開了，梁清請他進去，大門隨即關上，這倉庫看來很大，分成好幾個小倉，入門是個大倉，兩旁堆滿了一包包的蔴包袋，中間還空出好大的地方，董海和曹利民早站在那裏等候了！

「少爺，您坐吧！」董海回頭叫道：「兄弟們都出來吧！」

裏面湧出二十多個靑壯的漢子。董海道：「咱們的人都在這裏！」

魯長風道：「對方來的會有多少？咱們够不够？」

董海道：「還不曉得，估計也會有幾十個人！咱們這邊還有幾個，不過俺怕他們會到前屋去搗亂，咱們派他們守在那邊，保護婦孺！」

「做得好！」

曹利民道：「爲了防止他們放火，咱們早已準備了好些水跟沙！」

魯長風想了一下，道：「你們怎知道他們今晚兒要來？」

梁清笑道：「咱們收買了他們幾個兄弟，要不是知己知彼，咱們人少，那還能立足！」

「他們會不會放鎗？」

「以前不曾使過，今晚兒會不會就不知道！」董海拔出一柄盒子砲來，道：「少爺你帶在身上預防萬一！」

「不必，我用不着，而且我不懂得使用！」

梁清道：「我來教你！以後你有空便練練鎗法！」

董海叫道：「把門窗都關上！」

梁清教魯長風如何拉機頭，如何扣扳機，然後開了一鎗，道：「初學開鎗，最要緊的是手臂要定，那才能打得準，你開幾鎗試試！」

「行嗎？會不會讓人聽見？」

曹利民道：「外面聽不到！」

魯長風練了一梭子彈，雖然不可能練得準，他總算懂得使用。董海替他裝上子彈，便叫人把燈關了，又道：「都藏在貨物後面！」

那些漢子應了一聲，便分散匿住了。

董海與魯長風在一道。「少爺，他們慣使刺刀和斧頭，您要小心！如果你不用鎗的，咱給你刀跟鐵鈎！」

魯長風有點担心道：「弄出人命來怎辦？」

董海道：「那就各安天命，大家都不會報官！」

「殺人可不好！」

董海笑道：「你不殺他，他殺你！對付惡人就要用這種方法，以殺止殺！等下你就知道！不過殺死人的事，倒不常有，受傷那就免不了的！」一頓，他忽然道：「來了，你聽！」

魯長風側着頭聽了一下，果然聽到屋頂上有點聲音，知道他們要從天窗進來，心想除非對方人多，否則己方關門打狗必勝！

倉庫裏的貨物，由於要晒太陽，所以屋頂上有很多木板做的天窗。忽然有幾扇天窗打開，接着垂下繩索，上面的人就像猴子一般，沿繩滑了下來。

倉庫裏的電燈，忽然一齊亮了，董海

的手下像猛虎一般撲了上去，揮動刺刀鐵鈎，展開厮殺！

魯長風起初有點害怕，但後來見對方的人越來越多，己方逐漸不利，有好幾個夥計都受傷倒地，熱血便沸騰了！

人影一閃，董海已在他身旁竄了出來，揮動鐵鈎，立即打傷一人，他十分勇悍，一現身便將局勢安定了下來，魯長風心頭剛稍鬆，忽聽後面有人高聲叫道：「不好啦，他們放火啦，快來救火！」

有幾個夥計聞言立即向內奔去，剩下來的形勢便更加不妙了，魯長風不能再忍，立即撲了出去！他像一頭下山的猛虎，倏地飛起一脚，踢在一個地龍帮人衆的後腰上。

那人痛呼一聲，飛出老遠，半天也爬不上來，魯長風想也不想，身子一歪，撞入一人的懷內，手肘一撞，那人又倒地不起！

可是其他地龍帮的人見他這股勇猛，便揮動武器，向他進攻。

魯長風這時候才有雙拳難敵四手的感覺，董海見狀忙大叫道：「少爺，快用鐵鈎！」

魯長風被他提醒，才抽出刺刀來，那鐵鈎殺傷力雖大，但他用不慣，所以棄而不用！

他一刀在手，形勢稍好，可是對方人多，很容易便迫使他露出空門，「颼」的一聲，在他臂上添了一道血槽！

這一刀刺醒了魯長風，想起董海那句：「你不殺人，人殺你」的話來，只見他上身向後一彎，左脚一蹬，迫退一個敵人，忽然一個翻身，刺刀劃在一個敵人的脅下，鮮血立即將他衣衫染紅！

他殺紅了眼，出手更無怠慢，再一刀又刺着了一個敵人的後背，那些人見他如此驍勇，都有了畏懼之心，只將他圍着，不敢貿貿然出手。

魯長風叫道：「有種的，便再來呀！」他身子一幌，引得一個敵人出身，可是他立即一退，刀子一揮，刀刄砍在那人的手臂上！

那漢子大叫一聲，拋斧扼腕而退，其他人叫道：「點子扎手！」霎時間又奔來幾個同伴。

一個鷹鼻的道：「不用怕，併肩子一齊上！」

梁清看出危機，奮不顧身殺了過來，叫道：「少爺，先下手爲强！」

魯長風幾乎與此同時便撲了上去！那鷹鼻的一斧劈了過來，魯長風左拳倏地斜擊而出，鐵拳正中其關節，鷹鼻漢子手臂垂下，魯長風刺刀一送，已刺進其胸膛！

說時遲，那時快，旁邊與後面的敵人也攻了過來，魯長風聽聲辨位，身子忽然一轉，再滾落地上，一脚掃出，一個敵人應聲倒地！

魯長風左手伸出，抓住其足踝，忽然將他舞起來，撞倒兩個敵人！他一放手，那漢子飛出丈餘，魯長風乘勢長身而起！

這時候，梁清已殺了過來，與他背靠背應戰，形勢便比較穩定！

地龍帮仍不時有人由上面滑下來，魯長風知道己方十分危殆，已至不是我死便是敵亡的階段，出手更加沒有顧忌，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沒有殺死人！

倉庫之內，刀光血影，慘叫聲，此起彼伏！魏守信的手下武藝顯然比對方高一籌，因此以寡敵衆，尙能反擊！

但這種情況終不能支持太久，幸而後面忽然湧出七八個生力軍，這幾個人手上提的竟是大砍刀，只一陣，「噗噗」連聲，便砍倒了好幾個地龍帮的帮徒！

這一隊大刀隊一加入戰場，大寒敵胆，局勢迅速改變！

魯長風忽然斜飛，伸手道：「把大刀給我！」

一個手下立即將手中的帶血大刀給魯長風，魯長風一刀在手，威風凜凜，「刷刷」幾刀，帶起一陣刺耳的風聲，對方一見都忙不迭後退！

魯長風虎躍而前，刀光一閃，一個退後稍慢的地龍帮徒衆，胸膛着了一刀，鮮血直冒倒地！

魏守信手下乘勢湧上前去，那些地龍帮帮徒，便困在牆角，董海叫道：「你們還打不打？」

梁清掏出手鎗，指着天窗，道：「你們再下來，俺便要破例開鎗了！」

上面有人道：「姓梁的，你敢破壞江湖規矩！」

「咱們不想犯規，不過你們放火可也是破了協定！只要你們不再下來，俺便不開鎗！」

那些被困在牆角的地龍帮帮徒見沒了後援，都垂下雙手，表示不作抵抗！

董海喝道：「拋下武器，咱們不殺你們！」

那些人紛紛拋下武器，曹利民道：「回去告訴你們的帮主，再敢來捋虎鬚，咱們說不定會去搗你們的老窩！如果遵守協議，以後大家都有飯吃！」

董海接道：「這是最後一次警告，再敢來犯，咱們便要大開殺戒了！聽見沒有？開門，讓他們滾！」

梁清道：「且慢，把他們的人都拖出去！」

那些地龍帮帮徒乖乖把死傷者都拖了出去，一下子倉庫裏只剩下魏守信的手下和一灘灘的鮮血！

董海又吩咐手下救死扶傷，魯長風在這刹那間好像傻了一般，剛才那些刀光血影，就好像發了一場惡夢，使他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噁心！

梁清親自拿了藥水及紗布，爲魯長風裹傷，魯長風身上有三道傷痕，幸而入肉不深，很快便止住了血！

董海見他渾渾噩噩，便輕聲道：「少爺，弟兄們都受了傷，你去安慰他們幾句吧！」

魯長風强振精神，走到裏面，對衆人道：「諸位兄弟，今晚辛苦了大家，也幸得大伙兒的努力才保得住咱們這個倉庫，乾爹回來之後，我一定向他稟告，希望他有所犒賞！」

衆人立即歡呼起來：「多謝少爺！」

董海也說了幾句面門話，便帶着魯長風到外面，叫人送上一套乾淨的衣服給他換上，然後道：「少爺，你把武器放下吧，免得驚動了少奶奶！」

魯長風依言放下武器，梁清帶了兩個

受傷的壯漢，送魯長風回去。

魯長風進了房，葉章兒立即問道：「長風，後面發生甚麼事？這樣吵的？」

「來了一批强盜要搶倉庫，他們又放火，幸而給打退了！」

葉章兒點了燈，見魯長風裹着紗布，忙問：「你受傷了？」

「沒事，已止了血，你睡吧！」

葉章兒道：「是些甚麼毛賊這般大胆的？」

「都是些亡命之徒！這眞是個人吃人的世界，你不吃人，人吃你！」

葉章兒扶他睡下，道：「你以後要小心！」

魯長風道：「你放心睡覺吧，你丈夫是鐵打的！」

葉章兒吹熄了燈，房內一片黑暗，魯長風躺在床上，想起剛才的情況，心底由不住發顫，他心想：「原來有錢的人，眞要招人妬忌，看來一個人要想冒上去，也要費不少力！」這一夜他直至天濛濛亮才合上雙眼。

展翅待飛

第三天，魏福忽來找魯長風。「少爺，你弟妹已不在那裏了！」

「知道她搬到那裏去嗎？」

魏福道：「俺問過她隣居，他們說她爹死後，便不見了，連她娘和孩子也不知去向！俺到那裏時，大門還鎖着！」

魯長風心想：「弟妹大概去孫老大那裏，要是發生了意外，隣居一定知道！」一頓便道：「魏福，萊陽城裏的孫老大你認識嗎？」

魏福眨眨眼，回道：「不認識！」

「他家很好找，就在果子巷那裏，請你派個人去送封信，順便替我送一些錢過去！」

魏福道：「老爺明天便回來，你不如等他回來再跟他老人家商量吧！」

魯長風點點頭。「老爺有信來嗎？」

「不是，有人因水土不服，昨夜先到了！」

「好吧，沒事了！」

翌日，魏守信果然回來了，魯長風立即將他迎入內廳，下人們立即送上熱茶來，魯長風親自斟了一杯與他。

魏守信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手臂受傷？因啥事的？」

魯長風便將地龍帮偸襲的事說了一遍，魏守信眼光一閃，道：「風兒，俺早叫你別親自出手！一定是董海那畜生忘記了我的吩咐！」

魯長風忙道：「乾爹莫怪他，當時實在危急得很，再說假如孩兒不出手，大伙兒敗了，最後我自己也保不住生命！」

魏守信輕輕拍了他一下，道：「風兒，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上海那邊有些眉目了！」

魯長風大喜，問道：「那咱啥時候才去？」

「慢來，我去跟董海說些話，晚上再跟你聚聚！」

魯長風道：「乾爹，我陪你去！」

「不必！我早已說過，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你不該露面，何況現在是大白天，大丈夫要辦大事，須忍人所不忍！」

「是，孩兒一步也沒出過門！」

魏守信悠然道：「這才不負我所望！你先回房去吧！」

魯長風回房，見葉珠兒也在房中，便想退身出去，葉章兒忙道：「珠姐又不是別人，進來吧！」

魯長風頗感尷尬，傻傻地冒出一句話來：「乾爹回來了，他說上海那邊已籌備得差不多了！」

葉珠兒姐妹却高興得很。「甚麼時候去？」

「乾爹說晚上再跟我商量！」魯長風道：「章兒，我想寄點錢給我弟妹母子，你看怎樣？」

葉章兒嗔道：「傻相，這是應該的，那用問我！嗯，魏福回來了嗎？」

「他找不到她，大概她聽我的話到孫老大家去了！」魯長風道：「她爹死了，我怕她的錢都使在喪事上去了！」

葉章兒道：「咱們就快去上海，更加需要寄些錢給她！」

魯長風暗暗點頭，決定今晚跟魏守信商量。

× × ×

魏守信在晚飯時回來，乾父子倆便在內廳裏吃飯，魯長風將要求說了出來，魏守信想了一下，道：「暫時不宜接她們母子來住，這些錢給她們也好！不過爲防萬一，你不要說是在我這裏辦事，你知道我對你的期望很大！」

他喝了一盞酒，替魯長風挾了一塊鷄球，道：「吃吧，嗯，你就告訴他們說你已到上海，等有了落脚點再寫信給他們！嘿嘿，到咱們在上海脚跟穩了，便將他們接到上海去，反正咱們自己已有兩條船！假如你認爲孫老大靠得住，把他接去也沒問題，反正咱們生意大，也不再乎多請幾個人！」

魯長風大喜，道：「謝謝乾爹，孩兒跟他們已經結義爲兄弟！」

魏守信笑罵道：「謝甚麼？你好像對我這個乾爹還陌生得很！」

魯長風不好意思地笑笑。魏守信又道：「風兒，那天晚上你那一戰，下面的人都服得你不得了！這我就放心了，我就是怕他們不服你，因爲你才剛跟我，乾爹就認了你爲乾兒，怕他們會妒忌，現在可好了！」

魯長風忙道：「這是孩兒該做的！」

魏守信道：「在咱們去上海之前，我得先辦妥了幾件事！」

「甚麼事？」

「第一，安排好這裏的人手，還要挑選一些武功好的人，跟咱們去；第二要想沒後顧之憂，就得先跟地龍帮達成協議！」魏守信又喝了一口酒，道：「風兒，你有沒有胆量！」

魯長風聽得微微一怔，問道：「啥事兒？」

「送乾爹到地龍帮那裏去！」

魯長風道：「俺這條命是乾爹你賜的，有啥不敢的？不過他們人多，俺怕一個人保護不了你！」

魏守信笑道：「現在風聲緊，而且我不想你留在這裏，所以有些事也不用告訴你！乾爹是什麼歲數的人了？豈會貿貿然行事的？一定要有幾分把握才會入龍潭進虎穴！」

「乾爹，啥時候去？」

「等我安排好了之後，再告訴你！」

「乾爹，咱們在上海的公司，做的是什麼買賣？」

魏守信哈哈笑道：「你乾爹是做土產發跡，當然也離不了這一行！」

「孩兒只怕幹不了！」

「傻子！開始的時候，我自然會帶幾個熟悉生意的人去，你就邊幹邊學吧！」魏守信道：「風兒，你書唸得不多吧？古時候很多掌帥印的人，都不一定武藝高强，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本領，就是遇到危險的時候，能够指揮若定，鎭定從事，下面的將軍和士兵都臣服，這就够了。你不懂做生意不要緊，有人替你辦，只要你有大將之材，遇事時，他們都肯聽你的，這就够了！」

魯長風道：「多謝乾爹教導！」他忽然覺得自己眞的是個大將之才，可是自己的本事在那裏，連他自己也說不上！

魏守信道：「你回去寫一封信吧，明早我派人送去萊陽，反正我也有事要交代家裏！」

× × ×

過了三天，魏守信又將魯長風叫去。「風兒，今晚九點，咱們去雙喜飯館跟地龍帮的人談判！」

「只我一個人跟您去？」

「他們限定每邊帶兩個人，我挑你跟董海陪我去！在場還有公正人，料他們不敢胡來，我不會冒險，我早已叫曹利民帶了些夥計埋伏在附近，他們和和氣氣也就罷了，如果要動粗，你的任務是立即跑出去，帶曹利民他們衝進去救我，記得了沒有？」

「孩兒記住！乾爹放心，除非我死了，否則他們一定殺不了你！」

魏守信拍拍他肩頭，道：「俺眞沒有看錯你，你傷好了沒有？」

「早合攏了！」

「本來他們要在昨天見面的，就怕你的傷還沒好，所以我推辭了一天！」

「乾爺放心，完全沒問題！」

「那好，記着，你不用帶武器，這是大家協議的！」魏守信道：「這件事別讓你媳婦兒知道！」

「孩兒曉得！」

× × ×

雙喜飯館雖然不大，但已是王家莊兩家食肆中最大的一座了，要不是這裏有碼頭，根本也不會有這家飯館的存在！也因此，出入的都是些三教九流的人！

董海是來前院跟他們會合的，魏守信十分謹愼，吩咐魯長風用鍋灰抹黑了臉龐，避免人家認出他是通緝犯，然後三人才出門，魯長風見魏守信處處爲自己着想，心中感激之情，筆墨難以形喩。

走到一處，董海悄悄道：「等下曹利民會帶人來這裏，你得記住，有事就來這裏討救兵！」

魯長風道：「不，董大哥不如咱們調一調！」

「雙喜飯館的環境我比你熟！」

魯長風這才同意，到了雙喜飯館，只見大門只開了一扇門板，三人進去，便見到裏面已有五六個人，三個較年輕的，都是虎背熊腰，流氓氣十足的人，另外的都是大腹便便，臉有富貴之色的老年人，其中一人蓄着山羊鬍子的道：「魏爺好準時呀！」

魏守信道：「就開始吧！」

一個臉有刀疤的道：「且慢，先搜查一下！」

魏守信笑道：「帮主說得有理！」他用眼色示意魯長風與董海讓他們搜。

兩個漢子走了過來伸手在他們身上摸了一陣，搜不到武器，便退後，魏守信叫董海與魯長風去搜他們的，結果也搜不到武品，於是衆人走進一間房子，大堂裏只剩下魯長風，對方也剩下一個保鏢。

兩人你望我，我望你的，神情都十分緊張，焦慮中，時間過得特別緩慢，幸而大概只過了二三十分鐘，衆人又出來了，一個大腹便便的富賈笑笑道：「今後大家便是自己人了，有事好商量，可別動刀子的！」

那疤刀漢子大概是地龍帮的帮主，笑聲似破鑼：「只要魏爺肯賞一口飯吃，咱們那敢難爲他！」

魏守信抱拳道：「希望帮主不要忘記剛才的協議，改天魏某再擺酒宴請貴帮兄弟，今晚兒，俺還有事，再見！」

魯長風與董海立即將魏守信夾在中間，走出飯館，走了一陣，曹利民帶人迎上來，道：「魏爺順利吧！」

魏守信「唔」了一聲，一行人擁着他回大院，進了大門，其他人都回倉房及後院去了，魯長風至此才鬆下一口氣，偸眼看看魏守信，只見他由頭至尾，神態都與平日沒有兩樣，心中不由暗暗佩服：「乾爺眞像一位大元帥！」

魯長風送他進房，魏守信道：「喊人送茶來！」

魯長風往外喊了話，回頭問：「乾爹，你跟他們訂了什麼協議？」

「以後咱們的船進出，他們多收一點費用，不論件算！」

「咱們劃得來嗎？」

魏守信笑笑。「暫時且由他們威風一陣，等咱們在上海的分店生意好了，再回頭對付他們！哼！這種惡勢力不剷除，怎得了！」

茶送進來了，魏守信道：「過兩天我就開始挑選一些武功好的人，跟咱們去上海！」

「用得着孩兒嗎？」

魏守信笑道：「將來這些人都是要給你用的，當然要讓你先過一過眼！」

魯長風替他斟了一杯茶，魏守信說道：「你趁這時候，多跟你媳婦兒溫存一下吧，往後的日子忙了，可不一定有這個閑情！」

魯長風臉上發熱，魏守信笑着說道：「傻子，人不風流枉少年，就拿你乾爺來說，兩個晚上沒有女人陪着，就渾身不舒服！這次我在上海帶來了一個女人，嗯，沒事了，你出去吧，俺也要跟她消遣消遣了！」

× × ×

又過了三四天，魏守信又令魯長風用鍋灰塗了臉，然後帶他到倉庫裏去。只見那裏已有十多條漢子站在一旁，另外一邊站着的是董海跟他那些弟兄，正中放着一張桌子，桌後放着兩張交椅，魏守信拉着魯長風在椅上坐下，道：「開始吧！」

董海道：「趙三，你先表演一下！」

只見一個身材矮小的漢子走了出來，表演了一趟拳，他身材矮小，動作滑稽，很多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魏守信轉頭望向魯長風，魯長風却全神貫注地看着。

那漢子表演之後，行了一禮，要想退回去，魯長風道：「梁清，你跟他玩幾招吧！」

很多人都是一愕，因爲梁清的武功十分好，再用他去試這趙三，未免大材小用，不過梁清應了一聲，便出去，道了聲請，立下門戶，趙三抱抱拳，立即竄前一步，梁清一拳搗出，趙三忽然滾落地上，貼地掃出一腳！

梁清一跳避過，但趙三動作十分敏捷，手臂一抬，向其足踝抓去！梁清虞不及此，幾乎被抓個正着！

只這兩招，旁觀的人都收起了輕視之心，只見兩人翻翻滾滾，到了三十多招，仍然不分勝負，魯長風喝道：「停！」

兩人分開退回去之後，又輪到第二位表演。魯長風將十多個人都摸清楚了，已是晚飯的時候，給他印象最深的，不是趙三，而是一個叫燕長城的年輕漢子，據說他是山東境內著名的職業殺手「鐵燕子」的弟弟，這人身手俐落，出手十分準繩！

那十多個被安排在後院中休息，吃飯時，除了魏守信與魯長風之外，董海、曹利民和梁清亦在座，魯長風道：「這十多個人，個個都是好漢，乾爺你去那裏找來的？」

魏守信笑道：「都是朋友推薦的，差也不會差到那裏去！」

「乾爹準備要多少個人？」

魏守信沉吟了一下，道：「你替我選十個吧！」

魯長風立即寫了十個人的名字，交給董海。魏守信道：「大家準備一下，過幾天便出發去上海！」

× × ×

魯長風回到房，見葉珠兒姐妹在床上裁衣服，他訝然問道：「這衣服怎地這般小？」

葉珠兒笑了起來，道：「虧你就快做爸爸也不知道！」

魯長風雙眼一睜，轉頭問道：「章兒，這是眞的？」

葉章兒紅着臉點點頭，魯長風心花怒放，說道：「乾爺說，過幾天咱們就去上海！」

葉章兒忽然下了床，將魯長風推過去，道：「今晚我到珠姐房中睡覺！」

「啥事兒？」

「我要養胎，不能陪你，以後由珠兒服侍你！」葉章兒說着已如飛地跑了出去，「珠姐已答應！」

魯長風見葉珠兒粉臉泛紅，含羞地垂着螓首，心頭不由一蕩，忍不住道：「珠姐你眞的……」

葉珠兒輕聲道：「就怕你嫌棄我！」

「怎會，你不覺委屈？」

葉珠兒搖搖頭，魯長風忍不住走上前，伸手摟着她的腰，葉珠兒忽然跳了起來道：「你等等！」她一陣風般衝了出房。

魯長風不知她幹什麼，發了傻，半晌才將床上的東西收拾一下。不久便見葉珠兒換了一套衣服進來，手上還捧着一大盆水，道：「你洗個臉吧！」

魯長風道：「你先洗。」

「我剛回房洗了！」葉珠兒忽然蹲下身去，替他擰了毛巾，魯長風擦了把臉，葉珠兒道：「你解開上衣，擦個身吧！」

魯長風是個大男人，却比葉珠兒更加害羞，一切聽其指揮。他乖乖地解開衣襟，讓葉珠兒給他擦身，葉珠兒的手巾忽然自他褲頭裏滑了下來，魯長風腦袋嗡的一聲，忍不住伸手扳住她的腰。

葉珠兒紅着臉替他洗了脚，然後吹熄火，讓魯長風抱她上床，葉珠兒在床上比葉章兒「懂事」得多了，又奔放又熱情，還懂得男人的心意，魯長風只覺自己好像是天上的神仙般，暗嘆自己幾乎走了寶！

遠征上海

魏守信知道葉章兒有了身孕，封了一包紅包給她，却告訴魯長風初懷孕的女人不宜乘船，只准魯長風先帶走葉珠兒。

魏守信的理由十分充足，因此魯長風同意他的見解，料不到葉章兒一來爲堂姐着想，二來爲魯長風的兒子着想，竟然一口答應。

他們去上海的，竟然共有三十六個，燕長城的武功雖然最好，但却最沉默孤獨，在船上從不跟人說話。晚上魯長風跟魏守信睡在一個艙，魏守信忽然道：「長風，你看燕長城這人如何？」

魯長風道：「他這人十分深沉，是個厲害的人物，將來只怕不好指揮他！」

魏守信道：「你看他的武功跟你比較如何？」

魯長風想了一下，道：「假如他那天沒有隱藏的話，孩兒自信還可以制服他，就怕他故意隱藏騙咱們！」

「深沉是他的性格，這不是問題！」

魯長風道：「他出手狠毒！」

魏守信道：「跟咱們作對的人，都不是好人，他出手狠正合乾爹意思！你知道嗎？他大哥是職業殺手，他難免也沾上一些習氣！」

「但孩兒怕他……」

「嘿嘿，你知道嗎？他斤斤計較跟乾爹講價錢，這種人唯利是圖，好對付得很，只要有價值，他要多少錢都給他！」

「是！」

× × ×

船終到上海了，董海一馬當先，只見碼頭上有個戴毡帽的漢子向他們招手，一行人便向那漢子走去，魏守信問道：「老周，事情怎樣？」

「都差不多了，」那漢子道：「俺已備了車子，回去再說。」

只見碼頭旁邊放着一輛汽車，還有好些洋車，魏守信道：「風兒，你跟乾爹上車！」

魯長風應了一聲，跟魏守信坐在後座，董海則坐在前座，那戴毡帽的漢子開車，車子風馳電掣，一眨眼便去遠了。

汽車並沒有進城，却停在外灘的一座西班牙式的別墅前，魏守信下車之後，瞇着雙眼向四周看了一下，道：「老周，好地方！風兒，你看怎樣？」

魯長風如到天堂，樂得一張嘴巴合不攏來，魏守信輕聲道：「你以後還要做生意，別像個土包子！」他頓了一頓，轉頭道：「找個人帶少爺在城內逛逛，見識見識，以後才不會出洋相。」

「乾爺，改天再逛吧！」

魏守信道：「你早點熟悉環境，我早點放心，快去！」說着便跟老周進屋。

董海把車門打開，道：「少爺，魏爺說得對，你還是到四處逛一逛。」

魯長風忽然道：「叫燕長城陪俺。」

「他們還未到。」董海說罷，也進去了。過了一陣，一個二十多歲，穿得十分整齊的漢子走了出來，道：「少爺，阿拉叫彭陵，是司機，魏老爺叫你先進去換件西裝。」

魯長風便跟他進屋，只見一進門是座大廳，上面吊着一盞大吊燈，晶瑩剔透，閃閃生光，下面一排大沙發，打掃得一塵不染，叫人不敢走進去。

彭陵推開一扇門，道：「這是更衣室，少爺請進。」

魯長風正式是窮捧子飛上天堂，這一切都好像不眞實的，彭陵拿出一套黑色的西裝來，道：「請少爺換上！」

「怎叫咱穿黑色的。」

彭陵臉上沒一絲輕視的神色，恭敬地道：「少爺，上海是十里洋場，外國人多，穿黑色的禮服才帥！」

魯長風只得換上套燕尾服，上黑下白，連鞋子也是皮的，他覺得十分難受，像被人縛住般，但在鏡前一照，又覺十分挺拔英俊。

彭陵帶他出去，剛好那些坐黃包車的人都到了，魯長風道：「珠姐，乾爹叫我去逛逛街，你去換一套衣服，跟我一齊去吧。」

葉珠兒到底在富戶裏當作媳婦，沒魯長風那麼土，跟女傭去換衣服了，魯長風道：「燕兄弟，你也陪俺去玩玩吧！」

燕長城側着頭問：「少爺，陪你遊玩，有沒有額外的賞錢！」

魯長風哼了一聲，一個叫李全的忙道：「他不識抬舉，等小的陪少爺去。」

燕長城冷冷地道：「馬屁精！」說着便進去了。

魯長風忽然覺得有損他的「少爺」面子，怒道：「站住，你駡誰？」

燕長城轉頭道：「你問誰？問我？哼，出錢僱我的是魏爺，不是少爺，我不駡你，你就管不着。」

魯長風正想給點顏色他瞧瞧，恰好葉珠兒換了一件旗袍出來，道：「長風，算啦，剛來就吵架，沒惹乾爺生氣？」

魯長風哼了一聲，大步走進車廂，李全要跟着去，却被彭陵攔住，「兄弟，你只能夠坐前面，後面是主人坐的。」

「俺不懂，請你多多包涵。」

汽車「呼」地一聲駛出，彭陵是上海土生土長的，對這座奇異的大城的一切，瞭如指掌，一邊開車，一邊介紹風景掌故，聽得那三個土包子津津有味。

當他們回去時，已過了晚飯的時間，屋子裏的人都吃飽了，老周道：「少爺，魏爺說坐了幾天船累了，已歇着，說有事明天會找你，你們先吃飯吧！」

彭陵帶他們到小飯廳吃飯，那些菜與山東的全不相同，魯長風覺得十分開胃，連吃三四碗乾飯，那李全不斷跟魯長風說話，這人甚善於吹捧，又不着痕跡，魯長風頗有好感，心想：「俺如果抖起來，可得讓他得點甜頭。」

吃了晚飯之後，女傭帶魯長風夫婦到樓上，那睡房裏放着一張大床，魯長風坐下去，只覺軟綿綿的，還吃了一驚，以爲床要塌了，隨即與葉珠兒相顧大笑。

葉珠兒身材本較豐滿，在窄窄的旗袍包裹下，身上凹凸分明，魯長風在船上幾天都沒跟她親熱，這時候那還忍得住，立即摟着她，滾落床上。

× × ×

第二天，快吃午飯的時候，魏守信將魯長風叫到他房內去，他吐了一口烟，道：「風兒，這裏的一切你滿不滿意？將來都是你的了。」

「怎還能不滿意？比天堂還漂亮，乾爺，咱們的公司什麼時候開張？」

魏守信道：「什麼時候都可以開張，但咱們得先熟悉一下環境。」

「是。」

「等下老周會向你們介紹上海的各個幫會的情況，你得仔細記住了，以後他就是你的軍師，他是上海通了。」

「孩子知道！」

「現在是你賣力的時候，日後能不能夠讓底下的人服你，都看你了。」

× × ×

一連三天，彭陵都開車帶魯長風四處逛，特別是碼頭一帶，晚上又有人教他開槍，魯長風這幾天是很輕鬆又有緊張的，沒空閑的時間暫在屋子裏。

第四天，魏守信忽然匆忙地跑來找魯長風：「風兒，你乾娘病重，剛才來了電報，我要立即趕回去，這裏就由你打點一切！」

「要不要人陪你？」

「這你我自有安排！」魏守信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對啦，過兩天，有一批白米要運到咱們山東去，我看第一次，你要親自押運！」

魯長風毫不思索地道：「孩兒聽乾爺吩咐。」

「貨是白米，人要多帶，你那珠兒就暫時留下來，你押送的貨到王家莊後，就又得回來。」

「是的！乾爹，要多少人？」

「那天老周不是告訴你們了嗎？這裏的碼頭是『神斧黨』的勢力，來往貨物都要繳保護費！我不想一開始就任由他們魚肉，咱們做的是正當生意，這米是要來養人的，給他們這樣一扣，價錢高了，吃虧的還不是咱們山東老鄉，所以我決定堅決不付保護費，不惜跟他們拚一場，只要打勝他們一兩次，咱們就站穩腳了，以後一切都好辦。」

魯長風道：「乾爹，你放心去吧，一切有我。」

魏守信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乾爹在你身上看到我當年的影子，有事就問老周，我走了。」

魯長風送走魏守信之後，下樓去找老周，但女傭却說老周出去了。

到第二天，魯長風才見到老周。「老周，那些大米，什麼時候運出去？」

老周道：「明天晚上是戴萬方的么女的生日，他最疼愛的便是這個閨女了，依例必有宴會，咱們乘這時候出貨！」

「戴萬方是誰？」

「他就是『神斧黨』的老大。」

「好機會，要多少？怎樣準備，俺初來乍到，還是您來策劃吧！」

「好，你把人都叫到樓上小廳裏。」

魯長風吩咐李全，將屋子裏的三十六條好漢全都叫到樓上去。

老周在廳上掛了兩張地圖，一幅是上海城的街道圖，另一幅是碼頭附近的，他詳細解說，佈置人手，負責搬貨的，有當地的人，他們三十六個只負責安全。

× × ×

第二天晚上，九點鐘，魯長風與董海帶人到碼頭，老周則去戴萬方家賀壽。

碼頭上靜悄悄的，昏暗的路燈，照在黑黝黝的海面上，海風吹來，令人懨懨欲眠，不過這三十六條好漢却了無睡意。

不久，忽然有一輛貨車駛進來，停在旁邊，車前的一對大燈，忽熄忽亮，董海道：「來了，少爺，我去跟他們說話。」

「小心。」

董海走前，也那不知他跟車上的人說了些什麼，車上便跳下一羣壯漢來，將車廂裏的一袋袋大米搬下來，也就在此刻，一艘貨船，無聲地駛進碼頭，那些壯漢即將大米搬上船。

搬了大半，李全忽然從對面竄了過來，道：「少爺，有一羣人拿着斧頭跑了過來！」

魯長風眉頭一掀，問道：「來的有多少個？」

「約莫二三十個。」

魯長風叫道：「大家準備，都藏在暗處，一聽到我的命令，就衝了出來。」他又令梁清上來，準備跟對方說情，那些搬米的壯漢，繼續搬運。

半晌，一陣腳步聲傳來，有人大叫道：「停，沒有咱們的通行證，誰敢運貨出去！」

梁清忙道：「你們是誰？是治安部門的嗎？」

一羣手提斧頭的漢子氣勢洶洶地在梁清的面前出現。「他媽的，你敢情是剛來的？」

「是的，請多包涵。」

「不管你是新來的，還是舊來的，一包大米交一個大洋，若果騙咱們的，有你好看！」

「怎麼騙你？」

「貴重貨多收。」

「老兄，你行個方便吧，咱們早把價錢報給買主了，這一來，不是要做賠本生意嗎？」

「他媽的，你半夜送貨，分明是明知故犯。」爲首那個漢子忽然將梁清推開，道：「弟兄們，他不給錢，咱們就把他丟到大海裏去。」

魯長風忍無可忍，喝道：「上！」

三十多人像老虎一般，衝了出去，那羣「神斧黨」的人，猝不及防，一開始便被撂倒幾個。

魯長風經過上次在倉庫那一戰之後，對這種場面已不太陌生，加上他真的想在上海混下去，這一仗絕對不能輸，所以出手狠辣，刺刀過處，已刺倒了兩個大漢。

打了一陣，「神斧黨」已逐漸不敵，一來是魯長風這一批都是精英份子，二來人數又比對方多了好幾個，所以「神斧黨」只有挨打的份兒。

跟魯長風一樣，燕長城殺人的本領也十分乾淨利落，魯長風心中不服，有心跟他個拚個高下，出手更快了，這可苦了那批神斧黨徒。

這個時候，他們要想逃跑也不行，因爲已被重重地圍困着，倒在地上不能够動彈的，幾乎佔了一半，其他人只得拋下斧頭，舉手投降，爲首那個說道：「你們是什麼人？」

董海道：「咱們老闆是山東英雄魯長風，叫戴萬方好好記住，以後他走他的陽關道，咱們走咱們的獨木橋，河水不犯井水，要是他敢打歪主意的，咱們也不會怕他！」

魯長風拍拍胸膛，道：「不服氣的，改天叫他派個人跟俺比比武。」

說着貨都已裝運上船艙，董海向魯長風打了個眼色，魯長風大聲喝道：「抬屍體回去向戴小姐祝壽吧，哈哈……兄弟們，下船。」

衆人跳下船，貨船便揚帆破浪，駛出黃埔江，投入黑暗之中。

魯長風旗開得勝，十分得意，要想找人說話，但董海却道：「少爺，謹愼一點，這些貨由咱們這些老兄弟看守，那十個人，你去跟他們聊聊天，別讓他們到後頭來。」

魯長風笑道：「老董，還是你經驗老到，就辛苦你了，回去叫乾爹賞你！」他一低頭便鑽進船艙了。

中途遇伏

魯長風走進船艙，那十個漢子都還未睡，正在喝酒聊天，李全道：「少爺，你也來喝幾盅吧！」

魯長風坐在艙板上，李全朝他遞來一杯酒，還抓了一把花生給他。魯長風舉杯道：「剛才大家都辛苦了，俺來敬大家一杯。」

衆人都喝了一杯，魯長風又問：「有沒有人受傷的？」

檢查之下，只有兩個受傷略重，兩個輕傷，魯長風掏了一把大洋來，輕傷的派一個，重傷的派兩個，燕長城忽然道：「沒受傷的就沒賞錢，這是什麼道理，難道世道變了！武功好的反而不受重視？」

魯長風心中有氣，不過想起魏守信的話，便忍了下來，笑道：「說得有理，每人都有一個！」他逐個派了一個大洋。

那燕長城還不滿足。「少爺，剛才誰

跟你殺的人最多？」

魯長風眼光一閃，仍笑道：「是你！」他向燕長城拋了兩攵大洋過去！

燕長城伸手一撈，將大洋抓在手中，拿到嘴前吹了一口氣，然後放在耳邊，聽那「嗡嗡」之聲，雙眼射出貪婪之色。

李全道：「咱們今天才見識到少爺的武功，的確沒話說，不愧是咱們山東的大英雄。」

「見笑了，諸位也都是高人！」

燕長城背靠着艙壁，悠悠地道：「俺有點奇怪，爲什麼咱們要在晚上運米！」

李全道：「你到這時候還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而是想不通！如果要跟他們拚的，大可以另外約戰，何必偷偷摸摸，如果要做生意，也大可以跟他們商量，可能人家會減收保護費！」

魯長風哼了一聲：「你懂得什麼，給了保護費，這米價就漲了，苦的可是咱們山東人！」

燕長城笑道：「一包大米才一個大洋，這趟貨只有五六十包，也就是說花不了五六十個大洋，現在打贏了，你花了十多個賞錢，再加上咱們的工錢，豈不更貴了？這還是苦了咱們山東老鄉，少爺，你說對不？」

魯長風一怔，半晌也說不出話來，這個問題的確不容易想得通！

李全忽然道：「老燕，有錢賺，你就少說兩句。」

「賺錢的不是我，是魏爺，我今晚兒替他殺了四五個人，他早就够本啦！」

魯長風道：「這是你情我願的事，你後悔？」

「燕某人做事絕不後悔，你放心，我一定把貨安安穩穩送到王家莊，然後再跟魏爺議價，下一趟可要漲價了！」

魯長風冷笑道：「沒有你，這貨還是會安安穩穩到山東！」

燕長城道：「我說少爺你的武藝兒雖然不錯，但可不是吃這口飯出身的，你以爲咱們在船上就安穩了，且慢高興，我也勸你們少喝兩盅，一天未到王家莊的倉庫，你們都別睡大覺！」

魯長風道：「海盜會搶白米？」

「海盜不搶，也可能會有別的人來搶！」燕長城倚坐在艙板上，道：「少爺，俺是勸你小心一點，這對大家都有好處，你別生氣！」

魯長風發作不得，只得道：「俺就先相信你，兄弟們，咱們就少喝一點吧！」

× × ×

船一直平安無事地前進着，計算一下行程，下半夜船便會泊靠在王家莊的碼頭了，魯長風忍不住道：「燕老兄，今晚兒可以喝酒了吧！」

燕長城用匕首在剔指甲，他頭也不抬地道：「今晚兒才是最凶險的，你不相信，咱們就賭五個大洋。」

魯長風抓出五個大洋來，道：「好，一言爲定，李全你做公證人！」

燕長城也交了五個大洋給李全，魯長風哼了一聲，走上甲板觀望。

天上有星月，魯長風掏出袋錶一看，已是晚上九點半了，海風吹來，令人心曠神怡，魯長風在這時候忽然想起了在王家莊的老婆來。「不知道章兒的肚子有多大了？」

正在胡思亂想，忽然梁清奔了過來，說道：「少爺，前面有幾條船，向咱們駛來！」

魯長風心頭猛地一跳，暗道：「莫非眞個讓燕長城猜中了？」忙問：「來的是什麼人？」

「不知道，少爺你還是把他們叫出來吧，預防萬一！」

魯長風只得踱進船艙，道：「兄弟，前面來了幾艘船，不明善惡，大家都上去吧！」

燕長城笑道：「來者不善，你若不相信的，咱們再賭五個大洋！」

魯長風暗哼一聲，回身上甲板去了。

這時候，對面的船已看得清清楚楚，一共三艘，成扇形，將他們這艘船的去路擋着。

魯長風叫道：「闖，一定要將貨運上岸！」

話音未落，一隻鐵錨拋了過來，撞入甲板嵌住了，船一側之後，便不能移動了！這件事剛發生，另一艘船又拋過來一隻大鐵錨，同樣釘住了甲板，魯長風叫道：「誰出去將鐵錨拔出來！」

話音一落，趙三滾了出去，只聽「砰砰」幾道鎗聲，子彈射在甲板上，趙三冷汗直淌，忙不迭又滾了回來。

這邊董海他們也舉槍還擊，對方也立

即退到隱蔽的地方，魯長風道：「趙三，再出去！」

趙三剛滾出幾尺，黑暗中也不知那來的一道冷鎗，只聽趙三大叫一聲，便不能動彈了！

這一來，船上的人便都傻了，魯長風要衝過去，冷不防讓人抓住胳臂，一回頭，便碰到一對冷峻的目光，是燕長城！

「別去送死！」

「卡在這裏，難道是活路？」

燕長城手指更加幾分力，道：「引他們過來，再慢慢想辦法！」

話音未落，對方船桅上的燈都熄了，只聽「砰砰」幾道鎗響，魯長風這船的燈也給鎗打落，四周一片黑暗，燕長城這才鬆了手，魯長風竄到前面，問道：「老董，怎辦？」

董海道：「拔出鐵錨，開船！」

魯長風二話不說，轉身奔回去，雙手摸索着，抓到鐵鍊，立即運勁一拔，可是鐵錨尚未拔起，牽連着的鐵鍊却噹噹地作響。

只聽燕長城叫道：「快臥倒！」

鐵鍊的叮噹聲，在黑暗中十分響亮，魯長風心頭一跳，如言鬆手滾開，幾乎與此同時，便聽到三道鎗聲，魯長風後背冷汗汩汩而下，再也不敢冒險。

那邊鎗聲一響，這邊也立即回了幾鎗，忽然有人喊道：「放下一半貨，否則你們今天晚上都要餵魚！」

魯長風叫道：「有種的就過來吧！」

那邊道：「你就是魏守信那個義子嗎？喂，你得了一半大烟，別回王家莊，你們幾個人分了，也夠樂上幾年了，大家都有好處，何樂不為？」

「什麼大烟！俺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邊哈哈大笑。「還騙咱們，魏守信不私運大烟，怎會這樣發財的？」

「放屁，船上裝的是白米？」

「白米？」對方三條船的人都笑了起來，「你是眞傻還是假傻！」

「你們可眞找錯對象了！」

那邊的人又一陣大笑，忽然船一動，只聽燕長城道：「他們的人上船了！」

董海忙道：「快點燈！」

話音未落，魯長風忽覺勁風撲面，連忙伏腰讓過，正想反擊，猛地又一道奇異的風聲襲至，黑暗中不明所以，他不敢大意，立即滾開。

船上點了兩盞燈，只見甲板上已多了二十多個人，其中赫然有三個東洋人，火光照映下，魯長風認出那三個東洋人正是草野唯雄，井太郎與田中俊師徒。

也聽董海道：「是地龍帮的人？」

襲擊魯長風的，正是草野唯雄，他手上握着一柄三尺長的武士刀，魯長風一滾開，他反手劈出一刀，砍死了一個魏守信的手下，然後又一個風車大轉身，追殺魯長風！

魯長風剛站起來，手上沒有武器，只得不斷閃避，草野唯雄道：「八格！今日的，要殺死你，替西村京報仇！」

魯長風左閃右避，只聽「嗤」的一聲響，衣襟已裂開，刀風過處，胸肌也裂開一道淺淺的傷口，正在危急之處，燕長城忽然自暗處飛了過來。

草野唯雄聽見風聲，轉身揮刀，但燕長城比他更快一步，那脚凌空蹬在他肩膊上，草野身子被彈退幾步，他大吼一聲，揮刀力劈燕長城。

魯長風抽出一柄七首揉身撲上去，這時候雙方已在甲板上展開一場肉搏戰，手鎗都不發生作用。

董海探頭望向海面，原來對方船上都載有舢舨，他們便是利用舢舨將人運過來，他十分沉着，覷準一艘舢舨駛近，倏地打了一梭子彈，舢舨上的七八個人，全都中彈，那舢舨便在海上打旋，可是他身上的子彈也用光了，便打開甲板，在下面拿出幾柄軍刀來。

他走出來，剛巧見燕長城與魯長風被草野唯雄那柄武士刀迫得連連後退，便立即拋了一柄單刀給魯長風！

魯長風一刀在手，精神大振，揮刀擋住對方的武士刀，草野唯雄刀法十分快，魯長城仍然抵擋不住。

燕長城伸手向董海要了一柄單刀回身戰草野，道：「少爺，這個人俺應付得了，你去找別的東洋鬼！」

魯長風無暇多思，依言轉身奔去，見田中俊正殺死一個手下，他雙眼盡赤，單刀從旁劈了過去。

田中俊回身一架，魯長風爭得先機，一口氣劈了十七刀，田中俊舊傷未完全康復，身子不如前靈活，這十七刀接下來，退了五六步，後背靠着桅杆。

魯長風大發神威，盡力一劈，田中俊武士刀被彈開幾尺，連人也失了重心地一側，魯長風猛一聲大喝，飛起一脚，踢在田中俊的脅下。

田中俊哇地吐了一口鮮血，隨即癱軟地上，原來魯長風這一脚力道極猛，將其肋骨踢斷了幾根，斷骨刺進肺部，內臟出血，再也活不成了！

魯長風舉袖拭汗，回身再找對方，見董海與梁清正合戰井太郎，正好旗鼓相當，而燕長城的刀法似乎比拳法更妙，草野唯雄被他打得攻少守多。

魯長風心想要解決這場血戰，首先便得將這三個東洋人殺死，是以悄沒聲息地走過去，在井太郎背後砍了一刀，董海眼明手快，立即揮刀將他頭顱劈成兩半。

與此同時，地龍帮一個帮徒，一把刺刀自他後腰刺了進去！

董海大叫一聲，梁清立即反手一刀劈出，將那人殺死，但他那一刀竟刺進董海的後腰七寸，當他倒下時，刀子隨勢拔出，董海身上的鮮血如噴泉一般。

魯長風雙眼噴火，大步走過去，見人便是一刀，一直殺至草野唯雄的身邊，揮刀急砍！草野唯雄雖然是東洋著名的武師，但在兩位山東高手的合攻下，只過了十多個照面，便中了燕長城一刀，他知道不走只有死的一途，是以奮不顧身，衝前一步，向大海跳去！

魯長風一個風車大轉身，單刀盡力一劈，刀刃將草野唯雄的一對脚砍斷。

草野唯雄落海，附近海水變紅，過了一陣便不見草野浮上來！

這時候，甲板上的血戰已慢了下來，雙方傷亡相當，又經過一場血戰，體力不足，很多人都在喘着大氣。

魯長風奮力拔起鐵錨拋落海，那兩隻鐵錨下海後，對方的船忽然轉舵駛開！甲板上仍未死的地龍帮帮徒衆臉上都變了色。

魯長風像勇張飛一般，喝道：「不投降的，便都給殺了！」

那些地龍帮帮徒見他威風凜凜，都拋刀跪在地上。魯長風道：「他媽的，縛起來！」

他見地龍帮徒衆乖乖地受縛，便去找梁清：「老梁開船吧！」

冷不防背後一隻刀柄敲在他後腦上，只覺天旋地轉，「咕咚」一聲，便暈死在甲板上。

到他醒來時，已身在船艙裏，旁邊還有梁清和幾個手下，他傻乎乎地道：「他媽的，這是怎回事？」

猛見下面鑽進一個人來，却是燕長城，魯長風咬牙罵道：「操你奶奶的，原來是你！難怪你說路上不會安穩！」

「不管怎樣，那五個大洋俺是贏定了！」燕長城悠悠地說着，上面又跳下一個人來，是李全和另外一個叫歐陽開的！

李全笑嘻嘻將大洋交給燕長城，燕長城道：「怎麼少了一個？」

李全笑嘻嘻地道：「隊長，你就捨不得賞一個給我！」

「隊長？」魯長風雙眼睜得圓尖。

燕長城悠悠地說道：「不錯，俺便是山東偵緝大隊長王森，這兩個都是我的夥計！」

李全道：「俺是楊鎭！」

歐陽開道：「俺是黃成！」

魯長風一聽，登時如垂死的貓兒，癱軟在艙板上，直喘大氣！

王森道：「小楊，把他提上去！」

魔道鬥法

天空仍然一片漆黑，海水也依然那般深沉，船在移動，速度好像不如剛才，但魯長風倒在甲板上仍然暈眩，他腦海中一片空白，到上海掘金的春夢，醒得實在太快了，快得使他失了神。

王森含笑道：「魯長風，王某很多謝你，使咱們釣到一隻大魚！」

魯長風哼了一聲，將頭別過一邊走。

「現在你還能不說風涼話！」

「我說的是眞的，如果不是你的一封信送到孫老大家，咱們怎找得到你，找不到你，又怎麼能抓到魏守信這隻大魚！咱們早想捉他了，不過他不但謹慎，而且狡猾，咱們都找不到證據……」

魯長風道：「我乾爹犯了什麼法？」

楊鎭笑道：「你眞以為他疼愛你呀，傻子，他要利用你替他在上海奪地盤！」

「俺不信！」

王森道：「這船上的大烟，就是鐵證！你該記得那晚我在艙裏跟你說的話！如果是白米，他捨得花二十個大洋請我押一次貨？」

魯長風不由語塞，半晌才道：「乾爹要運的是白來，也許是老闆弄錯了！」

黃成罵道：「你可眞死心眼呀！」

「難怪他！魏守信對他實在太好了！」王森道：「讓咱們由頭說起，魏守信這人，咱們早就懷疑他偷運大烟，却查不到他眞正的窩是在王家莊！你殺死崔景福之後，崔家報案了，咱們便派人伏在你弟妹的娘家附近，希望你再去找她！

「但後來她却在半夜帶着母親與小孩離家了，天亮之後僱了一輛車去萊陽，咱們便一直跟她到萊陽孫老大的家，由於孫老大見到她時，十分詫異，證明他們之間不認識，一定是你叫祝氏去找孫老大，所以我們又在那裏等你！

「誰知道你不來，却派人捎信給孫老大，咱們便又去跟踪那送信的人，他去找拳師介紹武功高強的人，說魏守信要請保鏢！

「於是我估計你必是跟了魏守信，便假扮『鐵燕子』的弟弟，託人介紹給那人認識，所以跟了上來！」

魯長風冷冷地道：「這也不能證明乾爹是犯法的！」

「不錯，他很狡猾，那倉庫的老闆不是他，是董海，但董海死了，雖然咱們知道他才是眞正的老闆，可是如果他一口否認，咱們也奈他不何！除非你能挺身出來指證他！」

「姓魯的不是這種人，你們打錯主意了！」

「咱們作個交換，你指證魏守信，我替你求情，免得你一死！」

「崔景福那烏龜迫死我娘親和弟弟，我殺死他，是血債血償，沒罪，就算有罪，俺寧願死，也不做小人！魏爺對我有再生之恩，你們不必多說！」

黃成道：「這人不打不行！」

王森道：「魯長風，你是被他利用了，你仔細想一想，看看他是不是眞的疼愛你！再告訴你一件事，他不讓你兩個老婆都跟着你，用心很明顯，是要提防你作反，到那時候，就以你的家小威脅你！」王森道：「我給你半個小時考慮，你不為自己，也該為兩個老婆着想！小楊，咱們下去盤問梁清！」

帶着鹽味的海風，一陣陣吹打在魯長風的臉上，沙沙的波濤聲，衝擊着魯長風的心，魯長風的腦袋在這時候便開始活動起來了。

他越想越遠，果然發現魏守信有很多可疑的地方。他口口聲聲說要將產業傳與自己，但自己對他的一切，尤其是生意上的，却是一無所知，這像是找繼承人嗎？

自己是靠魏守信過活的，他為何一直鼓勵自己成親，而且還鼓勵自己也把葉珠兒娶了，說什麼大丈夫三妻四妾……嗯，他還說在上海帶了一個小妞回去，但為什麼不曾見過，難道王森所說屬實？

他要自己替他管倉庫，但為何不讓自己過去，去了兩次，都是要自己賣力的！

魯長風越想，疑點便越多，可是回心一想，當日若不是魏守信在半路救下自己，自己就算不被殺死，也該病死了！

想到這裏，他的心又踏實了：「大丈夫恩怨分明，他救我一命，我便拚死保他一次！」

× × ×

王森本想盤問梁清，那知魏守信的手下的家小，全在魏守信手中，他們更加不說，都把責任推在老周及董海的身上，王森沒可奈何，只得走回甲板。

「魯長風，你說魏守信救了你一命，到底情況如何，你說來聽聽！」

魏長風這次倒十分合作，將經過仔細說了一遍，王森淡淡地道：「你不覺得這件事太巧了一點？」

「有什麼巧的？」

王森不答，走到船頭去，黃成仍在後面把舵，天色仍未亮，但海風方向忽改，船乘着風勢，速度却快了起來。黃成大聲道：「隊長，看來天亮之前就能到達！」

王森忽然舉着一盞燈不斷地搖晃着，遠處也有一點光亮在搖晃，王森忙道：「小楊，收帆！」

船帆收下，船便幾乎停了下來，王森與小楊不斷望着前方，過了半個多小時，前面的那盞燈又再晃動起來，王森與楊鎭才噓了一口氣，再度揚帆前進。

天色漸亮了，船便在曙光剛現時，泊在王家莊的碼頭上！

碼頭上有很多人，爲首一個正是王森的得力手下朱國明。「隊長，一切順利，全部逮住！」

「有沒有反抗？」

朱國明笑道：「少不免一場大戰，但小虎子開了幾槍之後，他們就逐漸放棄抵抗！」

王森再問：「魏守信在不在？」

「就是不在，聽說去了萊陽，他一向狡猾，佈置好了之後，就回萊陽，咱們已經派人去了！」

「上來吧，將船上的人押下去，派人看住船上的貨！」王森說着便跳下碼頭。

× × ×

魯長風與葉章兒被縛住手脚，就困在他倆的睡房，他告訴她：「章兒，咱們要飲水思源，寧願死也不能出賣乾爹！」

「那姓王的說他是私販大烟的，他還說了很多，好像都有點道理！」原來王森也跟葉章兒說了一番話。

魯長風道：「他放屁，別聽他的！」

「我在放屁？」門外忽然傳來王森的聲音，接着門便打開了，王森含笑走了進去。

魯長風罵道：「操你奶奶的蛋，你有種的就一鎗殺了俺！」

「像你這種有義氣的人，俺怎捨得打死你！」

「你少說廢話！憑你花言巧語，俺也聽不進耳！」

王森笑道：「我的話，你聽不進耳，但有一個人的話，你大概聽得進耳了！」他雙掌一拍，小楊便推進一個人來，却是曹利民，魯長風有點發怔。

曹利民道：「少……魯長風，你娘跟二弟不是崔景福殺的……」

魯長風雙眼一睜。「你說什麼？」

「殺你弟弟的是魏福，他是奉了魏爺的命令去做的！」

「你胡說！乾爹跟俺二弟不相不識，他怎會派人殺他！」

王森道：「曹利民，慢慢告訴他！」

曹利民道：「我是在事後才聽魏爺說的，他要收你做義子，自然要把目的告訴咱們，否則弟兄們不服！自從你打死了東洋武士，魏爺就看上了你，第一是因爲你的武藝，第二看準你是個講義氣漢子，本來貪的想招你做女婿，不過你不識抬擧，所以他便要使計，等你走投無路，最後仍爲他效力！」

魯長風道：「他爲什麼要利用我？」

「因爲魏爺不想把利錢分薄，是以不時跟其他帮會硬拚，許多帮會都讓咱們解決了，但咱們也損失很大，可是他還想到上海佔地盤，這就需要一個像你這樣的人才了，既能爲他所用，也使他放心的！」

魯長風道：「我不相信！」

曹利民續說下去：「崔景福也是魏爺的合伙人之一，那天你剛離開，他兩個兒子就去萊陽找魏爺算帳，魏爺在他們口中知道你的身世，便想了一計，立即派魏福帶人去崔家集，想了個嫁禍之計！

「魏福殺死了你二弟，在夜裏搬屍到你家，迫你娘上吊，魏爺這樣做，眞的是一石二鳥之計，第一，可以迫你跟着他，第二，可以利用你殺死崔景福，他兩個兒子對帳目不清楚，可以瞞騙他們，魏爺就可以多賺了！

「你逃出崔家集，魏福等人一直跟着，而魏爺也趕去了，你以爲他那次救你是偶然的？哈哈，你藏在葉珠兒家裏，還是他故意派人報的訊呢！他要在你走投無路的時候才出現，讓你鐵了心跟着他！」

魯長風只聽得手足冰冷，半晌大叫一聲：「這不是眞的！」

王森叫楊鎭帶曹利民出去，接着便是魏福進來，他承認奉命殺死魯長風的弟弟。魯長風道：「這是你們事先套好的了！我不信！」

王森把人趕出去，只剩下魯長風夫婦，他道：「魯長風，魏守信私販大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你不用替他否認！」

「既然如此，你還跟俺說些什麼？」

王森塞了一根烟在他嘴上，自己也叨了一根，還替魯長風點火，魯長風狠狠地抽着烟，王森道：「因爲魏守信太狡猾，手脚太乾淨，像這次分明是他運的大烟，却告訴你運白米，又事前溜回萊陽，有事時可以說他根本不在場，而且社會上有很多有地位的人，都跟他有交情，他還攏絡了很多大小官員，要把他關到大牢裏去，不容易！所以咱們需要你的合作！」

魯長風嘴裏塞着烟，不便說話，王森仍說下去：「只要你肯，我就有辦法！而你也可以報了大仇，我還可以洗掉你的殺人罪，不用坐牢！」

魯長風把烟吐了出來，道：「我還不相信！」

王森想了一下，便道：「希望你這個山東英雄替山東老鄉着想，不要讓他們再受魏守信的茶毒！」說着他便出去了。

魯長風轉頭望着葉章兒，只見她一對眼睛滿含着淚水和期望，她不希望丈夫坐牢，也希望自己有幸福的日子，魯長風心弦一顫，不由抽泣起來……

× × ×

汽車停在萊陽城分局門口，車上的人一個個被帶進去，這次魯長風是被單獨關着。

晚上，王森忽然帶着孫老大和祝氏母子來見魯長風了，魯長風無言地垂着頭，不敢看他們。

王森道：「孫老大，你告訴他！」

孫老大道：「老五，魏福是本城人氏，你走了之後就一直不見他了，你託人寄來的信，信封上的字跟你箋上的不一樣，分明是你的信讓人拆開看過了！還有，我出城過兩次，都讓人擋回來，我起初不知道是魏守信的人，現在才知道！」

他吸了一口氣，道：「他爲什麼不讓咱們出城？很簡單，怕咱們跟你聯絡上，所謂三個諸葛亮，勝過一個臭皮匠，怕咱們看出他的詭計來！」

王森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通緝你的告示，只貼在城裏，王家的人爲什麼都知道了？是魏守信叫梁清放出去的消息，要使你翻不出他的手心！」

祝氏也道：「大哥，你是個好人，但越好的人，越容易讓人利用，你不能讓妻子跟侄兒們蒙羞！」

魯長風頭垂得更低，小虎子忽然跑了進來，道：「報告隊長，上海的老胡來了電報，葉珠兒死在那別墅裏，老周跟彭陵已不知去向！」

王森接過電報，看了幾眼，丢在魯長風面前。「老胡是我派去上海接應的一個老偵緝人員！」

魯長風忽然大叫一聲，抬起頭來：「好，姓王的，你有什麼辦法把魏守信送上刑場？」

王森將人趕出去，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他道：「魯長風，你肯不肯當個眞正的山東英雄？」

「什麼意思？」

「在我手下辦事，繼續做一些對山東老鄉有益的事。」王森道：「我的辦法就是詐稱你是我派去臥底的人！而你到崔景福書房搜查證據，讓他發現，所以才殺了他！又說是乘機混到魏守信那裏的！」他又在魯長風耳邊說了好些話，魯長風青白的臉龐，毫無表情，機械地點着頭……

× × ×

哄動山東的販毒案終於在青島開審了，由於魯長風站上了證人台，又得魏守信手下和地龍帮的人，證明他是魏守信的義子，所以法庭終於判魏守信死刑，他的大大小小親信，也按情節輕重而受到處罰。

魯長風山東英雄的名字，像一陣春風傳响山東省！

× × ×

事後，王森拍拍魯長風的肩膊，道：「長風你幹得好，這一場爾虞我詐的鬥爭，勝利的終於是正義的一方，你知道我爲什麼要你在我手下辦事嗎？」

魯長風這時候，已對王森佩服得五體投地，道：「俺愚蠢，請隊長說一說！」

楊鎭在旁邊笑道：「隊長看上你的跟魏守信一樣！」

魯長風一怔，望着王森，楊鎭代答道：「第一是你的爲人，叫人放心，第二才是你的武功，隊長太寂寞了，要找個像你這樣的高手作伴！」

衆人都笑了起來，王森道：「你那夫人還不知道哩，快回去告訴她一下，免得她担心！」

魯長風道：「請兄弟們一齊到旅館去吧，今晚俺請客！」

衆人都大笑了起來。「就等你這一句話！」

（全文完）

奇人奇事軼聞

續不肖生・文
可　飛・圖

俏尼懲魔

解難女尼

香嚴寺的晨鐘暮鼓和梵唱，隨着老尼寂海被日軍殺害而銷聲沉寂了。香嚴寺已不再是人間淨土，而成爲了日軍炮兵聯隊的兵營。這些可惡的日本炮兵，早晚總要朝新牆河彼岸的國軍陣地和民房，發射一陣山炮，不斷製造枉死的孤魂。

被趕出香嚴寺的一羣女尼，散居在附

大開殺戒

近的小尼庵裏。他們對主持被殺害，寺廟被佔據，似乎都能忍得下去，出家人嘛，隨法隨緣，原本是無所執着的，但她們所不能忍的，是日軍每朝每夕以山炮殘殺新牆河對岸的衆生，濫造殺孽，她們經常碰頭，商量化解此一刦難的方法。

智光尼師是寂海大師的關門弟子，獨得師父和師姐們的鍾愛，無論在修持和武功方面，盡得乃師衣缽。智光未剃度前，衆師姐就希望師父畀以住持重任，廣爲弘揚佛法，以光大師門。但自從乃師寂海遇難之後，智光即失去了往日的活潑開朗，一變而爲沉默寡言，且經常兩三天看不到人。

某一個夏初的深夜，她們師姐妹們又分自附近的尼庵，聚集在菩提寺。大師姐向衆師妹看了兩遍，就是見不到小師妹，她不禁露出了驚愕的感覺，遍問師妹，想找出原因。「小師妹是個鬼精靈，可能正在悶聲不響，一個人在想一個如何化解刦難的方法。只要她一想好，自會跳跳蹦蹦來跟師姊們喳呼了！妳們大可不必爲她担心。」三師姊只好發言打破可怕沉悶。

「但願如你所說的。阿彌陀佛！」衆師姊同宣佛號，表示她們是一致關懷小師妹的。

大師姊智上尼師，在師妹各返尼庵時，特別叮囑，看到小師妹時，務必要她去菩提寺一趟。

又過了六天，仍是沒有小師妹的消息。大師姊慌了，迫得下山化緣，暗中打探。她聽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安置在香嚴山上的日軍四十八門山炮的炮栓，一夜之間全數不見了。好幾天了，日軍都沒朝夕發炮向新牆河對岸轟擊。到底是誰幹的？雖是大快人心的事，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大師姊懷疑是小師妹幹的，却是找不到證據。

砲栓丟了，日軍尚可掩飾。事隔三天，日軍砲兵聯隊兩千零五匹馬又全數死光了。查不出任何傷痕，也查不出用了什麼毒？聯隊長吉田重八郎，火冒三丈之後，接着是垂頭喪氣。在無法向上司交代的壓力下，只好切腹自殺以謝罪。繼任的聯隊長莫明其妙，便把維持會的會長找到聯隊部來，限他在一個月內查出是那個幹的，而且每天要殺一個中國同胞，以爲報復。

在新任日本砲兵聯隊長正自以爲得計的當天午夜，他所屬的三個大隊長和十六個中隊長的人頭，在同一時間內，一齊飛入了他的寢室。十九個人頭，都鮮血淋淋，看了就叫他頭痛。第二天，這個以殺人如切瓜聞名的日本浪人坂垣吉，雖然沒有向維持會長提出更嚴厲的條件，但也沒有表示妥協，他仍抓了一個行經山下的路人，不問理由，砍下了他的腦袋。

這晚，日本兵營又出現了驚人的兇殺案，四十八個小隊長的人頭，又不翼而飛了。第三晚，日本砲兵的一百九十二個分隊長人頭又飛了，第四晚，日本砲兵的七百六十八個伍長的人頭也飛了。二千多人的一個砲兵聯隊，僅剩下一半人了，人人自危，担心第五晚會無緣無故的被人摘去項上人頭。新到任的聯長坂垣吉在第五天，也切腹自殺了。第五晚日本砲兵營房沒有出任何駭人的事情，但日本兵却每個人都提心吊胆到大天亮。

第六天，日本砲兵又來了一個新聯隊長，名久保田片羽。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維持會長請去了，鄭重其事的宣佈廢去前任聯隊長所提的限期破案的通牒，並且保證日軍今後一定與中國人和平相處，但他要求不要再殺戮日本皇軍，因爲兩國

交兵，不是個人的事，不是某一地方殺死了若干日本皇軍，便能把日本兵逼走的。維持會長不知如何答覆，因爲他始終不知是誰幹的，自然無法將久保田片羽的話傳到對方了。久保田片羽却認爲只要聯隊部出一張佈告，對方就會知道。久保田說的果然不錯，第六晚的日本砲兵營房又是平安無事。

這件事傳開了，鄉人都紛紛猜測這究竟是誰搞的。有些人認爲這不是一個人所幹得了的，更不是一羣人幹的，來無影，去無踪，這只有成了仙的人，才能有這麼天大的本領。茶餘飯後，人人以此爲話題，一致的結論，是智光尼師幹的。但智光尼師到何處去了？連她的師姊妹都在四處找尋，不明去向。不過，只要日本砲兵稍向駐地附近的中國人無理取鬧，這個日軍砲兵聯隊一定會遭到厲害十倍的懲戒。這個找不到的人，似乎無所不在，時時監視這個砲兵聯隊官兵的一擧一動，使駐在香嚴寺的日兵，不敢稍越雷池一步，走出營房。

這一足以使日軍喪胆、英勇而又神秘的大殺日軍行動，除了日軍以外，大家都在追問，但是却追不出什麼結果來。

一個寂靜的午夜，智上尼師正在蒲趺上坐禪。寢室門輕輕的開了，一個穿着夜行衣靠的身影一竄而入，拿了一個蒲團趺坐在智上尼師的對面。用意是在等待智上尼師運功調息的完畢，以便對話。

智上尼師一開眼就看到這個黑衣人。從神光內歛的眼神內，她認出了就是小師妹智光。

「妳這樣大開殺戒，不怕有損妳的修持嗎？」智上尼師劈頭一句，就提出了她嚴厲的指責。

「以殺止殺，隨法隨緣。非善亦非惡，何損我修持？」智光立即把師姊的話封回去了。

「智光，你殺日軍的目的，在造福地方，爲地方上的人化解刦難，自無害妳的修持。師姊要是好好問妳，妳可能不會承認，無法可想，只好激妳一激了，妳果然說出了眞話。妳的個性，師姊早就摸透了的。」

「好師姊，妳不責備我了？」

「傻師妹，你以金剛霹靂手施懲，爲佛法所許，我高興都嫌來不及，怎麼會責備妳呢？不過妳瞞得我好苦，眞叫我担心死了！」

「師姊早就料定是我幹的了？」

「放眼天下，除了我的小師妹具此通天本領外，還會有那一個能幹得這樣神出鬼沒，讓敵胆寒心碎！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妳要謹愼小心，提防日軍知道了，會暗中加害於妳！」

「師姊，這就是我爲什麼瞞着妳，也一直音訊杳然的原因了。」

「妳這樣是對了，可惜妳今天已向我說了。」

「我不怕師姊去向敵人告密！」

「要我不去告密也可以，但必須接受我的條件，把經過情形，原原本本告訴我，好讓我聽來過過癮。」

「我接受妳的條件，但必須找一個適當的時間和地點，我才來好好的原本托出，滿足妳的好奇心！」

「要不要邀約其他師姊同來談談？」

「因爲我在暗中監視敵人的行動，還要支持一段時期，因此我還不想其他師姊知道我去了那裏，因爲多一個人知道，我就會多增一些危險，我想暫時還無必要告訴其他師姊。大師姊妳的意下如何？」

「我亦有此顧慮。我怕妳想念其他師姊，我不能不有此一問。妳的安全，是我的最大担心。我會時時維護妳的安全的。不過，今後如何聯繫，倒該想出一個方法出來，如果妳力有未逮時，好叫大家去支援。」

「對付日本鬼子，自信還有一套辦法，諒他這幾個小小日本鬼子也奈何我不得。只是好久見不到衆師姊，說良心話，倒眞叫人有點牽腸掛肚，放心不下。」

「傻師妹，妳就不要掛念我們了。我們各自住在庵裏，平日互相來往，自會互相照顧。倒是妳一走就無影無踪，衆師姊怎能放得下心？」

「師姊，我會自己照顧自己，這點妳大可不必放在心上。現在不早了，我應回去，這樣才不會讓人發現。明晚我再跟妳談。」

智光的話剛落，就像一隻燕子，從蒲團上振翅而起，由天井飛向了夜空，一眨眼就像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這個人一樣。

四周靜寂，只有虫鳴和夜風輕拂樹梢所發的微響。

× × ×

智光尼師一向是女生男相慣了的人，不僅中文的根基好，而且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在日軍朝夕向新牆河對岸發炮猛轟的之後，她就挖空心思想叫日人停止炮轟的方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一句成語突然在她腦袋內靈光一閃，她抓住了這一刹那的啓示，她想出了該如何做的方法。

剃光頭對她化粧成一個男人的不方便處，是她頭上的那九顆戒疤。出外可以戴黑帽子，在室內就行不通了。被九顆戒疤困擾了將近一個半月，她的頭髮長起來了，偶然對鏡自照，她發現一頭烏溜溜的頂髮，足可遮住那九顆戒疤，不露半點痕跡。這一發現，解除了她心中憂慮。第二天，在通往香嚴寺的山陰道上，多了一個英俊而瀟洒的青年在那裏徘徊。

不一會兒，日軍炮兵聯隊長吉田重八郎，帶同他的衛士，雄糾糾、氣昂昂，從山上下來，前往維持會去上班。在山腰上碰上了這個青年。透過所帶的翻譯，準備查詢這個青年的身份時，這小子却以一口道地的日語京片子，跟他對答如流。吉田重八郎感到很驚訝，經過考慮，同意這個青年當他的勤務兵，比照日軍上等兵給予待遇。這個青年就是智光尼師，日本鬼子叫他李知非，是她未出家前俗名的諧音。

李知非穿着日軍上等兵的制服，從早到晚都在吉田重八郎的身邊轉來轉去，不出半月，就深深獲得了吉田重八郎的信任，而且在生活起居上很是依賴他，如果他因公外出，他的生活便有不知所措的感覺。到了這一程度，李知非認爲是時候了，便展開了他向日軍報復的活動。

在一個大雨傾盆的午夜過後，李知非

離開了他獨有的寢室，走進浴間，加穿了一身夜行衣靠，從浴間穿窗而出，以最快的速度，奔向香嚴寺前面的日軍炮兵陣地。他把部署在前山的日軍四十八門山炮的炮栓，掃數偷去，同時也偷走了各炮的備用炮栓，棄置於新牆河岸駱家岩最深的一個岩洞中，自此以後日軍便只好望炮興嘆，再也不能向新牆河南岸發炮濫射了。

「偷走日軍四十八門山炮的炮栓，說來十分容易，眞的要偷走，便不那麼簡單了！」智光尼師在浴佛法會後，同智上尼師相聚於菩提寺的一個禪堂，細談她如何懲戒日本軍隊的詳細經過。

「當然，這是把腦袋拎在手裏玩的冒險工作，做起來怕不嚇死人。」智上尼師此時仍爲小師妹揑一把冷汗。

「師姊，幹過了這一票，師妹在妳眼中的分量該重了一點吧！」

「師姊一向很重視妳。唯獨經過這一次事件後，妳在師姊的眼中，已經是無分無量了！」

「師姊，妳上次不是對我的大開殺戒，已經原諒了嗎？怎麼現在又瞧不起我來了！」

「傻師妹，妳會錯了我的話意。妳本菩薩慈悲心腸，行金剛霹靂手段，懲治日軍魔鬼，拯救地方生靈，造就無量福業！妳在我的眼中，其分量之重，已是重到無秤可稱了。這就是無分無量了嗎？」

「師妹，妳好討厭，我眞担心妳不喜歡我了！」

「怎麼會呢？妳放心啊！現在好好談談妳懲戒日本鬼子的事！」

「那麼妳就張開耳朵，聽我詳細道來了。」

我飛出了浴間之後，立即馳向日軍的各炮炮位。雖然是在樹林中馳竄，萬馬奔騰般的驟雨，固然可遮蓋我在行進間所發出的響聲，但進入每一炮位，那些站崗的哨兵倒眞是有點碍手碍脚。爲了不讓哨兵聽到或看到我。我考慮了一下，便以散花手點了哨兵的「光明」、「聽會」、「迎香」等三處穴道，哨兵雖然仍是站在那裏，却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且更大的好處是，我在每一炮位內偷取炮栓時，外面都有一個活死人爲我護法。我自然不担心有任何人闖進來，在每一炮位內，以極快的速度，完成我的偷竊任務。好在我平日注意到備用的炮栓放在那裏，不用尋找便可取得，因而偷竊炮栓的工作，大約在一個小時內就完成了。

把這兩大蔴袋炮栓，丟到駱家岩的深水潭裏，倒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偷竊炮栓是早已想好了的，只是百密一疏，未能預估到炮栓竟是這麼重，每一蔴袋的重量都在一百公斤以上。一個人要扛走兩百多公斤的硬傢伙，而且又要在預定的時間內到達預定的地點，完成工作，實在是不容易。還有更蔴煩的，就是通過日軍崗哨時，一律都要以散花手封閉他們眼、耳、鼻三處大穴，好讓自己通過，不引起任何困擾。

好不容易走到了駱家岩，將炮栓沉入水潭深處後，回程就身輕如燕，不消廿分鐘，便進入了香嚴山的日軍炮兵陣地。我逐一檢查了各哨的哨兵，他們仍是活死人一般站在那裏。這才放心由浴間後窗進入，換下夜行衣靠，躺倒床上約半小時，便聽到換哨的日軍步履聲。所幸被點了穴道的哨兵，他們在一個半小時左右，都先後自解了穴道，沒有發生任何破綻。到此，我胸中的一塊巨石掉下去了，便又帶着一身輕鬆、滿心愉悅進入了夢鄉。直到日軍吹起了起床號，我才從睡夢中醒來，睜着惺忪的睡眼，爲吉田重八郎送進洗臉水後，便一面打掃室外的花圃，等待欣賞一大堆日本鬼子的驚惶失措。

日軍早點過後的例行工作，就是各分隊帶往各自的炮位，朝着新牆河南岸的國軍陣地或新牆街上的店舖，濫射三或五發炮彈。那天早上，日軍早點過後，自然是要如法炮泡製一番，可是進入炮位，當第一發炮彈上膛後，他們陡然間發現炮栓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分隊長急得大罵「巴家雅鹿」，人人在炮位的掩體內翻箱倒匣，怎麼樣也找不到備用炮栓。一分鐘過去了，二分鐘過去了，三分鐘、四分鐘、五分鐘都過去了，香嚴山頭仍是靜寂無聲，也聞不到半點火藥氣味。這時各分隊向小隊報告，各小隊向中隊的報告，中隊向大隊報告，千篇一律是，不僅炮上的炮栓丟了，連備用炮栓也完全丟了。最後是三個大隊長分自三個不同的方向，跑向香嚴寺的天音禪院向聯隊長吉田重八郎報告炮栓失竊的情況。

「巴家雅鹿！只是丟了炮栓，沒有丟人？」

「第一大隊長重光太郎報告，十六門山炮的炮栓盡失，士兵毫無損傷！」

「第二大隊長濱次郞報告，十六門山炮的炮栓盡失，士兵毫無損傷！」

「第三大隊長犬養俊報告，十六門山炮的炮栓盡失，士兵毫無損傷！」

「巴家雅鹿！人沒死一個，炮栓丟了！中國兵到底攪什麼鬼？只偷炮栓，不殺人，這倒是叫人想不通！」

「這恐怕不是中國兵幹的！大概只有像我們大日本的大忍者才能幹得出這種神不知鬼不覺的事！」重光太郎這個日本鬼提出了他的看法。

「你看到了嗎？」

「沒有。」

「巴家雅鹿！鷄搭那敏！（胡說八道）。趕快召集小隊長以上的軍官和昨晚站哨的衛兵開會，攪清楚昨晚炮栓失竊的情形！地點在大雄寶殿。」

我是聯隊長的勤務兵，當然可以進入大雄寶殿內，聽他們在會議中所討論的事情。因爲這一事件，對整個聯隊來說，已是人盡皆知，無秘密可言了。在會議中，首先由昨晚各班的衛兵司令提出詳細的報告。他們一致强調夜間沒有任何事件發生，每次衛兵交班接班，都按正常情形進行，沒有任何令人可疑的情節。

「那眞是怪事了！難道中國人，也有像傳說中的大日本的忍者嗎？這眞是值得詳細討論了！」吉田重八郎提出了他的問題。

會場一片靜寂，靜到連每個人的重濁呼吸都能清晰地聽到。吉田更不時搖頭，可是怎麼樣也找不出答案。

「眞是還有忍者嗎？如果這個忍者眞

有本領，何妨現身讓我們見見！」吉田的語意，也多少有了點歇斯底里的症狀。

「從現在起加强警衛，也從現在起，人人都要担起調查炮栓失竊的任務！李知非，連你也要担起這一任務。」

吉田對我的呼叫，我的心幾乎要從口腔跳出來，但也立即恢復了平靜，沒被任何人察覺。

一天……兩天……三天，三天都靜悄悄的過去了。但吉田聯隊長的心潮起伏，比洞庭湖桃花水漲時的波浪滔天還要洶湧澎湃。在這三天中，炮兵聯隊宣撫班的幹員盡出，還出動了不少二鬼子，到處明查暗訪，威脅利誘，結果是一無所獲。炮栓如何失竊，依然是一個找不到答案的大問題。

「山本博文曹長，明天你帶宣撫班的全體士兵，會同維持會的所有特務人員，在附近展開清鄉工作，見了可疑的重慶份子，統統抓來砍頭！」吉田聯隊長在夕會中下達了報復性大開殺戒的命令。

「哈依！我馬上通知維持會的偵緝隊，要偵緝隊的全體特務人員，明天清晨待命出發。」山本宣撫班長毫無異議的接受了此一命令。

當日軍舉行夕會時，我並不在場，但我躲在離大操場的一株菩提樹下偸聽到了此一兇殘的命令，我當機立斷，决定那晚盡殺日軍所有馬匹，使日軍難以進行清鄉抓人之工作。二千零五匹馬，要在一夜之間殺盡，不僅是非常難，而且也極不人道，尤其對於一個佛徒來說，此等大開殺戒惡業，是很難靜下心來，從容不迫地工作的。

我在內心中自我搏鬥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不殺日軍的馬，日軍便會殺我們的同胞。馬固無罪，人又何辜？馬生人死，馬死人生，殺馬殺人，均屬殺業。與其讓日軍屠殺我同胞。寧讓我屠殺日軍的馬。我很困難的獲得了此一結論之後，便靜下心來考慮如何殺，何時殺，較爲適當的問題了。

用毒？馬也進過了晚飼，無法讓毒進入每匹馬的肚裏，毒翻炮兵聯隊所有的馬。用刀？就算馬都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的等我去殺，手起刀落，連揮二千零五下，眞夠把一個人累倒，這要多長一段時間？而且滿地馬血，實忍難受，這一方法也是行不通。我正大傷腦筋的當兒，吉田在大呼小叫，要我拿針去縫一個郵袋，準備交明日的早班軍郵，寄往東京家裏去。針字進入我的耳朵時，使我想起了慣常練用的梅花針，終於可以派上用場了。

梅花針是我練到出神入化的一種暗靑子。由於過份歹毒，一直未敢派上用場。

這一下是非用不可了。我立即在心中暗宣佛號，並咒念往生神咒，祈求佛祖庇佑這批即將被梅花針殺害的馬匹，均能超升，也祈求佛祖庇佑我殺馬的惡業能夠順利圓滿。

兩千零五匹馬，分散在六個不同地點的馬廐，而且都經過嚴格的訓練。每晚，每一馬廐都有值夜的馬。一遇異常情況，一馬嘶叫，羣馬立即就會驚起日軍的崗哨來查看究竟。這一情況如不設法避免發生，殺馬的工作便自無法完成了。好在我在日本軍營中已斯混了將近一月，每一馬匹已經認識我了，尤其聯隊長那匹坐騎，更是喜歡我去看牠，或是餵以飼料。我敢斷定，縱使我非進馬廐不可，馬認得是我，不會引起任何騷動，最多輕嘶兩聲，踢踢馬蹄，以表歡迎。

梅花針淬過劇毒，見血封喉，對人如此，對獸當亦一復如是。而且此毒厲害之處，即中此毒死亡之人，除嘴間有些微徵象外，屍體內外毫無異象，任何人無法驗出是中毒而死。這也是日軍事後經無數獸醫解剖化驗，找不出羣馬死因的緣故。

日軍炮兵聯隊的崗哨，自炮栓失竊的次晚十時起，即改成雙哨雙衛，每隔一小時交換一哨一衛，也就是說，整個營區中，隨時都有數十人在担任巡邏的任務。我必須利用日軍交換崗哨後無人在營區巡邏的時間，竄至六個馬廐，完成盡殺所有馬匹的任務。

晚上十二時半至一時半，是一段空閒時間，十二時左右，我便在暗中進行換裝和紮束梅花針的工作，同時戴上人皮手套。十二時半，我仍然從浴間穿窗而出，一躍飛上了一株枝葉茂盛的古松，在林間幾個起落，便到達了第三馬廐，從針袋中摸了一把梅花針，爲數在二百支左右，從第三馬廐中的左排後方，用勁撒去，左排的一百五十餘匹馬的身上，至少各中一針，五分鐘後便各馬毒發而死。我依次把各廐的馬匹毒死後，便循着原路回到我的寢室，換回裝束就寢。

日軍的警衛是具有高度警覺性的。大概在二時半左右，他們發現馬廐中太過靜寂，便前往查看。一看之下，担任換哨和巡邏任務的一小羣日軍，均各魂飛天外。因爲他們視同生命的馬匹，都全體倒斃馬廐中了。他們經由値星官向聯隊長吉田重八郎提出了羣馬倒斃的情況。他照例立即召集小隊以上的軍官開會，耗時將近一小時，問不出什麼原因。到此，他的精神崩潰了，他也知道自己應有的下場是什麼！

「先是炮栓盡失，不出三天，又是所有馬匹盡行死亡，我這個聯隊長已有辱使命，不夠格當大日本的皇軍了，更何況是皇軍中具大佐軍階的聯隊司令。現在我決定切腹自殺，向皇天陛下謝罪。在我未自殺以前，我以聯隊長的身份，命令重光太郎暫代聯隊長，並代爲向繼任聯隊長辦理移交，同時，於今晚把馬匹盡死和炮栓盡失的情形，詳細向中支派遣隊司令部報告。不得有誤！」

「哈依！我想……我想……」

「重光太郎，你是怎麼啦，我剛剛下達的是命令，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有什麼好我，我、我的！立即照辦！」

「哈依！」

「重光太郎，你現在可以離開現場去草擬電報了！」

「哈依！」重光大隊長向吉田聯隊長行了一個最敬禮後，便以制式向後轉，踏着正步離去。

「重光！」

「哈依！」重光向後轉後，立即以跑步回來向吉田請示。

「重光，我立即切腹自殺，骨灰交由李知非寄回我東京家裏。一切有紀念性的

物品，均可交李知非處理。至於李知非本人，新任聯隊長留用他，就留用他。不能留用他，就讓他離去。但是，我希望你們能善待他。他是忠於日本皇軍的。沒事了，你去吧！」

「哈依！我遵命辦理！」

「各位袍澤，我愧爲日本軍人，更愧爲皇軍高級軍官，今晚切腹[illegible]非，我希望你們能原諒我的錯失！同時，要服從重光的領導。」

「李知非，把我的指揮刀拿來！」

我立即以佛徒的儀式奉上指揮刀，不過我的心情起伏得很厲害，眼淚奪眶而出。吉田雖兇殘的太過份，在自殺前，仍天良未泯，流露了幾分人性！

「老實說，身在空門，應嚴守殺戒，妳如此殘害獸牲，濫造殺業，實在是太過分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事出有因，而非心生魔障，我佛慈悲，當能寬恕妳的惡業的！」

「大師姊教訓的極是！我會切記，以後絕不再犯殺戒了！」

「師姊說妳，只是一種勸勉，用不着如此鄭重其事。唉！何時才能天下太平，師姊妹仍可共聚香嚴寺，同修德慧，同證阿羅漢果，出離生死，超越三界。唉，但願我佛慈悲！」

「以後發展情況，下次再說給妳聽好了，我現在要回去了，久留不得！」

「好吧！下次再說也好，那妳就去吧！路上小心。我不送妳，以免被人發覺起疑！」

「師姊担心得是，那我走了。」

智光尼師仍然換上了日軍制服，剛要出門時，智上尼師又叫住了她：

「智光，天音師祖的靈塔是否仍是完好的？可去看看，但不必特別用心，免遭日軍注意！」

「前幾天去過一次，開山師祖的靈塔尚屬完好，只是山門前的石牌坊，被日軍拆去修工事了！」

「管不得這麼多了，只要日軍不侵犯開山師祖的靈塔，即是把整個香嚴寺拆平了，也無所碍！」

「師姊，願妳有空時仍要多練練開山師祖的不傳武功，說不定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場。」

「那妳快去吧！我倒希望早已傳給了妳，只是却沒有傳給妳，叫我多担一份心事。」

吉田重八郎切腹自殺的第二天中午，新任聯隊長坂垣吉大佐，就啣命自武昌趕來履任了。同時，他也奉了中支派遣隊司令官的嚴令，務必要查出這一事件的原委。所以，他一宣誓就職的第二天，就把維持會長找到聯隊部，限他在一個月內交出眞兇。附帶條件是每天殺一個中國同胞，以爲報復。

仍留在日軍炮兵聯隊部的智光尼師，聽到此一消息後，決定當晚給他一點顏色瞧瞧，而且要他步吉田的後塵，切腹自殺。當天下午，她因事下山，抽空跑了一趟梧崗禪院。晤見了住持開證法師，邀他當晚跑一趟香嚴寺，助她除掉日軍炮兵聯隊大隊長及中隊長的艱巨任務。梧崗禪院相沿是香嚴寺的外院，梧崗禪院的住持常是受香嚴寺住持的節制的。開證法師明白智光尼師的用心，毫不考慮的答應了。

晚上十二時半，開證法師到達了約定地點。仍然是老手法，由智光尼師以散花手點了崗哨衞兵的眼、耳、鼻三處，由開證法師在三個大隊長和十六個中隊長的寢室窗外，以隔窗取物的上乘馭刀手法，一一取下了他們的人頭。待智光尼師就寢後，始由開證法師以大般若掌推動，一下將十九顆人頭，推向坂垣吉的寢室。乒乓連聲，坂垣吉從睡夢中驚醒了。扭亮床頭的煤油燈，只見寢室中堆了一堆像西瓜一樣的人頭，成金字塔的形式整整齊齊疊在室中。人頭附近一灘鮮血，室中却尋不出有進去的足跡。離室門五十丈外的地坪中，却有來去染滿鮮血的脚印、同時有一條血印像直綫一樣洒向坂垣吉的室室。

坂垣吉第一個叫醒的人，就是睡在隔壁的李知非。他進屋後看到這一排人頭，來不及問清楚，便自暈倒下去，大約一兩分鐘，他才慢慢站起來。坂垣吉立即叫他通知小隊長開會。小隊長看不到各自的中隊長和大隊長，正在莫名其妙時，坂垣吉告訴了他們的眞相，同時宣佈由副大隊長，副中隊長暫時代理大隊長、中隊長，嚴加防守，另外又命令聯隊部直屬勤務小隊，由宣撫班長率領，循着血跡的足印，追查兇手跑到那裏去了。

「一路追查的結果，兇手跑到新牆河那邊去了！」宣撫班長山本博文向坂垣吉提出了報告。

「有什麼證據？」

「沿途都發現了血足印。同時，在新牆河的岸邊拾回了他丢下的染有血跡的上衣。」

「那是中國兵派來的江湖高手了。」

「也可以說，這不是游擊隊幹的。」

「不管怎麼說，今天要抓一個中國人來砍頭！」

「哈依！不過……」

「沒有什麼不過的。中國兵殺了這麼多大日本皇軍軍官，殺一個中國人還有什麼好不過的。」

山本博文只是一個小曹長，大佐的命令只好照辦。這天下午，他便抓了一個行經山下的中國同胞，送交坂垣吉，坂垣吉在香嚴寺的天音塔前，用他的指揮刀砍下了那人的腦袋。

在天音塔前砍下了一個人的腦袋，對智光尼師說，是日軍最不該做的。因爲天音塔所埋藏的靈骨，正是香嚴寺的開山祖師天音大士。香嚴寺的歷代弟子奉若神明，誰都不敢褻瀆她，而日本鬼子竟在她藏靈的塔前大開殺戒，這是挑明了說，要與香嚴寺爲敵了。智光尼師又決定了再來一次狠着，讓日本鬼子再嘗嘗血的痛苦。

智光尼師透過日軍聯隊部理髮室一個學徒，用梵文把要殺日軍小隊長的計劃傳達到了開證法師。這天晚上他們又以與昨晚同樣的手法，除掉了四十八個小隊長。坂垣吉已是心胆俱寒了。只因他是日本浪人，根本就是沒有人性的。所以他不僅未自我反省，第二天又叫山本博文去抓了一個中國人，又砍在天音塔前。

智光尼師對於坂垣吉一而再的在天音塔前開戒殺人，把一塊佛教聖地變成了惡

魔的屠場，她已是忍無可忍了。第二天上午，她又藉故下山了，去到梧崗禪院面見開證法師，說出她心中的計劃，她想在水中下毒殺盡香嚴山上的所有日本鬼子。

「千萬不可出此下策，如果在水中下毒，會引起日本鬼子的嚴厲報復，到時附近的老百姓可能要慘遭殺戮，其情況將是哭聲震天，屍橫遍野。」

「那日本鬼子汚衊天音寺聖地就此罷休了？」

「從長計議還望尼師秉持我佛慈悲，莫濫開殺戒，我們應從其他方法着手。」

「住持教訓得是，出家人應切戒瞋念。我的想法眞是愧對歷代師尊，罪過，罪過！」

「尼師是天音派中衣缽傳人，貧僧放肆之言，還望原諒！」

「大師不必客套。今晚還想請大師再伸援手，助我殲滅日軍一百九十二個分隊長，以觀坂垣吉的反應，以一個同胞的頭顱換回一百九十二顆人頭，倍數確然高了些，然而日軍在白湖堀一次殺戮我婦孺老幼達三千二百多人，這樣比起來，又覺得是很輕了。」

「尼師執意如此，貧僧不敢不從。」

「時間相同，各個分隊長的住處，大師已然明白了？到時不可誤傷士兵。」

「日軍各個分隊長的住處，貧僧早日記熟，不會出錯，尼師但請放心。」

當天晚上十二時一過，智光尼師會同開證法師，各以其上乘馭使飛刀的手法，不要半個小時盡去了一百九十二個分隊長的頭顱。次晚又割取各分隊伍長的頭顱。二千二百多人的一個炮兵聯隊，現在僅剩半數人了。坂垣吉這個聯隊長面對此一情況，亦感難以對上級交代，只好步吉田重八郎的後塵，切腹自殺，以報效日本天皇了。

坂垣吉到職僅五天，便因不善應付當地民政而一命歸西了。新來的聯隊長是久保田片羽，雖說也只是官拜大佐，但他肚子裏却讀了不少的中國四書五經。到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見宣撫班山本曹長，了解地方的民情風俗，以及重要鄉紳的情形，並且立時約請維持會長晤談，鄭重其事地廢棄了限期破案的通牒，同時暢談大東亞共榮圈，日支同文同種，相互提携，和平共處的大道理。次日在維持會以聯隊長名義，貼出了安民的告示，山本宣撫班長也照常到維持會上班，處理日軍與當地居民交通和採購蔬果的事務。

智光尼師對久保田片羽聯隊長的手法很欣賞，認爲她的目的已達成。但她仍不想立即離去，留在聯隊觀察。

山本博文曹長，由於担任宣撫班長的工作，加之又會說流利的華語，且因常在民間走動，可能獲得了有關智光尼師的一些情況。有一天，他請李知非在維持會的餐館中小飲，向他探聽有關智光尼師的身世。

「知非小兄弟，我想向你打聽一位尼姑的情況，你願意告訴我嗎，你是本地人，應該知道她的。」

「班長有所查問，軍伕自當是知無不言。」

「希望把我看成兄弟，這樣講話比較方便。」

「難得你有如此度量——有話請直講吧。」

「香嚴寺不是有個智光尼師嗎？自皇軍借駐香嚴寺後，她就失踪不見了。」

「智光尼師是位戒行嚴謹，武藝高強的出家人。大日本皇軍未來敝處前，她經常雲遊四方，募化濟貧，同時還做些俠義行俠的事，以維持人間的公道與和平，不過，自從香嚴寺由皇軍進駐後，她們師姊妹便各自東西，分居在四處的尼庵內，就幾乎聽不到有關尼師的消息了。」

「自從坂垣聯隊長在天音塔前砍殺無辜的中國老百姓以後，皇師所遭到的報應，便連番加重，我認爲這可能與智光尼師有關。」

「智光尼師的武功超凡入聖，當得上『萬人敵』的尊稱，天音塔是香嚴寺的尼師奉如釋迦牟尼佛滅度的處所，向不許人在塔前殺生的，更何況殺人。班長猜測的不錯，但是找不到證據，你能說就是她幹的嗎？」

「我懷疑尊駕就是智光尼師？」

「是又怎樣？善者不來，如果你想敗露我的行藏，你同你在日本的家人，就會患上血枯病而死！」

「你？」

「早已料理好了你同你的日本家人。如果你善待我中國同胞，我會按時奉上解藥，保你延年益壽，否則效果很慘，你自已選擇吧。」

（摘自海光周報第220期）

美國地質學家奧倫博士，率領冒險隊，遠赴非洲大裂谷，找尋一百萬年之前的"猿人"，由於一連串的災難，終於引到美蘇雙方發生大決戰，結果全部隊員，祇死剩三個人。

美蘇太空爭霸戰　勞力士・文

萬里尋頭

向非洲大裂谷挑戰

在一個春天的晚上，有七個人聚在一起，很痛快的喝酒，許多佳餚以及精美的肉食，用銀盤盛起來，放在圓桌上面，另外有一大盤水菓，用來解酒，氣氛很是融洽。

六十四歲的奧倫博士站起來說：「各位隊員，我們已經置身於肯雅的首都奈羅比，吃過這一餐，就要進入蠻荒，三個月之內無法回到非洲任何一座大城，因此之故，希望各位拚命的喝酒吃肉，作爲美麗的回憶。」

二十六歲的葛沙，體型健碩，是他的第一名助手，很興奮的說：「我從來沒有到過非洲核心地區，我能夠參加這一次壯舉，非常高興，據我所知，現時非洲已經有許多地方開化，難得看見獵頭民族了，爲甚麼你說我們的前途十分凶險呢？」

奧倫博士很鄭重的說：「葛沙，你說得對，非洲的獵頭民族越來越少了，可惜我們這一隊人的目的正是獵頭民族。」

葛沙說：「奧倫博士，你仍是念念不忘五十萬年前的猿人頭顱，照我看，沒有一塊骨頭能夠保留五十萬年那麼久，並非我向你潑冷水，你的想法只是幻想。」

「不管它是否幻想，我仍要傾全力獵取這一個人頭，現在我要徵求酋長高洛的意見，明天開始，我們就向非洲大裂谷那邊走，前路茫茫，你跟幾個兄弟有甚麼意見沒有呢？」

渾身黑色的酋長高洛懂得講英語，聽了就說：「我帶了四個戰士參加這個隊伍，傾全力作戰，不管前面怎樣凶險，絕不退縮，你曾經答應過我，只要我們穿過地獄湖，仍然活着，就給我五百両金子，如果你不反悔，我也絕不反悔。」

奧倫博士說：「我當然不反悔。」

葛沙說：「奧倫博士，我們隨便談談吧，地獄湖這個地方，一定很是可怖，究竟你到過沒有呢？」

「我沒有到過，不過，我最要好的朋友雷加拉博士曾經到過，而且活着走出來，雖然他只是活了十天，在這一段時間內，我到醫院去探望他，吸收他的經驗，我覺得好像自己曾經到過，有把握活着走出來。」

「究竟地獄湖凶險到甚麼程度呢？」

葛沙再問一句。

奧倫博士說：「爲了增加你的好奇心，得到更大的刺激，還是把這個謎底暫時保留，到時再談吧！」

這番談話就此結束，七個人拚命吃喝，深夜將盡，然後回到酒店房間休息，翌日上午十點鐘，這一隊人向東方出發，踏上了征途，把肯雅大酒店抛在背後。

他們向高處走，似乎逐漸走進荒山，仍有一條路，路旁也有民居，肯雅這個國家一向如此，既然有十多層高的酒店，也有很簡陋的平房，還有些蠻族戰士住在山洞裏面，如果小隊人冒險深入，就會碰到許多想像不到的災難，由奧倫博士領導的獵頭隊伍，只有七個人，渺小得可憐，特別是走到羣山起伏的地方，看來就更加渺小了。

圖爲最新的秘密武器，叫做戰鬥衛星，可以飛去太空，亦可以回到地球，有如現在的穿梭機。

靠近黃昏，他們抵達一處很茂盛的樹林，奧倫博士說：「今晚我們就在林中歇脚，明天開始進入大裂谷，我說的是凌晨一時，就拔營動身，必須在翌日中午之前穿過第一截的大裂谷，走慢了些，便即喪命，故此，今晚我們要盡量睡得甜些。」

那些樹林雖然密茂，沒有野獸，雀鳥也很少，他們找個地方紮營，把昨晚吃剩的酒和肉拿出來，在一堆野火的前面大吃大喝，既飽且醉之後，立刻睡覺。

凌晨一時，鬧鐘响起來，各人盡快拔營前進，走了一個鐘頭，然後走出樹林，他們已經置身在相當高的岩石上，一輪明月高懸，眺望得很遠，各人有機會看到大裂谷的景象，感到很驚奇。

那個大裂谷名符其實，似乎有一雙手把地面撕裂，留下一條深坑，放在眼前的大裂谷底層，距離岩石有四百多尺長，奇怪的是兩邊懸崖，遙遙相對，亦是高四百多尺，上面那一層相當平，故此一眼望去，就像地面自動裂開，留下一個深坑。

那個深坑的入口仍是相着闊，有一千多尺。看來沒有一棵樹，寸草不生，越望越遠，裂坑越來越窄，谷底的沙石反映月亮的光，略帶銀色，因此之故，它看來有如一條銀蛇。

葛沙沉住氣說：「這一座大裂谷的景色認眞壯觀，我懷疑谷底有蛇，奧倫博士，你有沒有這種憂慮呢？」

「我們看得見的地方，只是大裂谷，並非地獄湖，據我所知，接近地獄湖的地方，沒有任何一種昆虫，更加沒有野獸，大概谷裏沒有蛇。」

「那麼，我們爲甚麼必須要在中午之前穿過大裂谷入口的一截呢？」

「雷加拉博士曾經對我說，大裂谷的氣溫是華氏一百度，體魄壯健的人能夠忍受，可是，到了中午，陽光直綫投入裂谷之內，從谷底沙粒以及兩邊懸崖的岩石反射出來，到處冒烟，氣溫升到華氏一百三十度過外，誰也沒法支持。」

葛沙說道：「我逐漸明白了，陽光在早上或傍晚，不會投射到谷底最深之處，只是除了中午，因此我們必須加緊脚步，在中午之前穿過大裂谷的谷底，是也不是呢？」

「是的，閒話不必多說，立刻上路！」奧倫博士很嚴肅的說。

避過鹽山繞道行走

七個人走下大裂谷的谷底，在浮沙碎石上面，忽快忽慢的走動，距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氣溫不會太熱，能夠照常的走動。

到了黎明，剛剛看見陽光，氣溫急劇增加，他們曾經休息過兩次，又要加緊脚步，彷彿打衝鋒似的穿過谷底。

那個地方越來越窄，只有三十尺闊，兩邊懸崖高四百多尺，他們都覺得自己好像變成螞蟻，甚麼念頭都沒有，只是想快些走完地獄似的旅程。

初時葛沙還不明白爲甚麼在中午之前穿過大裂谷就可以生存，後來他們到達目的地，原來走盡了大裂谷最窄的地方，豁然開朗，再度看見草和樹，隨便任何一處都可以歇脚，不必畏懼陽光。

七個人躺在草地上面小睡，有很密的樹葉遮蔽，雖然沒有風，也覺得舒服許多，葛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我似乎嗅到空氣中有些水份，如果前面不遠就是一條河，再好也沒有了，奧倫博士，我是否幻想太多呢？」

「是的，我們休息一會再走，大概一個鐘頭過外就會看見一條河，可惜河水極度苦澀，無法下嚥，它是有名的苦河，看見了它你反而動火。」

「我正是想看看非洲的奇怪景色，如果眞的有一條苦河，相信兩岸的景色十分有趣，大開眼界，我很想看看它。」

不久之後，葛沙就看見苦河了，河水流得很慢，河的中間以及兩岸都有一堆堆白色的幼沙，看來有如落雪，氣溫仍是超過華氏一百度，怎會有雪呢？葛沙很是驚奇，站着欣賞。

奧倫博士緩緩的說：「葛沙，你能否告訴我，它是甚麼呢？」

葛沙說：「沙粒輕飄飄，還堆起十多尺高，如果它是雪，早巳全部溶化，我直覺認爲它可能是鹽。」

奧倫博士說：「你的觀察力眞是敏銳，一堆堆白色的東西的確是鹽，跟我們經常吃的鹽沒有分別，眼中看得見的河水非常苦澀，無法入口，就因爲它是鹽水。」

「眞是奇怪了，非洲那麼大，有些地方缺鹽，千方百計買鹽養命，這裏却是白色的鹽堆積如山，甚至河水也是鹽水，太過奇怪了，我想問問你，大裂谷裏面怎會有這樣多的鹽呢？」

「鹽的化學成份叫做氯化鈉，這個地方既然有氯氣噴出來，遍地是鈉，因此發生這樣的奇景，眼中所見的全是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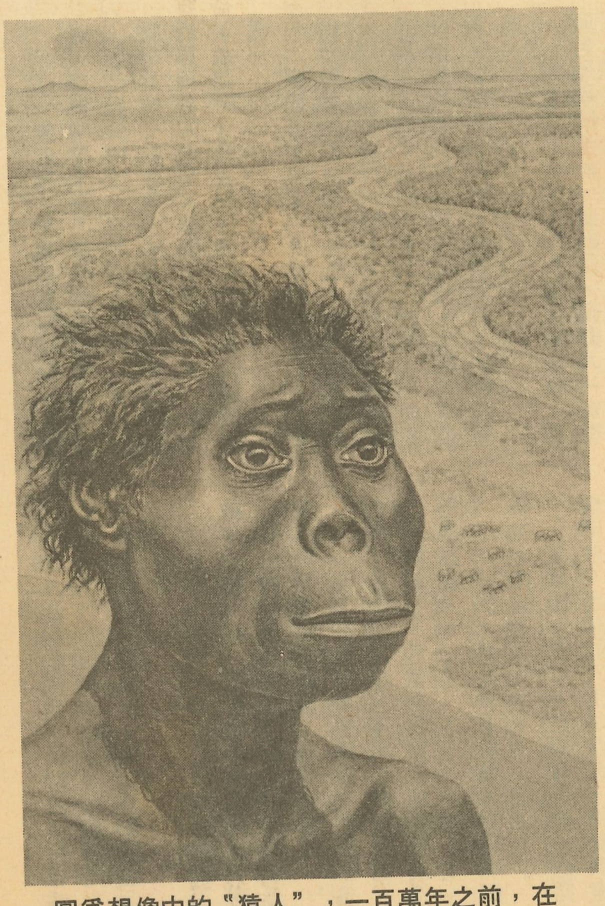
當時兩人密談，不愁別人偷聽，奧倫博士忽然很鄭重的說：「表面上看來，我們打算穿過地獄湖，實則不然，此行只是在苦河附近搜索，照科學上的推測，人類的血含有很多鈉，故此不能缺少鹽，就算十萬年以前的猿人也需要鹽，他們一定在有大量的鹽出產的地方居住，故此我們選擇這個地區到處搜索，說不定有些蠻族戰士留在這個地區過活，敵人很多，不分晝夜都要嚴密戒備，我們已經走倦了，今天就留在這裏歇息吧！」

翌日黎明，七個人一起拔營出發，向苦河那邊走。

走了一個鐘頭過外，逐漸看見一堆堆鹽，還有小河汩汩而流，葛沙取了一杯水，用舌頭舐舐，鹹得要命，兼且十分苦澀，確是無法喝進肚裏的，幸得他們早有準備，不必喝它。

靠近中午，陽光猛烈照射，堆積如山的鹽，竟被晒溶，變成一種氣體，有如白霧。

鹽是鹹的，那種氣體令到呼吸艱澀，他們正想退回原處，突然一陣鼓聲，又細又長的矛，向他們射來，迫於躲在一堆堆鹽的背後，鹽堆相當厚，正好做擋箭牌，問題在這裏，空氣也鹹得要命，難以忍受，奧倫博士迫於下令出擊，雖然看不見人，只是把手提機槍掃射，槍聲卜卜，密如串炮，料想蠻族戰士必然給嚇走，趁勢衝出來，總算獲得勝利。



圖爲想像中的"猿人"，一百萬年之前，在非洲大裂谷過活，已經逐漸似人。

那時巳經是中午過後，很快就是黃昏，他們迫於離開鹽山和苦河，回到有樹的地方歇脚。入黑之後，他們搜集落葉枯枝，掘了土坑，把它放在一起燃燒，火光映眼，放心得多。

奧倫博士跟葛沙密密的計議，說：「我們並非普通遊客，此行有目的，一定要找到古代猿人的頭，那就不應該在這裏留步，怎樣辦呢？」

葛沙說：「這一次，遠征由你領隊，應該你決定一切，要怎樣做就怎樣做。」

「如果我們一定要去地獄湖，必須衝過鹽山，反之，此行只是搜索失落的人猿的頭骨，那就不必去地獄湖，到鬼門關那邊搜索吧！」

葛沙說：「地獄湖巳經可怖，料想鬼門關更加凶險，是也不是呢？」

「肯雅境內有許多座火山，曾經被火山灰淹沒的村莊，無人入居，那些地方就叫做鬼門關。」

旣然決定走這條路，翌日早上，七個人改變方向，在崎嶇不平的山徑走向西南方。

傍晚，他們抵達目的地，一排高山擋住去路，山脚的石屋早巳荒廢，鬼影也沒有一個，這種地方充滿鬼氣，陰風陣陣，沒有蠻族戰士出現了，他們携帶相當多的糧食和水，問題在這裏，他們打算在如此荒凉的地區發掘，範圍太大，不知道要掘多麼深，盲目的搜索，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只是掘了兩天，奧倫博士就發覺情形不妙，叫葛沙提防酋長高洛叛變。

葛沙眉心一皺，說：「我們兩人夜間輪流睡覺，他們大概不敢輕舉妄動，假如眞的叛變，五個土人死在我們的槍下，那就更糟，還是走回肯雅的首都吧！」

「不，我是死也不回去！」奧倫博士說。說完這一句，在他的腦袋中，風翻雲湧，使他想起了如潮的往事。

他以萬邦地理協會的專家姿態出現，除了研究地理，還涉及人種，他認爲人類並非從猩猩進化而成的，人類的遠親是「猿人」，距今三百萬年之前，在非洲生長，隨後一代代的進化，才變成今日的「人」，有辦法在東非大峽谷伸展到肯雅的大裂谷之內找到這一類猿人的頭骨化石，還說那些「化石」確定了人類的脚跡，可以打擊神學專家所講的「創世記」偉論，懇求萬邦地理協會撥出巨欵給他組織遠征隊伍，可是地理協會的主持人金泰萊博士認爲他的年齡太大，不適宜長途跋踄，不肯撥欵，他改向人種學會求助，只是獲得微量的經費，就此飄然上路，酋長高洛以及幾個蠻族戰士都是在肯雅找到，眞正隨同他一起離開美國的人，只有葛沙一個，眼前巳經是走投無路，甚至葛沙也勸他走回去，他怎能夠下得這一口氣呢？他個性很是倔强，說得十分嘴硬，可是，他的內心却懂得很清楚，此行是絕無把握取勝的，遲早死在大裂谷之內。

那晚他的心情十分緊張，輪到他守夜，萬籟俱寂，他聽到遙遠的地方有一陣陣古怪的聲响，似是風聲，又似是一頭大動物垂死的呻吟，毛骨悚然，幸而酋長高洛睡得很甜，看來沒有叛變的跡象，他才鬆一口氣。

儘管如此，他守夜的一截時間，固然沒法閉上眼睛，即使輪到葛沙守夜，他可以睡覺，仍是睡不合眼，靠近天亮才勉强矇矓入夢，因此之故，陽光耀眼，七個人先後覺醒，他仍是很疲倦，如在夢中。

他是隊長，不能不頒下命令，叫隊員朝着哪一個方向搜索，迷惘中，他想起了夜間聽到的垂死呻吟聲，索性吩咐他們向西南方走。

葛沙點了點頭，說：「是的，奧倫博士，我們一定依照你的吩咐去做，不過，你仍要看清楚環繞我們的地形，一定要向西南方走，那就離開大裂谷的盆地了，此外，我們還要很艱苦的攀登一座懸崖，它是不容易的，抵達崖頂，沒法走下來。」

奧倫博士很固執的說：「我說過的話從來不會收回，快些叫酋長高洛準備鑿石攀登的巨斧和繩索！」

酋長高洛從來沒有發表意見，只是三幾句話，便即決定，七個人當中有六個人動手，齊心協力，在中午之前，果然攀登左邊的懸崖，置身於一望無垠的谷頂。

酋長高洛死得很慘

凡是峽谷或裂谷，那些地形，俱是一層又一層的疊高，置身於任何一層的谷頂，看來只是平原的模樣，不過，向前走不了多遠，便即發覺前面是裂谷了，假如下邊有水，就是峽谷，想繼續走動，只有一個辦法，再度從高崖走下去，那樣做既然麻煩，且又危險，原因是各人携帶的糧食和食水不會很多，吃光喝光，沒法從原路走回去，就會死在蠻荒。

這一層道理，不單是葛沙明白，其餘各人都很明白，最了解大裂谷形勢的一個人就是奧倫博士，他執意這樣做，沒有人提出另外一些意見，不過，他們眞的置身於谷頂，完全沒有遮蔽，陽光如火，便有很大困難，是否再向前走呢？各人臉臉相覷。

奧倫博士說：「現時仍是中午，不管我們置身於谷頂抑或谷底，都是熱得要命，假如太陽偏側一點，有些投影，那就容易忍受，如果我們不是太過疲倦，不妨掘一個長長的土坑，躲在坑內，太陽稍爲偏西，就有多少投影，無論如何，比較舒服些。」

憑着他的經驗，想出這個辦法來，總算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幾個人一齊動手，谷頂的土質鬆軟，很快就掘出土坑來，他們倦上加倦，索性躺在土坑睡覺。

奧倫博士失眠了大半晚，他也是很倦的了，睡意如潮，七個人先後覺醒，已經入黑。

他們向奧倫博士請示，奧倫博士說：「我們仍是繼續睡吧，這是谷頂，沒有野獸或者大爬虫爬上來，不必生火了，相信蠻族戰士也沒有，希望各位再睡一會，黎明啓程。」

他們聽了，很是高興，把乾糧拿出來充飢，還喝了一些酒。

所有人都想睡得更甜，料不到凌晨三時左右，忽又聽到恐怖的哀鳴，首先被它吵醒的人就是奧倫博士，他剛剛覺醒，葛沙覺醒了，他沉住氣問：「葛沙，你有沒有聽到那些恐怖的聲響呢？」

「我當然聽得到，現時我明白你爲甚麼吩咐他們向西南方走了，那個方向正是恐怖聲响發生的地方。這是我的猜測，是也不是呢？」

「是的，葛沙，我的心事給你猜對了，即使冒險一點，仍要向那個方向走，那種恐怖的呻吟聲分明是大動物垂死的哀鳴，我急於看看牠是甚麼，爲甚麼會死。」

「你認爲哪種呻吟聲對我們是很重要的嗎？如果是這樣，不必等候到黎明，我已經睡够了，希望你批准我跟酋長高洛到那邊巡視。」

「好的，要是你有勇氣，立刻喚醒酋長，一起動手。」

奧倫博士停口，立刻有另外一個語聲飛出來，說話的人正是酋長，他很興奮的說：「隊長，我已經醒了很久。」

「你也是被那種呻吟聲吵醒的嗎？」奧倫博士說。

「是的，相信各人都被它吵醒了。」酋長高洛很冷靜的說。

「你們不必全部走向西南方，無論如何，土坑就是我們的大本營，不必全部走開，此行只是偵查性質而已，只是兩個人同行已經够。」那是奧倫博士以隊長身份說的，葛沙跟酋長高洛奉命出動，其餘的人，仍然留守。

作爲冒險遠征的隊伍，他們只得七個人，太過寒酸了，最有實力的兩個隊友走開之後，奧倫博士更加感到冷清了。

他沒法再睡，仰觀天上的星，只是很悠閒的躺着。

黑夜將盡，有一個人以急速的步伐走回來報告，他就是「葛沙」。

葛沙喘息着說：「博士，我們終於找到呻吟聲的眞相了，在另外一處崖谷之下，用強光電筒照射，找到了一條龍，看來牠就快死了，那種呻吟聲反映出牠已經垂危。」

「你說的是一條龍嗎？葛沙，你怎樣知道牠是龍呢？」

「我雖然沒有看見過活的龍，仍然看見過龍的塑像，或者跟龍有關的畫，無論如何不會弄錯的，的確是畫家筆下所寫的三角龍，一模一樣。」

「牠仍然可以活動嗎？」

「似乎牠已不能够活動了，如果我們大着胆子走近，相信牠也沒有力量進攻，你是否想看看牠呢？那是沒有危險的！」

「葛沙，你怎會如此幼稚，認爲走近牠完全沒有危險呢？除非有人殺死牠，牠不會發出垂死的哀鳴！倘若我的推想確是事實，酋長高洛的處境必然是相當危險了，我們趕快走到那邊接應，這樣吧，我跟你同行，另外帶兩個戰士去，剩下來的兩個戰士，看守大本營。」

「好的，就這樣辦，我叫兩個戰士出動。」葛沙也感到局勢嚴重了，只是說了這一句，便即走開。

十五分鐘之後，四個人離開土坑，走在最前的一個人是葛沙，奧倫博士走在中間，另有兩個戰士走在最後。

走了一個鐘頭過外，方向不變，怎料走到谷頂另外一處裂谷的高崖，任由葛沙怎樣用電筒照射，甚麼東西都看不見，所看見的只是岩石和沙。

下邊沒有龍，崖石上面也沒有人，酋長高洛去得無影無踪。

葛沙大驚失色，把一雙手的手掌張開，貼着嘴巴放置，大聲叫喊，希望酋長高洛走出去。

大裂谷的回聲很强，迴環作响，谷頂有人叫喊：「高洛，你在甚麼地方？快些走出來！」

谷底有同樣的叫喊，一聲又一聲，越去越遠，過了一會，絲毫反應也沒有。

奧倫博士嘆息了一聲，說：「葛沙，我們失去酋長高洛了！趕快走下谷底去找他。」

大裂谷的形勢十分凶險，那一處的懸崖仍是有層有次，崖石如刀，即使是白天從谷頂走下去，已不容易，何況是黑夜？他們四個人互相帮助，相當吃力，然後從崖頂走到谷底！

到處黑沉沉，沒有龍，也沒有呻吟聲，高洛酋長仍是踪影全無。

奧倫博士有點生氣了，冷然說：「葛沙，你有沒有記錯地點呢？」

「沒有，我要誓說沒有記錯地點，你也看得見，我們的確是依照西南方走動的，怎會弄錯？谷底沒有龍，顯然是我走開之後這個地方發生變化了，我很是担心酋長高洛！」

「你担心他有甚麼變化呢？」

「他可能被殺龍的人殺掉，亦有可能是那一頭三角龍沒有死透，呻吟了一會，忽然活轉來，爬到谷頂進攻，把他吃掉，然後才走開，總之，酋長這次是凶多吉少了。」

奧倫博士說：「不論如何，我們總是要找他的，現時天色還沒有吐亮，天亮之後再找他，仍未爲遲。」

跟着奧倫博士補充一句：「我們還有兩個戰士留在土坑之內，到了天亮，請你單獨朝原路走回去，召集他們一起到谷底來。我好像有些預感，那一個歷時一百萬年之久的猿人頭骨，就在這個地方。」

他是隊長，他的說話就是命令，葛沙當然是唯命是從的。

一夜無話，翌日上午，他就離開奧倫博士，回到谷頂，依照奧倫博士的吩咐去做，召集兩個土人，把糧食和食水挑着走，還有一個長方形的鋼箱，一起回到奧倫博士最新立脚的地方。

奧倫博士說：「我們的人數越來越少了，不過，我的願望就快達到，如果我們能够找到洪荒時期的巨獸，那就希望更加濃厚。」

「爲甚麼你這樣想呢？」葛沙問。

「很簡單，猿人活着的時期，一直是跟那些巨獸同在一起過活的，就算找到了巨獸的化石，已經十分理想，何況是活的龍呢？此外，還有別的證據，人類急需要鹽，這個地方附近就是鹽山，更加適宜猿人生存了，是也不是呢？」

「看來確是如此。」葛沙說。

他們只是說了一會，便即展開工作，奧倫博士率領兩個土人是一組，另外一組，由葛沙率領，亦有兩個土人作伴，兩組分東西兩邊搜索，任何一組，只要找到三角龍或者酋長高洛，不管死與活，便即回來報告。

葛沙的鬥志十分旺盛，他向谷底的左邊走，過了一會，不再看見奧倫博士了，但却看見「高洛」。

那個酋長的臉孔以及身型仍是活着的模樣差不多，但已死去多時。

其實應該說他變成了「化石」，因爲他直挺挺的站在地上，肌肉變硬，早已停止呼吸。

奇怪的是他身上沒有傷痕。

葛沙對土人說：「你們的酋長被人活生生的害死，我們一定要替他報仇！此外，我還要對你們提出一項警告，你們切勿因爲他死得太過離奇就覺得可怕，打算走開，如果你們單獨向原來的路程走，一來沒有糧食，二來孤立無援，遲早必死，明白嗎？」

兩個土人逼於形勢，只好拍胸膛表示他們決不走回。

三個人沿着歸路回到谷底指定的一處，奧倫博士很遲然後回來，臉色蒼白，好像見了鬼，休息一會，然後有些氣力開口，說：「眞是奇怪，我居然看見一頭三角龍！」

「我牠沒有追殺你們嗎？」

「沒有！並非牠太過慈祥，只是牠已經沒有力量向我們進攻。」

「牠是否變成化石呢？」葛沙說。

「看來似乎是化石，却又不是化石！」奧倫博士說順了嘴，把他所見的形象講出來。

葛沙愕然，說：「我們發現酋長高洛了，他的形狀跟你看見的三角龍相同，渾身乾硬，有如化石。」

奧倫博士猛吃一驚，說：「眞是出奇了，三角龍死了多久，我不知道，至於酋長高洛，他只是死了一天，怎會變成石人呢？這件事情有些古怪，說不定在大裂谷之內有另外一種人，威力强過三角龍，酋長高洛，更加不是他們的敵手，我們現時已經置身在生死邊緣了，趕快找尋猿人的化石吧，找到了它，立刻離開。」

他們只有六個人，即使傾全力掘地，所掘的土地不過三幾十呎，谷底伸展到很遠，怎能找到那個頭顱骨化石呢？雖然他們拚命工作，開始掘地的時候相當有勁，過了一會，鬥志全消。

到了下午，奧倫博士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說：「葛沙，這樣子胡亂發掘，收效甚微，還是改變主意，先行找尋三角龍取得食物的地方，然後在該處發掘，比較好些，我之所以這樣想，因爲我覺得三角龍必然有足够的食物才可以生存，當年猿人能够活下去，也是要倚靠那些食物。」

「好，我們到處搜索吧！」葛沙同意這樣做。

當天他們白忙了一頓，沒有找到甚麼，第二天的中午，他們沿着谷底走到另一處懸崖，攀登谷頂，再往前面走，差不多是黃昏了，然後找到另外一處深谷，使他們驚異的是那個地方生長的花草，比較同類花草大過十多倍！

「對了，這個地方的地氣特別旺盛，才有那麼巨型的植物生長，三角龍是所有龍族巨獸當中唯一吃素的動物，由於牠只吃植物不吃肉，故此能够一代代的活下去，我們趕快分途掘地。」奧倫博士說。

他們已經傾全力去做搜掘的工作了，可惜命運欠佳，始終找不到甚麼。

翌日早上，奧倫博士又想出另外一些花樣了，他認爲懸崖的中段如果有些洞穴，可能在洞穴之內找到猿人的頭骨化石，此念一起，他就徵求各位隊友的意見，盡快搜掘。

在懸崖中段果然有些洞穴，他們逐個搜索，終於找到一個特別深的洞穴，找到一個頭顱，它正是猿人的化石。

奧倫博士喜出望外，趕快叫人把鋼箱抬入山洞，打算把那一個珍貴的化石好好的收藏起來。

鋼箱打開了，他發覺箱內有一件好像包裹似的紗帳，萍菓綠色，大感詫異，問道：「誰把這件東西放在鋼箱之內呢？」

葛沙說道：「是我放進去的，它叫做太空囊，必要時可能帮助我們脫險，你大概想找那些棉花了，原來在囊箱之內放置的棉花，仍然保留得很完整，只要我把太空囊拿出來，那個鋼箱就保存原來的形狀了。」

葛沙說完，把太空囊拿出來。

奧倫博士很小心把那個顱骨化石納入鋼箱之內，隨手把鋼箱的箱蓋關上。

他畢竟是上了年紀，即使他所做的工作只是這麼一點點，他已經覺得很累，不自覺的坐下來休息。

很久，他才有點氣力可以講話，向葛沙望了一眼，說：「請告訴我，那個太空囊是怎樣得來的？是否偷來？」

「不，它是我的叔父葛雷贈給我的，萬一我們四面受敵，它可以把我們從地獄

的邊緣救回來。」

奧倫博士似信非信的向他再望一眼，說：「區區的一個囊，其薄如紙，它有那麼大的功用嗎？請告訴我，它是怎樣使用的？」

葛沙還沒有機會向他解釋，忽然有一個土人走進來，喘息着說：「事情不妙了，有許多條龍！」

奧倫跟葛沙不約而同的走出洞口看看，果然看見七八條龍，向他們走來。照情形看，那些龍好像不是覓食，而是有心向他們攻擊。



雖然他們有機槍，手榴彈以及噴火槍，除非爲勢所逼，到了最後關頭，他們是不願意跟龍打仗的，贏了毫無作用，萬一打輸了，便會喪生，那時候奧倫博士已經找到化石，更加不願意跟龍一決雌雄了，他只是想了想，立刻下令各人退回洞穴之內。

他們的確可以緊守山洞，保護自己，問題在這裏，外邊還有兩個土人，另外有糧食和食水，又有水菓以及夜間禦寒的衣物，那些東西俱是很重要的，怎可以棄而不顧呢？因此之故，奧倫博士跟葛沙磋商，派那一個人到下邊去。

那個探險隊伍已經四分五裂，還有甚麼人可以差遣的？當然是由葛沙負責做這種工作了，他把最有份量的武器帶在身邊，跟奧倫博士點頭打個招呼，便即飄然而行。

他剛剛離開洞口，忽然看見谷底有一小隊人，大概五六個，手裏握着細而長的武器，末端有一個鋼盒，在地面巡視，假如他想救土人以及取回食物，必須闖過這一關。

他覺得那些人相當厲害，憑他一個人的力量，必然鬥不過他們，他索性沉住氣留在那裏，看清楚那些人怎樣活動，再行定奪。

幸而他留步，否則，他恐怕難以逃生了，因爲那些形狀古怪的人，正在逐步走向龍的陣形，似乎對龐大的三角龍經已畏懼。那幾條龍已列陣迎戰，走在最前的一條三角龍，怒吼一聲，俯頭向他們直衝過去。

牠快要衝到那些人的一瞬，只見綠光一閃，巨大的三角龍竟然在急速的衝到那些人的一瞬，只見綠光一閃，巨大的三角龍竟然在急速的衝刺當中，停止活動。

其餘的龍正想走開，他們手中所握的死光槍頻頻發射綠光，所有的龍就此僵硬，好像變成化石。

葛沙看在眼裏，趕快轉身，走進洞穴，對奧倫博士說：「我們絕對不是敵手，趕快逃生。」

那些土人聽到這一句，抓住長矛衝出去，不知道他們想逃走抑或想戰鬥，總之，他們走開了，岩洞裏面只有奧倫博士和葛沙兩人。

奧倫博士苦笑，說道：「我拚死也要保衞千辛萬苦找來的猿人頭骨化石，你走吧！」

葛沙說：「現時我們無法選擇了，只能靠太空囊逃生，收藏猿人化石的鋼箱，也可以放入太空囊之內。」

說完，他把摺疊起來的太空囊打開，從頭罩下來，把兩個人以及一個鋼箱罩住，由於太空囊是一種金屬的紗製成，非常之薄，奧倫博士可以看見洞裏的岩石，說：「這樣薄的太空囊有甚麼用呢？就算把長矛飛射過來，也可以把它插穿。」

「我不知道它能否給長矛插穿，所知道的是這一點，死光或噴出來的火焰無法傷害它。」葛沙很有把握的說。

利用太空囊絶處逢生

就在那時，他們的行踪已給敵人發現，用死光槍掃射，滿眼綠色的光輝，他們不自覺的閉上了眼睛。

對方不知道是人抑或另外一種動物，從天而降，也許屬於外星人，他們的脚步聲十分沉重，逐漸消失，顯然他們以爲岩洞裏面的一切已被死光消滅，不必理會。

葛沙鬆了一口氣，說：「我們暫時比較安全了，你可以休息一會再行定奪。」

「葛沙，我們只是等死而已，那些人守住洞口，怎能逃生呢？」

「不，只要我們不死，便可逃生。」

「難道我們能夠飛上天空嗎？」

「信不信由你，在空中巡邏的戰鬥衞星，飛到我頭上來，就會射出激光，把岩石爆開，然後發揮另外一種秘密武器，把我們連同太空囊吸到人造衞星之內。」

「這種秘密武器，我聽也沒有聽見過，葛沙，你怎樣得到它。」

「我的叔父在太空總署工作，這種秘密武器就是美國科學家最新發明出來的。他送給我的時候，只是作爲救急的準備，是否生效，仍未可知。」

奧倫博士嘆息了一聲說：「我實在太老了，科學家發明那麼多的武器，我並無所聞，剛才你說的戰鬥衞星，究竟在太空飛行呢？抑或在地球最高的空中飛行？」

「離開地球十一哩半，它是地心吸力的界限，超過了它就是太空，人造衞星全部留在這條界限飛行，不必靠自己的動力，永遠繞着地球飛行，那是很合算的，假如它飛行得比較低，並非十萬呎高空，而是八九萬呎的空中，它就被地心吸力吸住，從高處跌下來，只有戰鬥衞星能夠任意

圖爲一百萬年之前的猿人頭顱以及臉上的肌肉，最後，祇剩下頭骨，變成化石。

飛行，隨時降落離開地面一萬呎的空中，參加戰鬥，事後飛出地球的吸力圈之內，照常的繞着地球飛行。」

「我希望有機會看見這種秘密武器，不過，憑着一條光，怎能够把我們吸到一萬呎的空中呢？」

「不，那條光只是吸住太空囊，太空囊裏面有些甚麼絕無關係，因此之故，太空囊能飛上天空，我們一定安然抵步。」

兩人只是談了一會，環繞在太空囊的綠色光輝，變得很淡，過了一會，它就消失，岩洞之內黑沉沉。

「葛沙，我們現在是否需要弄一點光呢？」

「沒有光亮更好，別忘記，我們仍是給敵人包圍。」

這是奧倫博士拚死找到的猿人頭骨化石，歷時一百萬年。

那晚兩人在黑暗世界渡過，黎明的時候，有些曙光從洞口射入，他們知道眼前已經是黎明。

那晚總算安然渡過了，再過一天，怎樣辦呢？他們會餓死在洞穴之內。

儘管如此，有一綫的希望總是比較絕無希望好得多。

他們捱到第三天的晚上，救星來了，驟然聽到天崩地裂之聲，兩人昏迷不醒。

奧倫博士覺醒的時候，很遲然後能够移動自己的手指，他想把右手提高也辦不到。

他感覺到自己躺在床上，有人用繩子把他綁住。

他能够開口講話，大聲叫喊：「葛沙，你在那裏呢？」

「奧倫博士，你終於覺醒了，我們已經睡了很久。」

「我覺得被人綁在床上，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是的，他們一定要把我們綁住，因爲我們已經置身於人造衞星之內。」

奧倫博士驚喜欲狂，大聲說：「葛沙，我們終於獲救了。」

黑暗中，突然聽到一個陌生的口音，說：「兩位覺醒了，我眞是高興，我叫做巴蒙，是這個戰鬥衞星的機長，現時想問一句，你們需要在甚麼地方降落呢？請說出來。」

奧倫博士說：「我希望能在肯雅的萬那地理協會控制下的樹林降落。」

「好的，你們吃了東西之後，想離開人造衞星，隨時開口。」

機長不再講話，本來是黑暗的地方，逐漸看見光亮，有足够的光綫可以分辨事物，奧倫博士驚呼了一聲，說：「葛沙，你果然被人綁在床上。」

機長忽又開口說：「你們身上分做三截，扣上了安全帶，沒有這種設備就有危險，進食的時候，切勿把安全帶解開。」

兩人餓透了，盡情的吃，奧倫博士還喝了一杯紅酒。

他很有興緻的說：「葛沙，我打算在肯雅降落，因爲鋼箱裏面的猿人頭骨化石，是一項偉大的發現，我必須把它送到萬那地理協會，親手交給會長，完成這個任務，然後回到美國好好的休息一番，你還很年輕，也許你會再到地獄門。」

葛沙說：「我也覺得十分疲倦，將來的事任由命運安排。」

一定要跟蘇聯決鬥

奧倫博士跟葛沙兩人在小樹林的前面坐着交談，春天的陽光使他們感到溫暖。

葛沙忽然開口：「奧倫博士，會長已經把那個猿人頭骨化石收藏在安全的地方，把所有資料整理，然後發表，你的大名就快刋登在報紙上面，替人類進化史放一異彩，我先向你道賀。」

「不，眞正的成功應該是戰鬥衞星以及太空囊，如果沒有它，我們現時已經變了鬼，如果我有機會跟你的叔父葛雷碰頭，一定向他道謝。」

「再巧也沒有，葛雷正想找你談。」

「談些甚麼？」

「我也不知道他想談些甚麼，照情形看，他很注意地獄門的怪客，能够用死光槍殺死三角龍，想知道實際情形。」

奧倫博士聽了，欣然點頭，說：「他是我們救命恩人，我當然很高興見見他，希望我對他有些貢獻。」

三天之後，葛沙跟奧倫博士抵達華盛頓，同往太空總署。

葛雷很高興的歡迎他們，走進機密室細談。

葛雷說：「照我所知，現時所有科學家都無法製造死光槍，照情形看，殺死三角龍的人必然是蘇聯戰士，因此我想知道更多的資料，設法對付他們。」

奧倫博士說：「我的想法跟你相同，初時發生懷疑，以為他們是另外一個星球的人，後來我改變這種想法，認為他們是蘇聯人，因為別個星球的生物未必是地球上面的人那種樣子，可能有一巨大的頭，或者七手八脚，好像八爪魚，既然那些人一向在地球生存，能够製造死光槍，除了蘇聯之外，別的國家不會有這樣厲害的秘密武器，不過，我始終發生懷疑，蘇聯派出那些人到地獄門活動，不惜跟三角龍挑戰，為的是甚麼呢？」

「奧倫博士，別的問題，我未必有辦法回答，至於這個問題，我却可以把答案說出來，在你們躲着的太空囊上面找到一些金屬的微粒，它就是鈾。」

奧倫博士恍然大悟，說：「我明白了，想製造原子彈，必須大量的鈾，非洲有幾個國家發現鈾礦，產量很少，比不上中國的新疆，也許蘇聯科學家認為大裂谷係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地方，故此派人到那邊去，傾全力搜索，我們看見的蘇聯人穿着很厚的棉衣，那種衣裳能够避免輻射綫的傷害，可見他們早有準備。」

「事實擺在眼前，那個地方一定有大量的鈾，地下的泥土會有強烈輻射綫，然後使各種植物特別高大，缺少了它，三角龍就無法生存，有一個問題十分重要，希望你憑着過去的經驗加以判斷，蘇聯已經派出年輕的科學家搜索鈾礦，而且發現礦脈，究竟他們只是找到礦脈呢？抑或他們已經開採呢？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假如他們已經開始掘礦，我們就要先行一步。」

奧倫博士說：「葛雷主任，我懂得你的意思，把莫斯科的人逐出地獄門，由美國人接手掘鈾，他們人數太少，當然不是我們的敵手，問題在這裏，如果我們把那些人趕盡殺絕，勢必引起一場大戰，別忘記，蘇聯也可以派人出擊。」

葛雷說：「我已經想過，假如我們想撲滅他們的兇焰，不必打硬仗，設法利用當地的火山噴出的灼熱岩漿就可達到目的，令到蘇聯的科學家發生困難，以為地獄門是人間的絕境，不敢再到那邊搜索。」

奧倫博士道：「這個主意眞妙！」

葛雷有些緊張，說：「奧倫博士，你還沒有正式回答我的問題，他們是否找到鈾礦的礦脈呢？」

奧倫博士沉思了一會，說：「照我看，他們似乎找到少許的礦脈，並非找到主要的礦脈，否則，那個地方起碼有幾百人不分晝夜掘礦。」

葛雷哈哈大笑，說：「我們一定要先行一步，把蘇聯人以及三角龍全部消滅，過了幾年，這件事情已經冷淡，我們再行開掘鈾礦，你是地質學家，到過大裂谷，相信你對卡米亞火山有很深的認識，我想利用它噴出岩漿。」

奧倫博士點頭說：「葛雷主任，大裂谷的形勢凶險，你懂得的比我更多。」

就此決定，旬日之後，有三架軍用的運輸機飛到肯雅大裂谷的入口，把機艙裏面的乘客和糧食，以及科學儀器全部卸下，然後飛開。

葛雷也參加一脚，此外，奧倫博士以及葛雷都是重要份子，另有六十多人，聲勢浩大，跟以前只有七個人組織的隊伍相差得太遠了，奧倫博士也覺得興奮。

那晚的深夜，他們在營幕裏面密談。

長方形的摺枱放下一張八尺長的地圖，全是非洲大裂谷作為核心，而寫下來的，各處險要的地方，都寫得很清楚，其中有許多裂谷，從來沒有人到過，被稱做神秘地區，也寫在地圖上面。

奧倫博士說：「世界上所有地質學家，以及地理專家都把視綫投在大裂谷上面，因為它是地球核心裂開的一條縫，我們看得見的裂谷，只是其中一部份，更加重要的一處，即是神秘地區，更加凶險，那天白天的溫度是華氏一百六十度，谷底不斷噴烟，乘坐十分安全的觀察機，到了該處上空，甚麼都看不見，所看見的只是烟霧，稍為低飛，就給谷底的吸力扯下去，化為烏有，環繞着它的幾座火山中，卡米亞火山最為特別，一千年來，它總是不分晝夜的冒烟，火山口非常闊，並非乾硬的土地，而是一個綠色的湖，由於火山不斷的從湖水噴烟，那個火山湖比滾水還要熱，無人走近，故此稱做地獄湖，由於地獄湖的一處，比較地獄門更高，假如它並非噴烟，而是噴火，相信三角龍聚着的裂谷，全部給火山岩漿淹沒，相信蘇聯人無法逃生。」

葛雷臉露微笑，說：「我們已經有整套計劃使地獄門變成活的火山！」

再度遠征死剩三人

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是首先想出一個計劃然後逐步進行的，他們在地獄門以及地獄湖那邊活動，仍然如此，除了地面六七十人參加這一項壯舉，還有三架巨型軍用運輸機協助，不過，機上的人先要看清楚火山湖已經變乾，然後降落，把所有工作人員帶走，那是很重要的，稍為怠慢，便即同歸於盡！

葛雷此行携帶大量品質最優秀的超級黃色炸藥，有一部份在他們落機之際拿走，另外一些炸藥，在卡米亞火山附近，由運輸機送來，一共有三百包炸藥，隨時投入火山口。

本來是火山口的地方，被湖水淹沒，故此一千年來，亦只是冒烟，火山湖的面積逐漸縮小，因為湖水漸乾。

想等候到火山口的湖水完全乾透，起碼要守候五十年，因此葛雷帶了強力的泵水機，不分晝夜泵水，這一項工作需要五天然後完成，到了第六天，火山湖化為烏有，所看見的只是湖底那些砂石，因為湖

中沒有水，冒起來的白烟更加濃厚，他們初時以為抽乾了，湖水就可以看見眞正的火山口，到了那時，才知道湖底沒有洞，仍是砂石，高低不一，葛雷向奧倫博士計議一番之後，決心把它炸開，所有的黃色炸藥堆放去湖底，然後離去。

那種炸藥用防火布包住，只是通以電流，它才爆炸，不能够扭亮打火機就可以使之爆炸，故此他們覺得很安全，此外，電綫相當長，即使它的末端起火，仍要過了十五分鐘之久，它才發揮功力，使所有炸藥爆炸。

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不過，他們的功夫做到足也不一定使火山爆炸的，只是碰碰運氣，假如放在湖底的炸藥爆炸，向高空發展，沒法抵達火山的核心，此行就白費氣力了，一句話說，那種行徑就有如賭博。

儘管如此，他們仍是樂於向火山挑戰，所有炸藥全堆放在火山湖底之後，他們趕快回到運輸機停放的地址，先後登機。

三架巨型運輸機密層層的聚滿了人，葛雷下令把電綫弄出火光來，眼見紅色的火點逐漸移向火山口，葛雷就打手勢叫運輸機起飛。

時間方面十分準確，預計三架運輸機在起飛之後不久，火山湖底的炸藥全部爆炸，果然不出所料，眞的在空中聽到地面發出龐大的爆炸聲，連綿不絕，甚至空中的氣流也受到震動，使運輸機如搖搖欲倒，幸而幾個機長俱是素有經驗的，能够使之穩定下來。

他們終於安然無恙，值得告慰，可是，那座火山雖然發出巨大的爆炸聲，看不見火光，他們大失所望，葛雷的情緒低落到極點，呆若木鷄，奧倫博士趨前安慰他，道：「葛雷主任，有時一座火山要守候到核心的熔岩滾熱，一齊往上升，然後爆炸，未必立刻爆炸。」

葛雷苦笑，說：「但願如此，可惜我們不能够在這裏等待三幾年。」

怎會守候得那麼長久呢？他分明是自己嘲笑自己了，葛沙看在眼裏，感到很乏勁，却又無可奈何。

就在這時，忽然聽到機聲軋軋，葛雷臉色一變，向機長那邊說：「快些查清楚它是我們的戰機抑或是敵人的戰機，此外，你還要跟另外兩個機長交換意見，對他們說知，這是我的命令，立刻備戰。」

三個機長分別用無綫電的密碼跟神秘的飛機接觸，如果對方是自己人，很容易有說話透過電碼的方式送回來，可惜得很，多次設法跟那邊的機長接觸，却白費氣力，完全沒有回音！

照情形看，那一架飛機一定是敵人的戰機了，巨型運輸機並非它的敵手，所有人獲悉這種變化，都覺得心上一沉。

對方的戰機越來越多，突然發射一連串的光，有短有長，其利如劍，運輸機並非準備作戰的，驟然受攻，不知道如何應付，勉強用機槍發射，那裏是對方的敵手呢？射出去的子彈碰上了激光，便即爆開，對方的激光有短有長，彷彿漁翁撒網，運輸機鬥不過它，剛剛交手，就給它毀滅，連人帶機一齊焚燒起來，只見空中有一團火，從高處墜下去，料想那些人必然殉職了。

對方的戰機閃電般焚毀美國的一架軍用運輸機，第二架機逼於迎戰，葛雷發覺形勢不妙，叫機長向另外一個方向走，可是，走了不遠，聽到另外一聲隆然巨响，心知肚明，必然是另外一架運輸機給炸毀了，很快對方的戰機就追踪而至，逼於降落。

機長奉命降落，發覺下面有一處比較平坦之處，立刻降落。

運輸機跟直升機不同，它不能够垂直降落的，即使沒有「跑道」，也要向前直衝一段然後停止，這樣做是很危險的，為勢所逼，已經無法考慮，機長只好硬着頭皮碰碰運氣。

雖然整架飛機在地面跌跌撞撞的起落了幾次，最後，仍然如願以償，沒有人受傷，安然降落，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葛雷下令叫所有人盡快離開運輸機，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逃走，只要那個地方有岩洞或者有大石遮頭，可以躲藏，即可留步，根本上無法保存運輸機了，只好這樣做。

他們只有三份之一的人眞眞正正能够逃過這一場浩刦，其餘的人，被敵機俯衝掃射，死於激光之下，至於運輸機，當然是隆然一聲爆炸，火光熊熊。

葛雷在敵機離開那個地方之後，檢視殘餘部隊，發覺他們只有十二個人活着，包括他本人，機長巴蒙，葛沙以及奧倫博士，最重要的幾個人沒有傷亡，本來是值得告慰的，可是，敵人比他們強大得多，怎樣逃生呢？（以下轉入第壹壹式頁）

七色劍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江湖起瓜葛　正邪遭劫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飛白和玉女雙嬌在小樓內劇戰，藍如玉怕雲飛白不敵，趕到支援，且戰且走，玉女雙嬌以爲他們是採花小賊，因爲藍如玉喬裝少男，故雙嬌口中說出便宜了這兩個瀟洒「小賊」，其實却神往偷盯這兩個輕薄少年。二人飛身撲出小樓，一路傍花隨柳而行，忽聽到悠揚竹哨之聲，迎面被七個灰袍人攔截，藍如玉見一個像是自己義父，飛身撲過去相認，却被他出掌擊暈，雲飛白又被另一人出掌擊暈，醒來時已在一茅屋內，旁邊還有藍如玉的小婢，據說是一位管姑娘將他們救起，爲二人療傷，尚未復元，又被南山十戾之一的莫元奇找上門廝鬥……

莫元奇看得大奇，這白衣少女飄然行來，就如一朵白雲，沒有施展輕功，但卻有如行雲流水，以自己的眼力，竟然看不出她是否身懷武功？

白衣少女漸漸行近，她臉上帶着淡淡的笑容，朝着春雨、秋霜問道：「他們怎麼啦？傷還沒好麼？」

她一開口，那聲音柔和得使人如沐春風。

春雨、秋霜本來抱着人，一個往東，一個往西，各自掠出去十丈開外，如今好像有人壯胆了，不待吩咐，又抱着人走回來。

春雨答道：「回管姑娘，主人和雲公子是被老賊制住了穴道。」

秋霜道：「好像還被老賊震傷了。」

「不要緊，」白衣少女嬌柔的道：「你們把他們抱過來，給我看看。」

春雨、秋霜果然依言抱着兩人，走了過去。

白衣少女伸出一隻纖纖玉手，先用纖指連點了兩人幾處經穴，朝春雨、秋霜點頭道：「現在可以把他們放下來了。」

春雨、秋霜依言把兩人放到地上。

白衣少女俯下身去，纖手輕輕在兩人身上一拂。

藍如玉、雲飛白同時霍地睜開眼來，翻身坐起。

春雨歡欣的道：「主人，雲公子，是管姑娘救了你們。」

藍如玉、雲飛白但覺身上一輕，雙雙站起身來，拱拱手說道：「多謝管姑娘施救。」

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不用謝。」

莫元奇一直沒有作聲，他是要看看白衣少女的手法，是以並未出言阻止，但看了白衣少女方才纖指連點，下手之處，根本不似什麼穴道，心中已是暗暗納罕，後來她只輕輕一拂，就解開了自己獨門手法制住的幾處穴道，心中更覺驚異，因爲她這輕輕一拂，也根本不是解穴手法，但藍如玉、雲飛白卻已同時醒來。

莫元奇心中雖覺驚奇，但他成名數十年，豈會對一個白衣少女，一個喬裝男子的少女（甘明珠）會放在眼裏，聞言嘿然的道：「就憑來了兩個丫頭，也救不了他們。」

白衣少女回過頭來，她晶瑩如玉的臉上，不禁飛過一絲詫異之色，問道：「你還沒有走嗎？」

莫元奇大笑，說道：「老夫爲什麼要走？」

白衣少女緩緩的道：「那你願意接受撕毁玫瑰劍令的懲罰了？」

莫元奇大笑，說道：「什麼人能懲罰老夫？」

白衣少女笑容可掬的道：「自然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了。」

「哦！」莫元奇這才想起剛才白衣少女的第一句話來，她指那女扮男裝的小丫頭（甘明珠）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不覺回頭望了甘明珠一眼，怪笑道：「妳說是她？」

「嗯！」白衣少女柔聲道：「我說的自然是她了。」

「好，好！」莫元奇連說了兩個好字，伸手朝甘明珠一招，說道：「來、來，小丫頭，老夫讓妳砍上三劍，妳只怕也削不下老夫一片指甲來。」

白衣少女道：「你不還手？」

莫元奇大笑，說道：「老夫不攻她就是了。」

甘明珠自己也知道，藍如玉和雲飛白兩人聯手，都不是這隻癩蝦蟆的對手，自己自然更非其敵了。

白衣少女輕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



，說了可要算數？」

莫元奇道：「老夫說出來了，自然算數。」

白衣少女道：「我要她攻你三招，就可以削下你三根指頭。」

莫元奇道：「要是削不下呢？」

白衣少女道：「你不是要雲公子、藍姑娘跟你走嗎？如果她削不下你三個指頭，我們都跟你走！這樣可好？」

她說話之時，聲音又嬌又柔，稚嫩無邪，看去只是一個不諳世故的小姑娘，就像莫元奇這等成名多年的老魔頭，也對她莫測高深。

「好！」莫元奇頷首，說道：「就這麼辦！」

白衣少女笑了笑，朝甘明珠招招手道：「甘姑娘，妳過來。」

甘明珠依言走了過去。

白衣少女附着她耳朵，低低的道：「妳要替我去削他左手三個指頭。」

甘明珠心甚是爲難，也低低的道：「管姐姐，我只怕不是他的對手。」

白衣少女低笑道：「做事要有信心，妳只要堅信一定可以削下他三根手指，就會削下來的了。」

甘明珠道：「這不是信心的問題，我武功比他差得很遠……」

「不要緊！」

白衣少女道：「妳只要聽我的就是了，我要妳刺他那裏，妳就刺他那裏，這總會吧？」

甘明珠點頭道：「這個我會。」

「那就好了！」

白衣少女微微一笑，又說道：「妳必須記住，要和這癩蝦蟆動手，千萬不能用招式。」

「不用招式？」

甘明珠驚異的道：「用劍怎能不使招式呢？」

「用招式就落了下乘。」

白衣少女輕輕的低聲說道：「我叫妳刺那裏，妳必須學劍就刺，旁的妳都不用管。」

甘明珠又點點頭道：「好吧！」

白衣少女道：「好了，記着，妳上去第一劍，出手就刺他右肋『歸陰穴』，好，妳可以上去了！」

甘明珠一呆道：「就這麼簡單？」

白衣少女笑道：「出手攻敵，自然越簡越好了，妳快去吧！」

莫元奇看兩人竊竊私語，不耐道：「妳們說好了沒有？」

白衣少女臉含嬌笑，說道：「好啦，甘姑娘，妳可以上去出手了。」

三招可以削下莫元奇三個指頭，不僅癩蝦蟆莫元奇不會相信，連雲飛白和藍如玉也極不相信，這時眼看甘明珠手持長劍，走了上去，幾個人的目光，全都眼睜睜的望着她。

甘明珠自己更是毫無把握，因爲管姐姐要她不使招式，學劍就刺，這在她來說，自幼練劍，要不使招式上去就刺，她實在想不通。

如果不使招式，學劍就刺，就能克敵制勝，還有誰去下苦功，練劍法？但她對管姐姐說的話，又不能不聽，因此，走是

走上去了，心裏只是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情，好在莫元奇說過不回手的。

不使招式，當然也用不着抱元守一，行氣運劍這一套了。

看看距離莫元奇已不過數尺，甘明珠腳下不由得一停，昂首說道：「我要出手了！」

莫元奇早巳等得不耐，哼道：「妳只管攻來好了。」

「好！」甘明珠好字出口，身形稍偏，舉手一劍，朝莫元奇右肋「歸陰穴」刺去。

她出手雖快，但只是隨手發劍，毫無招式可言。

藍如玉看她第一劍刺的毫無章法，不由暗暗攢了一下眉，心想：「甘明珠一手『乾坤劍法』，還有幾分火候，像這一劍，簡直刺得一無可取，這樣刺法，就是再刺一百劍，也休想傷得這魔頭分毫！」

這一劍，莫元奇連身子都不須避讓，一動不動，坦然承受，讓她準準確確的刺在右肋「歸陰穴」上。

「篤！」劍尖刺上莫元奇「歸陰穴」，就像刺在鐵石上一般，直震得甘明珠手掌心隱隱生痛，腳下不禁後退了半步。

莫元奇連看也沒有看她，只是朝白衣少女道：「這算是第一劍了？」

「不錯。」白衣少女嬌稚的笑道：「這自然是第一劍了。」

莫元奇催道：「還有兩劍，叫她快些刺吧！」

甘明珠後退半步之際，只聽管姐姐的聲音細如蚊蚋，在耳邊說道：「妳這一劍刺得很好，現在改刺他左喉『氣貫穴』，不過妳要記住，這第二劍，他依然不會閃避，但妳必須站穩，絕不能後退，在他口中叫出：『這是第二劍』這幾個字的時候，妳立即舉劍上挑，點他左眼『睛明穴』，（左眼目內眥）劍上要用點力氣，而且要準備快速後退，切記，切記！」

甘明珠待她話聲一落，立即舉步跨上，長劍一振，又是一劍朝莫元奇急刺了過去。

這一劍，當然還是不使什麼招式！

藍如玉看得大為洩氣，她先前以為管姑娘和甘明珠低低的說了一陣，一定面授機宜，教了她三招精妙劍法，那知甘明珠這前後兩劍，根本只是胡亂發劍而已！

雲飛白當然也看得大是不解，甘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篤！」這一劍和第一劍沒有什麼不同，劍尖端端正正刺在莫元奇喉頭「氣貫穴」上。

他練成「蝦蟆功」，頸如鐵石，自然不在乎妳毫無力氣的一劍了。

甘明珠一劍刺在像鐵石一般的喉嚨上，回震之力，使她掌心又感動一陣震痛，但她雙腳在跨上之時，早巳站住了樁，是以並未因劍上受震而後退。

莫元奇又矮又胖，引頸受戮，連眼睛都沒霎一下，陰笑一聲道：「這是第二劍了……」

甘明珠等的就是他這句話，一言不發，暗暗勁運右腕，在他話聲甫出，突然振腕發劍，一點劍光，疾若流星，朝他左眼「睛明穴」飛射過去。

這一劍當然還是不成章法，但劍勢比方才兩劍，却快得幾乎增加了一倍！

這一劍，莫元奇也大感意外！

不，他一張老臉，不由得驟然變色，左手一抬，閃電朝劍上劃出！

他練成了「蝦蟆功」，自然不怕劍刄鋒利，這一記他還是遵守承諾，不採攻勢，只是想把筆直點來的劍勢格開而已！

因為他所練「蝦蟆功」的竅門，就在「睛明穴」上，他自然非要加以保護不可了。

就在莫元奇左手抬起的一瞬間，白衣少女右手也抬動了一下，但此時大家目光都盯注在動手的二人身上，因此誰也沒有注意到她的舉動。

雙方動作，快得有如電光火石，甘明珠長劍點出，莫元奇左手也同時劃到，但聽莫元奇大吼一聲，迅疾後退。

甘明珠也緊記着管姐姐的話，急速向後退下。

原來這一劍，居然眞把莫元奇的左手三個手指（小指、無名指和中指）削了下來。

莫元奇面如噀血，雙目通紅，射出兩道稜稜兇光，又是一聲大吼，雙手箕張，活像一隻大蟆蝦似的，凌空朝甘明珠當頭飛撲過來！

白衣少女叱道：「莫元奇，你已經輸了，還要逞兇麼？」

右手抬處，凌空一指點了過去。

癩蝦蟆莫元奇人雖凌空躍起，却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身體四肢，只有比平常更為靈敏，一見白衣少女振腕一指，凌空點來，他見多識廣，看她單舉一根食指，朝上點出，使的分明是「乾元指」了！

「乾元指」是玄門中最厲害的指功，如被擊中，可以震散一身眞氣，他雖然練成「蝦蟆功」，但對「乾元指」却也心存顧忌，不敢以身輕試，雙手一劃，身子向左偏出，一下落到地上，厲聲道：「妳到底是什麼人？」

白衣少女輕盈一笑，道：「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我只問你，你是不是承認輸了？」

莫元奇瞪着一雙三角眼，心中暗暗忖道：「我一身刀劍不入，憑那丫頭如何削得斷我三根手指，方才自己以手格劍之時，突覺『脈筋穴』上微微一麻，分明是她暗中施展『乾元指』，震散了自己手上眞氣，看來這丫頭的『乾元指』功，果然是自己『蝦蟆功』的尅星！」

他想到這裏，頓覺留此無益，一言不發，雙腳一頓，一團人影，劃空飛起，轉眼就走得無影無踪。

甘明珠返劍入鞘，喜孜孜的道：「管姐姐，他自知不敵，嚇得逃走了呢！」

白衣少女輕輕舒了口氣，說道：「他是給我唬走的，眞要動手，我只怕也不是他的敵手呢！」

藍如玉走了過來，親切的道：「管姐姐，妳兩次救了我們性命，我們眞不知如何感謝妳才好。」

雲飛白也跟着過來，拱手道：「管姑娘相救之情，大恩不言謝，我們如果說謝，就顯得小氣了。」

白衣少女粉臉忽然微微一紅，一雙明

亮如同秋水的眼波，輕輕一轉，嫣然笑道：「雲相公說對了，我們都是江湖兒女，不可落了俗套。」

春雨在邊上道：「管姑娘，甘姑娘，到裏面去坐咯！」

藍如玉經她一言提醒，笑道：「是啊，我們只顧說話，不是春雨說，我倒忘了，天都黑了，我們也請管姐姐，甘姑娘到裏面去。」

於是大家回入屋中，在堂屋裏落坐，秋霜點起一盞油燈送上。

雲飛白問道：「甘姑娘，妳怎麼會和管姑娘在一起的呢？」

甘明珠道：「自然是管姐姐把我救出來的了。」

雲飛白道：「妳可知道那些賊人到底是什麼路數麼？」

「誰知道？」

甘明珠道：「是兩個黑衣人把我騙到竹林裏去，說是爹就在那裏等我，我發覺不對，已經遲了，直到管姐姐把我救出來，我沒見過第三個人，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什麼路數。」

藍如玉看他們說個沒完，笑了笑道：「管姐姐，妳救了我們兩次，我們連妳名字都還不知道呢！」

白衣少女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我叫管練霞。」

藍如玉道：「管姐姐武功通玄，教小妹好生羨慕，不知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管練霞道：「我沒有師父，我只是跟家父隨便練的。」

雲飛白道：「在下想請教管姑娘一件事，姑娘在紙上畫了一把劍，和一朵玫瑰花，那癩蝦蟆看了似乎甚是忌憚，據在下猜想，這玫瑰劍可能大有來歷，不知姑娘可肯見告嗎？」

管練霞看了他一眼，臉含嬌笑道：「我只是聽爹說過，昔年有一位奇人，武功高不可測，生平嫉惡如仇，黑道魔頭莫不聞名喪胆，據說只要畫一張玫瑰劍令，貼在門上，就會使羣邪辟易，前晚雲相公、藍姑娘都受了重傷，我又另有事去，一時之間，無計可施，才想到玫瑰劍令上去，姑且畫了一張貼在門上，其實我也並不清楚。」

她話聲又嬌又柔，粉嫩的臉上隱現嬌紅，使人對她有涉世未深的感覺。

藍如玉看她神情，心中暗暗好笑：「她好像知道玫瑰劍令的來歷，却不肯說出來，一個平時從未說過謊話的人，說了謊話才會臉紅。」

甘明珠走到管練霞面前，撲的跪了下去。

管練霞吃了一驚，急忙伸手去拉，說道：「甘姑娘，妳這是做什麼，快快起來吧。」

甘明珠在地上叩着頭道：「管姐姐把我從賊人手中救出來，我心裏感激不盡，只是家父還被賊人所擄，還望姐姐救救家父，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姐姐大德的。」

管練霞把她硬拉了起來，嬌笑道：「甘姑娘，妳且坐下來，慢慢的說，我們是姐妹咯，幹甚麼這樣磕頭拜佛？令尊也被他們擄去了麼？」

甘明珠道：「是的，我爹失踪，還是我被他們擒去前一天的事。」

她把當晚和七色劍主人約在插花廟後山說起，一直說到自己被擒為止。

管練霞娥眉微蹙，說道：「他們刦持令尊，有什麼目的呢？」

甘明珠望了藍如玉說道：「好像是為了一顆什麼珠子，但我從沒見過。」

藍如玉道：「我聽義父說過，令尊有一顆驪龍辟毒珠，功能善解天下奇毒，佩在身上，百毒不侵。」

甘明珠道：「當時妳也是為這顆珠子來的了？」

「不是。」藍如玉搖搖頭道：「我是找義父來的。」

甘明珠問道：「藍姐姐，妳的義父是誰呢？」

藍如玉神色微黯，說道：「這裏沒有外人，我說出來也不要緊，我義父就是北嶺七星之首的厲山君……」

甘明珠說道：「所以妳自稱七色劍主人。」

「不！」藍如玉微微搖頭道：「我稱七色劍主人是有原因的……」

她口氣微頓，接着道：「義父和六位叔叔在江湖上人稱七兇，一向名聲不太好，但二十年前，接受了一位異人的警告，不准他們再在江湖為惡，從那時起，我義父和六位叔叔隱迹深山，韜光養晦，從未出山一步，不料三年前，突告失蹤……」

甘明珠驚異的道：「妳義父也失蹤了，妳一直沒有找到他們。」

藍如玉道：「妳聽我說下去呢！當時我急得束手無策，四出打聽，也沒有半點消息，我只好去找義父的一個老部下佟元璋。」

雲飛白問道：「就是那位佟總管？」

「是的。」藍如玉看了他一眼，又道：「佟老就建議我，要找義父他們，只有一個方法，我自稱七色劍主人，由他給我招募一些人，加以訓練，使江湖上人，知道息隱多年的七色劍主人又重出江湖了，這樣一來，義父他們如果得到了這個消息，也許會找來，若是義父已經遇害，他們的仇家聽到這消息，也會找上門來……」

雲飛白道：「這倒是個辦法。」

藍如玉道：「就這樣，佟老給我訓練了一批手下，足足化了兩年多時間，直到上個月才準備妥當，率着他們下山……」

她朝甘明珠笑了笑道：「下山，就是踏上了江湖，總得找一個在江湖上有名頭的人來做對象，才會很快傳揚開去，這第一件事，就選上了令尊，因為令尊雖已息隱林泉，但在大江南北，提起白眉崑崙，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我聽義父說過，他老人家和令尊為了一顆驪龍辟毒珠，有過樑子，正好以此作藉口，發了一封七色帖給令尊，妳想想看，我眞要對令尊不利，何用先發七色帖，這就是想假令尊之手，把七色劍主人重出江湖的消息傳了出去……」

甘明珠道：「但家父無巧不巧，竟會就在那天晚上出了事。」

藍如玉頷首道：「我這次出山，在江湖上還聽到了許多消息。」

接着回頭道：「雲兄應該記得，那天晚上，我不是和你說過，最近一、兩年間

，江湖黑白兩道上，稍具名頭的人，已有很多人相繼失踪，一去杳無踪影，說不定都是被人刦去的……」

雲飛白道：「他們刦持了人，並無勒索，那是爲甚麼呢？」

「也許這是一個很大的陰謀。」

藍如玉深深吸了口氣，又道：「這次甘姑娘令尊和甘姑娘的相繼失踪，總算給我找出了一點綫索。」

甘明珠眼睛一亮，問道：「藍姐姐，妳有綫索了？」

「只能說是一點……」

藍如玉道：「那晚我看到了義父和六位叔叔……」

雲飛白想起那七個灰衣人，忍不住問道：「藍兄說的就是那七個灰衣人嗎？」

藍如玉點點頭道：「是的，那用『混元摧枯掌』，擊傷我們的就是七叔井勿用，不過我看義父和六位叔叔神色有異，看到我都好像不認識了一般，說不定是被人迷失了神志。」

甘明珠道：「這會是甚麼人呢？」

藍如玉道：「我想，這幕後一定有一個極神秘的組織，不但刦持義父，也刦持了許多江湖上的知名人物，不但刦持，而且還控制了被刦持的人的身心，爲他們所利用，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陰謀……」

甘明珠道：「他們想做甚麼呢？」

「目前還不知道。」

藍如玉道：「不過我和雲兄雖然死裏逃生，但也有了很大的收穫，那晚假扮甘姑娘的玉女雙嬌，是華山玉女門的門下，這批人至少和玉女門有着關連……今天來的是昔年南山十戾中的癩蝦蟆莫元奇，當然和南山十戾也有關連了。」

管練霞一直沒有開口，這時才道：「南山十戾，如今已只剩了三戾，天狐、地龍、癩蝦蟆。」

藍如玉道：「不管他們幾戾，我們苦於找不到綫索，如今既然有了目標，總可以查得出他們的動機和陰謀來。」

管練霞道：「南山十戾，雖然只剩下三戾，但這僅存的三戾，是十戾中武功最高的三個，憑我們這幾個人，無異以卵擊石，唉！不說三戾了，就是藍姑娘的義父等七人，功力之高，在武林中已是很少有人能敵，所以我想我們只能智取，不可力敵。」

甘明珠憂形於色，說道：「管姐姐，這麼說，我爹是救不出來了？」

「這也不一定。」

管練霞安慰道：「照目前的情形看，令尊暫時是不會有危險的，人當然要救，但不能急在一時，我們要妥籌對策，謀定而動才行。」

甘明珠道：「我想不出一點辦法來，這事只有聽管姐姐、藍姐姐、雲大哥的了，你們要我做甚麼，我就做甚麼。」

管練霞說道：「對了，藍姑娘不是訓練了一批人手麼？妳的手下一共有多少人呢？」

藍如玉道：「佟總管除外，一共是二十個人，練成了兩座『七色劍陣』，和六個預備劍手。」

管練霞道：「我們目前就以這批人作基礎，有了人手，才能和人家對抗，這件事仍要藍姑娘負責……」

「不！」藍如玉道：「管姐姐武功最高，我們都聽管姐姐的才是。」

「才不呢！」

管練霞搖手道：「我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怎能担當起領導之責，妳江湖經驗比我們多，自然是妳最適當了。」

甘明珠道：「妳們也不用推來推去了，管姐姐也好，藍姐姐也好，我們四個人志同道合，不如結成姐妹，患難與共，生死不渝，妳們認爲好不好？」

藍如玉也因管練霞武功極高，存心拉攏，立即附合着道：「甘姑娘這話不錯，管姐姐，雲兄的意見呢？」

管練霞發亮的雙眸朝雲飛白一溜，嫩臉含笑，低低說道：「我沒有意見，她們說好，我自然贊成了，雲相公你呢？」

雲飛白道：「妳們三位姑娘決定的事，在下豈敢不同意？」

「這就好了。」

甘明珠喜得跳了起來，說道：「來，大家排排年齡看誰最大？」

雲飛白笑道：「算年齡，自然是我最大了。」

甘明珠道：「快說呀，你幾歲嘛？」

雲飛白道：「在下二十四歲，正月裏生。」

甘明珠道：「管姐姐呢？」

管練霞粉臉一紅，推道：「妳怎麼不先問藍姐姐呢？」

藍如玉爽直的道：「我二十。」

管練霞紅着臉道：「我十九。」

甘明珠道：「我也十九，管姐姐，妳幾月生的？」

管練霞道：「七月。」

甘明珠道：「我十一月，我最小了，雲大哥最大，是我們大哥，藍姐姐是二姐，管姐姐是三姐。」

這回大家結成了兄妹，大哥、二妹、三姐、四妹的叫着，自然比相公，姑娘的要親切得多了。

春雨、秋霜正在厨下做飯，聽到主人和雲相公、管姑娘等結成了兄妹，趕忙奔出來跟四人賀喜，茅屋中一片歡笑。

少頃，春雨、秋霜端上飯菜，大家匆匆吃畢，秋霜沏了四盞茶送上。

甘明珠心切父親安危，又道：「二姐、三姐，我們該如何行動呢？」

藍如玉看看管練霞道：「三妹好像是專門帮我們的忙來的，她是不是已經胸有成竹了呢？」

管練霞道：「我才沒有成竹呢，不過我想對方發現我們幾個人在一起，一定不會放心的，所以附近說不定會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最好裝作不知，明天一早，就一同上路，讓他們盯下來，我們再留一個人，暗中盯他們，這樣就可以知道他們眞正的巢穴在那裏了。」

甘明珠道：「他們巢穴不是就在寒舍後面那座大宅子裏麼？」

藍如玉道：「四妹，妳眞是一個大小姐，那座宅子，只是他們臨時落脚之所，我和雲大哥進去救妳，雖沒把妳救出來，但三妹却把妳救出來了，他們行蹤已洩，豈會還住在那裏？」

甘明珠道：「二姐說得是。」

藍如玉道：「三妹這辦法不錯，只是誰去暗中跟蹤他們呢？」

管練霞道：「自然是我了，你們三個本來就在一起的，只有獨來獨往，待會我和你們別過，出門而去，他們自然不會疑心的了。」

甘明珠道：「三姐到那裏去呢？」

管練霞笑道：「我出去轉一圈，就回來了。」

甘明珠道：「妳回來，他們不會看到麼？」

管練霞輕笑道：「要給他們看到，我還出去作甚？」

甘明珠道：「三姐回來，他們怎麼會看不到呢？」

藍如玉道：「三妹要讓他們看不到，別說賊人留在這裏的眼綫，就是我們也一樣看不到呢！」

管練霞嫩臉不覺一紅，說道：「才不呢！」

正話說之間，只聽遠處傳來了一聲鷄啼！

藍如玉欣然道：「佟總管找來了！」

她話聲未落，只聽屋後緊接着也响起了一聲鷄啼的聲音。

雲飛白心中暗道：「原來這鷄聲是他們的暗號了！」

這時秋霜已經奔了出去，迎着道：「佟總管，主人就在裏面。」

佟元璋道：「這地方眞不好找！」

隨着話聲，舉步走入，朝藍如玉欠欠身道：「屬下見過主人。」

藍如玉道：「佟老來得正好，你聽到甚麼消息麼？」

佟元璋目光一抬，看到雲飛白，就拱拱手道：「雲公子也在這裏，那就最好不過了，在下從甘家莊上，帶來了雲公子一封家書。」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遞了過來。

雲飛白說了聲：「多謝佟總管。」

接過書信，拆開封口，抽出一張白紙，目光一注，不由得臉色大變！

白紙上只有四個字，那是：「父危速回」。

雲飛白自然認得，這四個字正是爹的手筆！

他自然也知道爹是個生性倔强的人，如果不到危急關頭決不會寫這張字條，叫自己速回的，一時之間，拿着信箋的手，不由得起了一陣顫抖！

甘明珠奇道：「雲大哥，你臉色好難看，信上怎麼說呢？」

雲飛白把信箋遞了過去，一面惶急的道：「家父這信，少說也已有一二日了，我這就得趕回去。」

「父危速回！」

甘明珠吃驚的道：「雲伯伯也有了危險！」

藍如玉聽得悚然一驚，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這批賊人當眞可惡。」

管練霞道：「父危，不一定是雲伯伯有了危險，也許是病危，雲大哥先冷靜一下；讓大家計議計議，就是趕回去，也不急在一時。」

藍如玉回頭問道：「佟老，這信是誰交給你的？」

佟元璋道：「是甘家莊的甘總管交給屬下的，他不知雲相公現在何處？所以交給了屬下，要屬下轉交。」

藍如玉點點頭，又朝雲飛白問道：「雲大哥，這信上的筆迹，是雲伯父的親筆麼？」

雲飛白道：「是的，家父的筆迹，我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

藍如玉心裏也沒有了主意，望望管練霞道：「三妹，依妳看，咱們應該怎麼辦呢？」

管練霞嬌柔一笑道：「如果雲伯父有危險，我們自該趕去營救，這和我們方才的計劃，也沒有抵觸呀！」

她回頭朝甘明珠道：「四妹，妳陪雲大哥先走，二姐率領手下一批人，隨後趕來……」

甘明珠臉上一紅，說道：「妳不會陪雲大哥先走？」

管練霞嫩紅的臉上，也微微一赧，說道：「我們不是說好了，我還有事去。」

藍如玉也道：「三妹說得沒錯，妳陪雲大哥趕回甘家莊，挑上兩匹馬，先行上路，我們隨後就會趕來。」

甘明珠只好點點頭道：「好嘛。」

接着抬目問道：「雲大哥，我們甚麼時候走呢？」

雲飛白道：「家父可能已危在旦夕，我們自然越快越好，立即就走了。」

管練霞道：「你們那就快些走吧！」

雲飛白一手提起長劍，拱拱手道：「我們那就走了。」

大步往外行去。

甘明珠低着了頭，跟在他身後走了出去。

他們走後，管練霞也跟着起身道：「二姐，我也走了。」

藍如玉只當她不放心雲大哥和甘明珠二人，要暗中跟下去，這就點點頭道：「好吧！」

管練霞走了幾步，回頭笑道：「二姐，再過一回，妳們也該走啦！」

說完，閃身出門而去。

藍如玉轉臉問道：「佟老，我們的人手……」

「他們都在附近了。」

佟元璋走上一步，低低的道：「屬下聽說老主人有了消息。」

「哦！」藍如玉問道：「佟老是聽誰說的？」

佟元璋道：「屬下親眼看到的。」

藍如玉又問道：「你在那裏看到義父的？」

「就在……」佟元璋又湊上了些、低低的道：「就在……」

他突然雙手齊出，彈出十縷指風。

藍如玉好像驟不及防，趕緊使了一記「鐵板橋」，上身往後翻下，右足飛起，踢向佟元璋前胸，人已趁勢就地一個急滾，滾出去八尺來遠，一躍而起，喝道：「佟元璋，你這是幹甚麼？」

春雨、秋霜聽到喝聲，也一起從後面閃身而出。

佟元璋一襲落空，突然長歎一聲，舉手一掌，朝自已天靈拍去。

藍如玉一個箭步，掠了上去，右腕一振，點了他「臂儒穴」，一面喝道：「佟元璋，你既有自戕的勇氣，怎麼沒有對我說出原因來的勇氣，你這是受了甚麼人的指使？」

佟元璋右手廢然下垂，滿臉痛苦的道：「屬下對不起主人，但屬下也是爲了救老主人心切，屬下該死，主人就讓屬下死了算了。」

藍如玉道：「你說甚麼？你出手偷襲我，是爲了救老主人？」

佟元璋道：「是的，老主人受制於人，對方找到屬下，答應只要用主人去交換，就可以釋放老主人了。」

藍如玉道：「你相信他們的話？」

佟元璋道：「但老主人落在他們手裏，屬下縱然不信，也只好冒險一試了。」

藍如玉問道：「他們和你接洽的是甚麼人？」

佟元璋道：「是一個青衣人。」

藍如玉道：「他們要你把我送到那裏去？」

佟元璋道：「屬下制住主人之後，燈光爲號，他們就會派人前來接應。」

藍如玉一笑道：「你怎麼不早說？」

佟元璋吃驚的道：「主人是要將計就計？」

藍如玉道：「不錯，我們給他來個將計就計，逮住了對方的人，就不難問出義父下落來了。」

「不成。」佟元璋連連搖頭說，道：「投鼠忌器，老主人還在他們的手裏，萬一……」

藍如玉道：「我自小是義父一手扶養長大的，義父對我恩深如海，難道我會沒想到他老人家的安危？賊人刼持義父之時，我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無足輕重，但咱們化了三年時間，訓練出一批劍手，如今已經有了一小股力量，他們才要你用我去交換義父，這已經很明顯，因爲我有佟老相助，和手下有一批人，使得他們感到了威脅，如果你眞拿我去交換義文，他們也未必眞會放了義父，因此，只要我們存在一天，就不用想到投鼠忌器。」

佟元璋想想也有道理，這就點頭道：「好，主人要如何安排，屬下悉聽主人的好了。」

「好！」藍如玉道：「我和春雨、秋霜假裝穴道受制，你就用燈號把他們引來就是了。」

說完，朝春雨、秋霜打了個手勢，說道：「妳們快臥下來，沒聽到我的招呼，不可妄動。」

自己當先在木椅邊上，側身臥下。

春雨、秋霜手握短劍，也各自在搶出房門的一二步之間，臥倒地上。

佟元璋伸手取過燈盞，走近窗戶，擧燈朝左右幌動了三下。

過沒多久，果然聽到一陣輕快的脚步聲，自遠而近，接着一個身穿青衣的中年人緩步行入大門，此人面貌森冷，死板板一無表情，但一雙目光却深隼而銳利，看了藍如玉和春雨、秋霜一眼，說道：「佟兄果然辦到了。」

藍如玉閉着眼睛，不敢稍動，但聽他說話的聲音，心中暗道：「果然是竹林大宅中的那個青衣人了。」

佟元璋道：「兄弟爲了救老主人，只好出此下策了。」

言下之意，似是深感愧對藍如玉。

青衣人口中發出一聲輕嘿，又說道：「這也正是佟兄對老主人的一片耿耿忠心了。」

他在說話之時，已然緩步朝藍如玉行去，只是走得很小心，就在快要行近之際，突然出手點了藍如玉兩處穴道。

藍如玉本待發動，但爲了想多聽他幾句話，一時竟被他先行下手，突覺兩處穴道一麻，心中不由大急，暗道：「這下自己弄巧成拙了！」

佟元璋看在眼裏，嘿然的道：「兄弟已經點了她的三處穴道，閣下何用再費手脚？」

青衣人深沉一笑道：「辦事還是謹愼些好。」

佟元璋身子移動，一下擋在藍如玉面前，冷然道：「兄弟已經遵囑辦理，閣下答應的話，該如何兌現？」

青衣人道：「兄弟答應過的話，自然算數，但必須等兄弟把此女帶走，才能釋放你家老主人。」

佟元璋道：「咱們講好交換的，閣下把她帶走，你要是不放老主人呢？」

青衣人大笑一聲道：「佟兄若是不放心，可隨兄弟回去，這樣總可以吧？」

佟元璋道：「你事先佈置好了陷阱，讓佟某自己送上門去麼？」

青衣人道：「佟兄這麼說，那就叫兄弟爲難了。」

「本來這件事，一點也不用閣下爲難的。」

佟元璋徐徐說道：「咱們有約在先，講明了互相交換的，如今閣下要先把敝主人帶走，再放老主人，兄弟如何信得過你？何況直到此時，閣下已知兄弟叫做佟某，兄弟連閣下是誰，都還一無所知。

青衣人說道：「佟兄只是爲了救你老主人，至於兄弟是誰，知不知道都是一樣的。」

佟元璋道：「這可不同，兄弟豈能把敝主人交給一個一無所知的人？因此兄弟有個不情之請，閣下大概戴着人皮面具吧，你把面具取下來給兄弟瞧瞧，也好讓兄弟知道是什麼人把敝主人帶走的，這要求不該使閣下爲難了吧？」

「不成。」青衣人冷然道：「兄弟若是要以眞面目示人，那就不用戴什麼面具了。」

佟元璋說道：「閣下既未依約行事，連眞面目都不肯示人，那就顯然毫無誠意了。」

青衣人冷嘿一聲道：「佟兄一定要堅持己見麼？」

佟元璋說道：「佟某走了大半輩子江湖，在今晚這種情況之下，不堅持己見成嗎？」

青衣人道：「佟兄既然這麼說，咱們這筆交易只好作罷了。」

說完，轉身欲走。

佟元璋在他轉身之際，急忙迅快出手，推活了藍如玉的穴道，一面沉聲喝道：「慢點！」

青衣人站定下來，回頭道：「佟兄還有什麼見敎？」

佟元璋一臉俱是激憤之色，喝道：「這件事是閣下找上佟某來的，佟某一時救老主人心切，才只好犧牲小主人，如今佟某出其不意，已把敝主人制住，此事可一而不可再，閣下如此一走了之，你敎佟某怎麼辦呢？」

青衣人微微一笑，才緩緩轉過身來，說道：「佟兄只顧自己，也不替兄弟想想，兄弟上面還有主兒，你佟老哥不讓兄弟把人帶走，敎兄弟如何跟上面交代？兄弟可以保證，只要佟兄肯隨兄弟同去，敝上說過的話，一定算數，釋放佟兄老主人，保在兄弟身上。」

佟元璋既已解開了藍如玉的穴道，就跟着走上兩步，說道：「敝主人已由閣下親自加點了穴道，就可見佟某的一番誠意了，閣下上面有人，佟某也不好勉强，這樣吧，兄弟跟閣下去可以，但閣下總該讓佟某先知道貴上是誰？閣下自己不取下面具，也得亮個萬兒，也好讓佟某心裏先有個譜兒。」

「這個碍難從命。」

青衣人冷哂道：「佟兄到了地頭，不就全知道了麼？」

「咱們說了半天，這就等於白說一番了？」

佟元璋雙目神光暴射，雙手緩緩提胸，冷然道：「閣下如此不通事理，佟某實逼處此，說不得只好得罪閣下了。」

青衣人大笑道：「佟兄想和兄弟動手麼？」

佟元璋道：「狗急跳牆，人急拚命，這是閣下逼我的了。」

「兄弟豈會無備而來？」

青衣人大笑，說道：「佟兄眞要和兄弟動手，未必一定勝得了兄弟，就算制住了兄弟，不但佟兄救不出了老主人，於事無補，藍如玉和佟兄也走不出方圓百里之內……」

「佟某豁出去了，連天都不怕。」佟元璋怒聲道：「閣下不說出你上面的主使人來，今晚就不用離開此地了。」

「哈哈！」青衣人大笑一聲，道：「佟兄鐵掌名動江湖，看來兄弟也只好領敎了。」

藍如玉聽他始終不肯說出他上面的人是誰，而且不惜一戰，看來想從他口中套出話來，已不可能，雙足足根在地上一點，迅即騰身躍起，叱道：「今晚你是來得去不得了。」

她這一躍起，春雨、秋霜也迅疾一個翻身，貼地飛掠，從左右抄了過去。

「哈哈！」青衣人大笑，說道：「佟元璋，兄弟沒有料錯，你使的果是苦肉計了！」

四人雖然圍住了他的正面，但青衣人背向着大門，仍然保有了退路。

藍如玉冷笑道：「不用點機謀，如何能把你引來？」

青衣人微哂道：「藍如玉，妳如要救妳義父，就該束手就縛，跟兄弟走。」

藍如玉哼道：「方才你表現得很好，這已經明白的告訴了佟總管，就是我藍如玉束手就縛，你們也絕不會放了我義父的，現在該是閣下束手就縛的時候了。」

「笑話！」青衣人哼道：「就憑你們這四個人，要兄弟束手就縛，只怕還早着哩！」

突然身形一幌，雙手連揚，交替拍出兩掌，人已朝門外退去。

只聽門外有人喝道：「閣下當心，刀劍是不長眼睛的。」

兩支森寒的劍鋒，一左一右朝青衣人「笑腰穴」刺來。

門外兩人，正是去而復回的雲飛白、甘明珠。

青衣人發覺身後有人襲到，急忙又朝前跨上了一步。

佟元璋早已旣憤且怒，一看青衣人雙掌劈來，口中沉喝一聲：「好！」

同樣雙掌一掄，往前推出。

四股掌風，有如狂飈乍合，只聽「蓬」「蓬」兩聲，震得兩人上身各自幌動了一下。

藍如玉乍見雲飛白、甘明珠去而復回，心中大奇，忍不住問道：「雲大哥，四妹，你們怎麼回來了？」

甘明珠咭的笑道：「是三姐說的，雲伯伯這封家書只怕有詐，很可能是賊人逼着家父摹仿雲伯伯的筆迹寫的，這是賊人調虎離山、各個擊破的狡計，要我們趕回來看看，這裏如果出了事，那就證明是假的了。」

白眉崑崙甘春霖和雲薄天是數十年深交好友，要他摹仿雲薄天的筆迹，自然可以亂眞了。

藍如玉輕輕歎息一聲道：「三妹眞是蘭心蕙質，料敵如神，這道理我怎麼會想不到呢？」

青衣人退路已被人截住，心頭也自暗暗震驚，口中大喝一聲：「佟元璋，你再接我兩掌？」

喝聲出口，又是兩掌，直劈過去。

佟元璋嘿然道：「佟某豈會懼你？」

雙掌當胸，再次迎擊而出。

這回雙方在掌勢上，都加了幾成勁力，四隻手同時擊實，又是蓬然一聲大震，各自被震得退後了一步。

青衣人這一步後退；自然又退到了門口。

雲飛白劍尖一指，抵住了他的後心，冷然的道：「閣下和佟總管過招，在下不好插手，但你若再往後退，要預防長劍穿心。」

兩人連續兩招硬拚硬接，都已感到血氣浮動！

因此青衣人雖被雲飛白劍尖抵住後心，他也渾如不覺，長長的透了兩口大氣，突然又大喝一聲道：「佟元璋，接招！」

雙手作勢，往前劈去。

但在掌勢要發未發之際，猛地一個急旋，雙掌一記「左右逢源」向兩邊急拍，身形一側，快若閃電，一下從雲飛白、甘明珠兩人中間閃了出去。

雲飛白、甘明珠不防他有此一着，何況他擅長於掌功，這兩掌快逾閃電，兩道掌力，分襲兩人，掌勢如巨斧開山，强勁如同有物，兩人不敢硬接，只好向旁閃開去。

（未完・五）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偷和小子夜闖寧王府，趁郡主朱菁照和白蓮敎徒兩燈使者崔命和藍定儒二人打鬥中，乘機闖入她的寢室將陸丹救走，由南偷揹住她，小子將兩燈使者的殺手截殺，這時蕭三公子從獅子樓趕回來，崔命和藍定儒以為小子是陸丹，便先向蕭三公子告歉，然後向小子逃走的方向追去，南偷揹住陸丹和傅香君會合，白蓮敎殺手從四方將他們圍在一起，正在無法突圍時，突出現四個幪面黑衣人將崔命、藍定儒等人殺退，南偷等人折回城內由秘道轉入安樂侯府，劉瑾的調虎離山計落空。王爺回府將朱菁照痛罵一頓，朱菁照的婚姻幻想也是一拍兩散……

奸徒擄人質　約會野豬林

也不用他怎樣說話，一看王守仁的本子皇帝便已雷霆震怒，王守仁說他的不是有什麼，正是他的沉迷女色，荒廢朝政。

劉瑾侍候了皇帝多年，又怎會不清楚皇帝最討厭就是別人過問他的私生活，看見皇帝果然一如所料，大發雷霆，又怎肯錯過這個機會，煽風點火唯恐皇帝不降罪王守仁。

皇帝看似眞的怒火中燒，劉瑾所說的無一不認同，一切也聽被劉瑾安排，隨即召來王守仁，當場杖責八十，革去南京兵部尚書之職。

劉瑾原是要乘此機會置王守仁於死地，皇帝却念在王守仁向盡忠職守，屢建奇功，免去死罪，這也是劉瑾最感遺憾的一件事，但看見王守仁被打得死去活來，心裏亦好生痛快。

皇帝接下令將王守仁逐出京城，貶往山西大同做一個總兵。

劉瑾並沒有考慮那許多，只要王守仁不留在京城再跟他作對，對皇帝的決定當然極表贊成，不予反對。

×　　×　　×

殷天虎常勝皇甫兄弟等知道消息，無不替劉瑾高興，你一言我一語，都說去掉這根眼中釘，從此可以安枕無憂。

劉瑾聽着心頭大樂，忍不住放聲大笑，他已經不止一次要將王守仁弄倒，今日總算得償所願，難得又如此的順遂。

「看你這個小小的山西總兵，以後如何再與我作對。」這句話出口，劉瑾的笑臉突然僵結。「山西——」他喃喃自語的接着說道：「皇帝下個月出巡……太原，山西——太原……」

「周瑜打黃蓋，好一條苦肉計。」他大叫出來，到底想通了。

皇甫義一旁聽得奇怪，接問道：「什麼苦肉計？」

「是啊——」殷天虎亦道：「將王守仁貶到大同，對我們應該是有利而無害。」

「好毒啊——」劉瑾自顧沉吟着。「我就是看不出其中的利害。」

「是什麼利害？」皇甫義不覺追問下去。

「你們有所不知，皇帝下個月出巡太原，只要他離開了京師，我們便不能夠直接威脅他的安全。」

「那與王守仁有何關係？」

「大同與太原相距有多遠，皇帝到了太原，要與王守仁會合又有何困難？王守仁人在大同，必先掌握當地的兵權，加上他的舊屬，為數在二十萬以外，回師反攻京城，我這個九千歲如何應付？」

「九千歲有寧王相助……」

「只怕到時候那個寧王有如牆頭之草，說不定反過來投向皇帝那邊，莫忘了他也畢竟是姓朱的。」劉瑾歎了一口氣。「之前皇帝與他在宮中相聚，故意將小德祿調開，就是早巳達成協議，亦未可知。」

「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當前之急，當然是先去將王守仁截下來。」劉瑾接喝：「殷天虎！常勝！」

「九千歲有何吩咐？」殷天虎常勝反應是那麼敏銳。

「追上去，殺了！」劉瑾右掌接一個砍殺的動作。

×　　×　　×

殷天虎常勝立即動身，同去還有二十個內廠的高手，挑的又是百中選一的健馬。一路上馬不停踏，出城十八里，終於追上了王守仁一行。

根據得到的消息，王守仁匆匆離開京城，輕車簡從，一行不足三十人，殷天虎常勝自問一身本領，再加上二十個內廠的高手，應該便足夠應付有餘。

可是現在追近了，二十二騎上了一個山坡，原是要抄捷徑趕在前頭，出其不意，迎頭痛擊，但居高臨下看清楚，殷天虎常勝却不由怔在那裏。

王守仁一行非獨不是不足三十人，而且數十倍這個數目，左右還有兩隊鐵騎護送，為首的兩個赫然就是韓滔與高陞。

單就是這兩個已經不容易應付，那兩隊鐵騎與隨行數百個侍衛顯然都是訓練有素，以他們二十二人衝殺前去，又何異以卵擊石。

常勝目光轉向殷天虎面上，歎了一口氣。「九千歲這一次又估計錯誤了。」

殷天虎淡然應道：「也許他現在已經考慮到皇上插手這件事。」

常勝只是問：「我們應該怎樣做？」

殷天虎以行動答覆，勒轉馬頭，往來路奔回。

×　×　×

劉瑾果然已經考慮到，但沒有派人去接應常勝殷天虎，他不知道皇帝到底派了多少人護送王守仁，沒有興趣打這種沒有把握的仗，只等殷天虎常勝回來證實，聽說護送的是高陞韓滔，仍然有些意外。

「高陞韓滔不在左右，我們要對付皇帝是不是方便一些？」殷天虎隨即問，追殺王守仁無功而還，他實在希望其他方面有所表現。

劉瑾聽說却笑了。「高陞韓滔就是在左右，要對付皇帝也是很方便的。」

殷天虎一言驚醒，苦笑退下，劉瑾笑接道：「他們也不會將王守仁一直護送到大同，但縱然他們半途折回，以王守仁的狡猾，必然早已作出安排，另有接應，事既至此，只好作罷。」

常勝大急。「九千歲的意思……」

劉瑾目光一轉，揮手截住。「我說的作罷只是王守仁這件事，皇帝方面，嘿嘿——」冷笑兩聲他才接下去。「我自有分寸，那個皇位他是坐不了多久的了。」

常勝雖然不清楚劉瑾準備採取什麼報復行動，聽他說得這麼肯定，亦知道他胸有成竹，全都放下心來。

×　×　×

劉瑾並沒有立即採取行動，除了心腹手下也不作任何透露，皇帝沒有傳到任何的消息，徐廷封等人亦不例外，只是發覺劉瑾在安樂侯府附近嚴密監視的手下已逐漸鬆懈下來，却並不奇怪，以爲一直以秘道出入，劉瑾的手下久候沒有收穫，終於疲態畢露，他們也沒有加以利用，事實也沒有這種需要。

府中多了傅香君和南偷小子，最高興的當然就是憶蘭，整天纏着南偷小子，變這個玩那個的，南偷原就是一個老頑童，小子也其實是一個大孩子，憶蘭又是那麼可愛，他們當然樂於令憶蘭高興一番。

之前憶蘭天天嚷着要到什刹海，主要也就是要看他們表演，百看不厭，但現在看了幾遍便完全提不起興趣來，她雖然沒有說出口，又怎瞞得過南偷小子的眼睛，也知道不是他們表演得不精彩，乃是環境不同，沒有什刹海那種熱鬧的氣氛，以致憶蘭沒有了那份看表演的心情。

這樣他們當然束手無策，也所以憶蘭提出要到外面去看熱鬧，他們完全不加以反對。

非獨憶蘭，就是他們也想到外面瞧瞧逛逛，散散心頭那股鬱悶，只是風聲既緊，南偷心裏牽掛的事又多，小子亦只是想着如何與南宮明珠取得聯絡，雖然有到外面跑一趟的念頭，一時間還是提不起那個勁兒來。

憶蘭也竟似看出他們的心意，沒有問他們，只求傅香君，之前當然先向父親徐廷封請示。

徐廷封平日有空也習慣了帶憶蘭到外面去看看，在他來說原就不是一回事，只是近日他正如南偷一樣，牽掛的事太多，騰出了身騰不出了心來，將憶蘭交徐福照顧又放心不下，難得傅雲君答應同去，又怎會反對？

他原就不以爲憶蘭會有什麼危險，所以放心不下只是一種父女關懷，而對徐福的不放心也只因爲徐福的老邁，一向的大意粗心。

與劉瑾的衝突在他的意念中完全是大人的事，小孩子完全拉不上關係，有一個傅香君那麼細心，武功又好的保鏢，又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劉瑾的不擇手段，連小孩子也不放過實在在他的意料之外，傅香君也是。

也就因爲她是沒有考慮到劉瑾會對付憶蘭，劉瑾的陰謀，進行得才會有那麼順利。

×　×　×

什刹海並未因爲沒有了小子南偷而失色，遊人仍然是那麼多，憶蘭一路雀躍着走來，笑得合不攏嘴，一雙手都是吃的玩的。

徐廷封雖然疼愛憶蘭，到底是一個男人，又何況傅香君仍然有一份童眞，知道憶蘭的心意，憶蘭跟她在一起，又怎會不開心？

傅香君一路走來一面指指點點，同一件事物出自徐廷封口中與出自她口中很多是兩回事，憶蘭非獨聽得很明白，也聽得高興。

徐福跟在她們後面聽得很清楚，藏在心深處的一份童眞也逐漸牽引出來，終於也插上一把嘴了。

傅香君若不是耳目敏銳，在這種情形氣氛下，一定不會再留意到那條胡同裏發生的事情，那麼劉瑾的一番心血縱然不致於完全白廢，也必須再花費一些再巧作安排才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

那條胡同非常寂靜，突然被一聲尖叫驚破，傅香君也就是聽到這一聲尖叫才留意，隨即看見一個獵人裝束的漢子牽着一條奇大的白狗從胡同中的胡同轉出，匆匆奔向那條胡同的另一端。

那條白狗一身銀白色，胡同裏雖然沒有陽光，仍然很觸目，傅香君一眼瞥見，第一個念頭是一個獵人牽着一條狗，然後突然有一個牽着一條狼的感覺。

——銀狼！她隨即想起了一直懸而未破的那件銀狼案，想到了那些神秘失踪的童男童女。

她心念才動，那個獵人已牽着那條白狗在胡同的另一端轉過去，一個中年婦人即從胡同中的胡同奔出來，一面尖叫：「小安！小安——」

傅香君心念再轉，吩咐徐福，道：「你看着蘭蘭，我過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身形緊接展開，掠進胡同內，截着那個中年婦人：「發生了什麼事——」

中年婦人神態倉皇，語聲在顫抖：「小安方才好好的在玩着，轉眼便沒了踪影

，姑娘，你有沒有看見一個小孩子從這裏跑過？」

傅香君沒有回答，向胡同另一端掠去，她是担心再遲便追不上那個牽着白狗的獵人。

「姑娘、姑娘——」中年婦人嚷着亦追前去。

憶蘭在胡同外看着奇怪，問徐福：「傅姐姐到底怎樣了？」

「我也不明白。」徐福往胡同內看了看。「過去看看好不好？」

憶蘭當然不反對，這一老一少便走進胡同內，以他們的速度，實在難追得上傅香君跟那個中年婦人，可是到了胡同的另一端，他們却看見傅香君背着他們在左面的那條小胡同中走着，那個中年婦人反而不見了。

「姐姐——」憶蘭嚷着，牽着徐福追前去。

傅香君恍如未覺，自顧往前走，到徐福憶蘭追近了才停下，緩緩的轉過身來。

不是傅香君，只是一個穿了與傅香君同樣衣衫的女人！

徐福並不認識這個女人就是白蓮教五燈使者中的青燈使者，但接觸青燈使者的目光亦不禁由心寒出來，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　×　×

傅香君自問輕功不弱，可是胡同一折再折三折，仍然追不到那個牽着白狗的獵人，一陣不祥的感覺也就在這時候襲上她心頭，不由自主的往來路奔回。

那個中年婦人原是哭嚷着追在她身後，可是一路奔回並沒有再遇上。

她絕對肯定沒有走錯，而事實亦沒有第二條路，那刹那却不知怎的竟然有一種走錯的感覺。

一直到看見徐福靠在一側牆壁下，她的一顆心才放下來，但立即又高懸。

憶蘭並不在徐福身旁。

「憶蘭怎樣了？」她問，但徐福沒有反應。

到她轉到徐福面前，才發覺徐福的咽喉已經被切斷，那絕無疑問是一柄很薄很利的刀，所以血流得並不多。

徐福的雙手都拿着東西，右手是一盞青色的燈籠，左手是一封信。

看見那盞青色的燈籠，傅香君不由變了面色。

×　×　×

信是白蓮教五燈使者寫給徐廷封的，很客氣的一封信。

憶蘭已落在白蓮教五燈使者的手中，徐廷封要見憶蘭，必須在三日後子夜到城北郊野豬林，五燈使者到時是必在野豬林恭候，他們素仰徐廷封的武功身手，想討教幾招，只要徐廷封能夠擊敗他們，他們一定會將憶蘭平安送返安樂侯府。

徐廷封本來很緊張，看過信，反而平靜下來，接將信遞給傅香君，然後鍾大先生，南偷，小子也都看了。

「我應該想到那是一個陷阱。」傅香君一面歉疚之色。

徐廷封當然很明白她的心情，搖頭。「換轉我也一樣會上當的。」

「可不是——」鍾大先生插口道：「有誰想到他們竟然會這樣卑鄙，主意動在憶蘭的身上。」

傅香君微喟：「我是考慮追下去可能會有危險，才將憶蘭留下來。」

徐廷封揮手截住：「憶蘭不會有危險的，他們若是要傷害憶蘭，根本不會將憶蘭帶走。」

鍾大先生接問：「你以爲他們這樣做有什麼目的？眞的只是要向你討教幾招而已？」

「師父應該知道絕不會這樣簡單。」徐廷封苦笑。

鍾大先生捋着長鬚。「當然，他們既不是那種醉心武學的人，又怎會做討教武功這種無聊的事？」

徐廷封沉吟着道：「也許是劉瑾的主意。」

南偷「嗯」一聲，接口：「劉瑾與白蓮教勾結，已經不用懷疑的了，他接連幾次的陰謀都被侯爺破壞，難免懷恨於心，找機會來報復。」

徐廷封點頭。「這是意料中事，我們也一直在小心着的了。」一頓一歎，欲言又止。

「侯爺——！」傅香君話尚未接上，已被徐廷封截下：「他們立心要將憶蘭抓起來，總有辦法的，事情到這個地步，我們還是想想——」

「還想什麼？」南偷截住。「三日後子夜，侯爺不免要走一趟野豬林。」

「不去不成。」徐廷封完全同意。

「到時候五燈使者一定會給侯爺一個清楚明白，這若是劉瑾的主意，劉瑾是要跟侯爺談條件的了。」南偷的頭腦顯得出奇的清醒，與平日簡直兩個人。

徐廷封不由呆看着他。「老前輩的意思是……」

「侯爺若是不願意與劉瑾合作，便得在這之前將憶蘭救出來。」

徐廷封點頭。「只是他們會將憶蘭收藏在什麼地方？」

「當然是一個他們心目中最秘密的地方。」南偷兩條眉毛突然一齊揚起來。「劉瑾那兒當然少不了密室什麼的……」

「當然——」徐廷封苦笑道：「只是要找出來也不容易，何況劉瑾那兒禁衛森嚴？」

南偷接問徐廷封。「你有沒有到過劉瑾那兒，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地方值得懷疑的。」

徐廷封一聲「沒有」出口，南偷兩條眉毛立時垂下來，雙手接一攤。「這我也沒有辦法了，連劉瑾那兒的環境也不清楚，如何將密室找出來。」

傅香君輕歎一聲插口：「劉瑾必也會考慮到我們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南偷拍案道：「這也是我要說的，所以我們倒不如先去弄清楚野豬林的環境，到時候見機行事。」

小子道：「只怕野豬林現在已經在白蓮教徒的監視下。」

南偷笑罵，道：「憑我們師徒的身手經驗，難道還沒有信心躲開白蓮教徒的耳目。」

小子的胸膛很自然的挺起來，南偷沉吟接着道：「若是只得五燈使者，應該不

太難應付。」

徐廷封目光回到信箋上。「信末只署五燈使者，應該就只是他們五個人。」

「到目前爲止，除了五燈使者與所屬五燈殺手，的確不見其他人出現。」傅香君接道。

「你是說天地雙尊？」

傅香君頷首。「教主不老神仙去世，人尊不知所踪，五燈使者之上便只有天地雙尊了。」

南偷脫口道：「這兩個人最好還未能够現身，否則有他們插手這件事，看來有些……」

他沒有說下去，傅香君接道：「天地雙尊的武功當然在五燈使者之上。」

「這是理所當然——」南偷好像還有話要說，但嘴唇一動便閉上，倒沒有說出來。

傅香君沒有在意，又道：「不老神仙上嵩山之前曾經召開大會，透露教中有人危言恐嚇，強迫無知村民奉獻童男童女，藉以修練白骨魔功……」

徐廷封沒有忘記，接道：「銀狠案中失踪的也是童男童女，若是眞的與白蓮教有關，天地雙尊到現在仍然不見現身，只怕就是在苦練白骨魔功的了。」

南偷看着他們。「果眞是這樣，他們還是不出現的好。」

徐廷封沉吟着。「白骨魔功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武功？」

「不老神仙也關心的武功當然是一種很可怕的武功。」南偷笑了笑。

「老前輩也不知道作用？」傅香君接問。

「我怎會知道？」南偷又笑了。

傅香君和徐廷封都沒有看出南偷的笑有些特別，鍾大先生也就在這時候突然道：「交手幾次，五燈使者都是處於下風，我們也無妨考慮到天地雙尊的出現有可能性。」

南偷目光與鍾大先生目光接觸，點點頭，他們之間顯然有某種默契，傅香君徐廷封瞧不出來。

小子也瞧不出，對南偷這個師父他知道的其實也不多。

× × ×

天地雙尊的眼睛終於張開，他們一開始練功，眼睛便閉上，時間越來便越長，這一次，由閉上到張開已經整整三日三夜了。

眼睛仍然是白多黑小，只有極留意的人才能够發現其中的變化。

平日敢與他們對望的人並不多，即使是五燈使者，但他們若是接觸天地雙尊的眼睛，一定會發現其中的不同。

天地雙尊的眼睛，現在才眞的是妖異，眞的令任何人接觸也會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眼睛黑的部份仍然是黑色，之前令人感覺就像是兩顆沒有生命，毫無感情，又彷彿隨時都會迸射出來，射殺對方生命的兩顆鐵珠，現在却像是兩個深淵，能够一瞥之間將對方的魂魄攝進去，深不可測的深淵。

黑瞳外的血環仍然存在，只是變得更紅亮，更奪目，更彷彿噴射開來。

他們灰白的頭髮已變成銀白色，那雙沾滿了童男童女鮮血的手却是青白色，身體其他部份的肌膚也是，不同的只是那雙手的肌膚除了青色，還乾癟收縮，緊裹着骨頭，驟看來就像是一截白骨。

他們相顧一眼，不約而同將白骨也似的雙手舉起來，目光落下，一齊縱聲狂笑起來。

密室中的燈火狂笑聲中飛揚，他們也就在飛揚的燈火中站起來，步向密室的出口。

密室的出口石門關閉，天地雙尊來到石門的前面，不約而同雙手齊出，按在石門上，那扇石門立時蛛網般四分五裂，片片剝落。

天地雙尊狂笑不絕，那扇石門，也就在他們的狂笑聲中，完全剝落，碎散在地上。

他們從容穿門而出，笑聲在石門碎裂的時候經已傳了出去，侍候在密室外的白蓮教徒也早已察覺，這時候經已分開兩行，跪倒在門外。

「蓮花淨土，光明極樂，彌勒降世，普渡衆生。」一見雙尊現身，那些白蓮教徒立即齊聲高呼。

「恭喜教主，功成出關——」五燈使者也迅速趕到，上前祝賀，看到那扇碎裂散落在地上的石門，面上無不露出了興奮之色。

他們雖然知道天地雙尊已到了功成出關的階段，但什麼時候才能够出關，非獨他們，就是雙尊也不敢太肯定，只能够估計在這一頭半個月之內，他們甚至不以爲雙尊來得及參與野豬林一事。

雙尊竟然在預期之前，在這個時候白骨魔功出關，野豬林一事，當然大大受到影响。

這種影响對劉瑾方面來說，當然是一件好的事情，相反對徐廷封方面却是壞透了。

× × ×

三天已經過去，徐廷封毫無頭緒，南偷小子外出了幾趟也沒有什麼好消息帶回來。

正午，徐廷封呆在內堂，悶悶不樂，傅香君鍾大先生南偷來小子，連陸丹也來了。

「抱歉，我們兩師徒到現在仍然找不到絲毫綫索。」南偷面上居然還有笑容，衆人却早已知道，這種笑容並非開心高興的象徵。

徐廷封完全沒有怪責的意思，搖頭道：「傷害憶蘭對他們並無好處，憶蘭既然一定安全，大家又何須太担心。」

小子道：「我們只是担心今夜——」

「今夜我當然要赴約。」徐廷封若無其事的。

「敵暗我明——」鍾大先生沉吟着，「我們縱然已經熟悉野豬林的環境，也還是處於下風。」

「這個約却是不能不赴。」徐廷封長身而起。

傅香君歎了一口氣，方要開口，徐廷封目光已落在她面上，搖頭。「這是劉瑾有計劃的行動，我們既然沒有考慮到劉瑾會卑鄙到打小孩子的主意，憶蘭始終不免會落在他的手上。」

傅香君知道這是事實，也知道徐廷封是好意安慰，不想自己太難過，只有將話嚥回去。

陸丹聽着亦自歎了一口氣，說道：「可惜我的功力還未完全恢復，幫不了多大忙。」

南偷揮手截道：「這並不是武功可以解決得來的事，白蓮教徒詭計多端，憶蘭又在他們的手上，投鼠忌器——」

小子截道：「師父向來足智多謀，怎會想不出應付的辦法——」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南偷經已一巴掌摑來，慌忙避開，話也跟着斷了。

鍾大先生也就在這時候插口道：「我考慮過了，白蓮教與我們崑崙派並無恩怨，討教武功也不是他們這種人會做的事，要對付徐廷封亦似乎用不着這種手段，其中是不是另有陰謀？」

小子道：「也許是，目的在對付我們，要將我們引出安樂侯府，一網將我們打盡。」

南偷冷笑道：「你以爲我們在劉瑾的心目中是這麼重要？」

陸丹道：「劉瑾欲得我而甘心。」

「要對付你什麼時候不可以？」南偷語聲一沉。「而且乾脆要侯爺拿你去交換憶蘭就是。」

陸丹怔住，鍾大先生沉吟着突然叫出來。「難道他們是要將廷封引出城外，好好的對付皇上。」

徐廷封搖頭。「他們不敢公然對皇上採取什麼行動的，還不是時候。」

鍾大先生道：「我以爲你還是去看看皇上，看看是怎樣情形。」

「已經看過了。」徐廷封微喟。「弟子今晨進宮，被皇甫兄弟擋在宮外，轉而要見劉瑾，又說他抱病在身，精神欠佳，不便見客。」

「怎會這麼巧？」鍾大先生長眉深皺。「看情形皇上已經受制於劉瑾，唯今之計，只好先救憶蘭，再作打算。」

南偷笑問道：「你是已經計上心頭的了。」

鍾大先生微笑點頭，徐廷封大喜，但隨又担心的問道：「憶蘭既然在他們手的上——」

南偷笑截：「這個你放心，我們保證憶蘭絕對安全。」

「我們？」鍾大先生詫異地。「你知道我那是什麼……」

「難道你不會對我細說分明，難道這件事沒有我這個老頭兒的份兒？」南偷擠眉弄眼的。

鍾大先生不由的失笑。

× × ×

夜色迷離之中，野豬林經已够陰森可怖的了，再多了五色燈籠，更增添幾分詭異。

五燈使者分立在五色燈籠下，紅燈使者燈使者都是女人，也都非常漂亮迷人，不同的是紅燈使者一身血紅色的衣裳，紅燈照耀下面色亦一片嫣紅，看來更嫵媚，青燈使者則青衣護在青燈照耀下，彷彿面無血色，漂亮得來有些妖異。

（未完・十九）

笑話

妙妙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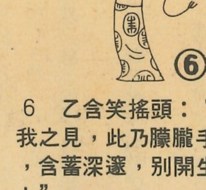
阿徐

1 甲、乙、丙三人同去拜訪一位名畫家。

2 畫家不在家，墻上掛着一幅畫，老松樹下有一團濃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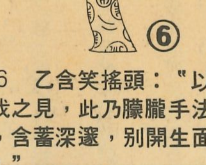
3 三人看了半天，連稱：妙，妙，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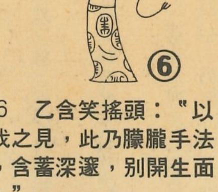
4 這時畫家回來了，忙問："妙在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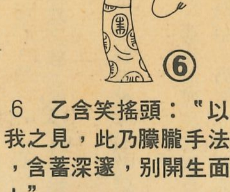


5 甲搶先說："松下潑此重墨，寓意根基堅實，您老匠心獨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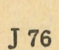


6 乙含笑搖頭："以我之見，此乃朦朧手法，含蓄深邃，別開生面！"

7 丙嘆服道："松下這一筆，是老師把工筆和寫意融爲一體了！"



8 畫家聽罷大笑道："哪來這麼多妙筆？這是我的小孩子乘我不在家時亂抹的一筆。"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白玉仙他們一行人經過在荷花樓部署之後，決定離開險地，雖然二先生將人撤出，但恐仍有埋伏，故出走時定好方位，排成一列長蛇陣，首尾相應，聯成一氣，提防不測，蕭寒月被衆人推擧爲撤走的中樞，主持大局，他先派閑雲大師奪取渡船，如果順利得手，羣豪就可以登舟急渡，轉入遊人出入的地區，諒二先生不敢明攻，可惜計劃還是未落實，而二先生巳派出中州四奇各穿紅、黃、藍、白四色衣着的勁裝大漢迎面而來。自稱是領隊，攔住去路，墨非子見他們並無受藥物控制，想利用敍舊和四奇探話，不得要領，雙方劍拔弩張……

背湖作殊死一戰　橫眉冷對五劍招

聞百奇道：「墨非子爲當今武林中的劍術名家，想不到竟然收拾不了一個上官傑。」

蕭寒月道：「也許，這就是他們甘願効命二先生的原因了。」

聞百奇沉吟了一陣，道：「不錯，不錯，一個苦嗜劍術的人，能使他劍術突破困境，更上一層樓，也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沈滄、成英、韓成方也未出手，三個人六道目光盯注在兩個激鬥中，似是看的比蕭寒月、聞百奇等更加入神。

忽然，上官傑劍法一變，手中半截斷劍，立刻劍氣大盛，一連刺出了七劍。

這七劍快速淩厲，有如同時刺出，頓然打破了雙方纏鬥的均勢。

蕭寒月看得心頭一震，這七劍之威，頗有劍帝絕學的氣勢，但細看上去，却又似是而非，有很多不同之處，可是劍路變化又似同出一源。

這一個驚人的發現，使得蕭寒月呆住了。

就算這不是劍帝的劍法，但也是別人刻意模倣劍帝的絕學而成。

天底下有誰具有如此才慧，能夠模倣出劍帝的絕招？

墨非子果然接不下這七劍猛攻，現時被迫的連連向後退去。

他是天下劍術名家，雖然震驚於上官傑的劍上造詣，但在强敵攻勢中，仍然心神不亂，以退避自保。

忽然間，上官傑劍勢直點，快如流矢，斷劍直刺，竟然全無變化技巧。

墨非子本來被對方奇幻的劍勢變化，迫的連連後退，因爲上官傑的劍招似無盡止，以墨非子劍上的成就，竟然瞧不出對方劍招後勢的變化，才被逼的連連後退，如今這一劍直入，全無技巧可言，正是反擊的大好時機，立時，氣凝劍身，回手一擋，希冀這一劍能迫開對方，以便於反擊。

但蕭寒月已看出不對了，這一劍，頗似七煞劍招中的「一拙馭千巧」。

那是返璞歸眞的一劍，看似直刺而來，平淡無奇，其實蘊藏千變於純樸之中。

蕭寒月大聲叫道：「道長快退……」

喝聲中，蕭寒月飛身而起，直迎上去。

但仍是晚了那麼一步，墨非子一劍封出，已知不對，上官傑斷劍以迅雷閃電的速度，忽然間劍勢一轉，就是那麼輕微的一轉之間，整個的情勢完全轉變，當眞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謬，微小的移動，竟能化腐朽爲神奇。

原來，那斷劍一轉，所取的角度，巧妙無比，變成了墨非子右腕脈穴，自向上官傑的手中斷劍撞去。

高手過招，由不得絲毫的差錯。

墨非子這奮起反擊的一劍，有如自投陷阱，就算是能夠閃腕避開這一擊，但手中之劍，已經是被人封入外門，中宮空門大開。

蕭寒月的叫聲傳來，加上墨非子長年練劍的快捷反應，急急一吸氣，硬硬向後退避開三尺。

這三尺的距離，不是用雙足移動退開的，那已經來不及了，而是憑藉一口內功眞氣，硬把身軀移後三尺，就這三尺的距離，才使得墨非子避開了一擊。

那是致命的一擊，因爲上官傑似是已存了一劍擊斃墨非子的用心，那一劍所刺向的要害正是墨非子的咽喉。

可悲的是墨非子雖然逃過了一次死亡，但仍然陷在危險之中，因爲上官傑手中的短劍，仍然指着墨非子的咽喉。

他快速的移動身軀，雖是沒有殺死墨非子，但仍然對墨非子有着死亡的威脅。

墨非子手中的斷劍，仍被封在外面，沒有機會變招封擋上官傑的斷劍。

但蕭寒月及時而至，金鐵交鳴聲中，封開了上官傑的斷劍，墨非子才算眞正的脫離了危險。

上官傑冷冷的望着蕭寒月，手中斷劍平橫胸前。

蕭寒月一劍擋開上官傑的斷劍之後，也沒有再出手攻襲對方。

他心中有太多的疑問？爲什麼中州四奇竟然也會劍帝的武功？

那劍招雖然似是而非，但路子却完全一樣，出劍的方法，搶住的技巧，以及劍招變化的形態，大都相同，唯一的差別，只是變化的角度不同而已，不是不够，就是過多，過有不及，都不是最好的劍法。

難道天下有第二個劍帝？

蕭寒月突然間替劍帝担起心來，七煞劍招的深奧精博之處，就是它已經千變歸元，它出劍的速度、方位，都是千百的變化中，求算到最好的位置，用迅快加强了它的威力。

所以，它一劍攻出時，對方完全沒有機會來避開它的攻勢。

輕輕吁一口氣，道：「我是蕭寒月……」

上官傑冷冷說道：「我們奉到的令諭，是殺了你！」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在你們之前，已經有很多訓練成功的殺手，也是和你們一樣的用心，他們也是要殺我！」

上官傑接道：「可惜他們沒有成功？」

蕭寒月道：「鐵甲人也沒有成功，而且，還讓我們學會了不少對付鐵甲人的辦法。」

上官傑道：「我們不同，鐵甲人只是憑仗機關、消息，和那一身精鍊的鐵甲……」

「那閣下又是憑仗什麼？」

上官傑道：「精湛的武功，和快速的劍法，那是天下最好的劍法，墨非子是當今武林中最好的用劍高手之一，但他仍然敗在了我的劍下。」

墨非子神情黯然，不禁一歎。

當今武林之中，也許有不少人可以和墨非子放手一搏，但如是以同樣的劍擊敗了他，就使得墨非子大為傷感。

他練劍數十年，自覺劍上的造詣，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就算是以劍術馳名天下的武當掌門人，也未能擊敗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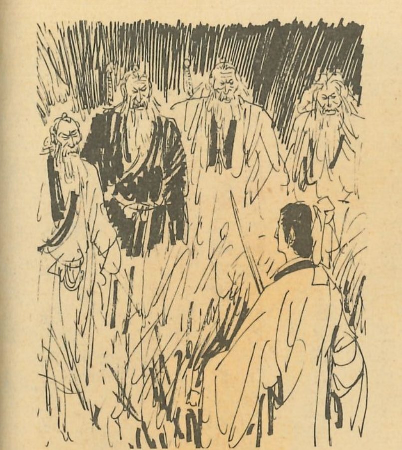
何況，中州四奇昔年和他共同切磋劍法時，均非他的敵手，他曾經以一敵四，和中州四奇纏鬥了三百招，仍然保持不勝不敗的局面。

事實上，他在二百招之後已有取勝的機會，只是為了保持四奇的顏面，故意和四人纏鬥下去，保持了個不分勝負平分秋色的局面。

想不到十餘年後，上官傑一個人就可以擊敗他。

使得墨非子心中震驚的是，這些年來，他一直沒有休息過，而且，自信在劍法上，有了更多的精進，尤强過昔年很多。

蕭寒月淡淡一笑，說道：「勝敗乃兵家常事。」



上官傑怒道：「你當眞是狂的很，這句話，就够你死一次了。」

蕭寒月强忍下怒火，吁一口氣，道：「閣下劍法可是二先生傳授的麼？」

他忽然想到對二先生的瞭解，實在不多，如能多套問一些內情出來，對敵之時，也好多有一些準備了。

上官傑冷哼一聲，答非所問的，說道：「聽說你的劍法很高明，只不知比起墨非子又如何？」

蕭寒月心中暗想：看來，很難由他口中問出什麼了。當下臉色一整，道：「在下的劍上造詣雖不如墨非子老前輩，不過，劍法却很實用……」

「什麼意思？……」上官傑右手斷劍護胸，左手向外伸出。

一個身着藍色勁裝的年輕劍手，立時拔出背上的長劍，倒握劍尖，把劍柄送入了上官傑伸出的左手中。

上官傑借過長劍，才把手中的那一截斷劍棄去，說道：「中州四奇練劍數十年，但四十歲以前所學的劍法，猶如花拳繡腿，近十幾年來，咱們才算學到了眞正的劍法，招數不會太多……」



蕭寒月接道：「只有七招吧……」

上官傑道：「不！只有五招，那已經很够了，取人之命，一招足矣。」

蕭寒月心中忖道：七煞劍招，明明是七招，他怎麼只有五招，難道，這是另一種劍法不成？但又為什麼和七煞劍招那般相像呢？這武林之中，當眞有一個和師父相同的聰明人，創出了另一套劍法……。

上官傑手中長劍突然一揮，打斷了蕭寒月的思緒，接道：「老夫這一劍，斷你右手。」

長劍一閃，斬向右腕。

蕭寒月看劍勢來路，頗似七煞劍招中「浮雲掩月」，這一招劍法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劍勢攻襲之處，更是變化多端。

蕭寒月身隨劍動，退後三步，長劍却在身前劃了一個半圓。

上官傑呆了一呆，頓覺劍勢一空，只好收劍而退。

蕭寒月沒有向前反擊，只是封住了對方的劍勢。

原來，他要仔細的瞧瞧，這幾個所使用的劍法是不是七煞劍招。

細查劍路，頗覺相似，只是出劍的速度慢了一些，劍勢的變化少了一些，不禁心中大感奇怪。





上官傑吸一口氣，長劍平胸，也學蕭寒月一樣，長劍在胸前劃了一個半圓，道：「好啊，你小子果然不錯，竟然封住老夫這一劍。」

這時，沈滄、成英、韓成方三個人，六隻眼睛都在看着蕭寒月，臉上却是一片凝重的神色。

蕭寒月長劍斜斜舉起，高聲說道：「且慢出手，聽寒月一言。」

事實上，蕭寒月那舉手的劍式，已經把上官傑的攻勢封住了，就算蕭寒月不叫停手，上官傑這一劍也是攻不下去的。

韓成方說道：「三哥，聽聽他要說些什麼話？」

上官傑長劍一沉，劍尖指地，說道：「說吧！」

蕭寒月道：「看閣下的劍法，頗似劍帝之學，你們師承自……」

「咱們聽過劍瘋子的大名，不過咱們練的這劍法和他無關……」

直呼劍瘋子的名諱，顯然不敬，但蕭寒月仍然强自忍了下去，道：「四位的授業恩師，是不是一個殘廢的老人？」

上官傑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蕭寒月已確定了他們不是劍帝的傳人，那自然不是自己的師兄，心頭一寬，哈哈一笑，道：「好，你現在可以出手了。」

白玉仙回顧常九一眼，輕輕吁一口氣，道：「這眞是從何說起？」

常九道：「唉！我一直担心他們敍上了同門之誼，這檔子事，就麻煩大了。」

但見上官傑長劍一起，陡然間刺出一劍，快速絕倫的一劍。

蕭寒月揮劍一擋，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

餘音未絕，上官傑突然冷哼一聲，向後疾退。鮮血噴洒，上官傑的左臂，已被削下了一片肉來。

沒有看清楚蕭寒月的反擊，那反擊的劍勢，實在是太特別了，快得目不暇接。

冷然一笑，蕭寒月緩緩說道：「蕭某已手下留情的了，希望諸位能據實回答在下幾句說話？」

上官傑右手長劍一招，十個穿藍衣的劍手，突然一齊拔出長劍，緩緩向上圍來。

沈滄突然上前一步，道：「三弟且慢！」

上官傑道：「大哥有何事吩咐，受傷之辱，豈可不報？」

沈滄說道：「稍安勿躁，我要和他談幾句話。」

上官傑忍氣退下，韓成方立刻帮他包紮傷勢。

沈滄目注蕭寒月，道：「你眞是劍帝的傳人？」

蕭寒月道：「不錯。」

沈滄接道：「劍帝現在何處？」

蕭寒月道：「他老人家如雲中神龍，來時自來，去時自去。」

沈滄道：「看你劍法路數，和我們所習的頗有相似之處，原因何在？」



蕭寒月道：「蕭某也在奇怪，彼此之間並非源出一門，何以竟會有此相似之處？」

沈滄冷笑，道：「你如眞是劍帝門人，可否把他的形貌說出來？」

蕭寒月道：「那有何難，恩師形貌，早已深印我心！」

常九急急道：「蕭兄弟，可快些住口。」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為什麼？」

常九道：「何不讓他們先說呢？」

沈滄道：「誰先說，還不都是一樣？」

常九道：「不一樣，你們的劍法，雖然是模倣劍帝之學，但其間仍有差別，事實上，劍法練到某一種程度，自然會有一些大同小異之處。」

沈滄冷然一聲，道：「就算蕭寒月的劍法，稍快一籌，但我們中州四奇，加上四十個配合的劍手，如若合力一擊，取他之命，豈不是易如反掌。」

常九呆了一呆，答不上話，心中忖道：這話倒也不錯，中州四奇再加上四十個劍手相助，蕭寒月能否對抗這麼多高手的圍攻，實是很難預測，看他和上官傑動手的情形，的確是快劍勁敵，如若蕭寒月眞被他們圍殺困死，我要如何面對郡主？不禁回頭望着白玉仙。

白玉仙搖頭，苦笑一下，道：「常兄的心事，小妹明白……」

常九接道：「蕭兄弟是一個極重師道大倫的人，如若他們敍出了同門之誼，只怕……」

白玉仙接道：「眞要如此，那就災刦難逃了。」

事實上，蕭寒月如若無法阻擋中州四奇和這批劍手，現有在塲的人，心中都明白，今日勢必要戰死於此了。

蕭寒月已聽出他們心中的顧忌，哈哈一笑，道：「常兄，白姑娘，但請放心，他們的劍法，雖然和我有類似之處，但仍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不相信他們是家師的傳人。」

沈滄冷冷的說道：「你幾時學會七煞劍招的……」

蕭寒月一頓，道：「三年之前……」

沈滄道：「我們在十幾年前已經練了這些劍招了，那時，你還在牙牙學語吧？」

他態度忽然大變，頗有和蕭寒月攀論同門之誼的用心了。

但論此師倫大道，常九和白玉仙目是不便多開口，只好默然不語。

個中的眞假，只有讓蕭寒月去判定了。

這時，突聞一聲長嘯傳了過來。

墨非子道：「閑雲大師的嘯聲。」

蕭寒月冷肅的說道：「諸位請聽我一言，那一個不肯聽從的，蕭某從此和他斷情絕義，不再論交。」

他為人一向和靄，從未說過如此激烈之言，各人都不禁聽得為之一怔。

又一聲長嘯傳來。

蕭寒月道：「諸位立刻回頭，衝向湖畔，此地由我一人拒敵。」

在塲的人，都是老江湖了，已知蕭寒月的用心，立刻轉身疾奔而去。

只有朱盈盈還站在原地未動。

沈滄一皺眉頭，並未追趕。

但四十個劍手都已由兩側延伸過去，採取了包圍的陣勢。

蕭寒月看了朱盈盈一眼，道：「妳為什麼不走？」

朱盈盈說道：「總要有一個人留下來陪你呀！」

蕭寒月道：「妳可知道，這一戰，我勝算很少……。」

「我知道，他們那麼多人打你一個……」

蕭寒月接道：「妳留下來，反而使我分心，我們的生機豈不更少了？」

朱盈盈黯然一歎道：「我如一人獨行，危險不是更大，再說，銀月飛霜也許能對你有些帮助。」

蕭寒月目光一亮，道：「盈盈，那上面記述的施用方法，可都練習熟了？」

朱盈盈道：「練熟了，而且，這些時間內，我一直都在想一件事。」點着頭說。

這時，紅、黃、藍、白四隊劍手，已然分佈四方，四十個劍手也逐漸散開，成了合圍之勢。

（未完．五十三）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布北斗將銀蠶絲軟甲，可勝則勝譜，公孫我劍武功秘笈交還岳小玉，對他說自己就是武林皇帝，武林公主就是他的女兒，公主軒是他一手設計建成的，岳小玉和許軒主許不醉在公主軒密室的談話，他在另一個密室內全部都聽到，因此才害會將岳小玉在無名山上救出來，說完後就嗆咳了一陣死去了。他的女弟子水瑩兒也傷心欲絕，先將岳小玉趕走，自己懸樹想自盡，岳小玉被她趕走之後，覺得布北斗說話不實不盡，忽然死去，他的徒弟水瑩兒更是古怪，再折回去看個究竟，看見她自盡，忙將她救起，却被她短劍刺傷，她在山洞爲他療傷……

制服採花賊　誘食大補丹

岳小玉道：「只要是妳弄回來的，無論甚麼，我都喜歡吃。」

水瑩兒道：「我扶你回山洞去。」

她也扶着岳小玉回山洞去，等待岳小玉挨着一塊石壁坐定下來後，才說道：「我很快就會回來的，記着不要到處亂跑亂碰。」

岳小玉道：「不必了，我走得動。」

水瑩兒說道：「不，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岳小玉見她對自己很是體貼，不禁大爲感激。

水瑩兒正要離去，岳小玉忽然叫道：「瑩兒，妳回來。」

水瑩兒立刻停住了脚步，說：「你想吃甚麼？」

岳小玉道：「甚麼都可以。」

水瑩兒似是怔了一怔，問道：「有甚麼事？」

岳小玉吸了口氣，又沉默了半晌才道：「妳爲甚麼一直都戴着這頂笨拙的斗笠？臉上還要罩着面紗？」

水瑩兒一呆，良久才緩緩地說：「這是師父的主意，他老人家曾經說過，他不想再看見我的臉。」

岳小玉奇道：「這是甚麼道理？」

水瑩兒嘆了一聲，道：「你不要問可以嗎？」

岳小玉更感奇怪，便道：「不問就不問，但妳總不成以後都這樣子罷？」

水瑩兒道：「這個樣子，又有甚麼不好？」

岳小玉心中忽然升起了一種無名的衝動，道：「我現在就想看看妳的臉。」

水瑩兒沉默了片刻，道：「你……你不是已經見過了嗎？」她的聲音聽來很是忸怩，而這句話才說完，人已閃身離開了山洞。

岳小玉皺了皺眉，喃喃道：「我幾時見過妳的臉孔了？」

再仔細一想，終於恍然大悟，忖道：「是了，昨晚小岳子曾在她嘴裏吹氣，她一定以爲我已看清楚她的樣子！唉！笨丫頭，妳可知道當時玉哥哥正緊閉着眼睛，根本甚麼都沒瞧見。」

想到這裏，不禁大是懊悔，暗罵道：「小岳子眞是個蠢豬王，反正連面紗都已掀開了，爲甚麼連瞧一眼的勇氣也沒有？好啦，現在人家跑掉了，這才胡思亂想，眞是他媽的沒出息。」

心中暗罵了一回，過了片刻又喃喃自語地說：「瑩兒很快就會回來，無論她長得怎麼醜怪，這次非要瞧個明白不可，否則就算做了鬼也是個糊塗寃魂。」

喃喃自語後，忽然看見一個包袱放在山洞裏，伸手一抓，再打開瞧瞧，只見包袱裏有兩本書子，一件軟甲，還有十幾片金葉子和一些碎銀両。

岳小玉把銀蠶絲軟甲翻來覆去的看了很久，不由暗暗嘆息：「這是命中註定，昨晚小岳子若穿着它，就算挨瑩兒十八九劍却又何妨？」但他自始至終，心裏一點也沒怨恨過水瑩兒。

若是別的東西，這時候岳小玉一定不加理會的了，但這件軟甲和兩本練武秘笈，却是絕不是等閑之物事，岳小玉只好小心翼翼地一一放入懷裏。

就在他剛把軟甲和兩本秘笈貼肉收藏妥當後，洞外忽然響起了一陣喧鬧之聲！

× × ×

洞外來了五個人，而這五張臉孔都是相當古怪的。

當先一人，額闊鼻尖，蓄一撮山羊鬍子，手裏捧着一隻密底鐵算盤。

第二個面形狹長，唇厚耳大，背懸一隻金光湛湛的大葫蘆。

第三個眉毛極幼，眼却極大，嗓門响亮之極，腰間斜斜插着一柄大摺扇。

第四人臉色黝黑，鼻子甚大，身材却甚矮小，他兩手空空如也，從身上也瞧不見他帶了甚麼兵刃。

第五人圓面腹大，倒提着一根渾鐵禪杖，但却不是個出家人。

這五人一出現，這裏就熱鬧極了。

首先，捧着密底算盤的人說道：「千算萬算，不如鞋底一算，奔波了十幾日，就算算盤不穿，鞋底也已穿得刮刮叫、開口笑啦。」

背懸大葫蘆的人冷冷一笑，道：「一雙鞋子破爛了又有甚麼打緊了，不是酒壺穿了個大洞！」

腰插大摺扇的人搖頭不迭：「眞是沒志氣，這時候還在計算芝蔴綠豆般的小事情。」

兩手空空的矮子嘿嘿一笑：「你又有甚麼破敵大計了？」

面圓腹大的人說道：「咱們只是來抓淫賊的，用到『破敵』二字，未免是過份嚴重了。」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乾笑兩聲，道：「那淫賊連顧大俠的千金也敢下手，倒算色胆包天。」

兩手空空的矮子道：「顧北羽算是甚麼東西？我若是淫賊，遇上他的女兒還不是照樣幹了再說？」

背懸大葫蘆的人道：「顧北羽雖然不算得上是江湖上的絕頂人物，但他的『混元一氣功』實在練得不錯。」

腰插大摺扇的人道：「管他是一氣功還是一屁功，只要他肯付錢，咱們就得把淫賊抓回去！」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點頭不迭，道：「大扇子說得對極了。」

兩手空空的矮子冷冷一笑，道：「是不是沒有銀子可賺，咱們就撒手不管，任由淫賊逍遙法外？」

背懸大葫蘆的人說道：「老大可不是這個意思，你休要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

腰插大摺扇的人道：「天下不亂則已，一亂則必出英雄。」

面圓腹大的人道：「亂世出英雄這句話聽得多了，只不知道咱們『江東五傑』之中，誰個才最——」

「自然我最英雄！」捧着密底算盤的人搶着說：「我是老大，萬事以我爲先，說到最是英雄人物，捨我誰屬？」

面圓腹大的人道：「但剛才我並不是說誰個才最英雄。」

兩手空空如也的矮子道：「那麼你想說的是甚麼東西？」

面圓腹大的人道：「我是想說：咱們江東五傑之中，誰個才最混蛋？」

腰插大摺扇的人說道：「咱們江東五傑，萬事以老大爲先，所以老大出世先，病也先，死也先，至於混蛋之最，自然又以老大首屈一指，咱們個個都是萬萬比不上他。」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怪叫一聲，道：「是不是籠裏鷄窩裏反了。」

兩手空空的矮子道：「咱們不是籠裏鷄，而是籠裏傑，江東五傑。」

面圓腹大的人道「咱們也不是在籠子裏，而是在荒山野嶺之上。」

腰插大摺扇的人却道：「這裏也不是荒山野嶺，荒山野嶺是沒有名字的，但這裏却是黑叢林，在江湖上乃是大大著名之地。」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道：「這裏如何會大大著名？」

腰插大摺扇的人却道：「江東五傑今日曾到此一遊，這已足使黑叢林將來大大著名啦。」

兩手空空的矮子搖頭，說道：「縱然如此，這也是將來之事，今日是作不得數的。」

面圓腹大的人說道：「這裏也不是什麼黑叢林，而是黑叢林西南方的一座小山嶽。」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道：「既是山嶽，就決不會細小，既然細小，那就談不上這個嶽字，比方巨人就是巨人，若說是小巨人那就顯得不倫不類了。」

腰插大摺扇的人道：「若有一百個巨人並排而列，最巨的一個高十九丈八尺五寸，而最矮小的一個也有十八丈九尺九寸半，那麼就算叫他做小巨人，似乎也是並無不妥的。」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搖頭道：「這種歪理荒唐之極，天下間又豈會有身高十九丈八尺五寸的巨人？」

兩手空空的矮子道：「就算有，也決不會有一百個之多。」

腰插大摺扇的人道：「但我這種說法只是比喻，只有呆瓜才會當做認眞的。」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道：「縱然只是比喻，也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簡直令人無法容忍。」

腰插大摺扇的人「哦」一聲：「老大，你眞的忍不住了？」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道：「是忍不住又怎樣？」

腰插大摺扇的人道：「你若眞箇忍不住，務請快點進入茅廁，以免把臭氣漏將出來。」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怪叫一聲：「你是不是身癢，想要討打？」

兩手空空的矮子笑道：「老三就算身癢，也用不着你這隻怪手來搔。」

面圓腹大的人也笑將起來，道：「說到這下子功夫，又有誰比得上老三的『江東老娘』呂足金？」

腰插大摺扇的人眉頭緊皺，道：「那婆娘是個要命鬼，咱們既不在江東，又還提起她作甚？」

面圓腹大的人怪笑道：「呂足金不在，你自然說甚麼都可以，就只怕她在身邊的時候，你連屁急也不敢放。」

腰插大摺扇的人哼一聲，道：「那婆娘的鼻子不靈，我的屁放得再臭，她也聞不着。」

面圓腹大的人道：「呂老娘雖然鼻子大有毛病，但却耳目聰敏，你若放屁，又怎能瞞得過她的耳朵？」

兩手空空的矮子忽然鼻子連皺幾下，叫道：「好香！好香！」

腰插大摺扇的人悻悻然道：「我還沒放屁，又有甚麼好香好香的？」

兩手空空如也的矮子笑道：「你的屁若放了出來，只怕十里之內，再無半隻飛鳥。」

面圓腹大的人道：「飛鳥當然不會只有半隻，最少也有一隻以上。」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却搖頭，說道：「胖子此言差矣，一隻鳥固然可以遠走高飛，半隻鳥也同樣可以飛來飛去，如謂不信，不妨將鳥兒劏開一分爲二，再將其中半隻交到鄙人手上，鄙人保證，牠馬上就可以『飛』到遠遠之處，然後才會掉落到地上。」

背懸大葫蘆的人忽然插口，說道：「就算是這樣，這半隻鳥也未必會掉落在地上。」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嘿嘿一笑，道：「難道這半隻死鳥可以一直飛上半天，永遠再也不跌下來嗎？」

背懸大葫蘆的人眨了眨眼，說道：「那又有甚麼稀奇了？倘若這半隻鳥飛到半空之際，突然一隻老鷹撲了下來，一口將之咬住，繼而吞進鷹腹之內消化之，那麼這半隻鳥兒就再也不會掉落到地上啦。」

面圓腹大的人拊掌笑道：「有理！有理！」

「歪理！歪理！一點也不合情合理！」捧着密底算盤的人仍然死不服氣，反駁道：「縱然如此湊巧，老鷹把半隻鳥兒消化掉之後，鳥兒遲早會化爲鷹糞排洩出來的，那時豈非還是要跌落在地上嗎？」

背懸大葫蘆的人呆住，一時間再也想不出反駁的說話，但那面圓腹大的人却緊接着說：「鷹糞也不一定會掉落在地上，說不定牠興之所至，飛到大海才在海闊天空之間大便，那麼這半隻鳥兒就再也回不到陸地上去了。」

此言一出，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頓時面紅耳赤，終於無法再反駁過去。

他一怒之下，突然揪着那矮子的衣襟，喝道：「你剛才說甚麼好臭好臭？」

兩手空空的矮子瞪着眼，道：「我是說好香，不是說好臭！」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哼了一聲，道：「天下間千千萬萬鼻子之中，就以你和呂老娘的鼻子最是混帳，你說好香，多半是聞着了不知甚麼死人氣味，那自然實在是好臭好臭才對！」

兩手空空的矮子「呸」一聲，說道：「你那密底臭鞋焗着的臭脚，才是好臭好臭！」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大怒，掄起算盤就敲矮子的腦袋，但腰插大摺扇的人立刻勸止：「兄弟鬩牆，智者不取也。」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冷冷一笑：「你是當今武林罕見的大笨蟲，怎麼居然胆敢在我面前大談甚麼智者？」

面圓腹大的人嘻嘻一笑，道：「甚麼好香好臭，把大家弄得一塌糊塗，何不問問我這是甚麼氣味來着？」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眉頭一皺，道：「你知道這是甚麼氣味嗎？」

面圓腹大的人傲然道：「當然知道，這是『續骨回魂膏』的味兒！」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頓時目光大亮：「還是老五的鼻子刮刮叫，對了，這是藥膏的氣味！」

兩手空空的矮子立刻說：「難怪如此芬芳馥郁，發人深省！」

背懸大葫蘆的人奇道：「是香也好，是臭也好，怎麼都會發人深省了？」

兩手空空的矮子微笑道：「你還沒有參透禪機，自然不懂。」

背懸大葫蘆的人「哦」一聲，便道：「如此倒要向四弟請教請教。」

誰知這矮子訕訕一笑，道：「我也不懂。」背懸大葫蘆的人不禁爲之氣結。

× × ×

山洞裏的岳小玉雖然還未曾看見洞外五人的模樣，但單是聽他們的談話，已感到既稀奇、又好笑。

但他不敢笑出聲，而且還希望這幾個叫「江東五傑」的傢伙早點上路。

岳小玉也並不是感到害怕，只是覺得目前自己受傷未癒，實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那幾個言行古怪的江東五傑，偏偏還是探頭探腦的，左顧右盼的走了進來。

岳小玉暗叫一聲：「麻煩透頂也！」

心念未已，那個捧着密底算盤的人已直勾勾地瞧着他，像是看見怪物也似的走了過來。

「嘎！你怎會死氣沉沉地獃在這裏？是不是迷路了？嗯，你受了傷？塗的是甚麼藥？請了那一位大夫？診金貴不貴？你有沒有親人在附近？要不要咱們江東五傑帮忙？呃，對了，你可知道，這附近有沒有採花大盜？」捧着密底算盤的人連珠炮發地問了一大堆話，似乎還有不少事情要繼續問下去。

岳小玉啼笑皆非，便說：「尊駕怎麼稱呼？」

捧着密底算盤的人立刻道：「我就是名震大江南北，技驚五湖四海，一跺脚就嚇破三山五嶽所有土豪劣紳、元兇巨寇的江東五傑之首，外號人稱『密底算盤』，姓常名掛珠，草字多能，又自號得得居士，生平嫉惡如仇，最痛恨見利忘義，不夠江湖義氣之輩！」

背懸大葫蘆的人冷冷一笑：「我們這位老大還有另外一個綽號，喚作『金臉神君』，別的不說，就以昔才那番說話，他最少已在自己臉上貼了八百両金。」

密底算盤常掛珠哼了一聲，對岳小玉道：「此人叫胡無法，外號是『葫蘆不悶』，每逢在睡着覺時都是個正人君子。」

腰間插着大摺扇的人嘻嘻一笑，道：「在下白世儒，人稱『扇捲神州』。」

那矮子接道：「我叫『玲瓏妙手』舒一照，在江東五傑中險些排行最末。」

面圓腹大，手提渾鐵禪杖的胖子嘆了口氣，道：「我最不爭氣囉，在五傑之中排第五名，外號『鐵杖如山』，姓鮑名正行，尙幸鮑某文韜武略，比起其餘四人略高五六倍，所以也最備受江湖上的朋友尊崇。」

扇捲神州白世儒立刻彎下了腰，「啊呀」一聲叫了起來，道：「怎麼聽見老五的話兒我就想吐了？」

鮑正行道：「那自然是因爲你自形慚穢之故。」

常掛珠揮了揮手，道：「少放屁，先聽聽這位小兄弟怎麼說。」

岳小玉苦笑了一下，道：「我是個身受重傷，尙未痊癒之人，又有甚麼話要說的？」

常掛珠一楞，道：「我剛才不是問了你一大堆事情嗎？你怎麼不回答？」

岳小玉道：「我記不得那許多。」

玲瓏妙手舒一照吃吃大笑道：「便是老大自己，只怕也記不得剛才問些是甚麼啦。」

常掛珠道：「誰說我不記得？」

舒一照說道：「那麼你就再說一遍看看。」

常掛珠道：「何必如此費時失事？現在重新再問好了。」

岳小玉皺着眉，道：「但我現在很需要休息！」

常掛珠道：「這個我知道，但此事非同小可，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

岳小玉嘆道：「這裏附近沒有甚麼採花大盜，五位毋須多此一問了。」

葫蘆不悶胡無法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岳小玉認眞想了一想，終於還是據實相告。

常掛珠點點頭，道：「岳小玉，這名字不錯呀。」

鐵杖如山鮑正行道：「反正是一塊玉，怎麼不叫大玉？而只是叫岳小玉？」

白世儒道：「若叫大玉，那就未免變得有點粗枝大葉了，倒不如叫美玉還更雅聽得多。」

胡無法道：「若叫美玉，豈不是變成女人一般的名字了？」

舒一照道：「這小子叫甚麼名字，跟咱們又有甚麼相干？」

常掛珠道：「既沒相干，大家就不要再問了，咱們走！」轉身便欲離去。

鮑正行却叫道：「這小子受了重傷，又無人照料，咱們豈可一走了之？萬一有隻老虎走進洞穴裏，這個岳小玉就得變成老虎糞啦。」

舒一照道：「那又怎樣？」

胡無法道：「莫非咱們還要帶着他走？又或者是不是索性都留下來，再也不去抓那個採花大盜？」

常掛珠道：「採花大盜當然一定要抓回來，但咱們也的確不能見死不救。」

岳小玉道：「不勞五位費心了，我現在還活得很好，絕對不會有甚麼性命危險的。」

胡無法道：「你既然這麼說，咱們就不理會你啦。」

常掛珠也望着岳小玉，道：「以後若有甚麼意外，咱們可不負責。」

舒一照道：「少囉唆，快點趕路才是正經。」

常掛珠忽然在岳小玉的頭頂上輕輕摸了一下，笑道：「這小子甚是聰明，將來必成大器。」

鮑正行道：「這就難怪你如此小器了，原來皆因愚笨得要命也。」

白世儒却在洞外輕輕搖動着大紙扇，曼吟着道：「英雄出洞飛去也，滿天星斗滿天龍，拳頭打出新天下，還我鐵扇少婆媽。」

吟哦之聲甫落，常掛珠已在他背後冷

笑道：「這算是甚麼屁詩？你又算是那一派的臭屁詩人？」

白世儒哼一聲，道：「白某之詩，勢必傳誦千古，你只懂得撥算珠，自然無從心領神會。」

舒一照嘻嘻一笑，道：「是不是不去抓採花大盜了？怎麼還老是呆在這裏？」

常掛珠兩眼一翻：「誰說不去抓那淫賊？走！統統都跟我走！」

胡無法向洞內的岳小玉叫道：「咱們走啦，你這個小子多點珍重！」

岳小玉含糊地應了一聲，心裏只盼望水瑩兒不要遇上這五個怪人。

江東五傑終於走了，岳小玉又再感到很是飢餓。

餓的滋味，岳小玉是領略慣了的，但這一次，除了飢餓之外，他還感到有點寂寞。

他只盼水瑩兒早點回來。

× × ×

水瑩兒說過很快就會回來，但足足過了半天，她還是沒有回來。

時間久了，岳小玉反而不覺得飢餓，卻開始爲水瑩兒而担心。

「那五個怪人曾經說過，這附近有採花淫賊，莫不是給水瑩兒遇上了？」他越想越是担憂，卻又無能爲力，甚至連想走出這個山洞也甚是困難。

又過了很久，忽然有人走了進來，但卻不是水瑩兒。

那是一個臉色青白，相貌俊美的年青書生。

這書生身穿一襲天藍長衫，神態儒雅瀟灑。

岳小玉一怔，呆楞楞地望着這藍衫書生。

藍衫書生也望着岳小玉，過了半晌才道：「在下姓潘，潘十郎。」

岳小玉道：「這裏一點也不好玩，閣下怎會跑進來？」

潘十郎微微一笑道：「只要心情愉快，就算置身在沙漠裏，也會覺得風和日麗，景緻迷人的。」

岳小玉道：「你有甚麼事情如此值得高興？」

潘十郎淡淡一笑，道：「在下佳人有約，以是高興極了。」

岳小玉嘆一口氣，道：「如此恭喜你了。」

潘十郎一怔，道：「你嘴裏說恭喜，但面上似乎並無半點喜悅。」

岳小玉道：「閣下佳人有約，自然心裏高興之極，但我卻蹩得連想動也動不了，自然難免要愁眉苦臉啦。」

潘十郎眉毛揚了一揚，說道：「你受了傷？」

岳小玉點點頭，說道：「而且傷得不輕。」

潘十郎凝注了他片刻，道：「要不要在下帮忙？」

岳小玉說道：「不必了，我只想在這裏靜靜休息。」

潘十郎道：「但這山洞，似乎並不適合受傷之人久留，你還是到別的地方休息的好。」

岳小玉皺皺眉說道：「何謂之別的地方？」

潘十郎道：「自然是陰曹地府，酆都城內。」

岳小玉陡地大吃一驚：「潘兄如何開此玩笑？」

潘十郎道：「我不是開玩笑，只是想你能夠想到澈底安靜而已！」說到這時，面露微笑，但卻笑得十分猙獰，殘酷。

岳小玉面如土色，道：「你乘人之危，算是甚麼英雄好漢？」

潘十郎道：「我本來就不是英雄好漢，只不過是個風流之仕而已。」

突聽洞外有人大罵道：「甚麼風流之仕，這厮只是個下三濫的淫賊而已！」

大罵之人，居然是密底算盤常掛珠！

× × ×

江東五傑又回來了，全都一起回來。

但最令岳小玉驚喜的，卻是水瑩兒也回來了。

只聽見常掛珠又在洞口喝道：「淫賊出來，常掛珠要見識見識你的『拈花十叠散手』！」

潘十郎淡淡一笑，道：「你就是江東五痴之首的常老大嗎？」

常掛珠怒道：「是五傑，你老娘養的狗雜種才痴痴痴痴！」

潘十郎嘿嘿一笑，道：「渾人見的不少，但像這種渾人中的渾人，卻也難得一見。」

常掛珠怒火更熾，正要撲入洞中，水瑩兒的聲音也已响起：「你要小心，玉……岳小玉還在洞裏。」

此言一出，潘十郎立時嘿嘿一笑，道：「對了，這小子性命，正在潘某掌握之中，爾等若還不知進退，我立時便取掉他的小命。」

說着，右手緊按在岳小玉天靈上，只要稍施掌勁，岳小玉立刻勢非腦漿塗地不可。

舒一照不由怒罵道：「淫賊，你至死不知悔改，眞乃愚不可及。」

潘十郎冷冷一笑，道：「是誰愚不可及，頃刻之間自有分曉。」

胡無法哼了一下，說道：「咱們江東五傑的手既已伸出來，就絕不會輕易收回去。」

潘十郎哂然道：「這是叫化子討飯吃的絕招，名堂就叫『乞兒伸手』，端的不同凡响之極。」

舒一照道：「咱們跟窮家帮的叫化子可沒甚麼交情，你少來這一套。」

潘十郎桀桀一笑，道：「今天我不想打架，以免大煞風景，你們還是走罷。」

胡無法道：「咱們若走了，你留在這裏又有甚麼打算？」

潘十郎道：「這是潘某的事，爾等毋須理會。」

胡無法道：「你這厮人面獸心，還會幹得出甚麼好事來？」

舒一照道：「不要跟這畜牲囉唆，殺進去才是上上之策。」正要衝入洞內，水瑩兒已拚命攔住，叫道：「投鼠忌器，你萬萬不可害了岳……岳哥哥。」

白世儒嘻嘻一笑，說道：「一會兒叫玉哥哥，一會兒叫岳小玉，現在又叫岳哥哥了，這小子眞是艷福不淺。」

常掛珠瞪了他一眼，道：「這兩口子的年紀有多大了，你嘴裏怎麼總是不乾不淨？」

白世儒道：「這怎算是不乾不淨？我又沒有說半句粗話。」

「我操你娘！」常掛珠道：「粗話不一定不乾淨，只要說得着時宜，一下子說七八百句也不打緊。」

白世儒冷笑道：「這才眞是令人他媽的莫名其妙了，現在我才看得出，你這種老大簡直有如吃屎的瘋狗，根本不配站在我們的身邊！」

胡無法連連搖頭，道：「三弟言之差矣，常老大雖然又小器，又頑固，脾氣又暴躁，兼且滿身臭氣，牙齒焦黃，脚甲藏垢，甚至往往無理取鬧，一無是處，自以爲是……」

岳小玉初時以爲胡無法帮着常掛珠來對抗白世儒，但越聽越感到好笑，心想：「讚人之辭未出口，卻已先打八十大板，把常老大打得臉無人色。」

果然，常掛珠也已忍耐不住了，倏地大喝，道：「醉貓子，你到底是在帮誰說話？」

胡無法道：「誰都不帮，只帮有理之人。」

常掛珠忙說道：「這句話說得好聽，正是帮理不帮親，你說，到底是誰說得有理。」

胡無法道：「兩個都有理。」

常掛珠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舒一照已哈哈怪笑，道：「老二這句話的意思，實在最簡單不過，他分明是說有理即無理，既然你們兩個都有理，那麼也就等於是兩個都無理啦。」

胡無法哈哈一笑，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鮑正行突然禪杖一揮，喝道：「放屁，這算是甚麼手足兄弟？簡直是無賴。」

常掛珠道：「你說誰是無賴？」

鮑正行道：「統統都是無賴！」

「照呀，」胡無法忽然解下背着的大葫蘆，接着振臂大叫道：「咱們都是無賴，都是他媽的烏合之衆，甚麼江東五傑，以後再也不要提起了。』

白世儒冷笑道：「這麼說，咱們是要散夥了？」

常掛珠瞪着他，道：「散夥便散夥，你大可以回江東去，找那個姓呂的婆娘，跟她自組一夥，就叫『江東兩個他媽的』好了。」

胡無法呵呵一笑，道：「『江東兩個他媽的』，這外號眞不錯，包管不出十天，就可以傳遍大照南北！」

白世儒怒道：「你們欺人太甚了。」

常掛珠冷冷的道：「是欺你太甚又怎地？」

白世儒更怒，疾聲的道：「我要你賠罪！」

常掛珠「呸」的一聲道：「俺是老大，何必向你賠甚麼鳥罪！」

白世儒喝叫一聲，道：「你這種王八老大，白某早就瞧得大不服氣，今天正要向你討教討教密底算盤上的功夫！」

水瑩兒大急，忙制止道：「你們不要動手！」

白世儒怒聲道：「咱們江東五傑的事！外人少插手，」

水瑩兒也怒氣陡生，道：「岳小玉還在那惡人的手裏，你們怎可以在這時候內閧起來。」

胡無法嘿嘿一笑：「甚麼岳小玉岳美玉的，干咱們江東羣雄甚麼事？」

水瑩兒道：「但……但他是我師父的……的……」

她一急之下，聲音雖然响亮，但却接續不下去。

常掛珠板着臉孔：「他是武林皇帝的甚麼人，是不是武林皇帝的老子。」

舒一照道：「若是武林皇帝的老子，那麼就是太上皇了。」

水瑩兒搖頭道：「這當然不是的，他……他是我師父的好朋友。」

舒一照怪笑道：「這可奇哉怪也，妳師父已經是個幾十歲的老頭兒了，怎麼居然會跟一個黃毛小子平輩論交？這種事！又有誰可以相信？」

白世儒道：「不要管這小妮子！乾脆把洞裏的小雜種幹了，以免碍手碍脚！」

常掛珠冷笑道：「你不敢跟我打，就想找小孩童來出氣，哼哼！」

白世儒大怒，立刻吼叫如雷：「打！打！打！不跟你打的就是龜孫子。」

水瑩兒正待再勸，卻給胡無法笑嘻嘻的攔住道：「就讓這兩個狗雜種打個够好了。」

鮑正行「呸」一聲，「平時稱兄道弟，到了這關頭上却幸災樂禍，眞不是一個好人！」

胡無法冷笑道：「你又算是甚麼正人君子了？去年夏天呂婆娘在瀑布水潭下洗澡，你却在附近探頭探腦！」

鮑正行立刻漲紅了頸子，說道：「我只是在捉蟋蟀兒，可沒故意去瞧那臭婆娘的身子。」

胡無法道：「瞧見人家清清白白的身子，還罵呂足金是臭婆娘，眞沒良心！」

鮑正行大怒，身形半轉，反手揮杖直砸胡無法的腦袋。

胡無法仰身暴退丈二，已來到了山洞之中！鮑正行繼續追擊，絲毫不肯放鬆。

而在另一角，白世儒也已跟常掛珠動上了手，只見大摺扇奇招迭出，密底算盤更是招式勁疾無比。

岳小玉心中暗暗叫苦：「估道救星來了，誰知連救星也打得滿天星斗，眞是混天下之大帳！」

潘十郎臉上却露出了喜孜孜的神情，心想：「渾人大內閧，倒有了大爺不少力氣。」

只見江東五傑已有四人殺得難分難解，只剩下舒一照閒來無事，悠然地站在一邊挖鼻孔。水瑩兒又急又怒，道：「你爲甚麼不去勸阻勸阻？」

舒一照鼻孔吸氣，响起「嗤」的一聲，道：「他們火併，干我甚麼事。」

水瑩兒說道：「他們都是你的好兄弟呀！」

舒一照道：「難道妳是個聾子嗎？咱們剛才已說得很清楚，從今之後，江東五傑散夥啦，咱們各自獨立，再也不必連成一氣，互相牽累。」

水瑩兒道：「這是最愚蠢的決定，我不贊成！」

舒一照冷笑道：「我知道，妳是爲了那個黃毛小子，哼，待我把他殺了，免得爲了他而神魂顚倒。」

水瑩兒忙阻攔住他，但舒一照身形一矮，已從她身邊竄進山洞之內。

舒一照號稱玲瓏妙手，一雙手固然妙得出神入化，輕功本事更是同儕之冠，水瑩兒只覺眼前人影一幌，舒一照已不見了踪跡。

他當然是來到潘十郎面前，同時大聲叫道：「快把這姓岳的小子幹了，免得水姑娘夜長夢多！」

潘十郎冷笑道：「潘某自有主張，幾時輪到你來發號施令？」

「呸！」舒一照大吼一聲，道：「我偏要對你發號施令，那又如何？」

潘十郎沉臉冷笑，道：「我偏不動他一根汗毛，那又怎樣？」

舒一照怒道：「沒你娘鳥興，居然敢反抗老子的命令，看掌！」

一聲叱喝，舒一照的身子同時向前急衝，伸掌斜切潘十郎咽喉。

若在平時，潘十郎必會顧忌甚多，最少舒一照還有四個結義金蘭的兄弟。

但如今，其餘四人早已籠裏鷄作反，在山洞內外殺得難分難解，舒一照只是孤軍作戰而已。

既是以一對一，潘十郎自然是挺有把握的。

潘十郎乃劇盜潘聖山之子，潘聖山已於五年前死於滄州大牢之中，但一身武功後繼有人，終於「賊父出賊子」，而且後繼者更成爲了採花淫賊。

潘氏父子最厲害的一套武功，名爲「拈花十疊散手」，這套武學融滙了黑白兩道各門各派擒拿、點穴及內家重掌之精萃，再由繁化簡，經過千錘百鍊，苦心研創後才能大功告成的。

潘十郎自恃有此奇功，自然不怕舒一照孤身來犯。

只見潘十郎身形飛閃，一出手就分點舒一照九處穴道。

他出手實在靈活迅速，但舒一照的身形却也不慢，陡然人如風車般急轉，先後將潘十郎九下點穴招數一一化解，同時還怪笑着道：「你不殺這小雜種，我殺！」

果然一拳揮出，直打往岳小玉面門上。

潘十郎喝道：「你要殺，我偏不讓你殺！」形勢一轉，他爲了存心賭氣，反而要出手保護岳小玉。

舒一照却忽然嘻嘻一笑，道：「淫賊，這次你上當啦！」

潘十郎突感不妙，急速撤掌後退。

但他才退出五尺，一隻金光湛然的大葫蘆已向他迎頭砸了下來。

潘十郎心中一沉，反手擋格着大葫蘆，但另一根渾鐵禪杖也已擊向他背心。

潘十郎面色倏變，忙將右足一滑，矮身避開禪杖。

但他才避得開禪杖，一柄大摺扇和一隻密底算盤也先後殺了上來。

潘十郎的身形變換，雖然已是極之迅速，但這種接二連三的攻勢，他終於還是躲避不了。

那大摺扇點了他身上八處穴道，令他當場癱瘓，動彈不得。

密底算盤也不客氣，以算盤角尖部位，重重向潘十郎的後腦擊落！

密底算盤的角尖，比犀牛角還更尖銳堅硬，潘十郎的腦袋就算用石頭造成，只怕也得被擊成粉碎。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一道寒光同時激射過來，而且不偏不停，剛好射在密底算盤之上。

密底算盤立刻給震開，山洞裏接着出現了另一個人。

那是一個年約三十左右，但仍然姿色迷人，體態婀娜，臉上濃妝艷抹的紅衣女子。

江東五傑怔住了，齊齊怔住。

常掛珠望了望手裏的密底算盤，只見被一道寒光擊中的部份，已深深的凹了下去。

再看看地上，原來把算盤打凹的東西，只不過是一支短小的銀釵。

常掛珠吸了口氣，但接着却笑嘻嘻地說：「來者何人？」

那紅衣女子抿嘴一笑，似乎甚是風騷的樣子：「小妹姓蘇，排行第六，你就叫奴家蘇六妹好了。」

潘十郎雖然不能動彈，但却還可以開口說話：「蘇姊姊快來救我！」

蘇六妹巧笑倩兮地瞧了他片刻，道：「你現在總該知道上得山多終遇虎這句話了罷？」

潘十郎叫道：「但這次我不服，就算死了也是萬萬不服。」

蘇六妹道：「你如何不服？」

潘十郎道：「這五個渾人使詐，十郎一時不察，所以才會落在圈套之中。」

「唷，這是人家高明，你自己愚蠢而已，」蘇六妹淡然一笑，道：「江湖上的圈套，就像是秋風下的落葉，可說是遍地皆是，不要說人家江東五傑，就以你自己來說，也不是經常使詐用計，來騙取女人的歡心嗎？」

潘十郎忙道：「但十郎對蘇姊姊一往情深，却是決無半點虛假的。」

蘇六妹吃吃一笑道：「你這張嘴巴，眞會逗人歡喜，不知多少人給你哄得茶飯不思，但最後却是人財兩失，甚至家散人亡。」

潘十郎冷汗浹背，說道：「蘇姊姊，十郎知錯了，求妳大發慈悲，救救小弟則個。」

蘇六妹「唔」的一聲，道：「要我救你，那是不難的，但却必須吞下一顆『歲歲大補丹』，來報答我這個蘇姊姊。」

聽見「大補丹」這幾個字，潘十郎臉上陡地抹過了一絲淫邪的笑容。

蘇六妹見他笑而不答，立刻皺眉道：「你不答應嗎？」

潘十郎忙道：「蘇姊姊一番心意，十郎怎敢推辭。」

蘇六妹說道：「那麼，你張開嘴巴好了。」

潘十郎立刻依言，把嘴巴張開，接着，蘇六妹右腕一揚，一顆細小的丸子已飛入他的口中。

潘十郎吞下小丸後，不禁皺眉道：「

這是甚麼東西？好苦！」

蘇六妹道：「這是用苗疆『七星蠱』加上南海『火啖蜈蚣漿』配製的『歲歲大補丹』，雖然味道苦了一點，但却功效卓著，萬試萬靈。」

潘十郎未待她說完，早已爲之嚇得魂飛魄散，不由悲聲叫道：「賤婦，妳……妳好狠毒……」

蘇六妹哈哈一笑，道：「怎麼忽然罵起我來啦？」

潘十郎道：「妳爲甚麼要殺我？」

蘇六妹道：「我幾時說過要殺你？」

潘十郎道：「妳給我服下的甚麼大補丹，其實就是毒藥！」

蘇六妹笑道：「既是補藥，也是毒藥，但却不一定毒得死你呀！」

潘十郎臉色灰白問道：「那是甚麼意思？」

蘇六妹道：「這大補丹上面，還有『歲歲』兩個字，你可知道用意何在嗎？」

潘十郎道：「誰曉得妳在攪些甚麼花樣！」

蘇六妹道：「『七星蠱』和『火啖蜈蚣漿』雖然是劇毒，但却也有相生相尅的作用在內，所以，在一年之內，你是一點也不會有事的。」

潘十郎一怔，常掛珠已急不及待地說：「一年後又怎樣？」

蘇六妹道：「到了一年後，倘若不服下獨門解藥，嘿嘿，那就眞的不怎麼有趣了。」

胡無法道：「是不是會肝腸寸斷，頭頂上爆出一朵血花而死？」

蘇六妹道：「縱然不是這樣，那也差不多了，總之，等到毒發之時，他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概兩個月後，這位潘哥哥就得化爲一灘黑血，連頭髮也甩落得乾乾淨淨。」

潘十郎氣得咬牙切齒，恨聲道：「妳竟用這種惡毒的手法來對付我！」

蘇六妹眨了眨眼：「若不是這樣，誰可以令你一輩子忠忠實實的活下去？」

胡無法哈哈一笑，道：「這倒是個很好的主意，從此之後，他就再也不敢到外面勾引女人啦。」

舒一照點點頭，道：「對，蘇六妹雖然不是我的妹妹，但最少有我一半那麼聰明，這樣的法子，眞是曠古絕今，非常罕見。」

鮑正行立刻搖頭，道：「胡說！這種法子甚是平常，尤以邪惡之輩，最是經常使用。」

白世儒道：「你這麼說，分明是指蘇六妹不正經了？」

鮑正行冷笑道：「難道你認爲她是個很正經的女人？」

白世儒道：「她最少比呂婆娘斯文五百倍。」

鮑正行道：「就算是個母猴子，也比你的江東老娘斯文五萬倍！」

常掛珠道：「斯文人並不一定就是好人，這點大家切莫混淆了。」

胡無法道：「這話也不錯，世間上本來就有數之不盡殺之不清的斯文敗類。」

白世儒瞪着他：「你好像也是其中一個。」

胡無法笑道：「江東五傑全都是這樣的人，又豈僅胡某一人而已？」

常掛珠嘆道：「咱們江東五傑雖然擒住了這個採花淫賊，但如何處置却是大費思量。」

白世儒道：「照我看，還是按照原來的計劃去做好了。」

鮑正行搓了搓大肚子，道：「咱們原來的計劃是怎樣的？」

白世儒道：「首先把他閹了，然後帶回去見顧北羽，領取賞金。」

鮑正行盯着他，道：「你認爲顧北羽這個人怎樣？」

白世儒一怔：「這一問居心何在？」

鮑正行道：「絕無半點私心，你只管回答好了。」

白世儒沉吟半晌，才道：「他是個頗有俠名之士，手段也很豪闊。」

鮑正行道：「但他眞的配稱爲顧大俠嗎？」

白世儒聳了聳肩，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鮑正行冷冷一笑，道：「以我看，他是個利祿薰心，全然不顧及江湖義氣的混蛋。」

白世儒一呆，說道：「這話可不能亂說。」

鮑正行說道：「我絕不是亂說一通，他能夠富甲一方，全然是靠打家刦舍得回來的。」

白世儒道：「英雄莫問出處，就算打家刦舍，也算不得是甚麼大罪。」

常掛珠點點頭，道：「我也曾聽人說過，顧北羽以前是個賊，但他盜亦有道，而且只向爲富不仁、或者是貪官污吏之輩下手。」

白世儒道：「若是這樣，亦無損其俠名也。」

鮑正行冷笑道：「當年跟顧北羽一起做案的還有一人，你們又可知道是誰？」

白世儒一怔，常掛珠也是肩頭一聳，道：「這可不知道啦。」

鮑正行道：「你們不知道，我可清楚的很。」

白世儒忙道：「快說。」

鮑正行說道：「那人姓鮑，叫做鮑冲天！」

「鮑冲天？那豈不是你的老子。」常掛珠吃了一驚。

鮑正行冷冷道：「正是我的老子。」

胡無法道：「但老人家怎樣了？是不是也和你一般養得肥肥白白？」

鮑正行道：「我的老子——！」

「不要再提你的老子我的老子了，總之，除了水姑娘之外，別的事情咱們都用不着操心！」常掛珠斬釘截鐵地說。

舒一照大笑，道：「如此最好，不相干的人全都滾蛋，管他甚麼採花大盜，也不管他甚麼蘇六妹王八公，咱們我行我素，連顧北羽也當作是龜兒子好了。」

常掛珠大表贊同，決定合力照顧水瑩兒和岳小玉。

蘇六妹，潘十郎，顧北羽的事，江東五傑再也不去多費心神，就當你甚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

（未完・十七）

中篇武俠故事

陳 瑜·文
可 飛·圖

劍中劍（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南武館的南北會試首先由單逢春下場比試，輕功、內功、兵刃的三項比試結果，全部順利通過，下一個便是狄少青，他見單逢春得手，贏得漂亮，十分高興，趨前和他握手，發覺單逢春的手，十分綿軟，柔若無骨，不像練武人的手，單逢春不像以前冷冰冰的面孔，有說有笑。狄少青下場後，三項比試更形特出，青出於藍，可以說是垂手獲得，連金館主也鼓掌祝賀，二人連中三元，武館大排筵席，爲二人慶功，席散以後，狄少青送裴小霞回客棧，第二天送她離去，幾天友誼，便成知己，一聲珍重，各奔前程，沈承泰邀聘狄少青加入北海武館……

初露頭角　走馬上任

狄少青道：「還要沈堂主栽培。」

沈承泰笑道：「目前北海武館所屬各鏢局之中，是否有缺，本座還不大清楚，這要等老弟去報到之後，才能安排……」

狄少青不便多說，又應了聲「是」。

沈承泰又道：「凡是通過南北會試之人，一經分發，最少也可以担任一個鏢局的副總鏢頭，遇上總鏢頭有缺，立可遞補，和總鏢頭、副總鏢頭地位相等的就是武館中的正教習，申兄在這裏就是正教習的名義。」

這話，狄少青自然又不好搭腔。

申祿堂接口道：「沈堂主的意思，就是目前他也不知道北海武館能把狄老弟分派到那一家鏢局去，因此只能先給老弟一個北海武館的正教習的名義，等老弟到了北海武館，才能確定老弟眞正的職務。」

說到這裏，暗暗朝狄少青使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要狄少青趕緊向沈堂主致謝。

狄少青道：「沈堂主，屬下年輕識淺，這個如何敢當？」

「老弟毋須客氣。」

沈承泰含笑道：「這是咱們南北武館的規定，通過會試，派到各鏢局去，當總鏢頭、副總鏢頭，而留在武館裏，就是正教習，南北二館，用人惟才，老弟有此資格，並無半點人情。」

狄少青躬身，道：「如此多謝沈堂主了。」

「很好。」

沈承泰一手摸着下巴，滿意的點點頭，說道：「那就這樣說定了，本座明日面見金館主，就可決定，三日之後，你來本堂領取推薦書，就可動身前去北海武館報到了。」

說到這裏，回身朝申祿堂道：「申兄，等狄老弟領到推薦書，你還得陪他到賬房去支取一千両路費。」

申祿堂說道：「這個屬下會替老弟辦的。」

狄少青站起身，躬身道：「謝沈堂主，屬下告退。」

他偕同申祿堂退出北海堂。

申祿堂低聲道：「老弟，恭喜你，沈堂主對人從未如此客氣過，對你老弟，可說另眼相看。」

狄少青忙說道：「這是申老哥推薦之功。」

兩人回到龍門堂，申祿堂低低的道：「老哥哥不送你了，給旁人瞧到了，還以爲我替北海堂拉攏你呢，你自己回去吧！」轉身往裏行去。

狄少青一個人回轉了賓舍，剛跨進了門。

劉管事早就在門口恭候，見到狄少青，立即拱着手道：「恭喜狄爺，通過會試，連小的也沾上不少光彩。」

狄少青含笑，說道：「謝謝你，劉管事。」

劉管事巴結的道：「回狄爺，方才南山堂的朱管事已經來過兩次，小的說你老還沒回來，他說，等一會再來。」

「朱管事？」狄少青愕然的道：「在下並不認識朱管事。」

劉管事陪着笑，說道：「朱管事找狄爺，自然是奉瞿堂主之命來的了，狄爺會試及格，瞿堂主自然要問問你老的志願，說不定派上個總鏢頭幹幹，這是狄爺的好機會！」

又是一個「好機會」，看來南山、北海兩堂，都在爭取人手！

正說之間，只見一個身穿青布長袍的中年漢子從門外跨進門來。

「說起曹操，曹操就到！」

劉管事笑着說道：「狄爺，朱管事來了。」

一面朝青袍中年人道：「朱管事，這位就是狄爺。」

朱管事連忙躬身一禮道：「小的朱文彬，見過狄爺。」

狄少青連忙還禮道：「朱管事好。」

朱管事道：「小的奉瞿堂主之命，來請狄爺，小的已經來過兩次，狄爺還沒有回來。」

狄少青道：「瞿堂主找在下有事？」

朱管事忙說道：「這個小的就不大清楚了，瞿堂主只是吩咐小的，請狄爺去一趟。」

狄少青道：「在下應該去拜謝瞿堂主的，朱管事請。」

朱管事道：「小的給狄爺帶路。」

× × ×

南山堂在江南武館正屋的左側，也是自成院落的一幢房屋。

朱管事領着狄少青穿出左首一道月洞門，房舍和左側的北海堂差不多，只是月洞門外是一座小小的花園，假山、小池、曲徑通幽，三間敞軒，一排花格子長窻，別有花木之勝。

朱管事一直把狄少青領入一間精雅的書房，才道：「狄爺請坐，容小的進去禀報堂主……」

「不用你禀報了。」

南山堂堂主瞿凌霄一個高瘦的人影巳隨着話聲，緩步從內室走出，他白晢清癯的臉上，綻出笑容，說道：「狄老弟剛回來麼？」

狄少青慌忙立正身子，拱着手道：「屬下見過瞿堂主。」

瞿凌霄道：「老弟請坐。」

他自己就在上首一張椅子坐下，狄少青也落了坐。

瞿凌霄一手摸着一把硬朗朗拂胸黑鬚，問道：「方才申祿堂陪同老弟去過北海堂了？」

他消息很靈通。

「是的。」狄少青連忙答道：「是沈堂主見召屬下。」

瞿凌霄含笑道：「沈堂主怎麼說？」

狄少青在路上早就想好了，因爲同在江南武館之中，自己去過北海堂，瞿堂主不可能不知道，這就照實說道：「沈堂主問在下想不想去北海武館？他可以先給屬下一個正教習的名義。」

瞿凌霄點點頭，問道：「老弟怎麼說呢？」

狄少青道：「屬下不能說不去。」

「唔」瞿凌霄目光一抬，又問道：「那麼老弟的意思呢？」

狄少青道：「屬下初入江湖，年輕識淺，沒有意見，但憑館中分派。」

「好！」瞿凌霄滿意的點點頭，含笑道：「這一定是申祿堂在替北海武館拉人，南北二館，本是一家，他們如此方式拉人，也是不對的……」

這話，狄少青不好開口。

瞿凌霄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隨卽正容說道：「老夫覺得老弟到北方去，並不適宜。」

狄少青和他目光一對，不知怎的心頭微微一動，只覺得這位瞿堂主的目光之中，似乎含有一種說不出的笑意，也好像說得很嚴肅，當下只有低着頭，應了聲：「是。」

瞿凌霄微笑道：「這件事，老夫會和金館主禀報的，老夫請你來，就是要聽聽老弟的意見。」

說到這裏，口中「唔」了一聲，問道：「那位裴姑娘，老弟是如何認識的？」

狄少青臉上一紅，就把當日在酒樓上一段事說了出來。

瞿凌霄點頭道：「這麼說，你並不知道她的來歷了？」

狄少青道：「屬下沒有問過她。」

瞿凌霄含笑道：「老夫只是隨便問問而巳。」

狄少青站起身道：「瞿堂主如果別無吩咐，屬下就告退了。」

瞿凌霄口中連說了兩個「好」字，一面就起身相送。

狄少青回轉賓舍，想起單逢春，不覺舉步朝他房中走去，到得門口，舉手輕輕叩了兩下。

只聽裏面傳出單逢春的聲音問道：「什麼人？」

狄少青道：「單兄，是在下。」

單逢春問道：「是狄兄麼？」

狄少青應道：「正是兄弟。」

單逢春問道：「狄兄有事？」

狄少青笑道：「沒什麼，兄弟剛回來，想和單兄聊聊。」

「那就對不起了。」單逢春道：「兄弟巳經睡了。」

狄少青只得說道：「眞抱歉，單兄那

就睡吧！」

也就回房安歇。

× × ×

第二天早上，江南武館金館主的書房裏，正在舉行着一個會議。

禿頂紅臉、鼻如鷹啄的金聲望，凸着肚子，踞坐在虎皮交椅上，左手握着白銀水烟袋，正在吞烟吐霧。

他左右三把椅子上，坐的是三堂堂主，南山堂瞿凌霄、北海堂沈承泰和龍門堂胡在田。

只聽沈承泰，說道：「屬下最近接奉北海館的指令，因館中缺少人手，要屬下轉禀館主，希望南方賜予支援，正好本館南北會試，通過了兩人，屬下之意，擬把狄少青推介到北海武館去，不知館主意下如何？」

瞿凌霄接着道：「禀報館主，本館人手也感缺乏，尤其昨日簡王法、孫必振、曾明善三人，在場上失手，堅持辭去正敎習職務，一時尚無遞補之人，因此屬下認爲狄少青、單逢春二人，似應由本館留用，無法再分派到北方去了。」

沈承泰目光陰森，嘿然道：「瞿堂主這話就不對了，南北會館，通過一人，視需要而定，通過二人，南北各一，兄弟是依例推薦狄少青到北方去的。」

瞿凌霄道：「但本館缺少人手也是事實。」

沈承泰道：「本館缺人，瞿堂主可以借調各地鏢局的副總鏢頭，會試通過之人，應按例分派。」

瞿凌霄微微一笑道：「兄弟聽說沈堂主昨晚由申祿堂領着狄少青，去過你北海堂，不知可有此事？」

沈承泰道：「難道瞿兄昨晚沒有約見狄少青麼？」

瞿凌霄道：「兄弟掌管江南武館的分發事宜，召見會試通過的人，聽聽他們意見，那也是應該的了。」

沈承泰道：「兄弟是聽申祿堂說，狄少青有意要去北方，所以要申祿堂約他來談談，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瞿凌霄說道：「兄弟要派狄少青在本館當差，因爲本館正需要狄少青這樣的人才。」

沈承泰臉色變得十分陰森，抗聲道：「北方也需要狄少青這樣的人才，而且兄弟答應他畀以正敎習的職務，瞿堂主留用單逢春，不是一樣麼？」

瞿凌霄道：「你也可以把單逢春派到北方去。」

沈承泰作色道：「瞿凌霄，你……」

瞿凌霄怒聲問道：「沈承泰，你想怎的？」

胡在田忙道：「二位堂主不可因一點小事爭執，狄少青、單逢春，這二人都不錯，派在南方，和派在北方，一樣是爲武館工作……」

沈承泰道：「胡堂主說得極是，只是瞿凌霄欺人太甚了。」

瞿凌霄道：「派人之事，你我只是建議而已，決定之權，是在館主，你吵什麼勁？」

「你們同在南北武館轄下，就應同心協力，這般吵吵鬧鬧，眼裏還有我金聲望嗎？」

金聲望說話之時，青衣使女慌慌忙忙從他手中接過水烟袋，他一手拿起茶盞，緩緩喝了一口，才滿咀噴着烟霧，哼了一聲道：「派人之事，本座一向顧慮到南北二館的需要，從不偏袒……」

瞿凌霄、沈承泰二人不敢再爭執，同聲道：「但憑館主分派。」

金聲望嘿然道：「這兩個人，都不用派到北方去，我要他們留在這裏。」

沈承泰心裏雖然有些不以爲然；但口中只應了聲「是」。

金聲望細目之中，精芒如綫，一掠沈承泰問道：「沈堂主，你可知道本座的意思麼？」

沈承泰連忙欠身道：「屬下無意見，但憑館主吩咐。」

「哼！」金聲望重重哼了一聲，才說道：「你們只知道爭人，本座的意思，要他們留在本館，是爲了查勘這兩個人的動機。」

瞿凌霄聽得一怔，望望金聲望，說道：「館主的意思，認爲狄少青、單逢春二人……」

「來歷不明。」金聲望咀角下垂，深沉的說道：「你們不覺得這兩個人的武功太高了麼？」

瞿凌霄道：「這兩人來歷，胡堂主不是已經查明白了麼？」

胡在田頗感驚疑，不覺朝金聲望望過去。

金聲望嘿然道：「本館成立已有三年，投効的人何止上百，你們可曾發現這兩人的武功，顯得偏高麼？」

他不待三位堂主開口，接着道：「江湖上不比官場，有倖進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長，早就該露出頭角來了，如果他們已經是小有名頭，到本館來通過會試，還情有可說，却偏偏在未來之前，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來到武館就一舉通過會試，而且武功還高出本館幾位正敎習甚多，這豈不使人覺得可疑？」

他又喝了一口茶，接下去道：「再說，這兩人一個說是跟三山廟和尙練的武，（單逢春）一個是說從小跟青羊宮張道人學的功，和尙沒有名稱，張道人查不到來歷，這不是疑點之二？」

三位堂主都沒有作聲，靜靜的聽館主說着。

金聲望放下茶盅，又道：「還有，這兩人還有一個相同之處，雖然各有身世，但說出來的身世，又如風飄浮萍，孑然一身，也就是說，眞正要查究下去，就無根可查，有這三點，所以我要他們留下來，嚴予查勘。」

胡在田懷疑的道：「館主說得是，只是……」

金聲望不待他說下去，就嘿然一笑道：「你以爲既然無根可究，還能有怎麼一個查勘法子，對麼？」

胡在田道：「屬下愚魯，屬下正是此意。」

金聲望冷笑一聲，面色更顯得深沉，徐徐說道：「言爲心聲，動爲行率，他們眞要有爲而來，一舉一動，豈會看不出端倪來，這個本座自有辦法。」

× × ×

同一天的早晨，狄少青在膳堂用早餐的時候，一直不見單逢春下樓來，他不知怎的心裏老掂念着他，只是眼巴巴的盼望着他，這也許就是緣吧，一見投緣，就會惺惺相惜！

用過早點，還是不見單逢春的影子，狄少青實在有些忍不住了，連忙站起身來，步出膳堂，匆匆登樓，走到單逢春房門口，擧手叩着門，叫道：「單兄還沒起來麼？」

只聽單逢春在裏面應聲道：「是狄兄麼？」

房門呀然開啓，單逢春迎着道：「狄兄早啊！兄弟剛才起床，請裏面坐。」

狄少青連忙含笑，抱歉道：「驚擾單兄了。」

舉步跨入，一面說道：「兄弟不見單兄下樓，才特地上樓來看看單兄的。」

單逢春道：「狄兄請坐，昨晚狄兄見訪，兄弟已經睡了，眞是抱歉。」

狄少青看他已不似前幾天那樣冷傲，心中更是高興，說道：「我們是自己人了，何須客氣？兄弟和單兄一見如故，此次會試之後，只有三天假期，就要分發，可說會短離長，因此想邀單兄出去走走，不知單兄意下如何？」

單逢春抬起一雙清澈的眼神，看了狄少青一眼，忽然露齒一笑道：「狄兄有佳人作伴，邀兄弟出遊，豈不冷落了裴姑娘了？」

狄少青和他相識已有多日，只有昨天會試之時，看他笑過，這還是第二次，也許單逢春一向生性冷傲，很少笑臉迎人，所以看到他的笑，就彌覺可貴，也就特別覺得親切，看着他，含笑道：「單兄休得取笑，兄弟和裴姑娘只是初交，她昨天已經走了。」

單逢春看他只是怔怔的望着自己，臉上不覺微微一紅，移開眼睛，微哂道：「原來裴姑娘走了，狄兄才來找兄弟作伴的，如果裴姑娘沒走，狄兄就不會來找兄弟的了。」

「單兄誤會了！」狄少青連忙正容說道：「兄弟從第一次見到單兄，就心儀豐采，有一見如故的感覺，頗思和單兄結交，只是單兄懷才孤傲，始終不屑和兄弟交談，每使兄弟悵然若失，無法和單兄接近，直到昨天，單兄連奪三關，兄弟覺得比自己通過會試要高興得多，單兄也以爲兄弟可交，才和兄弟下交，古人說得好，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憾，兄弟對單兄，心裏就有這份感覺。」

單逢春看着他，眼中神采閃動，但却避開他的眼光，說道：「眞的？」

狄少青更覺興奮的道：「自然是眞的了。」

單逢春點點頭，低低的道：「我相信你。」

狄少青喜形於色，欣然道：「單兄那是同意了？」

單逢春問道：「狄兄要上那裏去？」

狄少青道：「兄弟並沒有一定的去處，只是想約單兄出去走走而已！」

單逢春爽朗的笑道：「鎭江所有名勝古蹟，狄兄和裴姑娘大概都去了，正好給兄弟作個響導。」

接着輕唔一聲道：「有了，兄弟聽說和焦山臨山相對的象山，出產一種五色石子，比金陵雨花台所產還要美麗，色彩極爲鮮艷，兄弟從不使用暗器，但很想去檢一袋小石子來，當暗器使，在江湖上不是很別緻麼？」

狄少青笑笑道：「用彩色石子當暗器，最好是女子使用，出了名，大家就可以叫她彩石女俠，男人用，就變成花花公子了。」

單逢春被他說得臉上一紅，說道：「沒有什麼關係，人家也可以叫我彩石公子呀！」

「好！」狄少青道：「既然單兄有興趣，咱們到象山撿石子去。」

單逢春喜道：「狄兄，以後我們兩人都用五色石子作暗器好不？彩石公子出了名，人家分不清到底是那一個，豈不是有趣？」

狄少青笑着道：「好吧！我們就這樣約定了，以後我們也許一個分發北方，一個留在南方，但我們有了彩石公子之名，我們兩個人就成了一個人，兩顆心，也永遠合在一起了！」

單逢春沒有說話。

狄少青催道：「單兄快下去吃早餐了，用過早餐，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單逢春道：「兄弟很少吃早餐，我們走吧！」

「這怎麼成？」狄少青接說道：「單兄怎好不吃早餐，這會餓壞了身子。」

「謝謝狄兄關心。」

單逢春眼中流露出一絲感激之色，說道：「我習慣了，我們走吧！」

× × ×

從象山回來，已經傍晚時光，兩人都撿了一小包最精緻的五色彩石，也是玩得最痛快的一日。

狄少青和單逢春的友誼，也快速成長，有如兄弟一般！

兩人不但性情相投，年齡相仿，尤其使狄少青傾倒的是單逢春談吐雋雅，擧止斯文，文才武學，無不精博，竟像是一位博學君子。

狄少青領着單逢春來至江山第一樓，登上樓梯，現在狄少青是熟客了，伙計們自然十分巴結，把他們讓到臨街的窗口，送上香茗。

狄少青吩咐堂倌，揀可口的酒菜送來，堂倌唯唯而退。

單逢春見狀問道：「狄兄是這裏常客嗎？」

狄少青笑了笑道：「來過幾次，這裏的天下是打出來的。」

單逢春道：「狄兄是如何打出來的天下呢？」

狄少青道：「兄弟可不是打天下，是和解糾紛。」

他就把那天自己和周友成上這裏來，裴小霞如何鬧事，自己給堂倌如何解決，詳細說了一遍。

單逢春笑道：「兄弟正想問問狄兄，如何認識裴姑娘的，原來是英雄識美人，美人識英雄，是這樣結識的，今晚狄兄領我到這裏來，原來是爲了懷念裴姑娘來的

了。」

狄少青臉上一紅，連忙說道：「單兄休得取笑，兄弟是因爲這江山第一樓，是鎭江城中最有名的酒樓，我和單兄締交，可說快慰平生，自然要到最好的酒樓吃一頓。」

單逢春看他和自己締交，看得如此重要，心中好生感動，說道：「狄兄對兄弟如此情義，兄弟會永遠記在心裏的。」

狄少青忍不住一把握住了單逢春的手，說道：「單兄，你說得好，朋友相知，貴在知心，我們永遠是好朋友。」

單逢春也和他緊緊握住了手，低下頭去，神色微暗，眼圈微紅，低低的說道：「兄弟生性孤僻，從沒有交過朋友，狄兄是兄弟第一個朋友，也是我一生唯一的朋友。」

說到這裏，堂倌已經送上酒菜來，單逢春輕輕縮回手去。

狄少青一把取過酒壺，替單逢春面前斟滿了酒，自己也斟上了一杯，舉杯道：「單兄，爲了慶祝我們通過會試，我們又結爲至交，兄弟敬你一杯。」

正待舉杯一飲而盡！

「狄兄慢點！」

說着，單逢春也舉起杯來，說道：「對我們兄弟來說，通過會試，只是進身之階，並不足道，兄弟從不喝酒，但唯一可以慶祝的，是我們兄弟能夠肝胆相照，性情相投，這一杯酒，就算是我們締交之酒，兄弟雖然不會喝酒，也要乾杯好了，狄兄請。」

說完，舉杯一飲而盡。

狄少青和他乾了一杯，點頭道：「單兄說得極是，我們兄弟論交，是人生第一快事，兄弟再乾一杯。」

舉壺斟酒，果然又乾了一杯。

單逢春道：「狄兄吃些菜咯，喝得這麼快做什麼？」

狄少青大笑，說道：「單兄有所不知，今天是兄弟二十一年來，最高興的一天了。」

「我也是。」

單逢春果然不會喝酒，喝了一杯酒，臉上就像朝霞般紅了起來，問道：「狄兄今年二十一歲，那就長我一歲了。」

狄少青望着他含笑道：「單兄原來只有二十？」

單逢春道：「狄兄長我一歲，就該是我兄長了。」

狄少青道：「這個兄弟如何敢當？」

單逢春星目含采，說道：「我們本來就是以兄弟論交，狄兄比我大，自是兄長，兄弟比你小，該是小弟，這才是眞正結爲兄弟，只是方才狄兄說過，以之相知，貴在知心，我們兄弟論交，我心裏你是我的大哥，你心裏我是你兄弟，這樣就夠了，目前不宜露諸形式，給人家知道了，還以爲我們二人，同時通過會試，就聯羣結黨了，狄兄認爲兄弟說得對麼？」

狄少青心頭暗自一懍，連連點頭道：「單兄說得極是。」

這一頓飯，兩人吃得自然很愉快，飯後，狄少青會了帳下樓，兩人回轉賓舍，就各自回房。

狄少青回到房中，他目能夜視，就毋須點燈，掩上房門，脫下長衫，正待就寢，目光一動，忽然發現枕下似有一角白紙心中覺得很奇怪，忽忙翻起枕角，果見有一張字條，凝目看去，但見紙上寫着「謹愼言行」四個字。

字迹潦草，但寫得筆勢蒼勁，下面也並沒有具名。

狄少青看得暗暗一怔，忖道：這會是什麼人寫的呢？他把字壓在自己枕下，那自然是給自己的了！

謹愼言行，這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四個字語氣含有暗中示警之意，自己有什麼地方言行不謹愼了？

自己在這裏，並無一個熟悉的朋友，這人用這張字條示警，用意何在，莫非已經有人懷疑自己什麼了？這也不可能，老實說，自己的言行，已經夠謹愼了！

他心念不住的轉動，雙手一搓，把字條搓成粉碎，上身緩緩躺下，一面依然思索着寫這張字條的人，周友成？申祿堂？除了這兩個人和自己較熟之外，根本想不出第二個人來。

但周友成、申祿堂，只不過是想拉攏自己而已，並非眞正朋友，他們絕不會寫這張字條，而且自己的來歷，從無一人知道，當然不可能會在暗中警告自己。

突然，他想起昨晚瞿堂主曾說過一句話：「老夫覺得老弟到北方去，並不適宜」，在他說話之時，那種臉色，似乎含有深意！

但這也只是自己猜想而已，他既不知道自己來歷，何況他又是江南武館的堂主，更無可能在暗中示警……

想不到，索性就不想了，閉上眼睛，也就沉沉睡去。

×　　×　　×

這是會試後的第三天，午後，未牌時光。

金聲望午睡剛剛起來，半坐半躺靠在一張雕花紅木炕床上，正在閉目養神。

一名身材苗條，面貌姣好的青衣侍女，端着一個朱漆木盤，俏生生舉簾走入她把漆盤送到几上，然後用一雙粉嫩的纖纖玉手，捧起盤中一隻細瓷蓋盅，送到金聲望面前，輕啓櫻唇，低低的道：「館主，請用參湯了。」

「唔！」金聲望兩眼似睜還閉，含糊的道：「妳放着就好。」

青衣侍女又道：「館主，參湯快涼了呢！」

金聲望沒有再作聲，他平時話說得不多，話不多的人，總是自視甚高的人，話要是多了，豈非有失他的身份？

青年侍女又從漆盤中取起一個很長的紫銅管兒，走近金聲望身邊，低低的道：「啓稟館主，總館有一件密令，館主要不要這時候看？」

金聲望正在閉眼睛養神的人，聽到總館密令四個字，雙目不由霍然睜開，問道：「什麼？總館來的密令，在那裏？」

青衣侍女婉然道：「就在這裏，要不要拆開來？」

「自然要拆。」金聲望道：「妳怎不早說，唔，是什麼時候到的？」

「剛到。」

青衣侍女口中說着，一面從書桌上取

起一把小刀，挑開封口上的火漆，開啓了紫銅捲管兒的蓋子，倒出一個小紙卷，送到金館主面前。

金聲望伸手取過，仔細打開紙卷，只是看了一眼，就把紙卷捲了起來，抬目說道：「妳去關照石總管，馬上去叫三位堂主、和狄少青、單逢春、周友成到書房裏來。」

青衣侍女答應一聲，轉身往外行去。

不多一會，瞿凌霄，沈承泰，胡在田三位堂主和狄少青、單逢春、周友成由總管石子信領着走入。

金館主的書房，分內外兩間，外面一間，是精緻的會客室，上首是一張紅木雕花炕床，（炕床中間放一張矮几，左右兩邊，放一對錦枕和錦墊，可坐可躺。）金館主就踞坐在左道一邊的坑床上，一隻脚還踏在左邊一張方櫈上，右手擱在小几上，正在吸着水烟。

這炕床下首，左右兩邊，各有一排四張椅几，壁上掛了四幅書畫屛條，幽靜得除了簷前雀噪，不聞一點人聲。

三位堂主是經常奉召到館主書房來議事的，但周友成當了三年江南武館的正教習，還是第一次踏進館主的書房，早已緊張得連兩隻手都不知怎麼放好！

三位堂主和狄少青等人跟館主躬身行禮如儀。

金聲望堆着一臉笑容，抬抬手道：「請坐，請坐！」

六人依次在兩邊椅子上坐下。

金聲望喝了口茶，才含笑道：「本座請大家來，就是要公佈一件事，這也可以說是本館的榮寵……」

三位堂主不知館主說的是什麼事，但館主和他們三人同時召見了狄少青和單逢春，又是會試後的第三天，（南北會試後第三天分發）因此館主雖然沒說出什麼事來，他們也可以猜到十之八九了。

狄少青、單逢春、周友成三人，在金館主面前，自然只有聽的份兒。

金聲望回頭向瞿凌霄，沈承泰二人笑了笑道：「你們前天還在本座面前，爭着狄、單二位老弟，那時本座還有意把他們都留下來，現在咱們江南武館可留不下來了。」

瞿凌霄驚奇的不知所措，道：「館主的意思……」

「哈哈……」

金聲望尖着喉嚨大笑一聲，隨手把小紙捲遞了過去。說道：「你看一看就知道了。」

瞿凌霄臉露驚異之色，雙手接過紙捲，打開來看了一眼，臉上神色頓然霽朗，朝狄少青、單逢春和周友成三人拱一拱手，道：「恭喜狄老弟二位，也恭喜周師傅了。」

說罷，就把小紙捲遞給了沈承泰。

狄少青、單逢春不知就裏，只得唯唯相應。

周友成連忙雙手一拱，說道：「瞿堂主恭喜屬下，屬下深感惶恐。」

沈承泰看了小紙捲又遞給了胡在田，胡在田看了，又雙手遞還給金館主，兩人臉上，也同時浮現了喜色，朝狄少青三人含笑點頭。

金聲望又尖笑了一聲，他臃腫的身軀站了起來，然後打開小紙捲，說道：「這是本座剛才接到總館來的密令，派狄少青爲總館副總教練，單逢春、周友成爲總館教練。均限於十日內向總館報到。」

說到這裏，又哈哈一笑道：「總館副教練，地位相等着本館的堂主，就是教練，也僅差堂主一級了，三位榮昇之喜，也是本館的榮譽，本座要向狄老弟、單老弟，周師傅深致慶賀之忱。」

狄少青、單逢春、周友成都趕忙站了起來，朝金館主躬身應是。

沈承泰首先朝狄少青拱手道：「兄弟本有意請狄兄北去，現在狄兄榮膺新職，兄弟就深感孟浪了。」

狄少青忙道：「沈堂主好說，在下如何敢當？」

胡在田也走到狄少青面前，握住了手，連連搖撼着道：「恭喜狄兄，眞是魚躍龍門，敝堂感到無上榮幸。」

接着又朝單逢春、周友成二人笑道：「單兄，周兄榮膺新職，這是敝堂從未有過的盛事！兄弟眞是高興極了。」

狄少青、單逢春、周友成同聲謙謝不止，其中尤其是周友成，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跟着這二位會試及格的新人升級，担任起總館教練來了，更沒想到從自己手下通過龍門堂試驗的人，會一下當了自己頂頭上司。

這眞叫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差幸自己還有眼光，和狄老弟結交在先。

他想着，想着，不覺喜在心頭，臉上自然也掩不住喜色，朝狄少青拱着手，說道：「恭喜副總教練，屬下是沾了副座的光！」

狄少青被他說得俊臉一紅，說道：「周師傅這麼說，兄弟愧不敢當。」

周友成正容道：「這是總館的命令，經金館主代總館宣佈，你就是副總教練，兄弟是副座屬下，乃是正正式式的了！副座還有什麼不敢當的？」

單逢春也拱手道：「副總教練也是屬下的上司，以後還要副座多多指教呢！」

狄少青握住他的手，紅着臉道：「單兄和在下同時通過南北會試，我們本是弟兄行，單兄怎好這樣稱呼？」

單逢春笑道：「周師傅剛才說過，館主發佈了，狄兄就是副總教練，兄弟自然是狄兄的屬下了。」

狄少青朝金館主恭敬的拱拱手道：「館主，屬下有一不情之請……」

金聲望含笑望着他道：「狄老弟有什麼事，但說無妨。」

狄少青道：「屬下流落江湖，歷有年餘，投到本館，也只想獲得一席吃飯之地，於願已足，幸蒙三位堂主和館主提携，僥倖通過會試，只是在下年輕學淺，總館委以副總教練一職，實感榮寵，屬下自知才疏識淺，只怕無法稱職，有負總館提升之意，屬下想請館主代爲向總館陳情，副總教練一職，務望另委賢能，改派屬下一個教練職務，屬下就感激不盡了。」

「哈哈！」

金聲望朝他點着頭，尖聲大笑道：「凡是南北會試及格之人，就有資格担任南北二館的教習，如今總館派老弟担任副總

敎練，比本館敎習，固然高了三級，但以老弟的才華，也並不爲過，老弟這份襟懷，本座至爲欽佩。但這是總館的命令，命令一經發佈，豈容收回？老弟只管前去報到，走馬上任，只要對總館忠誠不二，勇於負責，就是報効本館了。」

瞿凌霄也說道：「狄老弟，館主說得極是，命令發佈了，老弟自以服從命令爲是。」

狄少青道：「館主旣然如此吩咐，屬下遵命就是，今後自當肝腦塗地，報効本館，以報知遇之恩。」

「哈哈！」

金聲望連連點着頭，尖笑道：「如此就好，本館有三位高升，這是本館的榮譽，今晚本座要給三位慶賀餞行，明日一早，你們就得動身了。」

狄少青問道：「屬下要向館主請示，只不知總館是在那裏？」

金聲望一手摸着下巴，笑道：「總館在河南，目前你們可去李青店報到，此事本座會交代周師傅的。」

狄少青應了一聲「是」，心中却在暗道：「聽他口氣，李青店並不是總館所在了。」

晚上是金館主的慶賀宴，也是餞行，酒菜當然極爲豐富，自然賓主盡歡，不必細表。

翌日清晨，狄少青剛盥洗完畢，劉管事就堆着滿臉笑容，走了進來，連連拱手道：「副總敎練早。」

他把捧在手上的四張銀票，恭敬的放到桌上，就道：「這是小的給副總敎練從帳房裏領來的，一共是一千八百兩銀子，三百兩是你老上次存在帳房裏的，一千兩是南北會試的奬金，另外五百兩是路費，一共四張莊票，請副總敎練收了。」

狄少青說道：「在下用不着這許多銀子。」

劉管事陪笑道：「這是館裏規定的，也是你老應該領的銀子，副總敎練出門在外，到處都要化銀子，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狄少青道：「多謝劉管事費神。」

劉管事巴結的道：「副總敎練是龍門堂出去的，小的能伺候你老，已經夠幸運了，日後還要你老多多提拔呢，這些小事，小的應該做的，算得了什麼？」

狄少青含笑道：「劉管事太客氣了，你是胡堂主的左右手，在下在這裏，多承照顧，難道不該謝麼？」

劉管事謟笑道：「小的看得出來，副總敎練少年有爲，前程遠大，不消一二年，準會升到總館的堂主，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爬，你老覺得小的還能辦事，小的就來伺候你老。」

狄少青道：「劉管事有這意思，將來在下若能升到堂主，一定會來邀請劉管事的。」

劉管事聽得大喜，連忙爬到地上，連連叩頭道：「小的那就先謝了。」

狄少青連忙把他扯了起來，說道：「劉管事這做什麼？」

劉管事滿心歡喜的道：「小的先謝了，你老隨時吩咐，小的就會趕來。」

一面又連連躬身道：「小的還要給單敎練送莊票去，那就告退了。」

說完，又恭敬的躬躬身，才行退去。

接着老謝送來了早點。現在狄少青是總館副總敎練了，自然不能再到膳堂裏去用早點，這是胡堂主特別交代的。

狄少青看他年事已高，取出三百兩一張莊票，塞到老謝手裏，說道：「老謝，這些天多承你照顧，這張莊票，是在下送給你的，你收下吧。」

老謝望望手中莊票，忙道：「副總敎練厚賜，小老兒如何好收？再說伺候你老，是小老兒份內的事。」

狄少青道：「老謝，你不用和在下客氣，你年事已高，這些錢，不成敬意，你留着吧！」

老謝感激的道：「小老兒原是賣命來的，年紀大了，伺候不週，要副總敎練多多原諒。」

「賣命來的」這四個字，聽得狄少青心頭不由一動，目光注視着老謝，只覺他腰背已彎，一副老態龍鍾的模樣，又並無異處，這就含笑道：「不用客氣，快收好了。」

「那就多謝副總敎練了。」

老謝顫巍巍把銀票揣入懷中，說道：「小老兒只是在這裏混日子，副總敎練到了總館，就有比小老兒年輕的人伺候你老了，只是目前年輕人不可靠的多，副總敎練如果眼光好，就可以明察秋毫，不然這花花世界，就會眼花撩亂。」

說到這裏，忽然笑道：「這裏的人多嫌小老兒嚕嗦，小老兒又嚕嗦了，副總敎練快用早點了。」

他彎着腰，自顧自退了出去。

狄少青心中暗道：「莫非前天晚上那張字條會是老謝留的？看他又有些不像，那麼他怎麼會說『賣命來的』這句話呢？這句話，根本風馬牛無關，裝不到他的話裏頭去，尤其他最後這幾句話，更是纏夾，毫不相干，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想了一想，也就坐下來吃着早點。只聽門口响起周友成的聲音說道：「屬下周友成造訪。」

狄少青連忙站起身，說道：「周兄來了。」

周友成一見狄少青，就躬着身道：「屬下見過副座。」

狄少青暗皺了一下眉，說道：「周兄千萬不可如此稱呼，這不是見外了麼？」

周有成道：「這是本館的規矩，所謂禮不廢，副座如今是屬下的上司，屬下怎好放肆？」

狄少青道：「周兄又來了，我們都還沒有去報到呢！」

周友成道：「但館主已經當衆公佈了，咱們上司和屬下的名份已定，副座再要推辭，那就叫屬下爲難了。」

「好哇！」狄少青笑道：「周兄忘了我們是老兄弟了？」

周友成道：「就因爲是老弟兄，更不能因私廢公……」

剛說到這裏，只聽單逢春的聲音在外說道：「副總敎練起來了麼？」

狄少青一步搶到門口，說道：「單兄，你也這樣叫了？」

單逢春笑吟吟的道：「屬下這樣叫那裏不對了？」

狄少青道：「兄弟求求二位，別再叫副總敎練了，咱們一路上，都以兄弟相稱，等報了到，咱們也應該公私分開來，在公事上，在下就算副總敎練，在私事上，我們還是兄弟，這樣好不，如果二位不同意，兄弟只好和二位絕交了。」

單逢春吐吐舌頭，笑道：「有這麼嚴重麼？」

周有成應道：「好，好，單老弟，咱們就依他的，這是副總敎練的命令，不依，就是違抗命令了。」

狄少青問道：「周兄，單兄，都準備好了麼？」

周友成笑道：「兄弟就是來請……兄弟的，門外馬匹都已準備好了。」

狄少青道：「兄弟也準備好了，我們這就走吧，哦，周兄，我們該向金館主和三位堂主辭行吧！」

周友成道：「兄弟聽說金館主晚上就去了金陵，三位堂主此刻大概已齊集武館大廳上了，今天是他們跟咱們送行呢！」

狄少青道：「這個如何敢當？」

周友成笑道：「狄兄現在是總館的副總敎練，和南北二館的堂主並行，但總館比起分館來，總是高上一級，所以認眞說起來，狄兄還是上級呢！」

狄少青道：「這個怎麼行？在下是江南武館出去的，再說，咱們都是江湖人，又不是官場？」

周友成笑道：「江湖上有時候比官場還重禮數，狄兄以後就知道了。」

狄少青道：「那我們就快些走，別讓三位堂主久候了，不好意思。」

三人一同出了房間，劉管事、老謝早已在樓梯口恭身伺立，跨出門口，就看到在門前面早已排列了十幾個漢子，那是在龍門堂等候分發的人，他們看到狄少青、單逢春走出，每個人臉上都流出羡慕之色，紛紛鼓起掌來。

劉管事趨上一步，低聲道：「副總敎練、單敎練、周敎練，他們是排隊歡送三位來的。」

狄少青連忙朝他們拱拱手道：「諸位老哥，咱們都是一家人，兄弟也不說客套話了，謝謝諸位的盛情，兄弟告辭了。」

單逢春、周友成也隨着朝大家抱拳爲禮，大家都鼓掌紛紛歡送。

出了龍門堂，就是江南武館的二門，瞿凌霄、沈承泰、胡在田三人，已經站在二門口等候，三人身後還有王平疇、紀有德、屈無畏等人。

狄少青慌忙趨上前去，拱着手道：「三位堂主這般相待，狄某如何敢當？」

瞿凌霄含笑道：「狄老弟，三位都是咱們江南武館的人，如今榮升總館任事，咱們於公於私，都該送你們一程的了。」

狄少青道：「三位堂主盛情，咱們敬領了，那就到這裏爲止吧！」

沈承泰含笑道：「狄老弟，不用客氣，你們請吧！」

就這樣一直送到大門口，狄少青再三回身請他們留步，瞿凌霄等三人只是不肯，送出了大門。

門口早已由龍門管事劉長林爲首的十幾個漢子，列隊歡送。

劉長林一見狄少青等人走出，立即點燃起一串鞭炮，劈劈啪啪的放了起來，那十數名等待分發的漢子又紛紛鼓掌。

狄少青想起十幾天前自己蹩近武館門口，沒人理睬，前後不過半月，如今送行塲面，居然如此熱烈感人，心中旣多感觸，也有些自得，一面回身朝三位堂主拱拱手道：「三位堂主現在請留步了，江南武館是咱們三人的娘家，今後還要三位堂主多指敎。」

接着又朝王平疇等三人拱手道：「王師傅、紀師傅、屈師傅三位，也要隨時指敎才好。」

王平疇等三人也拱着手，說道：「副總敎練好說，今後還要副總敎練多加提携呢！」

狄少青又轉身朝十數名等待分發的漢子拱手稱謝，然後跨下石階，早有三名馬伕牽着馬匹在階前伺候，狄少青等三人接過馬韁，跨上馬鞍，又朝送行的人拱手作別，才策馬而去。

×　×　×

他們一行，要去李青店報到，李青店就是河南南召，他們從鎭江動身，這一路上有老江湖周友成打點，食宿旅程，自然都安排得妥妥當當，狄少青、單逢春二人，一點也不用操心。

這是第二天早晨，他們昨晚在滁縣打尖，早晨三匹馬就上路了，現在剛近珠龍橋。

第一匹馬上坐的是周友成，領路和招呼食宿，都是他的事，自然要走在最前面了。

現在他發現事情有了麻煩。

因爲橋上並排站着三個人，那正是江南武館不別而去的孫必振、簡王法和曾明善，他們站在橋上不用說是尋仇來的了。

周友成心念一動，立即一勒馬韁，拱着手陪笑道：「啊！在這裏遇上三位老哥，眞是太巧了，三位老哥好！」

一躍下馬，迎了上去。

這三人以曾明善的年紀最大，他沉着一張狹長臉，拱拱手道：「周師傅，咱們找的是這兩個小子，沒你的事，你最好置身事外。」

周友成尷尬的陪着笑道：「曾老哥三位大概不知道，狄老弟現在是總館的副總敎練了……」

「咱們知道。」

簡王法眨動左眼，冷哼道：「咱們要了斷的是私人樑子，要找的是姓狄和姓單的兩個小子，和江南武館，南北總館都扯不上關係，周老哥用不着拿總館副敎練來壓人。」

狄少青在馬上自然聽到了，跟着飛身下馬，後來的單逢春看到了橋上三人，也一躍下馬，冷傲的道：「怎麼？他們是衝着狄兄和在下來的？」

簡王法仇人對面，分外眼紅，狂笑一聲道：「姓單的小子，算你明白。」

單逢春聽他一開口，就罵自己是小子，不由得俊臉一沉，冷聲大喝道：「姓簡的，你嘴裏給我清爽一些，再叫我一聲小子，少爺就叫你再留下一隻左眼，你信不信？」

（未完・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顧雲生在茅厠附近跟踪一中年道士，與他辦案之事有關，可惜給那道士走掉，却找到武當的黃松道長，原來黃松也是追踪那中年道士，二人回去和齊雲飛等人會合，黃松請他們協助解決武當立掌門的糾紛，但由於顧雲生辦案限期快到，不能兼顧，只能順帶偵查，他回到風陵渡捕快暗樁，未查出一絲案情，却發現那道士和丐帮副帮主高知遠的行踪，衆人便躡踪其後，見他們直上五老峯，懷疑案情與毒神仙有關，果然在山上發現有一武當道士在內，齊雲飛和舒燕北正和那道士打鬥，可惜毒神仙不在山上……

元兇歸案　衆邪伏誅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毒神仙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齊雲飛與舒燕北呆了一呆，老道有備而為，反應極快，立即竄跳起來，向石門處飛去！

齊雲飛叫道：「別讓他逃脫！」他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急刺老道之背，舒燕北不用他提醒，也撲了上去！

老道忽然一掌拍出，掌風撞在石牆上，他身子忽如皮球般向上拋起。

齊雲飛與舒燕北搶了個空，守在門口！老道雙掌如吸盤一般，按在石室之頂，整個身子也如蜥蜴般，貼附其上！

舒燕北哈哈笑道：「妖道，你有種的便永遠貼在那裏！齊兄他雙手不能空出來，咱們不用怕他的毒物！」說着慢慢走前去。

齊雲飛忙道：「舒兄小心他的嘴跟脚也會施毒！」他生怕舒燕北有失，也忙走前。

就在此時，老道忽然桀桀怪笑起來，笑聲未了，忽然「刷」地一聲，石室之頂露開一個洞口，接着一個鐵籠罩了下來。

齊雲飛吃了一驚，叫道：「快退！」

話音未落，老道帶着一團毒粉飄下來，擱在齊雲飛身前，一團紅粉直噴齊雲飛雙眼！

齊雲飛雖然戴着防毒面具，但也怕雙眼抵受不住，下意識地一退，就這樣一慢，鐵籠罩下，已將齊雲飛及舒燕北困住！

老道哈哈大笑：「你們兩個敢跟道爺作對？哼，這是什麼地方？你以為是客棧、飯館可任你們自由來去麼？」

齊雲飛心中暗暗思索脫身之計，嘴上却問道：「你是武當弟子，為何跟毒魔勾結？」他希望拖得一時便一時，等候顧雲生與柳擷紅進來搭救。

老道冷哼一聲：「武當派已不是武當派，而是黃山派了！」

舒燕北喝道：「胡說？武當派是武林泰山北斗，怎會變成黃山派？」

「武當派已為黃山一人把持，還不成為黃山派？」

舒燕北這才知道他口中的黃山是指現今武當派的掌門黃山道長，齊雲飛問道：

「你跟他有怨隙？」

老道道：「他何德何能坐上掌門之位？當上掌門也就罷了，又唆使弟子攻擊道爺？哼，所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嘿嘿，將來武當派掌門寶座，還是道爺坐的！」

「哦，原來武當派的內亂，是你挑撥的！」

「這你又想錯了！道爺只是派人上山盜劍而已，然後悄悄將消息告訴黃柏，待他們鷸蚌相爭，道爺再收漁人之利！否則又怎能顯得道爺的手段！」

「你僱『鎖不住』柳宣陽去偷？」

老道不正面回答，只道：「他的確不負『鎖不住』的盛譽！」

舒燕北怒道：「既然如此，你為何在事後還要將他殺死？」

老道笑道：「道爺已有幾年足不出洞，殺死他的人，可不是我！」

齊雲飛道：「你派人去或僱人去殺死他，跟你親手殺死他，根本沒有分別！」

老道道：「你們不必同情他，因為你們的遭遇跟他就快一樣！」

齊雲飛道：「且慢，你何不讓我們做個明白鬼？」

老道伸手在牆上摸索了一陣，道：「道爺已將此處出入口通道全部閉死，你們不用指望有人來搭救！問吧！」

「你們研究毒物，到底有何作用？」

老道大笑。「理由簡單得很，便是雄霸武林！」

「毒神仙到底是誰？」

老道沉吟了一下，道：「本來這是秘密，不過念在你們就快在世上消失，不妨破例告訴你！赫連兄是『百毒老人』的記名徒孫，你們根本不認識他！他為了達到此目的，苦心孤詣，佈置了數十年！」

齊雲飛再問：「高知遠是不是你們的人？」

「是咱們的盟友！」老道目光閃過一絲狡猾之光，「他的事道爺不知道，你們現在該死得瞑目了吧！」

舒燕北又道：「樂欽和是不是你們的人？」

老道微微一怔，反問道：「樂欽和是誰？」

齊雲飛也問：「震遠鏢局的鏢，是不是你們刦的？」

老道微微一笑，道：「咱們只要賣點藥，便可吃喝好幾年，何須搶刦？不過這件事你們可去問于懷玉，大概他還在枉死城內！」

齊雲飛心頭一動，忖道：「聽他語氣，他分明知道情況，但為何不肯說？」

老道道：「你們慢慢享受吧？」

舒燕北不覺一怔，脫口問道：「享受什麼？」

老道嘿嘿笑道：「享受死之前夕的滋味，以及飢渴的滋味！」說畢又是一陣大笑，隨即伸手去牆上摸索。「道爺先去收拾那幾個叛徒，再回來……啊，哈哈！道爺竟然忘記了，道爺正想找人試試一種新藥的藥性，就拿你們作試驗吧！」

齊雲飛與舒燕北臉色均是一變，却苦無脫身之計，可是老遠的笑聲，只笑了一半便停止了。齊雲飛心頭一動，叫道：「原來機關失靈了，石門打不開是不是？哈哈……想不到咱們有你陪葬！」舒燕北也放聲大笑起來。

老道怒道：「哼，要道爺陪葬？你們想得好美！道爺現在就可以殺死你們，而我却可以等待援兵到！」

「牛鼻子，你別吹牛了，你憑什麼本領殺咱們？」舒燕北冷冷地道：「說不定你比咱們還耐飢渴！」

「你別以為戴了防毒面具，便可以抵禦一切毒藥！道爺現在另配新藥，還來得及！」

齊雲飛一想，覺得對方此話，倒不像是恫嚇之言，心頭微微一寒，忙問：「閣下法號如何稱呼？咱們死了也好向閻羅爺報告！」

老道露出兩排森森的白牙，道：「黃槐！」忽然他又道：「要配新藥還嫌太慢，道爺生恐空氣不足，不被餓死，會被悶死！」

齊雲飛忙問：「你還有什麼辦法？」

「毒液！你們的眼睛及頭髮裸露出來，只要沾上一點，也可以傳到心臟內去！」說着走到一排藥櫃之前。

舒燕北下意識地抓住鐵籠的鐵枝，用力一扳，喝道：「妖道，你心腸如此歹毒，死後也不得好報！」話音一落，那鐵籠已被其扯動！

齊雲飛口頭大喜，道：「機關全失靈了，快！」他走到另一端，抓住鐵枝，向上一舉。

那鐵籠雖然很重，但那裏敵得住他倆的神力？只見鐵牢離地而起，齊雲飛雙掌

改擧爲推，接着又用力按下，鐵籠便擧起一邊，舒燕北立即竄出，長劍急刺黃槐的後背！

黃槐聽得聲音，來不及閃避，下意識地擧起噴管一格，「篤」的一聲過後，那用竹子做的噴管登時裂開，毒水瀉下，剛好潑在黃槐的雙脚上！

黃槐輕叫一聲，就在此刻，他不由呆了一呆，舒燕北飛起一脚將他踢飛八尺，滾滿地上，毒液噴了黃槐一身！其實假如他鎭定的話，立即將噴管向舒燕北拋去，舒燕北也未能倖免！

黃槐在地上滾動，叫道：「解藥，解藥！」

舒燕北拋下長劍，托高鐵籠，讓齊雲飛鑽出來。

齊雲飛問道：「解藥在何處？」

「左首那隻櫃，第七號抽屜！」

齊雲飛依言到櫃前，將第七號抽屜拉出來，把裏面的一包藥丸拿出來，問道：「要吃多少顆？」

黃槐這時候，就像遇溺的人，只求抓住根木板，什麼也不放在心上，聞言立答道：「一顆就夠，快！」

齊雲飛取出一顆藥丸來，舒燕北道：「你眞要救他？」

齊雲飛將藥丸分開兩片，道：「掙開嘴巴來！」

黃槐乖乖聽話，將嘴張開，齊雲飛將半顆藥丸拋進他嘴裏，黃槐立即嚥下，道：「還欠半顆才夠，現在只能阻止毒氣攻心！」

「夠了，另一半以後再給你！」

黃槐臉色大變，道：「什麼時候才肯給我？」

齊雲飛冷冷地道：「看少爺幾時高興，幾時才給你！」他走至石門後，對着隙縫長嘯一聲。「這門如何開？」

黃槐垂頭喪氣地站了起來，伸手到牆上摸了一下，石門「刷」的一聲打開，只見外面站着八個漢子，他怒道：「你們都站在這裏作甚？」

何阿南道：「咱們來向你要解藥！」

齊雲飛道：「帶咱們去藥房！」

黃槐自己身上的毒尙未解，那敢說一個不字？乖乖開了藥庫，取出一包藥丸來道：「這便是解藥了！」

齊雲飛道：「你先服一顆試試！」

黃槐坦然服了一顆，道：「貧道生命就揑在你手中。難道還敢欺騙您？就算毒死了他們，貧道亦逃不過兩位的手！」

舒燕北冷冷地道：「你知道就好！」

齊雲飛道：「馬康，顧神捕呢？」

「他倆在四處參觀！」馬康首先取了一顆藥丸服下，其他人亦紛紛效尤。

黃槐道：「等下你們瀉過一兩次後，毒便解了！」

齊雲飛道：「毒神仙去了那裏？」

黃槐還待不說，舒燕北已道：「如今他若知道你失職，只怕對你亦無好處，打死了他對你也無害處！」

「貧道還有個要求，希望你們能放過我，貧道才說！」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齊某答應你，留下你一條性命，但齊某一定要將你交給武當！」

黃槐道：「若是如此貧道不如自首好了！」

齊雲飛冷冷地道：「你可以自盡，齊某相信也會找到毒神仙！」

黃槐臉色一變再變，良久才問：「你眞可以保證饒貧道一命？」

「齊某說得出做得到，不過你得先將七星劍交出來，齊某亦相信黃山以後不會虐待你？你既然對藥性有興趣，以後大可以研究些治病療傷的良藥！」

「好吧，貧道便將這條老命交給你們吧！」

× × ×

齊雲飛、顧雲生、柳擷紅、舒燕北和黃槐，到山脚時已是下午，那些馬匹依然停在樹林裏，衆人大喜，相繼上馬，齊雲飛與黃槐同乘一騎，衆人催騎回小集，舒燕北心繫師兄的安危，更加焦急，走在最前面！

返回小集，已近黃昏，舒燕北跳下馬，掠進小集，四處找尋，却不見司徒華，而連樂南等丐帮弟子也一併不見了！

舒燕北担心地道：「早知不該讓四師兄下山！唉，是我害了他！」

顧雲生忽然道：「且慢，你們看，這裏也有一柄劍！」

舒燕北走前一看，喜不自勝地道：「眞的是四師兄的手跡！咦，他們向東進！咱們快跟上去！」

顧雲生比較仔細，道：「不要急，再看一看！」他走到飯館外，只見原本盡有劍記的圖案，已被拭去，另有一柄新的劍記，方向與剛才那一幅一樣！至此他才放心：「司徒兄眞的沒事！」

齊雲飛說道：「咱們先吃飽飯，再上道吧！」

柳擷紅道：「就在這爿吧！」

齊雲飛道：「你們先進去，我去買一匹馬給黃槐騎！」

× × ×

齊雲飛他們是在戌時上道的，夜裏路上沒有行人，因此速度甚快，他們要追上毒神仙，而據黃槐所說，毒神仙是要去南陽城的！

黃槐獨自乘坐一騎，起初齊雲飛等人還有點担心，但後來見他竟無不軌之行動，便逐漸放心了！

天快亮，人雖仍精神抖擻，但馬匹已吃不消，衆人只得讓馬匹休息，同時入林休息，齊雲飛怕黃槐逃走，不敢睡覺，暗作戒備，過了一忽，柳擷紅首先醒來，替代齊雲飛。

齊雲飛心中甜蜜，道：「你多睡一會兒吧，我不困！」

「你已幾天沒休息了，不困也得瞌一下！」

齊雲飛仍想涎着臉拒絕她的好意，不料柳擷紅已沉下臉來，問道：「你聽不聽話？」

齊雲飛忙道：「聽聽！」柳擷紅嫣然一笑，齊雲飛懷着一顆甜蜜的心，倚着樹睡了一陣。

他們在辰時再度上馬，馳了個多時辰，才乘船過河。上了岸，齊雲飛忽然說道：「咱們不如悄悄通知同道一齊去南陽，屆時，毒神仙若有什麼陰謀，也可傳遍武

林！」

顧雲生道：「妙極，等下在下便去消息站放信鴿，着人通知河南一帶的英雄們！」他看了黃槐一眼，見他這一日來的態度甚佳，忍不住問道：「黃槐道長，在下有一件事想問你，希望你照實作答！」

黃槐生命揑在人家手中，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毒氣攻心的痛苦，很想早點取得另外半顆解藥，因此聞言堆下笑容道：「神捕有話請問，貧道知無不言！」

「你們是不是將三太子擄走？」

黃槐臉色一變，道：「貧道只從赫連老魔口中得悉一二，好像有這件事，不過却不是由咱們親自動手的！」

「你們擄刦三殿下，目的何在？」

黃槐嘆了一聲，道：「這個料只有赫連兄才知道！」

顧雲生精神大振，再問道：「有一件事，顧某更加不明，閣下熟知藥性，爲何還要委屈求全，跟着咱們？你大可以偷偷溜掉，再提煉解藥！」

舒燕北接口道：「甚至你可以將咱們毒斃！」

「可惜解藥中有幾味草藥十分罕見，而且現在已是深秋也枯萎了，最快也得等到明年暮春，才能採齊所有的藥草！但貧道只服了半顆解藥，最多只可維持七天的生命！」黃槐苦笑一聲：「貧道眞還有幾分把握將你們毒斃！但貧道又怕齊兄在臨死會將那半顆解藥毀掉，那不是……」

舒燕北哈哈笑道：「原來你是怕死，不是幡然大悟！」

黃槐毫不知恥地道：「螻蟻尙且貪生，何況人乎？而且貧道還想留下這條殘命，做些對武林有益的事！」

齊雲飛與柳擷紅相視而笑，再馳了一程，顧雲生道：「齊兄，舒兄和柳姑娘，在下先去發信鴿，咱們在南陽城見面！」

舒燕北道：「顧兄若想看齣好戲，就得早點來！」

「放心，小弟還得拿他回去向皇上交差！」

由黃河南岸到南陽城，足足有五六百里路，但齊雲飛他們在次日晚上便已到達！他們雖然還未見到毒神仙，但已相信黃槐沒有欺騙他們，因爲他們沿途仍不時發現司徒華的暗記！

最令他們感意外的是，想不到尙未找到司徒華或毒神仙，却先遇到黃松了！

柳擷紅問道：「道長怎會來此？」

黃松道：「那天分手之後，貧道立即趕去咸陽，路上聽人說高知遠東行，於是連忙回頭趕來，一直追到此處！」

「道長是幾時到達的？」

「日落之後才到！」

舒燕北興奮地道：「這樣說，他們眞的是來南陽了！」

「是的，貧道親眼看見，他們進城去了！」

「道長有否問高知遠？」

黃松嘆了一口氣，道：「因爲玉清一直跟他們在一起，而且態度十分親密，貧道不敢造次，是以……」

齊雲飛忽然插腔道：「道長，你看看這位是誰？」原來黃槐乍見到師兄，無臉相見，一直垂低着頭。

黃松看了他幾眼，黃槐忽然抬起頭來，道：「二……二師兄，您好！」

黃松臉色一變，冷哼一聲：「原來是你？你怎會跟少俠來此？」

黃槐乾咳一聲：「是齊少俠要小弟跟他來的！」

齊雲飛道：「你上山之後再詳細向師兄弟們說清楚吧！黃松道長，在下有個請求，不論黃槐以前幹過什麼事，但我已答應饒他一命，讓他晚年在武當研究藥物及煉藥！」

黃松嘆了一口氣，道：「少俠是敝派恩人，唉，就便宜了他！」

「多謝二師兄不記舊仇！」黃槐雙手奉上七星劍，道：「這是敝派鎭派之寶，請二師兄收藏查視！」

「哼，原來是你偷的！」黃松固然恚怒，但七星劍突然又回歸，終是件大喜事，因此忙又道：「少俠要去找毒神仙麼？貧道也正在找尋他，咱們一齊走吧！」

衆人在城內所有的客棧外面仔細查看過，都不見司徒華的暗記，心中又有點担心，柳擷紅道：「也許他們不住客棧！」

齊雲飛問黃槐：「你們在南陽有些什麼人？」

黃槐搖搖頭，道：「沒有，是眞的！除非是赫連老魔的新知！」

齊雲飛道：「咱們不能功虧一簣，快分開來找！」

黃松獨自行動，齊雲飛跟黃槐一組，舒燕北則與柳擷紅一組。柳擷紅臨分手道：「半柱香後，咱們仍來這裏集合！」

且說齊雲飛跟黃槐，點着火熠子，逐家大戶挨門查看，都不見司徒華的暗記，正在焦慮，忽聞背後傳來一陣風聲，連忙回首，却原來是柳擷紅！

「雲飛，找到司徒四俠了！」

齊雲飛大喜。「快去！」

三人飛身進入一條小巷，只見牆角匿着兩個人，有人道：「是齊少俠？」

齊雲飛認出是司徒華的聲音：「司徒兄是你？想死咱們了！」

司徒華說道：「剛才在下正向敝師弟解釋，因爲在下被高知遠發現，只得立即匿起來，但後來却找不到他，不想次日又在五老峯下發現他的踪跡，便一路跟踪至此！」

齊雲飛道：「咱們找不到你，舒兄尤爲担心！毒神仙跟高知遠住在那裏？」

「呶，在城隍廟的後廂，那是丐帮的南陽分舵，他們就住在裏面！看情況，今夜他們是不會出來了！」

齊雲飛道：「你們都回去休息，小弟在這裏防守！」

黃槐道：「毒神仙施毒本領十分厲害，貧道在此陪少俠！」

齊雲飛頷首：「如此也好！」

舒燕北道：「齊兄，原來樂欽和那厮假扮乞丐，跟高知遠他們在一起！」

齊雲飛哦了一聲，道：「如此更好，省得四處找他！」衆人去客棧投宿，齊雲飛跟黃槐便輕輕躍上附近的一棟民舍屋頂，遠遠監視城隍廟內的動靜！

× × ×

一夜無事，齊雲飛與黃槐等到天亮，還不見城隍廟裏有動靜，齊雲飛忍不住道

：「道長睏不睏？你瞌一下吧，有事我再叫你！」

黃槐也不客氣，仰天躺在屋頂，不一會便呼呼入睡。一忽，舒燕北與柳擷紅要來接替他倆，齊雲飛道：「我不睏，你們爲何不多睡一陣？司徒兄跟道長呢？」

「他們還未醒！」舒燕北道：「齊兄，你連日辛苦，就算是鐵打的漢子也受不了，不如回昇隆客棧睡一陣吧，有事時，在下再去通知你！」

齊雲飛道：「非小弟要逞强，實是怕萬一有事，要通知也來不及！」

黃槐忽然咦了一聲，道：「有人出來了！」

只見城隍廟後走出一個道人，黃槐又道：「咦，這不是玉清麼？他怎麼會在此處？」

齊雲飛道：「他跟高知遠他們勾結，要奪武當派的掌門！」

「哼，憑他也配！」

「大概是爲了黃柏或黃石吧！」

說着玉清已探頭探腦地穿進一條小巷，齊雲飛忙道：「擷紅，你跟舒兄跟踪他，最好不要驚動到別人！」

舒燕北與柳擷紅應了一聲便去了。黃槐道：「貧道要想休息也不行！」

齊雲飛問道：「什麼原因？」

「因爲你們無人識得赫連兄！」

齊雲飛心頭一動，問道：「他有何特徵？」

黃槐嘆了一口氣，道：「一切均很普通，只是生了一管鷹鼻！」

「假如他改裝易容，你又能否一眼望穿？」

黃槐沉吟道：「貧道有八成把握！不過咱們要找個較高的地方監視才行，否則他由前門出去，咱們可看不到！」

齊雲飛覺得有理，抬頭四望，見附近便有一座鼓樓，高逾三丈，俯視而下，城隍廟正好在眼簾之下，不過他却怕丐帮早已派人守在那裏，遲疑不決。黃槐道：「貧道先去看看，不行你再來！」

黃槐言畢悄悄溜下去，向鼓樓竄去，他走到鼓樓附近，已遠遠見到有個丐帮弟子在上面瞭望，他一邊裝作趕路的樣子，一邊思索應付之法。若齊雲飛准他帶藥下山的話，就算上面有十個人，他也有把握，可以在點塵不驚的情況之下，將他們放倒！

鼓樓離城隍廟很近，黃槐又怕動起手來驚動廟內的人，是故，在附近兜了一圈，穿過一條小巷去找齊雲飛，不料却遠遠見到黃松走過來，他迎了上去，恭聲叫道：「二師兄！」

黃松冷冷地道：「叫齊少俠回昇隆客棧！愚兄有話對他說！」

黃槐想再問，黃松經已轉身而去，黃槐沒奈何只好去找齊雲飛，齊雲飛不知何事，已悄悄溜下來，黃槐將黃松的話轉告他，齊雲飛道：「令師兄這樣說，必有其道理，咱們回去吧！」

他倆找到黃松的房間，只見司徒華亦在裏面，黃槐道：「二師兄，到底是什麼事？」

黃松冷哼一聲：「還不是你幹的好事？玉清要回山跟黃柏約定日期，引高知遠及毒神仙上山，爭奪掌門之位！」

齊雲飛忙問：「如今玉清呢？」

黃松道：「貧道去找你們時，發現柳擷紅跟舒兄在跟踪他，所以也悄悄上去，後來他出城南行，咱們便合力將其制住，問明了情況，現在柳姑娘跟舒兄還在城外，看着他，準備想辦法將他運進來！」

司徒華道：「道長他們聽了這消息後，知道毒神仙與高知遠他們短期內不會離開南陽，所以認爲你倆無須再在那裏監視，以免露了痕跡，反而打草驚蛇！」

齊雲飛道：「在下聽了這話之後，有個憂慮，恐怕他們會來客棧搜查陌生人的踪跡！」

黃槐道：「不錯，高知遠那廝十分狡猾！」

司徒華道：「既然如此，咱們便到城外暫避吧！」

齊雲飛道：「咱們到城北，請道長到城南接他們，然後繞城轉到城北會合！」

× × ×

冬天，晝短夜長，黃昏的時候，極其短暫，但在夕陽尚有最後一分餘暉時，一匹快馬，急馳而來，舒燕北眼尖，道：「是顧兄來了！」說着自林中飛了出去！

顧雲生見到他，立即將馬拉停，道：「舒兄如何在此？」

「咱們怕被毒神仙發覺行踪，所以匿在城外！」

「不怕他們逃脫麼？」

「他們在等黃柏的回音，準備去武當山！一兩日內，不會離開！」

顧雲生道：「在下怕其他武林同道聞訊趕來，會打草驚蛇！」

舒燕北道：「見到齊兄再商量吧！」

他引他入林，雙方交換了情報之後，顧雲生道：「此處並不安全，附近有在下一個手下的家眷，咱們去她那裏住！」

齊雲飛道：「會否打擾她？」

「不怕，在下以前也曾去過，她十分好客！」

衆人便跟着他向北行，走了一段路，迎面馳來幾匹馬，衆人恐有丐帮的人在內，連忙退到路旁的樹後，那幾騎來近了之後，齊雲飛忽然叫道：「是自己人！」說着奔了出去！

爲首那騎見到齊雲飛大喜，叫道：「停！」原來是韓鐵衣，關笛以及附近地方的同道。

齊雲飛忙道：「韓兄，請叫貴友，都到樹後說話去！」

衆人下馬後，關笛立即怨道：「大哥，有好戲看，你也不通知我。」

齊雲飛笑道：「你們不都已知道了麼？而且還來得太早了。」

關笛道：「幸虧是遇到他們，咱們才知道的。」

齊雲飛簡略地將情況說了一遍，然後道：「請韓兄跟諸位守在這裏，阻止那些看熱鬧的人進城。」

韓鐵衣等人欣然應允，齊雲飛等人則跟顧雲生繼續向前進發，去他手下家眷處休息。

× × ×

二更時分，齊雲飛等人帶着人，分頭進城，爲了避免無謂的損傷，以及打草驚

蛇，所以首批出動的是齊雲飛，韓鐵衣，顧雲生、黃松，黃槐，舒燕北，司徒華和柳擷紅，他們都穿戴着毒神仙製的防毒衣褲，手套和面具。

城隍廟裏靜悄悄的，但後牆却有丐帮弟子把守，齊雲飛輕聲道：「能不用殺人的，最好不要多殺生！」言畢，八個人如八根長箸般，向城隍廟後廂射去！

離目的地尚有丈餘，牆頭上的丐帮弟子已經發覺，紛紛喝問：「誰！」

話音未落，齊雲飛已一手撥開其打狗棒，左手食指在他身上一戮，那丐帮弟子登時僵硬地站在牆頭上，齊雲飛不肯浪費絲毫時間，右脚橫掃，又踢翻一個，然後躍進後院！

緊接着，韓鐵衣等人也到了，齊雲飛指揮他們分開防守，只見一扇房門推開，一個面貌醜陋的乞丐走了出來，喝道：「誰敢亂闖丐帮重地！」

齊雲飛微微一笑，道：「高副帮主久違了。」

高知遠微微一怔，忍不住問道：「閣下是誰？爲何戴着面具！」

齊雲飛沉聲道：「不必多言，快請毒神仙出來！」

「什麼毒神仙，你們今夜若不說清楚，便別想離開！」高知遠詐作不知道，大聲叫道：「丐帮弟子聽令，不許放過一個人！」

齊雲飛道：「何必叫他們受死！」他首先抽出劍來，手腕一抖，泛起幾朵碗口大的劍花，在高知遠胸前吞吐不定！

高知遠冷哼一聲：「不知死活的小子！」他抽出長劍，用力一揮，那柄闊劍像刀一般沉重，捲起一片刀光，向齊雲飛砍去。

齊雲飛身前的劍光忽然不見，退了兩步，來到院子中心，高知遠已認出他來，高某鍥而不捨。「今日你自己送上門來，高某不殺死你，豈非要令人失望。」

齊雲飛長劍如毒蛇一般，急刺而出，這一劍又疾又毒，直奔對方胸膛，高知遠連忙抬劍一格，但齊雲飛的手腕十分神奇地一抖，劍尖忽然改刺其丹田。

這一招奇詭之處，實不在高知遠那套海外怪劍法之下，他冷不及防，幾乎着了道兒，幸而他反應也快，間不容髮之際，橫掠一步，但聞「嘶」的一聲，衣角已被絞斷！

高知遠猛喝一聲，劍招源源而出，可是這次他並沒有佔多大的便宜，原來齊雲飛經過上次與他交手之後，不斷摸索其劍路以及破解之法，因此攻勢雖然較弱，但高知遠的威脅已大不如前。

此刻，院子中已點了不少火把，丐帮弟子湧出來，其中包括樂南，舒燕北道：「姓樂的，上次咱們無緣領教，今日不要再閑着了！」他長劍虛使一下，斜削其肩膊！

樂南冷笑一聲：「老叫化正要找你！」他雙掌一合，發出一股掌風，將舒燕北的長劍撞開。

舒燕北長劍一圈，改截對方的腰際，他知道對方不用兵刃，而使掌者，一般較善近身搏鬥，因此一上手便强攻猛打，不讓對方近身。

樂南能坐上丐帮西北總堂的堂主，自然有其道理，他連接兩劍之後，立即揚掌發出一記劈空掌，一股掌風直奔對方的臉門！

舒燕北不肯與對方硬拚，頭一低，長劍一撩，樂南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袖管一拂，將劍彈開，踏前一步，左掌五指如鈎，急抓舒燕北胸襟。

舒燕北偏身一讓，長劍順勢斬下，樂南第二招不及發出，只得縮臂，兩人翻翻滾滾鬥了十多招，仍是難分勝負之局。

司徒華叫道：「樂南，你將本派的公敵樂欽和那廝收藏在何處，還不叫他出來受死！」

高知遠見戰齊雲飛不下，聞言不由叫道：「樂老弟，你出來吧，今夜將新帳舊帳一併解決！」

房內果然竄出一條人影來，正是樂欽和，司徒華怒道：「虧你還有臉出來！」舒燕他咬着牙抽劍衝前，不料眼前一花，舒燕北已捨了樂南，如發了瘋般，向樂欽和亂刺，他沒奈何只好接住樂南。

樂欽和冷冷地道：「老五，你那三脚貓的功夫，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

舒燕北更怒：「惡賊，老子恨不想生啖你之肉，死寢你之皮。」

司徒華忙道：「五師弟，這是他的激將法！不要上當！」

樂欽和的武功一向在舒燕北之上，這並非他的資質較佳，而是因爲舒燕北當下山行俠，不如他的專心而已，可是雖然如此，現在他拚起命來，樂欽和也被鬧個手忙脚亂！

樂欽和心性狡猾，知道對方心神激動，智取更加有效，於是又說道：「老五，你管不了自己的老婆，却來找我發什麼脾氣！」

「呔！住口！你這廝無恥之至，今日不殺你，誓不爲人！」

樂欽和笑嘻嘻地道：「我可沒說錯，誰叫你娶個蕩婦，又不把她拴在褲頭上，活該做烏龜！」

舒燕北更怒，罵道：「虧你還說得出口，你女人病了，你需要女人，大可以再納妾，何必傷了兄弟的感情，勾引了蘭妹還不止，尚要利用我害死了大嫂。」

「這豈不是便宜了你，」樂欽和恨恨地道：「崆峒派的掌門若是由我當，便不會發生今日的事，老子恨不得你倆兄弟不早點死，告訴你，當日若不是蘭妹規勸，我早已用毒藥，毒斃你們兄弟，說起來，你還得感激她。」

「蘭妹兩字，豈是你叫得的？」

樂欽和哈哈大笑：「我爲何叫不得，等下你到陰間大可以問清楚她。」

舒燕北怒不可遏，攻勢更急，可是却頻頻露出破綻，樂欽和覷準機會反擊，長劍自其劍網中突進，舒燕北回封不及，連忙仰腰閃避，只聞「刷」的一聲，頭髮已被劍氣絞下一綹。

柳擷紅在旁看見，連忙抽劍上前助他，舒燕北道：「柳姑娘退下，舒某要親身殺死他！」

柳擷紅道：「舒二俠請放心，小妹會讓你親手殺死他！」

司徒華在旁忙道：「五師弟，速戰速

決，不要意氣用事！」他拚盡全力對付樂南，只能戰個平手，丐帮的弟子蠢蠢欲動，可是屋頂及牆頭上尙有四個人守着，他們沒有命令，可不敢造次。

高知遠的優勢逐漸消失，而齊雲飛見他那些所謂海外劍術，來來去去不過那三幾十招，久之便將其變化，了然於胸，因此乘機反攻。

「高知遠，你還是棄劍就縛吧！」

「放屁，你們胆敢跟丐帮為敵，後果如何，料不會不知道！」

齊雲飛笑道：「你不用拿丐帮兩字來壓我，其實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對丐帮不忠不義！」

高知遠手上不停，目光一變，雙眼閃過一絲難查的殺機，沉聲道：「高某如何對丐帮不忠不義？」

「高某？」齊雲飛哈哈大笑，道：「單是高某這兩字，便足以表明你對丐帮不忠！你姓高麼？你肯改姓高，你父、祖也不肯！」

高知遠臉色再一變，澀聲問道：「高某不姓高，難道姓齊？」

齊雲飛本來只是試探性質，但見他神情，心中已十分肯定自己的看法，到底高知遠眞姓名是甚麼，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再度用恐嚇的手法道：「齊某要留一條路給你，你不要自絕於武林！」

高知遠大笑，以掩飾其內心之驚恐：「好個齊雲飛，沽名釣譽，來此胡言亂語，妖言惑衆，丐帮弟子一齊上！」他帶來的手下，立即向齊雲飛衝去！

韓鐵衣及顧雲生立即自屋頂跳下，截住丐帮弟子。齊雲飛大聲道：「你受赫連老魔之託，用毒藥迫『鎖不住』柳宣陽到武當偷劍，事後又用殘忍的手段殺死他全家……」

高知遠截口道：「我殺人何必要用殘忍的手段？」

齊雲飛心頭一動，脫口道：「因為你要讓調查的人，走上歪路，以為下手的人必是邪魔外道，却不知柳宣陽早已留下綫索。

齊雲飛口上不斷說着話，但攻勢却絕不稍緩，高知遠拚力反攻，喝道：「他既然留下綫索，指明是高某，你何不將眞相公佈天下？」

齊雲飛哈哈笑道：「一個江湖浪子之言，有誰會相信？」

顧雲生道：「在下是顧雲生，假如由顧某對外聲稱，你不但與武當失劍有關，而且還牽涉到震遠鏢局的失鏢，朝庭擄人案有關，會否有人相信？」

高知遠臉色青白，半晌都說不出話來，齊雲飛查言辨色，心中更有把握，當下冷笑一聲，道：「你如今再無話可說了吧？現在各路英雄已陸續趕來南陽，屆時咱們自會向武林公佈，然後將你交與朝庭處理！」

話音剛落，忽然有個飄忽之極的笑聲，自房中飄出，齊雲飛知是有人以「千里傳音」之法，將笑聲傳出，是以冷冷地道：「赫連老魔，你不用裝神扮鬼了，從房中滾出來吧？」

「哼，眞是不知死活的小子！有心饒你一命，你却自尋死路！」話音一落，房內便飛出一個身穿黑袍，又用黑布幪面的人！

齊雲飛道：「赫連老魔今日是你的死期了！」

毒神仙赫連奇目光一及，詫聲道：「你們身上的衣服，是從那裏得來的？」

齊雲飛笑道：「原來連你也認不出來，這是閣下所製之物呀！」

赫連奇目光一變，殺氣盈眶，陰森地道：「你們還不知道偷衣的後果吧？」

「不知道，齊某只知道，你山洞中的一切已經完蛋了。」

赫連奇雙手一揮，喝道：「你們都退下，閉住呼吸，盡量離開！」

衆人一聽，都知道其毒藥厲害，因此，包括高知遠在內，都退進房內，將門關上！

赫連奇見齊雲飛等人仍然站立着，冷哼一聲：「你們以為有老夫的防毒衣褲及面具，便可以抵禦住老夫的毒藥麼？」

齊雲飛笑道：「以彼之盾，禦彼之矛；以彼之矛，禦彼之盾！這就要看看你的矛利，還是盾堅！」

赫連奇大笑。「老夫的矛比盾利！你們準備受死吧！」說着他緩緩走前。

齊雲飛也十分緊張，因為這一仗比之拚內力更加兇險，不成功則成仁，絕無第三條路可行！因此他雙手向後一揮，示意顧雲生等人後退，同時他閉住呼吸，瞇着雙眼，緊瞪着對方！

赫連奇其實亦頗為緊張，因為他身上絕大部份的藥物都沒法攻破防毒衣服及面具，唯一的方法便是在對方的眼睛及頭髮上下手！

說時容易，但做起來，却絕不容易！冬夜雖有風，但牆高的風只能在上面呼嘯，用風放不一定能得手，若施烟放，又需要一定的時間，對方絕不會讓自己從容生火通烟，因此他走了兩步，便又站住！

剎那間，院子裏充滿了殺機，連風聲也似乎減弱了許多！

齊雲飛雙手伸入放在懷中，赫連老魔心頭一動，忖道：「難道他要施暗器？」

心念未了，齊雲飛忽然轉身奔跑，雙手離懷，推起面具，從嘴巴內塞了兩顆藥丸。

赫連老魔雙手齊揚，半空立即揚起一大團七彩繽紛的烟霧，連火把的光綫也為之一變，變得更加絢燦和詭異！

與此同時，齊雲飛身子忽然飛了起來，半空一折，落在牆上，迎面忽然飛來一團黑乎乎的東西，有人叫道：「接住！」

齊雲飛認得是黃槐的聲音，伸手一接，却是一件防毒的上衣，他心頭大喜，立即將上衣蓋在自己的頭上，隨手打了一個結！

黃槐立即跳出圍牆，顧雲生、韓鐵衣等人同時發掌，那些烟霧，反向赫連奇捲去？

赫連奇哈哈大笑，道：「老夫又何懼哉？」

話音一落，齊雲飛已再躍落院子中，忽然也洒出一團七彩烟霧。

赫連奇目光大變，怒道：「你這些藥，自何而來！」

齊雲飛不敢開腔，原來顧雲生與柳擷

紅在山腹中參觀時，順道將所有的毒藥都取了一包，帶在身上！」

齊雲飛來時便將訂下以毒攻毒之計，因此，將得來之毒藥，全部帶在身上，現在才施展出來。

齊雲飛雖然不敢答話，但赫連奇立即想起他們剛才那句話：以彼之盾，禦彼之矛，以彼之矛，禦彼之盾，這句話已表明，這些藥是他赫連奇自己製造的！

齊雲飛連洒幾把毒粉之後，半空中的烟霧，突然起了變化，七彩繽紛的烟霧，漸漸變得黯然無光，而且又轉為淡灰色！

淡灰色的烟霧，很快便化為深灰色，再漸漸變得濃黑起來，原來那些毒粉，在空中會合後，又產生了新的毒素？」

赫連奇心頭之驚悸，已非筆墨能以形喻，只聽他長嘯一聲，冲天拔起，向屋頂飛去。

烟霧翻騰，一股掌風挾着烟霧，迎面撲來，赫連奇雙掌也發出兩股掌風，半空中傳來一聲悶响，赫連奇身形受阻，再度躍落院子中。

原來黃松見他欲逃，忙以掌風阻攔，赫連奇落地之後，再度飛起，但此次齊雲飛早有所準備，長劍破空刺出，直取其背心要害。

赫連奇再度被迫落，口中荷荷大叫，狀似瘋子，齊雲飛見他雙眼眼白，由白變灰，再由灰轉黑，終於與瞳孔一般顏色，滿頭黑髮，却由黑變黃，由黃而褐，與深秋的楓樹一般，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退後幾步。

赫連奇雙手舉地，伸出兩隻食指，戮進眼眶，挖出眼珠，仍然意猶未盡，雙手抓住頭髮，用力抽拔，髮斷皮破，鮮血汨汨然淌下，鮮紅的血液，轉瞬之間，即如漆黑油亮的墨汁。

齊雲飛心頭發毛，再也不敢停留，急忙飛身出牆，但見黃槐，顧雲生等人在遠處向他招手，原來他們見形勢不妙，早已離開，免被毒粉沾及。

齊雲飛雙腳輕跳，彈下身上沾及的毒粉，再拋掉蓋在頭上的防毒衣，然後才慢慢走過去。

黃槐緊張地問道：「赫連老魔如今怎樣？」

齊雲飛將情況告訴他們，黃槐噓了一口氣，道：「那些毒粉滲和之後，產生新的一種毒素，沒有解藥可救，你這回是死定了。」

柳擷紅驚道：「那……雲飛你……」

齊雲飛說道：「你放心吧，我全身密不透風，而且一直閉着雙眼，相信沒有事的。」

柳擷紅仍然十分緊張，黃槐笑道：「柳姑娘你放心，若果有事的話，齊少俠現在還能站着跟你說話麼？」

齊雲飛道：「現在還有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將那些毒粉消弭，否則吹了出來，會殃及百姓。」

語音一落，院子裏忽然傳來輕微的嘶嘶聲，接着圍牆上噴起火花！黃槐喜道：「原來那些毒粉引火能焚，不用担心了，等下火花過後，便沒事了？」

舒燕北咬牙道：「希望樂欽和不會被毒死！」

顧雲生道：「小弟還要抓高知遠回去交差，他更加死不得……」

院子內的火花，一直噴射了頓飯工夫才消失，黃槐道：「為防萬一，咱們再等一陣才進去！」

×　×　×

院子裏躺着三具屍體，一具是赫連奇，另外兩具則是丐帮弟子，大概他們開門出來探望，中毒而亡的！

高知遠等人已知外面的情況，奈何廂房之內，沒有窗子向外，使他們沒法逃跑，齊雲飛等躍進院子裏，便喝道：「高知遠，你們還不出來，難道要咱們灌毒烟進去才肯就範。」

半晌，房門打開，高知遠一馬當先，走了出來，冷冷地說道：「你們出身名門，却使這種下三濫的伎倆，不怕師長蒙汚麼？」

齊雲飛冷笑一聲：「以毒攻毒，有何不可？你身為丐帮副帮主，勾結妖魔，更加罪不可恕。」

高知遠咳了一聲，道：「齊雲飛，你劃下道兒來，今日要如何解決？」

顧雲生道：「你跟顧某去見刑部尚書錢大人？」

「哼？」高知遠心知今日逃不脫，但仍然存着一些僥倖之念，道：「除非你們有人能勝得了高某手中這把劍？」

齊雲飛反問道：「假如勝得了你又如何？」

高知遠說道：「你們想不想知那道實情！」

「好，齊某便跟你單獨一戰。」

舒燕北道：「樂欽和，你也出來！」

樂欽和應聲而出，道：「殺死了你，樂某便自盡。」話音一落，兩人便打得火熱！

齊雲飛與高知遠同時掣出了長劍來，此刻，關笛已帶着一干武林同道，前來觀看。

高知遠作垂死掙扎，每一招都蘊滿眞力，與對方硬鬥，若在以後齊雲飛還有所顧忌，但如今一來，他已摸熟了對方的劍路，二來他任督兩脈打通之後，內力充沛之至，因此掌劍齊施，帶起一片風聲，令得旁邊的人，紛紛走避。不敢踏進兩丈之內。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間已交換了五六十招，仍然難分難解，旁觀者，武功較低的，只看到劍光，看不到人影，更遑論招式了。

再過三十招，齊雲飛已佔了上風，顧雲飛又叫道：「姓高的，你還是乖乖投降吧！」

高知遠怒哼了一聲，劍法忽然一變，劍尖泛起五個碗口般大小的劍圈，每個劍圈中又有不少小圈，令人目光為之一眩，齊雲飛一怔，連忙退後幾步。

黃松道長忽然大叫道：「這是梅花劍法？」

「梅花劍法？」顧雲生脫口叫道：「柳宣陽果然是他殺的，那個梅字，原來不是姓，而是劍法名稱，咦，梅花劍法……難道他是『梅花女俠』康宜靜的丈夫，華山派掌門顧華章？」

黃松道：「顧施主看法，決計不會有

錯，原來他的失踪，只是換名改姓，潛入丐帮。」

高知遠只當作沒聽見，長劍過處，「梅花三弄」，「梅林飄香」，「踏雪尋梅」等絕招一一使了出來？齊雲飛沉住氣，見招破招，緊守之下，而高知遠無法抓到便宜！

鬪到酣處，高知遠劍法又再一變，這次使的却是華山劍法。華山劍法以奇詭兇險見稱，招式之中，頗多險中求勝之法，乃因華山地勢而得到靈感，因而創造之，招式名稱，也以華山風景名勝有關，什麼「摘星劈石」，「沉香劈山」，「老君犂溝」，「鷂子翻身」，「老君掛犂」，「一綫生機」等等，層出不窮！

齊雲飛被他這一陣急攻，有點手忙脚亂，連退數步！顧雲生道：「果然是顧華章！」

高知遠喝道：「你們大呼小嚷什麼？不錯，某家便是顧華章！」

人羣中立即响起一片議論之聲，黃松道長道：「少俠千萬要沉住氣，華山劍法最善險中求勝！」

話音剛落，只聞齊雲飛長嘯一聲，劍法也是一變，以奇詭對奇詭，以快制快！院子裏不斷响着噹噹的劍刄碰撞聲，密如風鈴！

激鬥中，高知遠一劍橫削，這明明是「老君犂溝」的招式，但劍至半途，突化爲「沉香劈石」，手腕一沉，劍刄直劈而下，斬向齊雲飛的大腿！

齊雲飛雙脚一縮，長劍一圈，斜削對方肩膊，不料高知遠招式再一變，改爲「摘星劈石」，劍是直指對方喉頭！

這是兩敗俱傷的手法，他拚着肩膊受傷，要斃齊雲飛於劍下，比對起來，尚爲化算！

可是齊雲飛反應也快，只見他上身向後一仰，長劍回收，「刷」的一聲，已將顧華章的右臂連劍一齊削落塵埃！

顧華章做夢也料不到在上風之中，會突然失敗，不由呆了一呆，齊雲飛上身一挺，劍尖一動，已在他肩上刺了一記！

顧華章這才驚醒，可是「肩井穴」已被制，行動不得。齊雲飛食指在他「曲池穴」上戮了一記，止住了血，道：「顧兄你來問他吧！」

顧雲生走前，再在顧華章身上戮了幾指，將他「痲穴」封住，但又能開腔說話。「三殿下是不是被俘擄走的？」

「你，何必明知故問！」

「人在那裏？」

「死了！」

顧雲生臉色一變，怒道：「你相信顧某有辦法令你說出眞話麼？」

「你不信我可以帶你去開封掘屍！」

顧雲生寒聲道：「你爲何打死他？」

「誰捨得打死他？是他先絕食，後來撞牆自盡的！」

顧雲生吸了一口氣，道：「那你擄人的目的是什麼？」

「向朝庭勒索一筆鉅欵，不料他年紀輕輕，性子却十分之烈！」

「你要鉅欵作甚？」

「招兵買馬，雄霸武林！」

「你跟赫連老魔結盟？」齊雲飛忍不住插腔問道：「你們是幾時勾結上的？」

「顧某無意中得到一本海外異人所著的劍法秘笈，不料秘笈上面有毒，我翻了幾頁之後便迷昏，幸得赫連兄路過解救之，後來咱們因爲志同道合，便成了莫逆之交！」

齊雲飛道：「你要雄霸武林，也無須脫離華山！」

「要雄霸武林，爭先得掌握丐帮的命脈，繼而進襲九大門派，武當派因爲有黃槐的關係，所以是咱們的第一個目標，其次便是崆峒！」

顧雲生問：「崆峒派也有人跟你勾結麼？」

「樂欽和是樂南的堂弟，樂南服了顧某給他的毒藥後，已成爲咱們一份子，因此咱們便派人到崆峒派投信，叫他想辦法謀奪掌門之位，誰知他因女色，而無法立足！」

齊雲飛道：「原來那次你們派人到崆峒投信，表面上是找舒燕南，其實是聯絡樂欽和，難怪他知道咱們上山！」

司徒華忍不住問道：「既然如此，爲何你們不在信中下藥，如此崆峒派不是垂手可得？」

「誰不懂得？奈何舒燕南死後，掌門之位也未必能落在樂欽和的手上，所以得從長計議！」

顧雲生冷笑道：「你說赫連老魔將你救活的？說不定秘笈上的毒是他下的！」

「不管是不是他下的毒，但他跟某家志同道合，而且也尊重我，有何所謂？」

「你這張臉變成這個樣子，看來也是他下的藥！」

「不錯！再三年咱們便有辦法令天下武林各帮派，聽令於咱們，可惜……」

顧雲生冷冷地道：「可惜你好好的華山掌門不當，却痴心妄想，最後自絕於武林！」他一頓又問：「震遠鏢局的鏢，也是你們刦的？」

「自然，任他們如何狡猾也逃不到顧某的一雙利眼，藥到人亡，簡單之至！」

齊雲飛長嘆一聲道：「這樣看來，這些案子都跟毒神仙有關，若不是他，你也不會放棄華山，要去爭什麼武林霸主！而你若非如此，便也不會生出這許多事端來來！」

顧華章垂頭不語，忽然背後傳來一道慘呼聲，衆人回頭一望，原來樂欽和武功雖然在舒燕北之上，奈何大勢已去，心頭驚慌，十成武功只能使出七成，剛才因露出一個破綻，而被舒燕北一劍刺死！

齊雲飛叫道：「諸位，你們都聽清楚了吧？咱們並非與丐帮爲敵，而是爲了替被害者報仇！」

舒燕北接道：「諸位，將來若丐帮有所懷疑的，請諸位說幾句公道話！」

羣豪齊聲道：「沒問題！」

齊雲飛道：「舒兄，小弟建議你帶同司徒兄及樂南他們到丐帮總舵，親自交代一下！」

舒燕北與司徒華欣然答應，黃松道人抱拳道：「少俠，今次得諸位之助，使敝派安然渡過一次危機，敝派上下無不感激，希望諸位有空到敝派盤桓幾天！」

（以下轉入第壹弍九頁）

無情國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可飛．圖

利用矛盾　假意効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瑪嘉烈姐分手之後，回到酒店見到莎莉在自己房內，才知道她找到當地的警探去偵查瑪嘉烈姐，這次她「教訓」了司馬洛一頓，相比起來司馬洛的意馬心猿，全部給她控制着，變了「雌」男，反過來她變成「雄女」，司馬洛不得不佩服，不久那警探將偵察到的消息告知，瑪嘉烈姐和雪山上的人上山去了，只能打探到至此爲止，從陸地上難以跟踪，二人只好用飛機偵查，對羅定的百歲秘密反而更感興趣，原來瑪嘉烈姐已和他們轉入山谷地洞中，爲防止飛機的偵察，放出一羣白鴿使飛機引擎失靈墜毀在山谷中，那山上的人將司馬洛和莎莉捉住……

司馬洛和莉莎給放上了一匹馬的馬背上，其他的人也上了馬，他們就騎着馬進入了那黑暗的洞裏。

那洞裏的光綫是很暗的，他們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那二隻黑豹跟着進去了，這兩隻黑豹似乎已經很馴服了的，牠們不但聽人的指揮，而且對那些馬也不起襲擊之心，那座山谷又回復了寧靜，那架破爛的飛機，就靜靜地躺在那裏。

×　　×　　×

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頭在「托托」地痛，痛得很厲害，一時，他也無法看得清楚前面的景象，後來，他緊緊把眼睛閉了幾下，再張開來，就看清楚了周圍的環境，他發覺，他是被關在一間很窄的石室裏面，既窄又暗，唯一的光綫，就是來自一隻離地七呎左右的小窗子，窗口沒有窗柵攔着，不過，窗口是那麼小，司馬洛相信，他如果要爬出去的話，是十分之困難的。

他的眼睛再移動，移到門口，那是一度石門，大概是在外面用門閂閂着的，這樣一度門，是很使他頭痛的，一度原始式的門，門上並沒有什麼機巧的鎖，而只是結結實實地在外面用門閂閂住，即使是一流的竊賊，也無所施其技的。

而且，他暫時也沒有能力去到門口那裏，因爲，他的脚上有一條鎖鍊，與牆壁相連，他不能離開他躺着的這張舖了稻草的床而走到門口，他甚至不能扳登那隻小小的窗口，他小心地就着那小窗子的暗淡光綫，看看脚上的鎖鍊，那也是相當原始式的鎖鍊，他相信，如果他要解開這鎖鍊的話，那是不會很困難的。

但，他並沒有動手把這鎖鍊解開，他還未清楚他周圍的是什麼環境，他即使脫了身，也是沒有用的。

他的眼睛又移向那窗口上，那光綫不是燈光，但又不是直接的陽光，他奇怪這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

他相信他是不難知道的，他把腿子踼動，放開喉嚨大聲叫起來，「喂！喂！」他的叫聲，加上他的脚上那鎖鍊搖動起來的聲音，是吵得很的，而他的吵鬧，相當快就有了結果。

那度石門的外面有了聲音，然後，門就「吱吱」地打開了，進來的是瑪嘉烈姐，她的臉上是充滿了關心的。

「喂！」司馬洛粗魯地喝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你們把我關在這裏，究竟是怎樣攪的？」

「聽着，」瑪嘉烈姐關心地按着他的肩。「你必須告訴我眞相！羅定究竟在那裏？」

司馬洛偷偷地看了一眼她的後面，那裏有一隻黑豹坐着，露出着咆哮的表情，這就使到司馬洛打消了制服瑪嘉烈姐的念頭了，他相信如果他一動，那隻黑豹就會撲進來，企圖把他撕成片片碎的，而一個人與一隻黑豹搏鬥，難免是吃虧一點了，特別是一個被鎖了起來的人。

「哦，你想知道羅定的所在，」司馬洛冷笑着說：「那你就不應該企圖謀殺我了！」

「我不是要謀殺你，」瑪嘉烈妲說：「是吐高，他還是要殺你的，所以你最好別再賣關子了！」

「讓我跟他談談吧！」司馬洛說。

「吐高的脾氣是很壞的！」瑪嘉烈妲說：「當他跟你說話時，他也許會很粗魯的！」

司馬洛凝視着她好一會。「也許，」他說：「你應該告訴我，這裏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接着他忽有所憶地：「唏，莉莎呢？莉莎在那裏？」在這一刻之前，他簡直完全忘記了莉莎，現在才剛剛記起來，他就霍的坐直了身子，捉住瑪嘉烈妲的手臂。

他這樣一動，那隻黑豹就發出一聲咆哮，竄進了門內。司馬洛連忙放了手。他並沒有意思激怒這隻黑豹。

「她在另一個地方，」瑪嘉烈妲說：「她很好，你用不着担心！」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究竟這是怎樣一個地方？」

「這是很重要的，」瑪嘉烈妲說：「這是為了你自己的好！你得告訴我，羅定是在那裏！」

「你想把羅定找回來，」司馬洛說：「那你叫能夠做主的人來，我們談判一下條件吧！」

「你不明白了，」瑪嘉烈妲低聲說：「吐哥並不介意羅定活着與否！如果羅定死了，那更好了！這樣，他就可以獨攬大權！你想談判的話，你必須首先告訴我，羅定是在甚麼地方，讓我設法去把他找回來！」

「這裏——是深山中的，」司馬洛懷疑地看看她。「你還能再出去嗎？」

「我——是可以想辦法的，」瑪嘉烈妲遲疑了一下，「我在城市裏有一些朋友，可以放一隻信鴿出去！如果可以拍電報催他回來，我那些朋友是可以辦到的！」

司馬洛好奇地上下打量着她：「你是羅定的妻子嗎？」

「不，」瑪嘉烈妲搖頭。「我已經說過了，我不是！」

「那你是愛上了羅定了？」

「不！」瑪嘉烈妲的臉上現出恐怖的表情。「在我們這裏是不會有這種感情的，這是禁止的——」

「甚麼？」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你在說甚麼？」

瑪嘉烈妲遲疑了一下，聳聳肩：「我們這裏是不能有普通人類的感情的！我們這裏是無情國！這是一種有害的感情，這會使人短壽的！」

「那你的壽命一定很長了！」司馬洛諷刺地說。

她遲疑地看着他，不敢承認，也不敢否認。司馬洛說：「我知道羅定已經超過一百歲，但他的樣子却好像五十歲！」

「你知道的？」瑪嘉烈妲點着頭。「我也是，我今年已經一百一十五歲！」

司馬洛忽然有了一種悚然之感，當他最初看見這個女人的時候，他還認為她在二十年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但，也許這個數字應該修正一下了，九十年前，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他面前的是一個已經一百一十五歲的女人！這是可能的嗎？

沒有羅定的先例，他是無論如何不肯相信的，但，現在，在這裏，他似乎甚麼都非相信不可了。

「這裏是沒有老人的，」瑪嘉烈妲說：「也沒有年輕人！我們只是保持着這個樣子！」

「不會老，不會死，也沒有變化，」司馬洛說：「這有甚麼樂趣可言呢？」

瑪嘉烈妲微笑。

「不死就是樂趣，」瑪嘉烈妲嚴肅地說：「看着別人的生生死死，世界變變遷遷，我們仍然存在着，我們仍然保持不變，還有比這更大的樂趣嗎？」

「但男女之慾，你們也沒有了！」

「我已經說過了，」瑪嘉烈妲說：「這是牽涉到那種人類最幼稚的感情的，這會使人短壽的！」

「你們的長壽秘訣是怎樣的呢？」司馬洛問：「除了無情之外，還是羅定去買的那——那帮貨嗎？那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是的，」瑪嘉烈妲說，接着她的眼睛狡猾地一轉。「但，司馬洛，你似乎問得太多了！究竟羅定現在是在那裏？」

司馬洛的腦筋轉動着，他還不大明白大局，但是他知道該說些甚麼最適合目前的情況。他說道：「我也坦白告訴你一點吧，瑪嘉烈妲，羅定暫時是不能回來的！他——」

「他怎樣了？」瑪嘉烈妲馬上緊張起來。「他怎樣了？」

司馬洛心裏好笑。「這個世界上的人實在都有感情的，如果說瑪嘉烈妲沒有感情，那也實在是自欺欺人之談。如果沒有感情，那麼提起羅定，她就不會那麼緊張了，不管她對羅定有的是甚麼感情，總之她是有感情的。」

「羅定現在正在監獄裏。」司馬洛說道。

「不！」瑪嘉烈妲叫起來，臉也青了。「不！」

「他是正在監獄裏，」司馬洛說：「他和人家爭執起來！你知道他的火氣是多麼大的！他收手不住，把一個人打得重傷，就給抓起來了，如果你想把他弄出來，那你得設法弄我離開這裏！」

瑪嘉烈妲忽然把臉一側，顯然她是在極力掩飾着，不讓他看出她是正要流淚。好一會才轉過來。「但是你呢？你究竟又是為了甚麼而來？」

「我在獄中和他結交上的，」司馬洛繼續說着謊。「他進來時，我已差不多出去了！他就托我來這裏講一聲，他並沒有告訴我很多他的事，有一部份是我自己查出來的！我想查出多一些！」

「哦？你也想長生不老！」瑪嘉烈妲說。

司馬洛搖頭。「我並不想，我只是為了好奇心吧了！」

瑪嘉烈妲看着他：「那個女人呢？那個女人又是甚麼人？」

司馬洛聳聳肩，輕描淡寫地：「她只是我的女朋友，她也是好奇心重的！總之，你想羅定回來，你就得救我出去為他奔走！」

瑪嘉烈妲緊皺着眉頭。

接着，那隻黑豹一躍而起，縱到門口，顯然牠的神經是比人類靈敏得多的，牠已經感覺到有人正在走來，果然，跟着，那個吐高出現在門口了。

他一臉暴戾之氣。

「瑪嘉烈妲！」他喝道：「你在這裏幹甚麼？」

「我嘛，」瑪嘉烈妲聳聳肩，她有點像老鼠見了貓兒。

「出去！」吐高喝道：「出去！」

瑪嘉烈妲出去了，她對吐高，顯然是害怕得要死的。

「好了，」吐高說：「司馬洛，我問你一個問題，你也最好爽快一點回答我！羅定已經死了，是嗎？」

司馬洛小心地打量了吐高一遍。吐高果然是一個魁梧的大人，看來，他的身高在六呎以上，在南美洲人來說，這是比較少見的，因為這一帶的人，大致上都是比較矮小。司馬洛記起了羅定力敵幾個大漢，以及汽車撞兩次才能撞死的事，他奇怪，這個無情國裏的人，除了長壽之外，是否也一貫地是力大無窮的，如果是的話，那他最好還是別惹吐高了。他狡猾地說：「你好像很希望羅定死掉！」

「那是我的事情，」吐高吼道：「現在我是在問你，你回答我吧！」

「不，」司馬洛說：「羅定還沒有死！」現在，他已經明白，羅定可能就是他的安全證了，無論如何，他都不能承認羅定是已經死了的。

「他在那裏？」吐高問。

「如果你想我出去把他弄回來，我是可以辦到的！」司馬洛說。

「回答我的問題！」吐高說。

「或者，你要我出去把他弄得永遠不回來，我也一樣可以辦到！」司馬洛說。

這一句話，吐高對他的反應倒沒有那麼爆炸性了，很顯然，他對司馬洛的意思很感興趣，他呆了幾秒鐘才能再開口：「我警告你，司馬洛，對我的問題，如果你再拖延下去的話……」

「他是關在監獄裏！」司馬洛搬出他告訴瑪嘉烈妲的同樣故事來。

吐高考慮了好一會，終於說：「那麼，你來這裏是幹什麼呢？」

司馬洛這一次的回答却不一樣了。他說：「我是一個圖利的人，我相信這裏會有利可圖，所以我就來了！」

「這裏沒有利可圖，」吐高說：「我們這裏沒有鈔票、黃金、沒有鑽石！」

「羅定似乎很有錢！」司馬洛說。

「當然我們並不窮，」吐高說：「但我們也並未富有到可以令你發達，我們沒有什麼你會要的東西！」

「你們有很長的壽命！」司馬洛說。

吐高臉上的肌肉一震，說：「誰告訴你的？」

「羅定也沒有告訴我，」司馬洛說：「只是我查出來的！我在想！如果我能把你們長壽的秘訣查出來，這就是取之不盡的富源了。」

吐高鄙夷地看着他。「要這許多錢幹什麼？你又沒有那麼長命去花！」

司馬洛微笑：「當我得到了你的秘密時又不同了，你們的秘密，我自己也可以用的！」

吐高又沉思了一陣。「羅定什麼時候可以出來呢？」

「這要看情形了，」司馬洛說：「如果我出去設法的話，我可以使他快點出來，或者……永遠不出來！」

吐高凝視着司馬洛，露着鄙夷的神情，他沒有再說話，只是忽然一轉身，就走向門口。

「唏！」司馬洛叫道：「莉莎呢？莉莎在那裏？」

吐高在門口停了一停，露出近乎微笑的表情，隨即就轉出去了。那隻黑豹也跟出去。司馬洛見那度石門給拉牢，以及在外面鎖上了的聲音。

他等着，以後就是靜寂。

他相信暫時不會再有什麼人來的，於是他又動起手來了，他動手去弄他腳上的那條鎖鍊。

他有一件開鎖的工具，那就是他腰間的皮帶的皮帶扣，他把皮帶扣拆了下來，拉直了，就可以探進那鐵環的匙孔裏，扭動着，一面，他記起了在撞機之前，峽谷的盡頭，岩石下面那一堆已經很古老的飛機殘骸。

那堆殘骸的來源是很明顯的，安娜的父親。安娜的父親不知為了什麼理由而飛進這峽谷裏來，可能是為了與司馬洛同樣的理由，而且也是給用同樣的方法弄了下來，只是，那個老頭子的運氣却沒有那麼好，他的飛機掉下來之後燒掉了，於是他人也死了，看那堆殘骸，司馬洛就知道，坐那飛機掉下來的人，不可能是仍然活着的。

後來羅定從老頭子的遺體上取了那隻鍊牌，據為己有，就是那麼簡單了，看來，他的基本任務是已經完成了，為了安娜的任務是已經完成了，但，為了他自己的任務則還未完成。

他自己的任務，就是查出這一帮人的長壽秘訣，還有，就是救自己的性命！也許現在，救自己的性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

他那條皮帶扣的金屬條在那匙孔裏挑着挑着，挑來挑去，終於，他把那鎖挑開了，於是他的腳便脫離了那鎖鍊，他就恢復了自由了，他從床上跳下來，走到窗口爬上去，向外面望。

他現在一望，就明白那光綫為什麼這樣奇怪了，因為，這窗外雖然也是一座廣場，但是廣場是在一座山谷裏的，這座山谷是一座很奇怪的山谷，在這裏是不能直接看見天空的，因為，這裏的山壁，也是十分之斜的，好像一片屋簷一樣，把山谷遮蓋着，於是一切的建築物，都是在這崖壁的蔭翳之下的，陽光是在遠遠的崖頂邊緣射下來，射在另一邊的崖壁上，反射下來，使到山谷中有陽光，而且不是直接的光了。

司馬洛再向下面望，發覺他這石室，原來也是在相當高處的，事實上，就是在半崖壁上，因此望下去，還有好一段距離才到達谷底，而望下去，他可以看到一些

使人毛骨悚然的景象，那就是大約四五隻那種黑豹，懶洋洋地伏在那裏，那下面是一座廣場，一座好像大羅馬時代的競技場差不多的廣場，或者，是有點像鬥牛場。司馬洛奇怪，這廣場是用來養豹的，抑或是用來作什麼表演的。

總之，他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他如果從窗口爬出去，落到那下面，也難逃豹吻的，怪不得這窗口不用設鐵柵了，下面那些黑豹，就是很好的衞兵了。

司馬洛離開窗口，走到那度石門前面，試把那門推一推，那門是不動分毫的。他連搖也搖它不動，要把它弄開，是更加難攪了，他弄了好一會，門是石門，他敲也敲不响，更加無法試門外是有怎樣的鎖了。

而且，門上又沒有洞，不能望出外面，因此，他也不知道，門外會有些什麼守衞人員在着。

司馬洛走回床上坐了下來，把那鎖鍊在自己的腳上再度鎖上了，現在，他想逃，也逃不了的，那他就只有等着，他希望他在吐高心中種下那顆貪婪的種籽會發芽生根！

×　×　×

莉莎也是給關在一間同樣的石屋裏的，也是躺在一張同樣的床上，由於她本來那條裙子已經撕破了，所以她現在已經穿上了一條皮的裙子，那是一條用山羊皮製成的裙子，很粗糙的，裙子的內部又粗又硬。

把她的腿子磨擦得很辛苦，她在不斷地咒罵着這條裙子使她受苦。

同樣一間房間把她關着，不同的祇是，她這一間房間的小窗子是更小的，而且窗外並沒有亮光。

那條皮裙子使她很不舒服，她又覺得這間石屋實在並不太冷，爲了腿部的舒適起見。她猜她應該可以把這裙子脫下來的，於是她把手放到裙頭去，而在同一時間，她下意識地扭頭四面望，女人的羞恥心總是强一點，她唯一提防的就是那隻小窗子。

忽然，這個時候，她就第一次發覺，那窗子外面有一雙眼睛正在窺視着她，她的手停住了，這實在祇是一種感覺，那窗外是一片黑暗的，她什麼都看不到，她祇是感覺得到那人是在看着她而已。

爲什麼？那人是誰？爲什麼在看她？

莉莎是一個很精明的女人，而且很有勇氣，如果不是兼有這二種質素的話，她也不會幹這份工作的。忽然，她覺得，這是一種應該可以供她利用的情形，於是她的手毅然一動，就把裙頭解開了，那條裙子也褪了下來，棄在一邊，她裝作疲倦地挨在那裏，閉上眼睛，兩條腿子並沒有完全合上，但也不是大大地張開來，她祇是隨隨便便地，兩腿之間並輕斜向那窗洞。

如果在窗洞之外窺看的是一個男人，那麼，這個鏡頭是必然會使他的心大跳特跳了，他會渴望到她的兩腿之間，渴望她把兩腿擺過來朝着他。

莉莎却就是偏偏不擺過去，她雖然閉着眼睛，但是她在心裏暗笑着，她可以想像到外面那人的猴急之態。

她的想像沒有錯！

外面那人，現在已經滿頭大汗了，這個人就是吐高，他就站在石室之外的走廊中，就凭着那隻小窗子在看莉莎。

他十分之希望，莉莎會把腿子擺過來，向着他，好讓他能看到她兩腿之間，雖然她的兩腿之間並不是全無遮掩，還有那薄薄的一條尼龍底褲，但也是好的，這是所有男人的心理。

但莉莎總是不肯擺過來朝着他。

「唏，你怎麼了？」有人在旁邊問。

吐高整個人一跳，從那個小洞跳開，他發覺問他的人就是瑪嘉烈妲。瑪嘉烈妲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他忽然感到一陣强烈的憤怒，他憤怒的是自己的心虛的一跳，瑪嘉烈妲是不會知道他看什麼的，由於她望不進窗內，那麼，他又心虛什麼呢？

「你……」他哽塞地喝道：「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瑪嘉烈妲聳聳肩。「我倒不知道，原來我是被禁止來這裏的！」而在他能阻止她之前，她已經走過去，站上牆的凸處，向窗洞內窺進去。

吐高的手執住她，狂暴地一扯，使她摔在地上了。「你！」他叫道：「你快滾開！」

但瑪嘉烈妲已經看見了，她的臉上露出嘲諷的笑容：「哦，原來你也是有那種塵世上的人的感情的！」

「我……」吐高吶吶着，「我沒有……我是在留心她的反應，我想知道羅定究竟是到何處去了！」

「怎麼了？」瑪嘉烈妲說：「你要知道，爲什麼不直接問她？」

「我現在就進去問她！」吐高叫道。他狂暴地走過去，把門閂一托托起，就推門進去。

莉莎急抓起裙子來把腿遮着。

在莉莎的前面站着，吐高就像一座山似的。

莉莎並不害怕他，莉莎這一生，很可能就從來沒有害怕過什麼人，不過她假裝出一個害怕的樣子來。

「你……你想怎樣？」莉莎問着，一面極力用那條皮裙子遮着下身。這條裙子，應該是足够把她的下身整個遮着的，可是，莉莎也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偏偏把裙子拉歪了，以至她一條大腿的側面全部露了出來。

吐高進來的時候，心裏是充滿了狂暴的，他也打算用狂暴的手段向莉莎拷問！然而現在，當他面對莉莎的時候，他却軟下來了。

「我想問你！」他吶吶着說：「羅定在那裏？」他的聲調放得很柔和的。

莉莎瞪起眼睛來，狡猾地看着他。「我……不知道。」她更加狡猾地回答。

吐高的眼光一觸到她的大腿就移開，但隨即又注視着她的大腿上。「我……」他說：「我看應該給你找點衣服來！」

「這就最好了！」莉莎說：「先多謝你！」

吐高又說：「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聲音還是很溫柔的。

「我已回答了你！」莉莎幽怨地說。

她是很善於做表情的，現在她就在發揮她

的天才了，她努力地在做出使男人憐愛的表情。

這在吐高身上顯然是特別生效的，如果他現在也有一百歲老或者二百歲的話，那他一定已經好多十年，甚至一百年沒有見過一個這樣年輕貌美的女人了，儘管他的智慧很發達，但是基本的人類本能，還是無法消滅的，吐高緊握着拳頭。

「你……總知道一點的！」他說。

莉莎忽然抬起頭來。「司馬洛呢？」她問：「那……那混蛋呢？他已經死了嗎？」

「他還沒有死，」吐高說：「他是給關在另一個地方！但是，你好像不大喜歡他！」

「哼！」莉莎悻悻地：「他老是對我說不會有危險的，叫我跟着他來拍些照片，現在看看！」她在很落力地演着她的角色，在表示她是對司馬洛沒有好感的，表示她和這件事實在牽涉得並不深。她認爲，這對於她的安全有較大的好處。

吐高打量着她：「你可知道司馬洛是來這裏幹什麼的嗎？」

莉莎也在打量着吐高，找尋着可以利用的角度，和可以鑽的縫隙。「知道……一點的。」她說。

「你告訴我你所知道的吧！」吐高柔聲地說。

莉莎的眼皮一翻，不屑地道：「爲什麼我要告訴你什麼？」

「因爲，」吐高忽然暴躁起來了。「如果你不告訴我，我會殺死你的！」

莉莎呆呆地看着他。「我……」她終於說：「我知道得不多，我是指關於羅定方面！」她不知道司馬洛作了一些什麼口供，她只能說得含糊一點，同時又不致對於她自己沒有利益的。「他只是說，他從羅定那裏知道，你們這些人有長壽的秘訣……」她翻起眼睛來看着吐高：「這是眞的嗎？」

吐高忽然哈哈笑起來：「你看我的樣子，我像是幾歲呢？」

「五十歲吧！」莉莎說。

吐高又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試試再乘四吧！」

「二百？」莉莎深深地吸入一口氣，「你在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吐高說。

莉莎看着他，混身打起冷顫來，這個她倒用不着表演，她是眞的打起冷戰來的，一個二百歲的人在她的面前，這只是幻想中才會有的事情，但是現在却眞眞實實地發生了。

「我看過很多事情發生，很多人的興亡，」吐高哈哈笑着。「我看過許多你的父親出世之前的事！」

莉莎抖得更厲害。「你……」

吐高的聲音壓低下來。「告訴我，你究竟來這裏幹什麼？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莉莎聳聳聳肩。「我……也想長壽的！」

吐高看着她微笑。「你也想長壽！你不是想發財，你只是想長壽！」

莉莎有點羞赧的，「誰不想長壽？特別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必是想青春長駐的！」

吐高微笑說：「這倒是眞的，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更是想青春長駐了的！」

莉莎聳聳肩。「當然，你不會無緣無故地把你們的秘密告訴我的！」

吐高看着她，目光凌厲得好像要把她的肚皮剖開來的。「說不定我會告訴你的！」莉莎的眼睛睜大了一點，他又說：「如果你能帮助我！」

「怎樣帮助你？」莉莎滿懷希望地問道。

吐高微笑着，考慮地打量着莉莎。「我想知道羅定的眞實情形！」

莉莎也是一個聰明人，她知道，無論如何不能讓吐高知道羅定已經死掉了。她知道，羅定就是她的安全證，於是，她也說：「我不知道，爲什麼你不去問問司馬洛呢？」

「司馬洛說羅定在監獄裏！」吐高說：「但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是說謊！」

「我也不知道！」莉莎還是在拖。

「但也許你可以帮助我問他的。」吐高說。

「帮助你問他？」莉莎皺着眉頭。

「你和他是很要好的，是不是？」吐高問，「你和他是情人？」

「我們……的感情還好！」莉莎說道。

吐高又打量着她，那眼色，就像是要把她吞下肚裏似的。「我不相信我和司馬洛這個人會相處得很好，」他說：「因此，如果你是他的情人，我們就沒有合作的可能了！」

莉莎看着吐高，眼睛又在放射着她的吸引力。「我和他並不是海誓山盟的交情，我們也並沒有長久在一起的打算。你明白的，我們一個是男人，一個是女人，彼此都有值得利用的地方！」

「莉莎，」吐高道：「換句話說，你是可以看風駛哩的了！」

「看那一邊的風吹得勁一些吧！」莉莎說。

「拿開你的裙子吧，莉莎！」吐高說道。

莉莎的腰挺直了一點。「什麼？」

「我想看看你！」吐高說。

莉莎帶着一個淡淡的微笑，考慮了一陣，然後就毅然把裙子拉開了。這一次，她的兩腿之間是正對着他了。

吐高深深地呼吸着。「天！」他說：「你眞美麗！這樣的美麗，應該想辦法保留着，如果讓它老去，那簡直眞是一種罪過！」

莉莎又把腿子廻掩過來了。「你……眞能帮助我保持我的美麗？」

吐高點着頭：「是的！我們有方法的，我們可以替你永遠保持着青春，使你在一百七十年之後仍然是那麼美麗的！」

「那麼，」莉莎凝視着他。「我是必然要投向你這邊了。你只要告訴我，你要我怎樣帮忙你！」

×　×　×

那度石門打開了，司馬洛坐直了身子，等着，看見吐高走進來，跟着他的是兩隻那種威猛的黑豹。吐高取出鎖匙來，替司馬洛打開腳上那鎖鍊的鎖。

「現在怎樣？」司馬洛問。

吐高只是說：「跟我來!」然後轉身就走，司馬洛遲疑了一下，只好也跟着他走，那兩隻黑豹走在他的兩旁，因此，雖然吐高身上沒有帶甚麼武器，也不注意他，他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他們沿着走廊走了一段路，就到達了莉莎的房間。吐高把這度石門也開了，低聲喝道：「進去!」

司馬洛只好進去。

莉莎從床上一跳跳了起來，丟下那條皮裙子，向司馬洛一撲撲過來，攬住他的頸子，整個人一掛掛在他的頸上。

「司……」她哭起來了。

司馬洛安慰地拍着她的肩，而那度門在後面關上了。

莉莎仍然在哭，但是間歇地，她在他的耳邊說：「別亂說話，吐高是特意把你關進這裏來的，他正在那窗洞外面聽着我們說話!他逼我騙你的口供!他想知道羅定的眞正下落，我却認爲，讓他知道眞相不是聰明之舉!」

「我也認爲不是聰明之擧!」司馬洛低聲說：「我只是告訴了吐高，羅定是進了監獄!」

「我只是說我甚麼都不知道!」莉莎說：「現在，讓我們繼續編一些口供，使他相信我們說的都是實話吧!」

「我發覺，」司馬洛說：「這些人雖然都已經一百多歲，但是他們的頭腦倒是還很天眞的!」

司馬洛說話是在莉莎哭着的時候，莉莎說的話則是在抽泣之間透露出來的，吐高在那小窗外偷聽着。

「吻我!」莉莎低聲吩咐司馬洛。

司馬洛吻她，但是莉莎則露出半推半就的樣子，司馬洛把她推倒床上。「噢，」他長嘆一聲：「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想念你!」這一句，他是說得相當大聲的，以使窗外有人聽着的話，就可以聽到。

「不!不要!」莉莎避着他的吻，推着他的手。「別這樣!我們——我們得仔細談一談!」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放了她，坐在床上，背挨着那石壁。

「司馬洛，」莉莎說：「我們得想辦法逃出去。」

司馬洛搖頭。「沒有辦法的，我已經研究過了，他們這些石門又笨又重，弄不開，而且他們有那些豹作守衞，我們就是逃得出門口，也逃不過那些豹的，野獸是不會講道理的!」

「那麼，我們就坐在這裏等死了!」莉莎說：「司馬洛，眞多謝你的帮忙，如果不是你，我怎會落得一個這麼美妙的收場呢?」

「沒有人說我們會死!」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的生死關鍵，就是在羅定的身上!」

「對了，羅定，」莉莎說：「羅定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那個吐高問我，但我沒有甚麼可以告訴他!他是那麼兇，就像要把我吃掉似的!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羅定的事!」

「羅定是他們這裏的人，」司馬洛說：「依照那女人所說，似乎羅定在這裏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

「而這一點又似乎使這個叫吐高的傢伙很不滿意，他可能會託我出去把這個羅定幹掉!」

「你——幹掉羅定?」莉莎愕愕地：「羅定不是你的朋友嗎?」

「我沒有說他是我朋友，」司馬洛說：「我只是認識他，覺得他是一條可以供我發財的途徑!」

「司馬洛，」莉莎噁心地說：「你這個人——眞可怕!」

「在這個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好人就是壞人的肉!」司馬洛說：「你不吃別人的肉，人家就吃你的肉了!」

「你——眞的打算去幹掉羅定?」

「這不是難事，」司馬洛說：「他現在是在監獄裏!我認識一些有辦法的人!把一個關在監獄裏的人弄死，這並不是一件難事!」

莉莉縮開了。「司馬洛，我——從沒想到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我也不想的，」司馬洛苦笑：「但如果吐高要我幹我就會幹!問題是他肯不肯信任我!我不會相信他肯放我出去!」

莉莎仍然帶着那恐怖的哀情看着他。「如果他肯放你出去，你就走了!那我怎辦?」

「我當然會爲你着想的，」司馬洛說：「我一定會回來帶你走!」

「這是眞的嗎?」

「當然了，」司馬洛又說：「我當然回來的，我並不喜歡吐高這個人，但是我覺得，和他合作並沒有甚麼壞處!他會使我發財!而且，他也可以能使我長命百歲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在這裏!」

「你會爲了我而回來?」

「當然，你看不出，你對我是多麼重要的啊?」

「我不過是另一個女人吧了!」

「不，」司馬洛又撲過去擁着她。「不，你不是另一個女人，你是一個特別的女人!你是——我不知道怎麼說——」

「難道說一句『我愛你』也是那麼困難的嗎?」莉莎說。

司馬洛眞要把她抱起的時候，她就用手撐着他，把他推開一臂之遙。「司馬洛，」她把聲音壓得低一點，但是他並未低到外間人聽不見的程度。「你得答應我一件事情——」

「甚麼?」司馬洛問。

「當你出走了之後，」她說道：「你得帶人回來，把他們捉起來!這些人那麼兇——」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叫道：「抓起他們?爲甚麼?」

「爲甚麼?」莉莎說：「他們企圖謀殺我們!這還不够嗎?」

「你瘋了，」司馬洛說：「你難道還不明白嗎?這是一生一世也難逢到的機會，這些人是我們的一條財路!他們不但可以使我們發財，而且，甚至可以使我們長生不老!」

「司馬洛，」莉莎表示恐怖。「你不是說，你要爲他們工作吧?」

「爲他們工作有甚麼不好?」司馬洛說：「活得久一些，這並不是一件犯法的事情!我們人人都在努力，希望自己能活得久一些的!」

「我——不知道——」

「聽着我說，莉莎!」司馬洛輕輕地擁着她。「我不會讓你吃虧的，不論我做甚麼，我都會先爲你着想!」

「噢，司馬洛——」莉莎嘆了一口氣，挨進他的懷中。

司馬洛吻她，愛撫她，後來，他的動作變得更加大胆起來了。

她紅着臉推他的手。「不，不要，司馬洛，不要——他們——隨時可能會進來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多麼希望我們現在是在一個沒有別人的地方!」

「我們還是睡覺吧，」莉莎說：「現在，我們除了等之外，是沒有甚麼事情好做了!」

司馬洛也是這樣想法，他覺得，他們的對白到此爲止，是巳經相當足够的了，如果這樣也不能取得吐高的信心，那就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取得吐高的信心的了。

他在莉莎的身邊躺了下來，他們很快就入睡。

×　×　×

當他們再醒過來時，是那度石門打開的聲音把他們吵醒了的。一個他們沒有見過面，但不是同樣高大的男人出現，在他身邊的還有一隻黑豹，這個人用手一指莉莎：「你，跟我來!」

「我?」

「是的!你!」

司馬洛用手肘碰碰她，低聲說：「你跟他走吧!」

莉莎站起來，向門口走過去，那人讓她先走出去了，然後鎖上了那度石門。

石室中剩下了司馬洛一個人。司馬洛奇怪，他的計劃是否巳經生效了。

那人把莉莎領導着，帶她通過了幾條走廊。

這還是莉莎第一次看到這個地方除了那石室之外的其他部份。他發覺這裏面是充滿了走廊的，有許多走廊通到許多地方，而這些走廊大部份都是陰暗的，光綫的主要來源，是走廊中間開着的一隻小窗子，露出不直接的日光來。莉莎也看見，這些走廊中間都有些電燈位，因此很顯然地，這裏也是有電力設備的，當天黑時就開電燈了。

莉莎知道現在還是白天，他們一定睡了很久，由黃昏睡到早上了。

她在途中，偶然也會經過一隻那種怕人的黑豹，那些黑豹却似乎很馴善，沒有什麼惡意的表示，差不多像是普通人家裏養熟了的狗一樣。

莉莎給領到了一間很寬大的石室，這一間石室，與剛才的那一間是完全不同了。除了面積大得多之外，擺設也十分豪華，頗像古時南美洲印加族的皇宮，傢俬都是色彩鮮明而豐富的，地上舖的不是獸皮地毡，而是用上等纖維織成的圖案地毡，很可能還是波斯地毡，床是一張寬大柔軟的彈簧床，房間的一角落有一座現代化的梳粧枱，具有一面不同角度的鏡子的，房間的另一邊，牆壁上則有一隻大得多的窗口。

「你——住在這裏!」那人說着，就把門關上，走了。

莉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撲到窗前，向下面望。毫無疑問，這窗子是很够寬大，可以讓她輕易地爬出去的。但是，那窗外却就是司馬洛看過的那座山谷，差不多垂直的石壁，一直垂到谷底，石壁上很光滑，差不多完全沒有可以扳攀的地方。而谷底有幾隻黑豹在那鬥牛場一般的地方逡巡着。

莉莎失望地跑回門口，推推門，門當然是一動也不動的。她只好頹喪地回到房間的中央，團團地轉了幾轉，他在梳粧枱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看看鏡子。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了。

這時，她才從鏡中第一次看到，房間的另一邊的一張桌子上擺了一桌的食物，烤肉、水果之類。她連忙轉身爬過去，飢餓什麼時候都能戰勝愛美的心理的。

在原來那間石室裏，司馬洛正在室中走來走去，一面感到腹如雷鳴的時候，門又開了，又是那個帶走了莉莎的人出現，這一次，那人向他指一指，說：「你，你跟我來!」

司馬洛跟着他。

那人又帶着司馬洛走，穿過了幾條走廊，不過不是走到莉莎那邊去，當他停下來的時候，司馬洛看見，那是一座擺設得很豪華的大廳，有點像古代的宮廷。

四壁也都是由石山中鑿出來的，正如這裏的每一間房間，這個地方的建設工程所耗人力一定不少。

現在，這座在山石中鑿出來的大廳中，一張石的大餐桌上，巳經擺好了餐具以及一些食物，有兩個人坐在那裏等着他們，一個人是吐高，另外一個人就是瑪嘉烈姐。

吐高點點頭：「過來，司馬洛，坐下來吧!」

司馬洛老實不客氣地走過去，在第三個位子上坐下來。

「以前這是羅定坐的位子。」吐高說：「羅定現在不在這裏，我覺得沒有理由浪費掉!我們來一起吃早餐吧!」

司馬洛的眼睛在桌面上搜索着，那上面擺的是麵包和鮮果及乾果之類，却缺乏肉類。

接着，司馬洛就嗅到了使他垂涎的一陣香味。他轉頭，看見二個侍從模樣的人物，捧着一隻木盤進來了，木盤上放着一隻鐵盤，鐵盤是很熱的，盤中的油仍然發出着滋滋的聲音，盤中有幾大塊肉排，香味就是來自這幾塊肉排。

那二個僕人把那隻盤子拿到了桌子，在桌上放下了，在每人的碟子裏放進了一大塊那種大大的肉排。司馬洛巳經口角流涎，急不及待了，他馬上就動手來了，他比他們吃得快，也比他們吃得多，他那一塊肉排，很快就巳經下了肚。

「這是山羊肉，」吐高說：「山羊肉的營養成份是高一點的，多吃會使你身體好!」

「這就是你們長壽的秘訣了?」司馬洛問。

吐高微笑：「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如果羊肉能使人長壽，那麼，世界上很多人都長壽了。」

司馬洛的食慾得到了滿足，現在就開始四面望望，他這時才發現，在桌子的前面就有一隻大窗子，大到就像一座露台似的，窗子的下端與地面齊，當他把頸子伸長一點望出去的時候，他就可以看到，這窗子的下面就是那座山谷了，那座有黑豹在着的山谷。司馬洛奇怪，這窗子是作什麼用的。這窗子看樣子就像是一座戲院中的貴賓座位。

「司馬洛，」吐高說：「在和你談生意之前，我想先請你看一場好戲！」

「什麼好戲？」

吐高微笑，用手指一指下面，司馬洛又向瑪嘉烈妲瞥了一眼，她的臉却是沉着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她並不像吐高那樣，顯得喜形於色的，這時，忽然，從眼角裏，司馬洛注意到，下面那塊廣場上巳經有了動靜了，有不少人正魚貫而出，圍着那座廣場而坐，眞的像鬥牛場上的看客一樣，他們正在準備看些什麼？

司馬洛相信，吐高一定想保持着神秘感，暫時不肯說出來的，於是他暫時也不再問了。

他看着那廣場上坐滿的人，大約有一百人左右吧，從這上面望下去雖然不大清楚，不過也可以看得出，這些人之中是男多女少的。

而且其中正如吐高所謂，並沒有年輕人在着。

他們究竟在等着看什麼呢？

司馬洛注意到，這廣場只有一個特別的地方，那就是，那些黑豹現在巳經見了，當他這樣看着時，他忽然聽到一陣野獸的怒吼，跟着就看見，廣場的一邊，有一度石門打開了，有一隻巨大的野獸衝了出來。

「唏唏，」司馬洛叫道：「那是做什麼？」

那是一隻形狀很怪的野獸，像一隻山羊，但是毛很長，而且，牠的身體差不多有一隻長頸鹿那麼大，那一雙角是尖而薄的，就像兩把刀。

「那是什麼？」司馬洛問。

「這是什麼？」吐高哈哈笑起來說：「你的記性眞不好！你還是剛剛吃過牠的肉！」

「你是說，這是一隻山羊？」司馬洛問。

「對了，」吐高說。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叫道：「世界上沒有那麼大的山羊的。」

「世界上也不應該有二百歲這麼老的人！」吐高微笑。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訝異地，難以置信地看着他說：「你——你們就是用你們這些特別的食物，把山羊餵到這樣大？」

「是的，」吐高說：「把山羊餵大了，比普通的山羊大得多，而且肉味鮮美，營養豐富！」

「這——是奇跡！」司馬洛說。

「而且，」吐高又說：「這隻山羊，給我們餵得脾氣像獅子一樣了！」

這一點，司馬洛是也看得出來的，這一隻巨型的山羊，現在正在那裏頓着脚，鼻孔噴着氣，如果牠的面前有什麼在擋着的話，牠是必然會衝過去，用那鋒利如刀的角把對手搗個稀爛了。

「你們這些人就是把這隻山羊當戲來看嗎？」司馬洛詫異地說。

「當然不是，」吐高說：「好戲還在後頭呢！看吧！」

看着的時候，另一度石門就打開了，有二隻黑豹從那門內衝出來，剛才廣場中是沒有豹的，現在才放出來的，很明顯地，他們就是要用這兩隻黑豹來把山羊殺掉了，這些人們要看的，就是這隻山羊被殺的經過情形了。

吐高看得津津有味的，一時注意力也離開了司馬洛的身上了。

看見了有二隻黑豹出現，這隻山羊顯然是怒氣更盛了，因為牠抖得更加厲害，而且噴氣噴得更加厲害了。

牠的兇相，使得那兩隻黑豹也害怕起來，不敢昂然接近，只是在那裏團團轉着，圍着牠找尋機會，美洲的黑豹，本是以兇猛馳名的，却也無法奈何牠。

其中一隻豹終於怒吼一聲，忽然縱身躍起，就向山羊撲過去，那隻山羊的反應，却是十分之敏捷，牠的身子一旋，就用牠那雙鋒利如刀的角向黑豹迎過去，黑豹在空中敏捷地打了一個滾，幸好避過了那角，但是却被山羊的額撞了一撞，整個打了一個滾，跌在地上，嘩然地咆哮一聲。

這一撞，却給另一隻黑豹一個可乘之機了，這另一隻豹一撲，就毫無阻擋地撲到了那隻山羊的屁股上。

這隻黑豹並不够山羊那麼大，牠撲在山羊的屁股上，就像一個小孩子撲在一個大人身上似的。

那豹咆哮着張口咬那山羊，而那山羊嘶叫着，跳着踢着，要把那豹甩開，牠也差不多成功了。

那隻豹，在牠的背上無法伏得穩。司馬洛從沒見過這麼兇的山羊，所謂餓虎擒羊，羊在虎豹的爪下應該是無抵抗力的，但是，這隻山羊却抵抗得那麼劇烈。

接着，那隻黑豹也給牠甩開了，飛到十多呎之外，在地上不斷打滾，而黑豹在牠背上被咬過的地方，鮮血如泉湧出，但牠還是那麼勇猛，牠不但並沒有恐懼而退縮，並且還直向那隻跌倒的豹直衝過去。

反而是那隻豹恐懼地一跳跳了起來，連忙逃走。

另一隻黑豹又攻過來了，那隻山羊又立即掉頭，用牠的角去朝着黑豹，那隻黑豹又無從入手了。

牠們暫時就這樣周旋着，而那些圍觀的人們歡呼拍起掌來了。

那隻山羊似乎佔了上風，那兩隻豹，都給牠那鋒利如鋼的角割破了幾個傷口，但是，山羊到底就是山羊，結果，那隻山羊終於敗下陣來了，其中一隻豹向牠的背上撲過去時，另一隻豹却是向牠的下盤進攻，一口把牠的一隻脚咬住了。

這一類動物，蹄脚是最弱的一環，尤其是前脚，那隻山羊的前脚被咬了一口，當牠甩開了的時候，脚上巳經血流如注，而且牠的脚步也有點跛了。

那隻豹再度撲到牠的背上時，牠便巳經負荷不住這重量，而倒了下去。（未完・五）

萬里尋頭

（本文承自第60頁）

仍是一個難題，由於雷達通訊機無法搬走，留在運輸機上面，巳經毀掉，無法跟肯雅總部聯絡，葛雷把實情對他們說知，認為他們有兩種途徑可供選擇，或者留下來，聽候救兵，此外，祇有一個辦法，從立脚之處找尋出路，各人密密的計議一番，終於決定自尋出路。巳經決定了，推舉奧倫博士做主帥，因為他曾經在地獄門歷險，而且活着逃出來。

奧倫博士思索了一會，說：「我們有許多個指南針，或者可以脫險，如果我的估計沒有錯誤，應該是地獄門的東部，亦即當日我遇見三角龍的地方，找到了龍，我就更加有把握找出正確的路逃生。」

聽了這番話，他們就分做三組，找尋三角龍。

他們的武器相當多，包括噴火槍以及手榴彈，用來對付巨獸，綽綽有餘，故此他們毫無所懼，還講好了找到一條龍就發射信號槍，讓自己人知道。

尋龍的幾組人，走了一程又一程，終於由葛沙率領的一組人首先發現巨獸，看見信號槍射上空中的紅光，他們就朝着那個方向走，聚在一起。

不錯的，找到一條龍了，相當奇怪，牠並非活龍，而是一條硬化了的龍，看來有如化石，實在牠只是整個軀體硬化。

葛沙看見過那樣子的龍，而奧倫博士說：「以前我看見過敵人用死光槍毀滅的龍，就是這一種。」說不定我所看見的龍正是這一條，如果我不是估計錯誤，附近就是敵人的營地，必須盡量爭取時間，逃走或者備戰。」

奧倫博士嘆息了一聲，說：「逃走巳經是不容易的了，備戰更加困難，別忘記，他們有戰機在空中監視我們的行動。」

葛沙說：「我們可否利用太空囊召喚天上的戰鬥衛星呢？」

「看來只有這個辦法了。」葛雷說。

跟着葛雷補充一句：「可惜這一走，戰鬥衛星二十四小時之內巡視地球一週，必須走到我們的上空，才知道太空囊向它求救，假如我們鑽入太空囊之內，過了三幾天，仍然沒有被人造衛星發覺，豈非糟透？如果各位認為這一宗計劃巳經確定，不必更改，應該多帶糧食和水，走入太空囊。」

有人忽然發問：「聽說人造衛星可以射出激光把太空囊吸到空中去，甚至有岩石遮住太空囊，亦無所懼，這話是否屬實呢？」

「的確是如此！」葛雷很快回答。

所有人都是想置身於安全之地，既然葛雷說得這樣肯定，那些人都把太空囊搬到石洞或者頂上有巨大岩石遮住的一處，只是葛雷例外。

他跟葛沙，奧倫博士以及機長巴蒙四個人，同佔的一個太空囊，遠遠的離開岩石，表示他們擋頭陣。

從長官的立場上來說，理該如此，但他們太過暴露，始終是有些危險的，怎料得到遭殃的人並非他們，而是躲在大山那邊的人，這種變化，確是出乎意料之外。

對方的科技超勝過他們，一切佔了上風，怎會看不清楚他們的行動呢？發覺他們躲在大山之下，立刻改變主意，並非用激光出擊，而是用一千磅的炸彈投擲，由於炸彈接二連三的襲擊，岩石炸到開花，由高處壓下來，太空囊竟被巨大的岩石壓扁，那些人無一生還。

奧倫博士嚇呆了半截，葛雷不斷的自咎，說：「總是我不好，沒有想到對方施展這一招。」

葛沙問：「為甚麼上次我跟奧倫博士躲在太空囊，沒有被岩石炸開傷害呢？」

「這兩種情況大不相同，上次你們的太空囊被激光吸住，岩石剛剛炸開，便即升空，紛碎的岩石碰上了激光就會彈開，故此你們沒有傷害，他們就不同了，岩石從高處壓下，避無可避，現時整個隊伍死剩我們三個，無論如何，一定要報仇。」

「我們似乎沒有眞實武器可以傷害他們。」葛沙說。

「不，只憑我們的鐵拳巳可取勝，但要派人走出太空囊誘敵。」

「我願意担任這個危險的任務。」機長巴蒙說。

「很好，你們依照我的命令去做好了，只是奧倫博士留在太空囊之內，機長巴蒙要離開太空囊，來來往往的走，一定要走得歪歪跌跌，好像受了重傷，走一會，停一會，最後，躺在地上，才可以發揮誘敵進攻的作用，你們明白嗎？」

葛沙說：「我有點明白，你的意思大概是誘敵走近機長的身邊，我們二人從地上一躍而起，分左右兩邊出擊。」

「對了，你是摔角的好手，可能你有機會靠摔角的招式取勝，假如對方只是一個人走近，有如放步哨，必然逃不過我們的偷襲。」

我們依照這個方法去做，過了一會，機長巴蒙看見有一個人走近，穿了怪異的服裝，握着長長的一管死光槍，料想這個人必然是對方的戰士，他走得更加零亂，還躺下來。

想不到對方的戰士是如此審愼的，剛剛走近，立刻用死光槍掃射，可憐的巴蒙，一聲不響的喪了命，就在那時，葛雷跟葛沙飛撲過去，一個箍頸，一個搶奪他所握的死光槍。

死光槍被人奪取，他簡直沒法戰鬥，由於他的衣裳是石棉製成，借此抵擋輻射綫，太過笨重，被他們二人箍頸扼喉，終於沒法動彈。

葛雷喜出望外，叫葛沙合作，把這傢伙的衣裳和頭盔剝下來，自行穿上，向前大踏步的走，說：「我殺了另外一個敵人，大叫幾聲，你立刻起來，改穿他的衣服，我們二人走入他們的陣地，就可以把他們逐個消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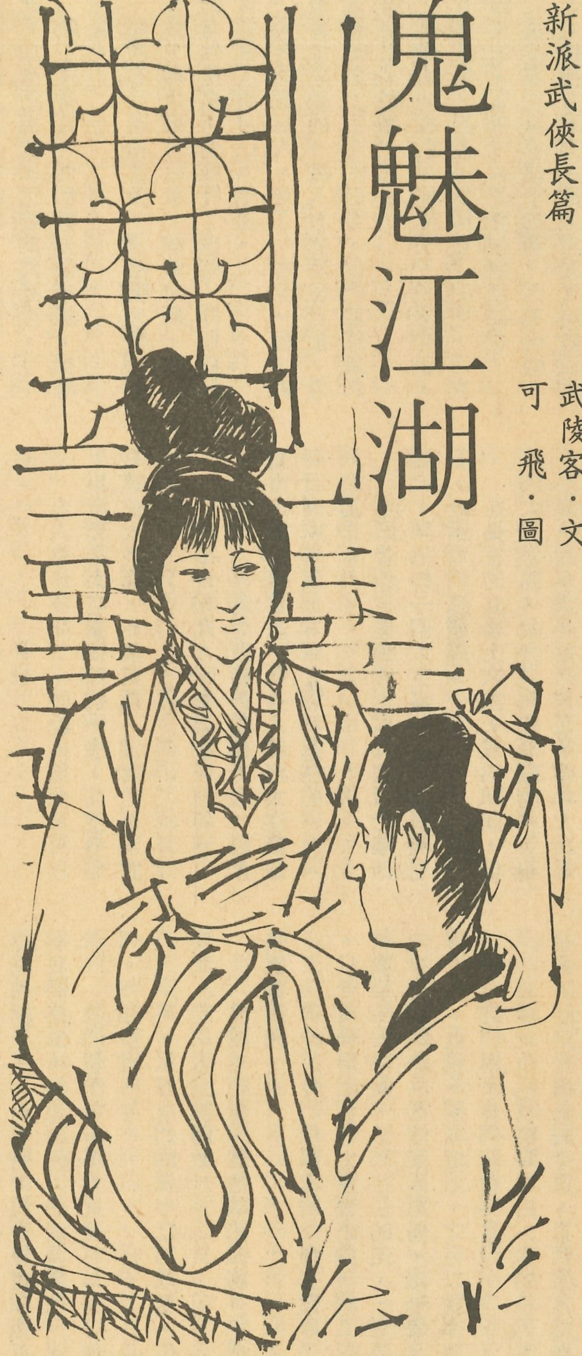
葛沙是依計行事了，由於雙方都穿了石棉衣裳，戴了頭盔，不怕死光槍，受制於摔角的招式，葛沙最擅長這種戰術，果然連續殺了十多個人，然後回到太空囊。

機長巴蒙巳經殉職，他們三個人留在太空囊之內，守候到高空的人造衛星發現它，射出激光，救上天頂，然後降落，死裏逃生。（全文完）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救了鄧素雲之後，又遇人躡踪至戴家莊，又從戴家莊轉出去，找到葉勝，他將游蜂粉蝶郭少卿串同秦中九怪想夜入太湖梅宅對梅若萍作採花之舉，嫁禍骷髏帮，凌雲天將此事轉告並協助將郭少卿捉住，打走秦中九怪，此事轟動江湖，引起落魂谷和骷髏帮注意，邀約江湖正派追查秦中九怪，要查出幕後主使人，凌雲天才回去見鄧素雲，步入靜室，並無做出不可告人之事，正襟危坐，商議尋出仇跡，出來滿面春風，正是：慰我素心香襲袖，正襟危坐語恩仇。二人設計利用落魂谷主將淳于亮打傷，潛入他寐室內，翻閱扎記，追查仇踪……

秦淮河爭美　胭脂井挫奸

瘦長怪人邊說邊登樓而上，凌雲天身形疾隱於樓角暗處。

鄧素雲偕同瘦長怪人走入淳于亮居室，瘦長怪人陰冷目光注視了淳于亮一眼，伸出五隻枯瘦尖銳的鬼爪在淳于亮腕脈診察。

有頃，瘦長怪人目露驚駭之色道：「淳于亮臟腑已然離位，內傷甚重，氣血逆行，經脈錯亂，故神智昏迷，無法說話，即就是服下三顆靈藥，也須調息數月才能復元。」

鄧素雲道：「半個時辰前我已給他服下一顆培元固本丹丸，並點了他睡穴，不如讓他多睡些時。」

「也好！」伸手入懷取出一隻綠玉瓶，交與鄧素雲道：「兩個時辰與淳于亮賢弟服下就是。」

鄧素雲接過收置懷中，皓腕一攏鬢邊雲髮，嬌笑道：「我已備下一席酒宴，與杜兄洗塵。」

瘦長怪人哈哈大笑道：「這就不敢當了。」說着與鄧素雲走出，步下樓去。

大廳上華宴盛張，山珍海味，水陸紛陳，宴至中途，忽見一隻鷲鷹，穿入大廳中落下。

鄧素雲秀眉一剔，離座疾出，在鷹翅內取出一枚信管，道：「幫主急令到來，杜兄速來同看。」

瘦長怪人飛掠而至，並肩詳閱密令，鄧素雲道：「看來我等必須立即起程不可，待我將三顆靈藥與淳于亮堡主服下，稍事安排，也好上路。」

鄧素雲與瘦長怪人疾如流星趕往淳于亮居處，只見鄧素雲在懷中取出翠綠玉瓶，傾出三顆藥丸，點開淳于亮睡穴，用水餵下喉中。

瘦長怪人喚道：「淳于賢弟，可認得愚兄麼？」

淳于亮只睜着一雙散渙無神的眸子轉了兩轉，又復閉上眼瞼，面現痛苦之色。

瘦長老人輕輕頓足嘆息一聲，道：「鄧賢妹，愚兄要先走一步了。」

鄧素雲道：「小妹恭送杜兄出堡。」

凌雲天待杜鄧二人離去一閃而出，立在淳于亮之前沉思須臾，伸手在淳于亮三無名穴道上點了三指。

鄧素雲翩然閃入，嬌笑道：「幸不辱命！」取出翠綠玉瓶交與凌雲天。

凌雲天笑道：「雲姐調換了麼？」

鄧素雲點點頭道：「天弟，愚姐奉派去嵩山參加下月十九日少林三代開典，杜倫奉命往水德星君郭洪處，你是否與愚姐同行？」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小弟還要去雲夢沼澤一行，祭奠先母，尚須查明先母當年事跡，倘無阻碍，下月十九日或可趕到少林。」

鄧素雲不禁流露出惜別之色，但她乃巾幗奇女，嫣然笑道：「你走吧，你我不難見面，但願你能早日找出血海大仇。」

凌雲天道：「雲姐保重！」紮上蒙面紗巾，躍落樓下逕向堡外走去。

鄧素雲只覺眼睛有點朦朧，凌雲天身影漸已模糊遠失，終於不見……

× × ×

鍾山龍蟠，秦淮水碧。

蕭瑟西風侵衣生寒，却無法吹淡秦淮旖旎風光，華燈初上，夾河兩岸秦樓楚館笙簫凌雲，河中畫舫遊艇往來如鯽。

一艘畫舫緩緩飄浮着，簾內燈光人影可見，呢喃燕語，嬌笑如鈴，春光盎然。

秦淮河中船隻來往不絕，却突現一艘快舟，駛行如箭，舟中屹立着兩名江湖模樣人物，一是三旬開外獐頭鼠目，面像淫邪漢子，另外是一油頭粉面，目光陰森森的少年，口角含着陰冷笑容，由那獐頭鼠目漢子撐竿。

這快舟竟直往那艘畫舫撞去，眼看兩船只距尺許，驀見快舟似遇無形阻力，兩人身形一個蹌踉幾乎栽倒，船身亦在水面滴溜溜一陣亂轉。

油頭粉面少年兩足一沉，右臂疾探在獐頭鼠目漢子手中搶過撑竿定住船身。

畫舫雖未撞上，但却爲快舟旋轉水波之勢逼得盪了開去。

船身搖晃不定，傳出兩聲少女驚呼。

珠簾疾掀，一個氣度不俗，虎目威稜，三綹黑鬚的中年人探身走出艙外，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小霸王陳錦州，爲何氣急敗壞？」

油頭粉面少年目中逼吐懾人寒芒，眉泛殺機，冷冷一笑道：「趙士雄！君子不奪人所好，你如此做有愧江湖道義。」

那中年人聞言錯愕道：「陳兄可是爲了海棠麼？」繼又哈哈大笑道：「風月場所，陳兄豈可如此認眞，何況海棠尚是自由之身……」

陳錦州大喝道：「別人不知，尚有可說，你這不是有意與陳某爲敵麼？」

趙士雄面色一寒，冷笑道：「陳錦州，你別倚勢凌人，要知此處是有王法的所在！」

獐頭鼠目的漢子突橫篙一揮，向趙士雄心坎要穴點到，勁風銳嘯，篙勢凌厲。

陳錦州猛一揚手，打出一掌喂毒金錢鏢，上下交飛，先發後至，手法沉勁奇詭，距離又近，趙士雄再好武功，也無法全數閃避開去。

忽地，獐頭鼠目漢子，只覺脚底一浮，腰脅劇痛，哎呀出口，連人帶篙栽入水中。

趙士雄正待縱身拔起，驀覺身前捲出一片罡風，將喂毒金錢鏢悉數捲落水中。

陳錦州不禁大驚，心中怒火沸騰，知暗中必有武林高手相助趙士雄，目光四巡，見三丈開外一艘畫舫中，憑窗獨坐一個俊美少年書生微微含笑望着自己。

這少年書生怎麼也不似身懷絕學的高手，唯一可疑的是少年並未挾美冶遊，陳錦州怒視了少年一眼，向趙士雄冷笑道：「趙老師，明晨前往五福客棧拜望。」

趙士雄哈哈大笑道：「趙某恭候大駕就是。」

那獐頭鼠目漢子已泅水攀上快舟，與陳錦州掉轉船頭離去。

畫舫走出一個姿容艷麗的佳人，向趙士雄襝袵萬福道：「爲了賤妾，趙老爺與他結怨，似嫌不值，趙老爺還是今晚遠離金陵，免罹喪身之禍。」

趙士雄微笑道：「仇已結下，我豈能怯他。」說着向那倚窗獨坐的少年抱拳一拱，道：「承蒙援手，感激不盡，閣下倘不棄，請過舟一敍如何？」

那少年緩緩立起，走出艙外，身形一閃，飛燕般落在趙士雄船頭，含笑道：「陳錦州是否爲多臂如來陳冠球的孽子麼？他父子兩人，結交官府，霸道橫行，就是無尊駕之事，在下也要懲治於他，何謝之有？」

趙士雄笑道：「兄弟趙士雄，因嚮往秦淮風月，挾美同遊，如非閣下，兄弟恐傷在他那喂毒金錢鏢下。」

那少女低鬟向少年一福，道：「公子請入艙中。」

少年也不謙讓，踏入艙內，只見尚有兩名少女在，案頭置有美酒佳餚，不覺眉頭微微一皺。

他因未作過狎邪之遊，不禁耳根發熱，只覺手足無措。

趙士雄推之上座，少年道出姓凌名雲天，因赴廬山訪友路經金陵。

海棠在凌雲天面前斟了一杯酒，低聲道：「賤妾敬公子一杯酒。」

凌雲天道：「不敢。」仰飲而盡，突發覺海棠目中，射出一縷精芒，但一閃即隱，當即笑道笑說：「在下幾乎失眼，不知海棠姑娘也身負高明武學，正是眞人不露相。」

趙士雄聞言一愣。

海棠面色一驚，輕搖螓首道：「凌公子好銳敏的眼光，其實賤妾武功比起兩位不啻雲泥之別，託身勾欄，自有不得已隱衷，只因陳冠球老賊乃殺父仇人。」

趙士雄詫異的道：「什麼？陳冠球是你殺父大仇，難怪你有委身陳錦州小賊之念。」

海棠凄然一笑道：「老賊殺人多矣，怎奈老賊武功太高，府中蓄養武士均是黑道高手，賤妾如不委身小賊，復仇將難于登天。」語聲略頓，又道：「趙老爺今晚最好不要回五福客棧，如賤妾所料不差，小賊此刻必在客棧內外佈下伏樁，施展暗算，防不勝防。」

趙士雄笑道：「客棧趙某尚有武林朋友在內，小賊天大胆子，也不敢在客棧動手，何況相距撫署近在咫尺。」

凌雲天淡淡一笑道：「風聞陳冠球老賊暗器手法，與落魂谷互通聲氣，在下意欲見識老賊暗器手法，此正大好良機。」

趙士雄頷首道：「原來凌少俠也知老賊乃與落魂谷一丘之貉，趙某師弟三月在金陵失踪，恐係遇害，老賊不無可疑，是以有意與陳錦州結怨。」

四更將盡，畫舫泊在桃葉渡口，趙士雄凌雲天兩人施展輕功，捷如狸奴，向五福客棧掠去。

一近五福客棧，凌雲天低聲道：「在下於棧外隱身，萬一動起手來，可裏應外合。」

趙士雄道：「趙某去客棧喚醒武林同道，再來與少俠相見，我料小賊天明之前必不敢前來。」

凌雲天道：「但願如閣下所料。」一振雙臂，潛龍升天拔起，似淡烟般一晃而

逝。

趙士雄翻入五福客棧，向一處小院落飄身站起，只見窗內油燈昏黃，沉寂如水。喝道：「井兄。」

但聽屋內傳出吵啞語聲道：「趙賢弟麼？井某飲酒過多，頭腦刺痛欲炸……」

趙士雄毫不思索，閃身入屋，但見一人背向外擁被而睡，鼻中猛感一縷異香送入，只覺神智一陣恍惚，暗道不好，肩後忽有兩點冰冷尖銳之物頂住。

耳後傳來一陰森笑聲，說道：「趙士雄，你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胆大妄爲之極。」

趙士雄冷笑道：「尊駕是受陳錦州所遣麼？諒尊駕尚不敢在店中謀財害命。」

那人陰惻惻的笑道：「兄弟奉命差遣，身不由主，有道是橫刀奪愛，如同殺父之仇，小東主命兄弟廢去趙老師一身武功，點了盲啞二穴後，棄之荒山任你自生自滅。」

睡在床上那人嘆息一聲道：「賢弟怎麼如此糊塗，井某豈能睡在榻上一動也不動，不過也怪井某見事不明之過也。」

趙士雄悔恨不及，暗中盤算逃出之策，怎奈肩後兩股兵刄緊抵住要害重穴，無法攻擊將身後那人制住。

只聽身後陰惻惻笑聲又起道：「兩位尚有什麼話須兄弟轉告小東主麼？」

趙士雄冷笑，道：「朋友，別假慈悲，只管下手吧！我料定朋友活不出五福客棧。」

那人不禁一呆，繼又陰陰笑道：「危言聳聽無濟於事，兄弟一行共十六人，這五福客棧內外均有暗卡伏樁，趙老師你就認了命吧。」

× × ×

凌雲天在趙士雄離去後，亦掠上屋面，只見趙士雄身形望五福客棧沉了下去，但遠處屋面突冒出兩條黑影，望五福客棧逼近，暗覺不妙，身法疾展，勢如流矢劃空，迅如奔電。

五福客棧牆側突然閃出一雙帶刀黑衣大漢，揮出兩道流芒，大喝道：「朋友何往？」

凌雲天暗道：「兵貴神速，何必與他們耗費唇舌。」忖念之間，左手疾伸如電，抓住來刀，擰腕橫肘一推，撞在一黑衣大漢穴道上，那漢子未及出聲，便自昏死倒地。

另一大漢尚未見凌雲天如何出手的，只覺腰脅一麻，眼中一黑，悶哼了半聲仰身倒下。

凌雲天望也不望一眼，逕自翻入客棧，悄無聲息沾地，掌中扣着一把梅花針，凝神觀察，忽見簷下屹立着一條如魅黑影，身形電欺至那人身後，左手疾扣在背骨上。

那人驀感萬針沾體，神色慘變，牙齒震顫，只聽耳後傳來陰冷語聲道：「朋友，你如惜命，速領我去趙士雄住處。」

人至此時，惜命要緊，怎敢違拗，凌雲天隨着那匪徒逕往後院，沿途雖遇上匪徒，但均爲梅花針制住傷倒在地，動彈不得。

凌雲天一跨入後院，便耳聞匪徒與趙士雄對話聲，左手一緊，那人身形似軟蛇般頹然倒下。凌雲天躡入房中，只見一人用一柄明亮犀利短叉，頂住趙士雄肩頭，遂冷冷一笑，兩指疾點在那匪徒「命門」穴道上，低喝道：「撒手！」

匪徒神色慘變，面白如紙，一柄短叉嗆啷墜地。

凌雲天笑道：「趙兄且慢，店中殺人，反予老賊藉口。」飛落一指，點了匪徒殘穴。

只見一條嬌俏人影翩若驚鴻掠入室中，現出海棠姑娘，一身翠衣勁裝，肩頭帶着一柄長劍，道：「小賊帶着三名黑道高手已向客棧撲來，我等快走。」

忽聞門外傳來陳錦州喋喋怪笑道：「可惜太遲了，姑娘，我料不到妳還有一身武功……」

凌雲天忙取出一條烏布蒙住面目，疾如離弩之矢射出門外，施展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把扣住小霸天脈門要穴。

借隨小霸王陳錦州而來係三短裝老者，太陽穴高高隆起，目蘊神芒懾人，一望而知三人均是內外雙修，功力絕頂的武林能手。

三老者不料凌雲天一出手即制住小賊，不禁心神大震。

凌雲天冷笑道：「你等如欲保全小賊性命，還是不要動手的好！」

小賊陳錦州只覺週身氣血逆竄，蟲行蟻走，心癢難抓，滿面汗珠涔涔冒出，這滋味，比死還要難過，色如敗灰，目露悸容。

一個面目猙獰老者冷笑道：「尊駕爲何不敢現出本來面目。」

凌雲天鼻中冷哼一聲道：「嘮叨無用，速速閃開，不然在下可要辣手無情了！」五指一緊，陳錦州面色慘變，目瞪口張，嘴角溢出一絲殷紅鮮血。

三老者互望了一眼，面露怒容，却投鼠忌器，遠出丈外，屋中趙士雄三人疾掠而出，向正南方穿上屋面，轉瞬身影杳失於夜色沉沉中。

凌雲天望着陳錦州道：「勞駕相送在下一段路程。」

忽聞一聲厲喝道：「尊駕未免欺人太甚！」只見一個老者右手猛出，一招「吳剛伐桂」望凌雲天右臂砍去。

掌沉力猛，逼出一股嘯風。

凌雲天右腿疾滑，臂隨身轉，將小賊陳錦州身軀迎向來掌而去。

那老者大驚，右臂疾旋，將發出的掌力硬生生的撤了回來，罡風四漩，帶起一片塵砂。

其餘兩老者身形倏分，四掌交錯攻來，凌雲天一聲輕笑，帶着陳錦州穿空拔起，去勢如電，已越過三重屋面。

三老者大喝一聲，魚貫騰空，緊追而去。

凌雲天身法迅快，疾如流星奔電，片刻之間，已到了一片山野，只見羣巒縈迴，黃葉飄飛，月影昏斜，不勝荒涼。

忽聽趙士雄語聲傳來道：「少俠速隱身藏起。」

凌雲天聽出語聲方向，疾奔而去，只見趙士雄等三人藏在一處草坑內，四外荊棘密佈，地形極爲隱秘，躍身而下。

須臾，三老者同着十數匪徒趕至，其

中一人森厲目光四巡了一瞥，陰陰一笑，拋起一球形之物，冲霄奔空，離地廿餘丈，突爆射滿天金黃流彩，閃耀天邊，冷笑道：「老夫就不信他們能逃出手外。」手掌一揮，四散搜覓。

凌雲天低聲問海棠道：「姑娘可認出這三人來歷？」

海棠搖首笑道：「賤妾雖不知，但知他們乃著名黑道凶邪。」說着略略一頓，又道：「賤妾武林末學，見識卑陋，不能妄自議論長短，據賤妾觀察，公子武功長處僅奇詭迅快，火候似欠精純，衆寡懸殊，公子無法求其必勝，老賊多年來處心積慮，欲獨霸江南，與落魂谷分庭抗禮，網羅黑白兩道高手委實不少，無奈七大門派高手輩出，加以骷髏帮崛起江湖，是以不敢蠢動……」

凌雲天微笑道：「姑娘察人入微，在下不勝欽佩，在下武功因亟圖速成，所學博雜，囫圇吞棗，無異金玉其外，其實不堪一擊。」

海棠嫣然笑道：「凌公子生氣了，是麼？」

凌雲天聞言不由一怔，搖首道：「姑娘坦率不欺，在下欽佩猶恐不及，何能見怪？」說時，只見一條黑影疾如流星奔近，倏然而止。

昏夜之下，面目雖不能分辨得極爲清楚，但來人一對眼神烱烱如電，身法快捷，不言而知是一著名凶邪。

接着又是一條疾逾奔電身形掠來，凌雲天瞧出那人正是蛇神滕鳳，暗道：「怎麼他亦在此處？」

滕鳳陰惻惻笑道：「刁老師，你認爲趙士雄挾持少莊主何處去了？」

那人冷哼一聲道：「他們必匿藏在附近，不論他們藏身所在是如何隱秘，終必現身出來。」

滕鳳陰陰一笑道：「守株待兔何用，待滕某驅蛇逼使他們現身。」

那人忙搖手道：「且慢，滕老師驅蛇之計雖妙，但萬一誤傷少莊主性命，刁某無法自圓其說，吃罪不起。」

滕鳳喋喋怪笑道：「刁老師也太小看滕某了，如果傷了少莊主，蛇神二字從此在江湖中永遠除名。」

那人似赧然一笑道：「刁某並無輕視滕老師之意。」

滕鳳道：「既然如此，刁老師請指出可疑之處，滕某立即驅蛇。」

那人略一沉吟道：「距此不遠有片墳塲，亂塚林立，叢莽密翳，諒係他們藏身之處。」

滕鳳道：「此處哩？」

「崗巒起伏，長草及人，易於藏身，不無可疑。」

滕鳳道：「在此十里方圓，均在我等嚴密監視下，只一現踪，便無所遁形，你我先前往墓地搜索。」

兩條身影迅疾杳失夜色昏茫中。

海棠忽道：「咱們快走！」

趙士雄道：「恐我等走不出多遠，不如藏在此處不動，一俟天明，人跡漸多，或可混出嚴密監視之下。」

海棠說道：「向北不出半里之遙，有座破廟，久無香火，亦無僧侶，此刻老賊爪牙已然搜索過，决想不到我等會藏身於此。」

趙士雄道：「如此快去。」

四人直望北向奔去，鶴行鷺伏，隱蔽行跡，夜色沉沉中果然可隱隱望見前途有座屋宇。

這座破廟座落在山陽，可見殘垣斷壁，屋宇敗壞，神龕內塑像全身只剩下一堆黃土，陰森凄涼。

海棠道：「神殿之後有一閣樓，可以藏身。」領着趙士雄等躍上閣樓。

樓上陰森幽暗，塵網密結，凌雲天道：「姑娘對金陵地勢景物竟瞭若指掌，委實難得。」說着靠壁坐下，眼簾閉上。

海棠望了凌雲天一眼，欲言又止。

夜靜似水，唯聞樓外西風振葉沙沙之聲。

趙士雄道：「少俠，趙某還未與井兄引見。」

凌雲天睜開雙目，趙士雄道：「這位是武當松鶴眞人高足井光老師。」

井光道：「說來慚愧，誤中暗算，如非少俠及時趕到，井某難免被囚之辱。」

凌雲天微笑道：「患難相助，份所應爲，不足掛齒。」

驀地，隨風傳入一片衣袂帶風聲，只聞蛇神滕鳳陰冷語聲道：「滕某不信他們脅生雙翅飛上天去，除此破廟外，他們一無藏身之處。」

一個蒼老雄渾語聲的人道：「這破廟經過三次嚴密搜索，並無人跡，易身相處，老朽也不會藏身此廟，讓人無異甕中捉鼈。」

滕鳳冷笑道：「百密一疏，滕鳳似有點不死心。」

「那麼滕老師不妨一試。」

井光、趙士雄、海棠三人面色頓現緊張。

凌雲天只微微一笑，望了被點了睡穴小霸王陳錦州一眼，閉上眼簾。

海棠暗道：「他倒安詳得很。」

忽見一條兒臂粗細毒蛇，蠕蠕穿窗滑入。

海棠立即纖手欲揚。

凌雲天猛睜雙目，低喝道：「別理會牠！」

海棠聞言手腕一收，只見那毒蛇緩緩盤成一團，似有畏怯，靜止不動，久之，又緩緩滑出窗外。

趙士雄井光方始長吁了一口氣。

凌雲天倏地立起，探首窗外，只見樓下土坪中冲起兩條身影，疾如玄鶴般掠越牆外而杳，回頭笑道：「他們離去了！」

繼而目注陳錦州身上接道：「此賊却是一棘手難題，死活均將爲三位帶來一場無窮禍害，海棠姑娘如不露出形跡尚有復仇之望，這樣一來，三位恐難在金陵留下。」

趙士雄說道：「敝師弟雲文耀在金陵失踪，不如將小賊點醒問明，再殺他也不遲。」

凌雲天伸掌拍開陳錦州穴道，但見陳錦州幽幽醒轉，眸目一望，不禁目露怨毒神光，張口欲罵。

「住口。」凌雲天面寒似水，喝道：「你如想活命，當實話實說。」伸手將陳錦州肩骨錯開。

陳錦州面色慘變，痛得渾身顫抖，汗淚交流。

× × ×

金陵府署斜對面一幢甲第連雲大宅，今日清晨顯得特別刺眼，頻頻進出均是肩帶兵刄江湖人物，神色沉肅。

忽有一賣茶老翁挑着一雙籮筐步上大宅石階。

門前屹立着一身黑衣長衫漢子喝道：「你來此則甚？」

賣茶老翁神情恐懼，忙放下肩挑，抱拳施禮道：「方才老漢遇見一陌生人，命老漢帶一封書信面交陳老爺，說是有緊要大事。」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密緘書信。

黑衣漢子不禁一怔，情知有異，道：「那人是何形像？」

老翁答道：「與老漢年歲相彷，腰繫一柄金刀。」

黑衣漢子知再問也無用，忙接過書信朝裏奔去。

大廳內多臂如來陳冠球往來踱步，煩躁不安，雙眉緊皺，目中怒火欲焚，廳外天井中聚立着十數江湖能手，亦神色不安低聲聚議着。

忽瞥見黑衣漢子手持一封書信快步奔來，數十道目光均不由爲這書信吸住。

黑衣漢子邁入大廳，躬身說道：「稟老爺子，門外一賣茶老翁受一陌生人之託帶呈一封書信，請老爺子展閱。」

陳冠球神色一變，右手疾探，迅如電光火石接過書信，撕裂封口，抽出信箋一閱，不由面色鐵青，重重一頓，那青磚地面立即陷下三寸，留下顯明足印。

只見陳冠球長嘆了一聲，目蘊殺機，喝道：「諸位老師速速趕往靈谷寺胭脂井，覓地隱藏，不可露出形跡，老朽隨後就到。」

十數江湖人物聞命急急望宅外奔去。

多手如來陳冠球面上如籠着一片陰霾，在廳中來回踱步沉思。

俄傾，猛一抬面，向黑衣漢子喝道：「速請公孫老師前來，並在地穴中將雲文耀帶出。」

黑衫漢子雖不知書信的內容，却從陳冠球面色察出事態嚴重，忙應諾一聲，轉身奔去。

「篤」的一聲，一支弩箭激射入廳，釘在樑木上，箭尾繫着一封書信。

陳冠球面色大變，穿出廳外由天井拔上屋面，游目四望，那有半個人影，鼻中冷哼一聲，躍下返回大廳，摘下箭尾書信撕開。

只覺書信內藏有物件，不禁一怔，忙撕裂一望，只見兩隻血淋淋的人耳。

他看出是孽子陳錦州耳朶，不由氣極大叫出聲，面色由火紅轉爲鐵青，猙獰恐怖。

廳外旋風般掠進一高大紅面老人，目睹多臂如來陳冠球情狀，不禁一怔，道：「陳兄，是否有了令郞綫索？」

陳冠球苦笑一聲道：「公孫兄，你瞧，老朽方寸已亂，一籌莫展。」將先後兩封書信遞與紅面老人。

這老者生像威武，面如硃砂，霜眉虎目，聲若洪鐘，接過書信後詳閱，不禁霜眉濃緊。

原來賣茶翁託交前函，係以陳錦州換回雲文耀，指定由多臂如來陳冠球携帶雲文耀獨自一人前往靈谷寺胭脂井，怎奈陳冠球心機狠辣，遣手下多人在靈谷寺附近佈下伏樁，弩箭投函，其中附有陳錦州一雙人耳。

顯然凌雲天事先算準了多臂如來陳冠球不但不會依約行事，而且必更變本加厲，毒謀欲將自己等人一網成擒，是以凌雲天先發制人，使陳冠球就範。

面如硃砂老者將先後兩函看完，心中着實爲難，雲文耀不過是武林中無名小卒，得失無關閎宏，然而陳錦州係陳門獨子，方策稍一錯失，陳門香烟必將斷絕，沉吟良久，才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依小弟之見陳兄不如遵約而行，換回令郞再作計議。」說着暗向陳冠球示了一眼色。

多臂如來陳冠球自然會意，只見黑衫漢子領着一個色憔悴，目蘊怒光中年人進入大廳，立即向黑衫漢子道：「你趕速前往鷄鳴寺撤回伏樁！」

黑衫漢子領命轉身奔去。

陳冠球和顏悅色向雲文耀道：「你我一塲誤會算是揭過，令師兄趙士雄約請老朽與雲老師去郊外相晤，雲老師請！」

雲文耀已瞧出三分，冷笑一聲，轉身邁出大廳，多臂如來陳冠球如影隨行跟出去。

那面如硃砂老人突然轉入廳後奔去，陳宅後門人影紛紛，魚貫掠出，其中一人正是面如硃砂老者。

西風蕭瑟，黃葉飄飛，台城胭脂井旁，寒蛩鳴泣，不勝悽凉。

多臂如來陳冠球同着雲文耀抵達胭脂井，發現一無人踪，不禁一呆。

雲文耀冷笑道：「我那師兄何在？」

陳冠球說道：「令師兄有信給老朽，說是在此處相晤，應該令師兄不能爽約才是。」

雲文耀冷冷一笑道：「閣下若有釋放雲某之意，見與不見也是一樣，何必一定要與師兄面晤不可？」

陳冠球暗道：「此人言語犀利損刻，令人難耐，哼，如非錦兒命懸一髮，老朽豈肯放過你，」遂答道：「這本無不可，但武林人物一諾千金，令師兄趙士雄竟爽約失信，未免……」

驀地！

楓林中忽隨風送來陰惻惻冷笑道：「這不怪那趙士雄，只怨你陳當家口是心非，暗遣徒黨在此胭脂井周近，欲一網成擒。」語音寒冽澈骨，令人毛髮皆豎。

多臂如來陳冠球面色一變，厲喝道：「尊駕是誰？」

楓林中一條黑影飄飄走出，現出一個面目蒙住，身着黑色長衫，胸前織着一柄骷髏小劍。

多臂如來陳冠球面色更是一變，道：「原來趙士雄有骷髏帮主門下爲後援。」

黑衫蒙面人大喝道：「陳當家無須指鹿爲馬，倘敝帮眞如陳當家所言，恐此刻尊府血盈成渠，積屍如山。」

陳冠球冷笑道：「老朽世居金陵，從未爲非作歹，不管江湖是非已久，貴帮雖聲勢浩大，恐也師出無名。」

黑衣蒙面人淡淡一笑道：「三年前河

間府血案記憶猶新，尚未在武林中淡忘，陳當家應作何解釋？」

陳冠球聞言，不禁心神大震，額角微微見汗，道：「含沙射影，江湖中是非自有公道，閣下胡言亂語，老朽不知閣下是何所指。」

蒙面人哈哈笑道：「敝帮主對陳當家知之甚詳，歷年來所行所爲俱錄之於册，待陳當家惡貫滿盈時自有人興師問罪，不過眼前之事，咎在陳當家。」

陳冠球怒道：「老朽何罪之有？」

蒙面人冷笑道：「旣獨自赴約，爲何南天一鷹公孫炎率衆暗隨陳當家之後？」

多臂如來陳冠球見他宛如目睹，心神猛懍。

突然，十數丈開外響起一陣聲如洪鐘的大笑，正是那面如硃砂，氣宇威嚴老叟，率着數十名高手湧現。

南天一鷹公孫炎沉聲道：「朋友眼力不錯，居然認得我公孫炎，朋友你納命來吧。」

蒙面人冷森森一笑，說道：「兄弟還不把你公孫炎瞧在眼中，取我性命只怕未必。」

公孫炎道：「成不成手底下便見眞章，朋友狂言甚麼？」

蒙面人道：「那要瞧陳當家是否願意，令郞命懸在趙士雄之手。」

陳冠球神色一變，道：「趙士雄現在何處？」

話音中途，公孫炎猝然發難，身形箭射踹出，兩手十指箕張，帶起一片銳嘯勁風，攫向蒙面人。

南天一鷹公孫炎「迴元鷹爪」廿八招，威震南天，狠毒辛辣，喪生他手底的江湖高手着實不少，就看他一招出手，爪力罡風罩及三丈方圓，無論對方身法如何靈巧，均無法閃避得開去，果然名不虛傳。

但見蒙面人屹立如山，無動於衷，公孫炎心神一震，掌到途中，兩臂陡撤，彈腿升空翻回原處。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公孫老師，這却是爲何？」

說時，身形疾出，雙掌一翻，迅如電光石火攻出九招，掌法精奧詭奇，把公孫炎逼得連連閃退，手忙脚亂，無法招架。

九招攻完，蒙面人倏地身形疾退，哈哈笑道：「南方一鷹功力不過爾爾。」

公孫炎心頭怒火沸騰，鬚髮怒張。

陳冠球眉頭一皺，道：「公孫兄暫且息怒。」說着向蒙面人抱拳微笑道：「老朽現在已瞭然於胸，兩次投函都是尊駕所爲了……」

蒙面人大喝道：「陳當家的，你休把馮京當馬凉，敝帮從不插身是非漩渦，趙士雄與兄弟素昧平生，你們過節與兄弟何干。」

公孫炎目中暴射懾人怒光，厲聲道：「那麼朋友爲何現身？」

蒙面人道：「方才已與陳當家說明，兄弟奉帮主之命，查明昔年武林中八樁駭人疑案。」

「那八樁！」

「兄弟似無須向陳當家答覆之必要，不過最近鐵面崑崙范澄平滿門慘死，皇甫天彪確是主兇，兩位似亦脫不了關係。」

公孫炎陳冠球不禁互望了一眼，彼此眼神中均有除去蒙面人之意，無奈投鼠忌器，不敢出手。

陳冠球微微一笑道：「江湖傳言，風風雨雨，以訛傳訛，眞假難分，老朽與鐵面崑崙范澄平私交不惡，絕無怨隙，爲何聯手殺戮他滿門，朋友捕風捉影，愼防禍從口出。」

蒙面人冷笑道：「不是你們就好。」繼向雲文耀道：「兄弟知令師兄隱身之處，雲老師不妨隨兄弟前往。」

雲文耀大聲道：「多謝尊駕了。」大步邁出。

陳冠球神色一變，搶出兩步，意待阻止。

公孫炎忙用眼色制止，陳冠球愕然止步。

蒙面人淡淡一笑道：「還是公孫老師明智，雲文耀陳錦州二人生死孰輕孰重，倘趙士雄意要取陳錦州性命，挾脅雲文耀也無法保全陳錦州。」說着轉身與雲文耀並肩緩緩走去。

公孫炎低聲道：「陳兄，方才這骷髏匪徒謂河間府血案及陳兄歷年來所行所爲均熟知能詳，看來並非危言恫嚇，此事端的非同小可，必須小心應付才是，一步走錯，定肇殺身大禍，我等暗躡其後，救出令郞再全力出手。」

說時，只見蒙面人與雲文耀已走出十數丈外，身法變疾，公孫炎低喝道：「我們走！」手掌一揮，率衆躡隨其後而去。

追出三四里之遙，只見一片矮杉林，蒙面人偕同雲文耀身形突消失在杉林中。

陳冠球心中大急，身法加疾，迅如流星射入杉林中，突感一片破空嘯風聲中九柄柳葉刀如電漩襲向自己而來，不禁冷哼一聲，兩手疾揚。

只聽一片叮叮噹噹之聲，柳葉飛刀悉數被撞落在地，忽聞一聲嬌叱，一條急逾奔電嬌俏身影，銀虹飛捲，夾着漫空金星攻至。

陳冠球成名人物，身手委實不同凡響，潛龍升天拔起，右手撤下一蓬淡烟，似無似有，人眼實難分辨出來。

漫空金星銀虹倏然歛去，只見一蓬淡烟網罩住一個美艷少女。

陳冠球冷森森笑道：「妳就是海棠麼？」右掌一翻。

海棠一臉悲憤之色，悶聲不響。

南天一鷹公孫炎已率衆而至，說道：「此女尚有大用，不可傷她性命。」

「你不要令郞的性命了麼？」只見趙士雄手握着一柄犀利寶刄緊抵着陳錦州後胸走出。

陳錦州面色慘白，兩眼慘淡失神，一雙耳朶被割去，留下紫凝血汚。

多臂如來陳冠球目睹愛子情狀，不禁心如刀絞，目中逼出憤激的怒光，厲聲道：「趙士雄，老朽已遵約將雲文耀釋放，爲何不將小犬放回？」

趙士雄冷笑道：「虧你還說得出口，要留下陳錦州性命，速放回海棠姑娘，倘有損毫髮，莫怨趙某心辣手黑。」

陳冠球恨在心頭，强予抑制着一腔怒火道：「老朽與趙老師同時釋放如何？」

趙士雄哈哈一笑說道：「趙某人手單

薄，如果同時釋放，萬一陳當家變臉圍襲，趙某與海棠姑娘豈非慘遭屠戮，死得寃枉。」

陳冠球道：「依趙老師之見呢？」

趙士雄道：「先放海棠姑娘，並請陳當家撤出你那手下，由海棠姑娘監視周近並無陳當家手下埋伏時，便由陳當家領回令郎。」

陳冠球知今日已是灰頭土臉，栽到了家，撤去絹網，道：「姑娘，妳去吧！」

海棠冷笑一聲道：「姑娘誓必湔雪今日之辱！」

陳冠球强顏笑道：「爲仇爲怨，端憑姑娘。」

海棠姍姍向趙士雄走去。

多臂如來陳冠球右手一揮，道：「你們速回金陵。」

匪徒聞言轉身紛紛奔去，僅南天一鷹公孫炎留下道：「小弟在此陪伴陳兄！」

趙士雄微微冷笑一聲，仍以短刄緊抵住陳錦州命門穴上不放。

海棠冷笑道：「這周近如有一名手下留此，胭脂井就是令郎畢命之所。」

陳冠球道：「老朽令出如山，姑娘但請放心。」

海棠冷笑一聲，忽聞天際遙處傳來一聲清越長嘯，播迴雲空。

陳冠球公孫炎不禁心神一變！

趙士雄道：「令郎已被點了九十二處穴道，陳當家及公孫老師均是當代江湖名宿，不難在一個時辰內解開。」

南天一鷹公孫炎聽出趙士雄話中有話，不禁一呆道：「若在一個時限內不能解開穴道呢？」

趙士雄冷笑道：「趙某言盡於此，恕不贅言。」短刄一收，大喝道：「走！」

陳錦州身形搖搖晃晃向陳冠球公孫炎二人面前走來，趙士雄海棠身形倏地轉身穿空掠去。

南天一鷹公孫炎神色獰厲，兩臂一張，身如鷹隼騰空追去。

多臂如來陳冠球忙道：「公孫賢弟請轉。」

公孫炎聞聲旋身掠回，詫道：「爲何止住小弟不追？」

陳冠球苦笑一聲道：「賢弟你忘了他們有大援在後，此去無異自投羅網……」

只見其子陳錦州踉蹌走至身前，喚了一聲：「爹！」便自栽倒昏死在地，口角溢出一絲鮮血。

× × ×

海棠趙士雄疾掠如電，奔至牛首山一處峭壁之下，只見井光一人坐在崖石上，翹首雲天，若有所思。

趙士雄詫道：「雲師弟呢？」

井光霍地立起，手指着不遠處楓林道：「在內調息行功，凌少俠託小弟轉告，他因有事赴贛，不及辭別，望師兄善待海棠姑娘，他日江湖道上當再相見。」

海棠聞知凌雲天已悄然離去，不禁星眸一黯，油然泛起了無限愁悵，低嘆一聲道：「井老師，凌少俠可是怨我心急出手麼？」

井光微微一笑道：「凌少俠說老賊黨羽甚衆，其中不乏頂尖高手，勢力浩大，倘姑娘不急於復仇，有其子爲質相誘，姑娘或可償願，如今弄巧成拙，姑娘只有俟諸異日，倘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恐遭毒手。」說着語音一頓，又道：「少俠說這也難怪，仇人相見，分外眼紅，設身處地，焉有不與姑娘一般，他本可相助姑娘，無奈身有急事，情非得已，望海棠姑娘見諒。」

海棠悽然一笑，向趙士雄說道：「賤妾就知凌少俠怨我魯莽出手，壞了他的大事。」

趙士雄勸慰道：「凌少俠乃坦蕩胸襟，仁厚君子，定不致耿耿介意，我等不如結伴赴贛一遊，徐圖復仇大計，萬一能與凌少俠不期而遇，那是再好不過之事。」

海棠知趙士雄愛上了她，但她有自己的打算，暗嘆一聲，略頷螓首。

這時，雲文耀已功行周天後出林，與趙士雄三人離開牛首山，溯長江而上。

片刻時分，只見多臂如來陳冠球及南天一鷹公孫炎率衆趕來。

公孫炎目光銳利，瞧出脚跡，冷笑道：「在這裏了，他們去之不遠，我等循跡趕去，必能追上。」

驀地！

一片悽厲慘嗥由公孫炎身後騰起，陳冠球不禁大駭，回面望去，只見一個彪悍爪牙，橫屍在地，咽喉上插着一支湛藍毒箭，唇角溢出一縷紫血，目瞪口呆，死狀駭人，至爲恐怖。

只聽一聲陰惻惻冷笑傳來道：「你那孽子雖穴道解開，但尚須驅眞力使他氣血暢行無阻，不然，兩個對時後即活不了，速泯兇念，急急回頭。」

多臂如來陳冠球聽出就是方才骷髏帮主門下高手所發，語音似由崖上傳來，不禁面色一變，喝道：「閣下說話可是眞的麼？老朽與閣下無怨無仇，爲何廢去犬子一身武功，折辱之仇豈能不報。」

崖上送來長笑聲道：「陳當家太自不量力了，兄弟就是看在並無宿怨前隙份上，留下令郎性命，試問令郎罪惡如山，擢髮難數，碰上旁人，一樣也饒不了他，陳當家，你不是兄弟敵手，及早歛去復仇之念，免遭不測。」

南天一鷹公孫炎却趁着他們對話時，疾閃在崖壁之下，施展燕子飛雲縱身法，攀着山籐，悄無聲息，直翻向崖上，眞個捷逾飛鳥，一連九個觔斗，手足並用，轉瞬已攀上二十餘丈。

突聞一聲大喝道：「下去！」

公孫炎陡感手腕一沉，山籐已斷，一股强風壓下，身如斷綫之鳶般墜下崖下。

陡聞哈哈一聲長笑，曳風飄送，笑聲漸遠，顯見崖上那人已遠去。

公孫炎沉身落地，雖未受傷，却已面色鐵青。

只見一個黑衣帶刀大漢形色匆慌，疾奔而至，禀道：「接獲急訊，宅中發生大火，少當家嘔血斗餘，昏死過去，現已送往神醫湯維和家中，宅中人丁奮力救火，現火勢已減弱。」

多臂如來陳冠球聞言大驚，道：「公孫賢弟，你我只有趕返再說了。」

公孫炎嘆息一聲道：「小弟實無顏返回，意欲躡踪其後，徐圖殲滅之計，免成心腹禍患。」說着抱拳一拱，獨鶴冲天拔起，去勢如電，眨眼已遠在數十丈外。

瀕臨長江一小村莊，僅二三十戶人烟，因地當水陸過往之處，也有七八家商肆酒店及一家簡陋客棧。

垂楊影裏高挑着酒帘，隨風招展，遠遠可見，吸引着過往行旅。

這日傍晚，南天一鷹公孫炎疾奔掠至，一縷酒香隨風送入鼻內，不禁勾起轆轆飢腸，抬目看去，只見一家矮簷酒店孤零零地座落在數十株垂楊叢中，生意倒也不惡，十數張木桌已上了六成座，酒店雖然簡陋，却三面木板俱已卸除，眼界大寬，萬里長江，殘照行棹，一覽無遺，暗道：「想不到此處有這好地方。」

忖念之間，人已踏進酒店，擇一瀕江座頭坐下，酒保疾奔而來，哈腰笑道：「客官用些什麼？」

公孫炎道：「你與我送上三斤好酒，上好魚鮮隨便送上幾味。」

酒保領命離去。

這時，又是一個俊美如玉，倜儻瀟洒的少年書生，望公孫炎對首座頭坐下，招來酒保吩咐已畢，便注視着朦朧如烟江水帆影。

他，其實在暗中注意着公孫炎，只覺公孫炎眉梢隱泛憂鬱，似有難言之衷。

俊美少年正是凌雲天，他雖初涉江湖，却憑着他那有生與來的過人智慧，靈巧運用，不亞於江湖老手，料事如神，見微知著。

他暗道：「多臂如來陳冠球，橫遭挫折，愛子被創，憂鬱氣憤的該是陳冠球，而非公孫炎，爲何公孫炎神色慘淡，莫非他眞是殺害鐵面崑崙范澄平的帮兇麼？」

凌雲天在淳于亮堡中曾無意發現一冊當代武林人物生平事跡抄錄，南天一鷹公孫炎亦赫然在內，評語毀譽參半，行事介乎正邪之間，但由范澄平之死，聯想到自己如謎的身世，不禁對公孫炎深深厭惡。

夜幕四垂，酒店中懸起四盞氣死風燈，散發着昏黃光芒，公孫炎正默默進食之際，忽聽一陣響亮的笑聲傳來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公孫老師依然壯健如昔，余某不勝欣羡。」

凌雲天抬目望去，只見瀾滄無量山千手鬼王門下攝魂手余獨非，不禁眉頭一皺，暗道：「他怎麼也來此處？」

但見南天一鷹欠身立起，滿面堆着笑容道：「幸會，幸會，難得你我在此江濱酒店相聚，痛飲幾杯如何？」

余獨非冷電眼神四巡了一瞥，含笑道：「漢皐一別，已是十八更易寒暑，只道公孫老師在家納福，在下又風聞公孫兄作客金陵……」

公孫炎見他越說越露骨，忙哈哈大笑道：「你我再出江湖，到頭來還不是爲人作嫁，鏡花水月，爲誰辛苦爲誰忙。」

余獨非坐下拈杯長嘆了一聲道：「邇來江湖是非叢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錯綜複錯，撲朔迷離，其實是淆惑視聽，引人走向歧途，諒公孫兄知之甚詳。」

南天一鷹公孫炎頷首道：「這個兄弟已有耳聞，無非是因骷髏帮主而起，余老師，你可知骷髏帮主的來歷麼？」

余獨非搖首道：「此人來歷似謎，行事神鬼難測，如在下推測不差，日後掀起武林間一場瀰天浩刼必是骷髏帮主。」

公孫炎心中煩亂，不願提起骷髏帮主，轉過話鋒道：「余老師意欲何往？」

余獨非答道：「前往關中嵩洛……」

說時，忽瞥見店外三條黑影一閃而逝，目光一怔，急拱手道：「兄弟去去就來。」說着身形電射而去。

公孫炎老奸巨滑，察覺余獨非神色有異，忙取出一錠白銀放在桌上，接踉踪而出。

兩條人影一前一後，相距十數丈遠近，疾如流星奔矢，片刻工夫，已奔出十餘里外，燦爛星光下，林木葱蘢中隱隱藏着一幢大宅，前行三條黑影已隱入林木中。

攝魂手余獨非身法迅快，獨鶴冲天拔起，穿空落向一株參天大樹枝椏中，凝望大宅情景，只見宅中燈火明亮如晝。

忽聞一聲冷笑道：「朋友，枯立樹梢則甚，何不下來一敍。」一道强烈燈光射在他存身之處，使他無所遁形。

余獨非藝高人胆大，昂然跳下樹來，見那發話之人是一四旬開外，三綹長鬚，目如朗星的中年儒生，忙抱拳笑道：「在下因趕路程，致錯過了宿處，爲尋宅燈火所引，還望休生誤會。」

那人道：「好說，令友與尊駕同來，何客於一見。」

余獨非呆得一呆，詫道：「在下孤身一人……」

話聲未了，突聞公孫炎哈哈大笑道：「朋友好俊的眼力。」身形疾如鷹隼電瀉而下。

余獨非目中泛出了怒光，暗中哼了一聲。

那人微微一笑，道：「倘我眼力判斷不差，兩位當是江湖名宿余獨非、公孫炎老師。」

余獨非說道：「不錯，在下正是余獨非，閣下諒大有來歷，尊姓大名，可否賜告？」

中年儒生搖首笑道：「江湖末學，無名之輩，說出二位也是不知，請二位去見敝上就知端的，敝上愛才若渴，定將二位敬如上賓。」

余獨非說道：「在下身有急事，不克拜望，下次若路經江南，定專誠趨府拜謁貴上。」

中年儒生聞言，面色一沉，森寒如冰，道：「余老師由金陵督署追踪兄弟至此，豈能作此違心之論，要知來時容易去時難，余老師還是貼耳順從的好。」

余獨非狂笑道：「憑尊駕還難將余某留下。」

中年儒生忽笑道：「是眞的麼？」說着雙掌一擊，林木中忽掠出九個黑衣人，各持一柄鋒芒犀利的長劍，當胸平指，緩步逼向余獨非、公孫炎而至。

九劍顫出一片寒星，耀眼欲眩，寒星飛出，遙指余獨非公孫炎兩人要害重穴，帶出輕微的嘯音。

公孫炎余獨非見多識廣，一見就知九人均是內家用劍高手，劍式雖未出，但含蘊甚多神奇變化，心中震駭莫名。

余獨非輕笑一聲，道：「公孫老師，看來你我又要大費周章了。」

（未完．四）

十君子傳奇故事

寶刀作定情　煩透少年心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仇如海在「天下武林店」大廳中，對鳳陽「四醜」出言相逼，要他們和雲從龍再次試技論級，四醜無奈，遂由醜飛虎出場較技，在較技中，醜飛虎顯出了禮讓於人，名家風範，仇如海斷定四醜來金陵，必是另有隱情，所以決定和四醜坦誠相談，果然，四醜說出此行來金陵，是爲了「過」家的「白玉佛」。接着更道出了「十君子」中的强叔的悲慘遭遇……仇如海請四醜先到蘇州小遊，並答應十日後趕回蘇州與他們相會……經過仇如海一連串的分析，「十君子」生死之謎即將分曉，因那兇手殺了十君子中的八位，僅存兩位，一是「癲神僧」，一是「駝鈴」的主人，那麼兇手到底是那一位，就不難找了……

古存文說道：「小弟有幾個問題，想坦誠的問問仇兄，也希望仇兄能坦誠的相答，其間也許有些聽來爲難的話，要仇兄原宥。」

仇如海道：「小弟敢說，此心可對天日，古兄問吧。」

古存文道：「仇兄是『癲神僧』的門下?」

仇如海道：「藝出神僧所授，但神僧堅不收徒。」

古存文又問道：「功力也是神僧所傳了?」

仇如海道：「不錯。」

古存文道：「神僧傳藝幾年?」

仇如海道：「十年之久。」

仇如海身受十數年教養之恩，絲毫不假，但非得自神僧，因恩師遺書中再三告誡，不得洩露，祇好算在神僧身上。

古存文頷首又問道：「仇兄何時方與神僧分別?」

仇如海道：「在四年半前。」

古存文如釋重負的長呼一聲，道：「這就對了。」

仇如海皺眉道：「古兄所問的這些話，究竟是爲了什麼?」

古存文回答道：「小弟幾乎不信任仇兄!」

仇如海一笑道：「是爲何事而生疑的呢?」

古存文道：「神僧。」

仇如海道：「神僧如何?」

古存文道：「仇兄一再說是藝出神僧所傳，雷兄也這樣說，但小弟却另有所疑，方始相詢，現在是再無他疑了。」

仇如海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古存文又一聲歎息，道：「有個消息告訴仇兄，『十君子』中，祇有那個惡毒狠辣的兇徒，還活在世上，神僧……」

雖說神僧並非仇如海之師，但因日夜稱之道之，竟不覺情感而由衷而生，聞言大驚，道：「古兄，神僧如何?」

古存文道：「距今兩年多前，神僧業已西返!」

仇如海含淚道：「在何處?」

古存文道：「峨嵋金頂!」

仇如海道：「不會有錯?」

古存文道：「絕對沒錯，少林十大禪師，親迎神僧法身，在成都歇足一夜，就在小弟寒舍之內，是故小弟詳知此事。」

仇如海垂首不語，良久，雷嘯天欣慰道：「二弟，神僧年事已高，佛駕西航正是來路，祇要二弟心中永存神僧訓勉，已足可告慰。」

仇如海長呼一聲，說道：「恩師……他……」

仇如海眞的悲泣起來，其實他在想着那伍叔父，但看在雷嘯天、古存文和展翼雲眼中，却再無疑念可生！諸事業已澄清，遂整裝洗面，拜訪「過」府!

× × ×

是初更，「過」府的客堂中，擺下了豐盛的酒筵，由過大俠長公子，現在的小俠客「過萬乘」相陪貴賓。

所謂貴賓，正是雷、仇、展、古四位，古夫人林文卿早已到了，過家姑娘「過清照」，也相陪於座。

他們年紀相仿，又都和「十君子」有着密切的關係，在同仇敵愾下，很容易的結成了莫逆之友。

過萬乘在古存文詳述一切後，也認定仇如海種種推斷，無不眞實，進而對仇如海十分敬重。

席間，不知是誰突興結盟之念，衆人自是無有異論，祇有仇如海，却神色肅穆的說道：「結盟金蘭，小弟由衷贊成，不過此非其時。」

過萬乘道：「如海兄有何所見?」

仇如海道：「有三件大事未了。」

衆人異口同聲道：「那三件?」

仇如海道：「一、有仇未報！二、還有幾位十君子的後人沒在。三、小弟相信，各位叔父必有遺訓，諸兄不應忘記!」

過萬乘的年齡，僅小於雷嘯天六個月，聽仇如海把話說完，雷嘯天並沒有接話，於是開口道：「如海兄說的不錯，先父曾有遺訓，令小弟必須以有生之年，找到蕭伯父的公子，尋獲那艘『黑石船』!」

古存文道：「先父在身遭不幸前，曾有家書，云曾眞重誓，奉蕭公子夢梅爲武林盟主，囑小弟等守而不逾!」

展翼雲道：「先父家居後，曾再三密諭小弟，亦云昔日因某一事故，十君子曾共立誓言，尊蕭大先生公子爲武林盟主。不過小弟却另有所疑，按先父所諭時日，而斷定立誓之日，蕭公子夢梅年僅兩歲，以兩歲幼童，即尊之爲武林盟主，實令人深疑而百思難解，小弟以此叩請先父諭示原由，先父却厲色叱斥，祇說終身須守父誓，不得相違，更不准再問內情，是故今朝說起，小弟仍是奇怪萬分。」

過萬乘適時却問雷嘯天道：「雷兄，令尊……」

雷嘯天因自始至終，未曾與仇如海談及出身，過萬乘突然發問，甚難答對，迫得故作未聞，反而開口問仇如海道：「二弟怎知過、展、古諸賢弟，必有尊人之遺訓?」

仇如海道：「哦！這却是『想當然』了。」

話鋒一停，却含笑對過、古、展等又道：「假如各叔父僅僅以此相囑諸兄，事就簡單多了，此一時彼一時，小弟也覺得尊蕭夢梅爲盟主之事，是個笑話。」

過萬乘道：「仇兄之意是……」

仇如海道：「蕭大先生所同爲武林尊仰者，乃其武學與德格高於他人之故，蕭夢梅雖係蕭大先生之子，但其人品、心術及武技，功力如何，尚在不知之數，小弟認爲，此事大可不必一定遵守遺訓……」

話未說完，過、古、展甚至雷嘯天却皆搖頭道：「必須遵從。」

仇如海道：「這爲什麼?」

過萬乘首先說道：「違先人遺訓，是爲不孝，棄先人誓言不顧，豈非置先人於不忠之地，仇兄語皆令人心服，只是這一點……」

雷嘯天突有所悟，插口道：「過世弟且慢，愚兄深知仇二弟的爲人，向以仁信誠愛處世，今突作此語，怕不是有心相試我等?」

仇如海誠恐再這樣談論下去，會使自己無言可答，立即借雷嘯天的話鋒，順之而下，道：「交友應誠信，待人當忠厚，小弟有心相試，諸兄原宥。」

衆人哈哈一笑，竟未多想，但那「過清照」和「林文卿」兩位女英雄，却別有慧心，互相一笑，看看仇如海。

仇如海故作未見，席間，大家決定在過老夫人壽誕之後，全力相助展翼雲，偵得那索要「駝鈴」的人物，進而或能探聽出姓「卜」的下落，如今，他們業已深信，兇手必然是個「十君子」中，唯一活在世上的人!

仇如海提議，首先要將「十君子」後代除兇手及神僧外，全皆聯絡妥當，找個相見的地方，同聚一堂而結金蘭之盟。

衆人無不認爲這是應該，然後談到，當七兄弟結盟後，再同出江湖，找尋那蕭夢梅和「黑石船」!

曾提到「黑石船」，展翼雲突然拍掌道：「諸兄請肅靜，小弟想起了個緊要的問題。」

衆人俱皆靜了下來，展翼雲接着說道：「誰知道『黑石船』是什麼樣子?」

衆人互望着，然後搖頭，過清照却突然嬌聲道：「女孩子能說話嗎?」

古存文對過府最熟，他的嬌妻，更是過清照姑娘的閨友，深知這位姑娘難惹，立刻開口道：「這裏沒有男孩子女孩子之分。」

過清照嬌笑一聲，道：「你是在討我文卿姊姊的好，對不?」

古存文道：「好心沒有好報，咱們別講話最好!」

過清照道：「這可是你說的，今後再得罪了文卿姊姊，別來求我!」

說的古存文臉全紅了，惹得展、雷和仇如海，個個含笑，過萬乘眉頭一皺，對乃妹道：「妳有話就說吧，誰也沒有攔着妳。」

過清照道：「誰攔?我祇要想開口，請誰能攔得住我!」

古存文一笑道：「大家聽，這是多厲害的話!」

過清照道：「說我厲害，好，我就老實點閉上嘴，反正那『黑石船』又不關我的事，我才懶得多煩心呢。」

這句話的意思，傻子也聽得出來，古存文首先忍不住問道：「妳知道『黑石船』麼?」

展翼雲也立即追問一句，道：「見過它?」

祇有雷嘯天和仇如海沒有開口，可是過清照姑娘也怪，呶着小嘴，還是不說，越問越不開口，可急壞了大家夥!

過萬乘看不過去了，說道：「妹妹，妳要知道，就說出來，別逗人急。」

過清照哼了一聲，道：「你的面子大，別拿着個『哥哥面孔』對我，我才不怕呢!」

過萬乘碰了一鼻子灰，搖搖頭，林文卿笑道：「妹妹，說了吧，姊姊也好想聽呢。」

過清照食指在臉上一劃，道：「沒羞，姊姊原來是見不得存文着急!」

林文卿深知這過家妹妹，因之淡然而大方的一笑，道：「就算是吧，那妳該說嘍?」

過清照道：「姊姊也眞相信，我怎會知道這件事呢?」

文卿道：「妹妹好意思這樣對我?」

「我是眞不知道，姊姊非問不可的話，可以問他們兩位，這位要不知道的話，那一位也一定知道!」

這幾個「知道」，可把在座的人都給攪糊塗了，雷嘯天看看仇如海，微微的一笑，問清照姑娘道：「姑娘是由於那一點，斷定我和仇二弟會知道呢?」

清照道：「剛剛展家哥哥問大家，誰知道『黑石船』是什麼樣子，別人全搖頭

，祇有雷家哥哥你和仇家哥哥，却低着頭，這自然是表示知道的意思，不過好像你們兩位又都不願意說出來，我不知道爲什麼？」

雷嘯天一笑道：「低低頭，就是代表知道而不願意說？」

清照道：「難道還有別的意思？」

雷嘯天又是一笑，道：「低頭難道不能代表沉思？」

清照道：「當然能了，不過沉思些什麼呢？自然是有關『黑石船』的事情，因爲那時候正在談論着這個問題！」

雷嘯天道：「過世妹我說不過妳！」

清照却一笑道：「誰也說不過我。」

仇如海瞟了清照姑娘一眼，道：「有一位當眞知道這個問題，可惜姑娘沒有問他！」

清照道：「仇家哥哥是說自己？」

仇如海似有所指的道：「今日以前，我沒有見過眞的『黑石船』，今日之後，找尋『黑石船』和那萬惡兇手，是小兄的責任！」

雷嘯天道：「二弟，誰知道『黑石船』的問題？」

仇如海笑對展翼雲道：「雷大哥問了，展兄，解鈴還是繫鈴人……」

話未說完，展翼雲已接口道：「老弟你可眞夠厲害，竟沒逃過你的眼去！」

仇如海道：「這個問題，自渡江到現在，展兄已經悶了很久，如今時間到了，展兄就說出心中所疑吧。」

古存文和過萬乘，奇怪的看看展翼雲，展翼雲尷尬的一笑，首先說出與雷、仇結識經過，然後道：「艾家那艘巨舟，通體漆黑，小弟曾動疑念，隱忍至今未向人言，不料却依然被仇老弟看出。」

古、過兩位沒見過那艘巨船，不由看着雷嘯天和仇如海，雷嘯天微微一笑，對展翼雲道：「展世弟錯了，愚兄是首先登上那艘船的，那船雖也是通體漆黑，但却絕不是『黑石船』！」

清照道：「雷家哥哥如此肯定？」

雷嘯天道：「蕭大先生昔日乘坐的那艘船，是艘海舟，非但通體漆黑，船底更是尖的，並且是石、木、鐵三物造成……」

清照含笑接口道：「大家請聽，低頭的人，終於說出實話來了！」

雷嘯天臉一紅道：「實因未曾目睹那船，故而沉思是否應該說出，並無隱瞞或其他的用意，過世妹不要誤會。」

清照又是一笑，道：「雷家哥哥太多心了，請您接着講那『黑石船』吧。」

雷嘯天道：「據說蕭大先生這艘船，昔曾縱橫四海，船身堅逾精鋼，爲什麼漆成黑色，爲什麼叫『黑石船』，就不知道了。」

清照接口問道：「此船幾帆？」

雷嘯天搖頭道：「也不知道。」

仇如海適時道：「諸兄尊人，既與蕭大先生結盟兄弟，必有登臨此船者，諸兄請仔細想一想，前輩們有否談及此船的事情？」

衆人個個搖頭，仇如海突然笑問清照姑娘道：「人人搖頭，姑娘獨默然而笑，想必知道此事？」

清照哦了一聲，道：「仇家哥哥是想象之言？」

仇如海搖頭道：「有證據！」

清照道：「取出這證據來看看！」

仇如海道：「姑娘適才以低頭而料斷雷兄及小兄，就是證據！」

清照姑娘語爲之塞，過萬乘看到妹妹窘態，笑道：「哈哈，從今之後妳有了對手啦！」

清照姑娘粉臉一紅，道：「其實我眞的知道，就是不願意說！」

仇如海道：「不說無關，祇要妳眞的知道就好！」

清照揚聲道：「莫非你不信？」

仇如海依然慢言慢語的，重覆着說道：「小兄信否無關，只要妳眞的知道就好了！」

清照這回可急了，說道：「我是眞知道！」

仇如海越法不慌不忙的說道：「小兄沒說妳不知道，並且一再聲明，妳眞的知道就好！」

清照道：「可是你話中之意，却含着不信！」

仇如海道：「小兄一再聲明過了，妳若一定說小兄語含不信之意，那小兄也無可奈何，祇好聽其自然了。」

清照道：「聽其自然，那豈非仍是不信？」

仇如海道：「聽其自然者，是妳怎樣想，就怎樣的聽其自然！」

清照惱火了，揚聲說道：「那船是八帆！」

仇如海道：「很可能！」

清照越法生氣了，急急地道：「本來就是，先父曾有一天，繪就一艘巨舟，在碧波中衝風破浪前進，揚帆八片，威風蓋世……」

說着，故意把話鋒停住，妙目瞟着仇如海，好像是說：怎麼樣？我說我知道，就眞的知道吧！

仇如海却是視若無睹，說道：「姑娘由何得知，令尊所繪之船就是『黑石船』呢？」

清照道：「那船通體烏黑，我看到的時候，先父正在用濃墨染色於船身之上，自然畫的是『黑石船』了！」

仇如海道：「姑娘好像還有保留。」

清照道：「保留？我保留什麼？」

仇如海道：「以姑娘個性來說，見到令尊描繪的那艘船，斷無不問的道理，姑娘沒有說出來，豈非保留？」

清照輕哼了一聲，說道：「我偏就沒問！」

仇如海道：「那就可惜了！」

清照道：「可惜什麼？」

仇如海道：「不論令尊畫的是否那船，但因姑娘當時『偏就沒問』，如今就不能證明是與否，豈不可惜！」

清照道：「那是『黑石船』，決沒有錯！」

仇如海道：「小兄也願它沒有錯，只是姑娘無法證明呀。」

清照道：「我當然能夠證明！」

仇如海道：「憑着那八片帆？」

清照回答道：「不……是憑着那主桅上……」

她剛說到這裏，突然停了下來，傲然一笑道：「不能證明就不能證明，關我什麼事！」

過萬乘却聽到好處，不由焦急地問道：「清照，說嘛，那主桅上有什麼可作證明？」

清照道：「偏不說！」

古存文道：「要怎樣妳才肯說？」

清照道：「怎樣也不說！」

雷嘯天故意刁難仇如海道：「二弟，這都怪你，是你得罪了過世妹。」

仇如海道：「沒有關係，姑娘不說小弟來說！」

清照冷哼一聲道：「你來說，你知道？哼！」

仇如海道：「這像推斷案情一樣，由於姑娘已經說出了十之八九的事實，剩下的一丁點兒，小兄自信能夠推斷出來！」

清照道：「見鬼！你去騙小孩子差不多！」

仇如海一笑道：「這要當場說明的，騙人有什麼用！」

清照道：「那你就推斷一次吧！」

仇如海道：「姑娘，能證明令尊所繪，是否是『黑石船』的只有那主桅的三角令旗，因此姑娘說出來，比小兄說出來要好。」

清照楞了，半晌才道：「那令旗是什麼顏色的？」

衆人也都聽傻了，不由個個注視着仇如海。

仇如海却搖搖頭道：「三角令旗的顏色，小兄沒有注意！」

清照冷哼一聲道：「你很聰明，當然了，那艘船的主桅頂端，不是掛着個三角令旗呢，這也算是推斷？」

仇如海道：「這總不能說是平空虛構吧？」

清照說道：「除非你能說出令旗的顏色！」

仇如海道：「挾泰山而超北海，小兄不能也！」

清照道：「諒你也辦不到。」

仇如海一笑道：「不抬槓，的是辦不到。」

古存文適時道：「你們兩位別爭了好不，到底是什麼顏色的嘛？」

清照道：「仇家哥哥人最聰明，問他吧。」

過萬乘道：「清照，仇老弟聲明過，說他不知道了！」

清照道：「誰問我也不說，除非仇家哥哥拜問！」

仇如海說道：「這是要小兄道歉的意思？」

清照道：「這怎敢當。」

仇如海道：「姑娘可願和小兄打個東道賭？」

清照道：「打什麼東道賭？」

仇如海道：「小兄雖不知令旗的顏色，却能推斷出那令旗上，都有些什麼東西，姑娘信是不信呢？」

清照道：「不信，我和你賭了，不論賭什麼都行！」

清照姑娘上了當，仇如海說出了令旗上的東西，因之舉座皆驚，雷嘯天疑念加深，終於……

清照姑娘說出願意和仇如海打賭，並願賭任何東道。

仇如海道：「姑娘，這却不容反悔的呀？」

清照道：「當然！」

仇如海道：「不論賭什麼？」

清照正色道：「不論賭什麼！」

文卿看出不對，道：「妹妹，還是有個限制好！」

清照道：「姊姊，我不信他是神仙，非要他難個看不可！」

仇如海道：「姑娘，作賭前，小兄要鄭重聲明一事。」

清照道：「說嘛。」

仇如海道：「首先小兄要鄭重聲明，我從來沒見過那船！」

清照道：「我絕對相信！」

仇如海道：「推斷一件事情，自然要有個依據爲根本，這也是整個關鍵所在，小兄推斷此事的所據，有不向任何人說明的權利。」

清照道：「我保證不問！」

仇如海道：「小兄也深信，姑娘也沒見過那艘『黑石船』！」

清照道：「多此一問！」

仇如海道：「不多，就因爲如此，小兄猜測的不對，姑娘可以說對了，反之，小兄推斷的不錯却也難找證明……」

清照道：「你放心，我以人格保担，對就對，錯就錯！」

仇如海道：「好，小兄深信不疑，祇有兩個問題拜煩了！」

清照道：「你的問題眞多！」

仇如海一笑道：「姑娘，令尊那幅畫，完全畫好了沒有？」

清照道：「全已畫好了。」

仇如海道：「那畫可在？」

清照道：「在，是先父交我妥爲保管的，都有顏色，譬如水色碧綠，船身漆黑，你放心了吧？」

仇如海道：「此間並無外人，爲今後找尋此船方便起見，稍待小兄推測令旗完畢後，尙祈姑娘將畫取出一閱。」

清照道：「好，還有問題嗎？」

仇如海道：「小兄沒有了。」

清照道：「我却想起了個問題。」

仇如海道：「願聞其詳。」

清照道：「此賭你要輸了的話，輸什麼？」

仇如海道：「與姑娘同。」

清照道：「很好，你開始推測吧。」

仇如海道：「那三角令旗上，應有十二樣東西，有刀、有劍、有金錢等，皆是武林中人所用的兵刃和暗器！」

過清照神色大變，全身竟然有些抖動，衆人俱皆看出，仇如海推斷的竟是絲毫不錯，否則姑娘不會如此激動！

仇如海却接着又道：「這不爲奇，奇在那三角令旗本身的『杆頂』上，還有一粒奇特的寶珠，非但光芒萬丈，並有奇異功能！」

清照姑娘雙目竟然闔了起來，身軀搖擺不已，似欲昏倒，在一旁的文卿，立即一把扶住了她！

仇如海道：「小兄推斷的可對？」

清照霍地站起，身軀依然搖幌着，手指仇如海道：「仇……仇家哥哥，你……你……你是個鬼人！」

話說完了，驀地轉身奔跑出廳，文卿恐有意外，跟着趕了出去，仇如海帶有歉意的對過萬乘道：「小弟疏忽，沒想到竟使世妹如此激動！」

過萬乘却是哈哈一笑，說道：「老兄弟，佩服佩服，能使清丫頭如此狼狽的人，自我懂事到今天，也還是第一次看見！哈……」

雷嘯天却皺眉道：「過世弟，請轉去探視令妹一次，愚兄不甚放心。」

過萬乘又揚聲大笑，說道：「雷世兄萬安，清丫頭深受震驚自是不假，但還不至於如何，但不出此，她怎能夠逃席遮醜呢？」

這句話，說得古存文和展翼雲全笑了，可　仇如海却沒有笑意，雷嘯天更是一臉的肅穆。

仇如海在其餘人嘻笑聲中，悄聲對雷嘯天道：「大哥爲什麼不高興了？」

雷嘯天眉頭微微一皺，道：「二弟，對過姑娘的事，你作的過份了些！」

仇如海道：「小弟不得不耳！」

雷嘯天說道：「此事我們回去再談好了。」

仇如海點點頭，沒再開口，適時，文卿自外面進了客廳，身後還跟着一個五旬多的老婦。過萬乘見了這個老婦，竟然起座道：「鐵嬤有什麼事？」

鐵嬤嬤冷冷地盯了過萬乘一眼，道：「那一位是仇公子？」

過萬乘不知何故，竟焦急的說道：「鐵嬤，這不怪人家仇兄弟，是清丫頭她自己……」

鐵嬤理也不理過萬乘，又道：「那一位是雷公子？」

雷嘯天和仇如海一道站起，尙未開口，鐵嬤又說道：「兩位公子一道站起，可是要我猜？」

仇如海道：「小可仇如海。」

雷嘯天道：「我是雷嘯天！」

鐵嬤一笑道：「我老婆子奉老夫人之命，前來請貴客內宅相談，老夫人說一位一位的請，現在敢請『雷公子』隨老婆子走，『仇哥兒』暫留片刻！」

這話十分幽默，奇怪的是，滿座竟然無人有半絲笑容，雷嘯天離位而出，拱手一禮，道：「老人家請。」

鐵嬤又是一笑，臨行之時，突然轉對過萬乘道：「公子當面看着清兒受窘，很好！」

過萬乘才待解釋，鐵嬤却身形一轉出廳而去！

鐵嬤走後，古存文一吐舌頭道：「此婆火性不減當年！」

文卿白了乃夫一眼，道：「叫她聽到，有你的好看！」

古存文道：「我又沒說什麼壞話！」

話鋒乍落，廳內突然傳來鐵嬤話聲道：「就因你沒說我老婆什麼壞話，再看在文卿丫頭的份上，這一次饒過你，你下次當心！」

古存文臉色一變，展翼雲道：「這位老人家還沒走呀？」

仇如海却搖頭道：「老婆婆已在十丈之外了！」

展翼雲道：「那怎會聽存文的話？」

仇如海道：「她料到有人會說她什麼，施展出『天聽』神功！」

過萬乘心中一動，道：「仇老弟的功力令我佩服。」

仇如海道：「過兄誇獎。」

話鋒一頓，仇如海正欲向文卿詢問什麼，過萬乘却突然神色一變，向廳外看了一眼，壓低聲音對文卿道：「弟妹，老太太請雷世兄前去，可知何事？」

文卿瞥了仇如海一眼，道：「老太太不信有人會問倒了清妹，經我說明經過之後，老太太要親自見見雷兄和仇兄。」

過萬乘又問道：「老太太沒說要怎樣作？」

文卿道：「誰敢問。」

仇如海却淡淡一笑，道：「過兄不必爲此事掛心，小弟想，伯母不至見罰。」

過萬乘却搖頭道：「老弟不知道內情，家慈自然是不會爲此相責雷兄和老弟，但有鐵嬤在，却十分惹厭！」

仇如海道：「好在稍待即知內情，到時候小弟見機而行就是，關於適才那位鐵嬤嬤，小弟很想多知道她些事情。」

過萬乘道：「此老十分難惹，生性之强，爲愚兄所僅見，她本是家祖母貼身丫頭，比家父年長五歲，清妹幼小即歸此老看顧，愛如己出，此老現在寒舍，身份特殊，誰也無法命她什麼。」

仇如海道：「伯母想不致僅聽鐵嬤一面之辭吧？」

過萬乘道：「難說，鐵嬤若一心從中爲難，老弟還妥……」

話未說完，古存文已接口對仇如海道：「過兄有些話很難出口，仇兄，以小弟所知，鐵嬤非但是過兄祖母的侍婢，並且也是過伯父的師姊！」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難怪竟敢對過兄責罰！」

過萬乘道：「先父身遭不幸之日，適逢鐵嬤他往，否則事情必不致那樣，鐵嬤爲此心中至今不安，曾言……」

話沒說完，廳門開啓，鐵嬤身於門外，道：「仇公子，老夫人相請。」

仇如海緩緩站起，恭敬的點點頭，起身隨鐵嬤而去。

×　×　×

古雅潔淨的內花廳中，過府老夫人居中而坐，鐵嬤左首坐着，客位上，坐的是雷嘯天和仇如海。

除了侍立於老夫人身後的兩名婢女外，再無他人，仇如海因當着老夫人面，始終沒能和雷嘯天交談。

老夫人久久沒有開口，祇是上下打量着仇如海，仇如海狀至安閑，沒有一絲拘謹不安的樣子。

老夫人始於臉上現出了笑容，道：「仇公子是蘇州人氏？」

仇如海道：「不，晚輩在蘇州長大，祖籍却是山東！」

老夫人看了雷嘯天一眼，雷嘯天道：「晚輩適才曾經聲明，祇知二弟在蘇州生長。」

鐵嬤冷哼一聲，道：「老身沒有見過

盟兄弟不知身世的……」

仇如海接口道：「老人家有所不知，晚輩兄弟結盟之初，即有聲明，互不過問其身世等事，難怪老人家疑心。」

鐵嬤道：「磊落光明的人，無不可告人者！」

仇如海却正色抗言道：「身奉親長遺訓者，自當例外！」

鐵嬤一聲冷哼，說道：「你師父是誰人？」

仇如海有心要殺殺這老婆子的威風，故作根本沒有聽到鐵嬤的問話，却恭敬的對老夫人道：「不知老夫人呼喚，有何吩咐？」

老夫人微微一笑，道：「鐵嬤剛才問你師承，怎不作答？」

仇如海道：「晚輩怎敢不答，祇因尙未拜聆老夫人玉示，不敢越禮，若老夫人不以晚輩爲不敬，晚輩極願……」

鐵嬤接口道：「好利口，你明明看不起我老婆子！」

仇如海道：「老人家這是故入人罪了，晚輩決無此心！」

鐵嬤道：「那就答我所問。」

仇如海道：「先師『癲神僧』。」

鐵嬤道：「難怪你如此狂傲！」

仇如海道：「敢請老人家明指晚輩狂傲的事實！」

鐵嬤道：「祇說你這種答對的態度，不是狂傲又是什麼？」

仇如海道：「老人家心存成見，自如海進門，即呼之喝之，反說如海態度狂傲，實令如海無法心服！」

鐵嬤嘿嘿兩聲，道：「你不心服又待如何？」

仇如海也冷冷一笑，緩緩起座，對老夫人一揖道：「老夫人若無其他訓示，恕晚輩要告辭了。」

鐵嬤怒道：「好呀！我老婆子倒看看你走得了不！」

仇如海正色對老夫人道：「晚輩身奉老夫人寵召至此，自不是任由老婆婆喝三呼四而來，請老夫人明示所以！」

老夫人不能不阻攔鐵嬤了，開口道：「仇公子來此是客，鐵嬤不可如此！」

鐵嬤不得不聽，氣哼哼的坐在一旁，老夫人接着又道：「公子父母在堂？」

仇如海又看了雷嘯天一眼，知道雷嘯天沒有說出自己的事情，略以轉念，決定把一切說個清楚，遂答道：「晚輩父母早亡，身懷大仇，至今不知仇人名姓，年已落冠，實感羞愧，蒙雷大哥……」

老夫人接口道：「聽說剛剛在前客廳，公子曾智服小女，使小女含愧而退，並且聽說小女輸了東道，不會錯吧？」

仇如海道：「有這件事，不過……」

話還沒有說完，鐵嬤已接口道：「不必多說廢話，淸兒既是輸了東道，我們不會不認，現在問你，你想要些什麼東西？說吧！」

仇如海冷冷地問鐵嬤道：「現在談話，是妳作主，還是老夫人作主？」

鐵嬤道：「關於淸兒的事，老身說的，也就是老夫人要說的！」

仇如海道：「我是問現在坐談的主、客是誰？」

雷嘯天看出要成僵局，不由說道：「二弟，莫失爲客之道。」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大哥，爲客之道小弟不敢有失，但自己的尊嚴，尤不可失，小弟必須先正賓、主的名份，方好答話！」

鐵嬤冷冷地說道：「年輕人能夠剛强不屈，故是好事，但若狂妄傲慢，却不是應有的態度，巧言而辯自更不應該。」

仇如海抗聲道：「錯開現在這場合，小可十分願聽並恭敬接納這幾句金玉良言，但此時此地，狂妄的人可不是小可！」

鐵嬤火了，沉聲道：「不是你又是那個？」

仇如海沉聲道：「老婆婆妳！」

鐵嬤霍地站起，道：「你好大的胆子！老身……」

話未說完，仇如海已冷笑一聲，接口道：「小可前來，一是拜會過萬乘兄，再者是向老夫人請安，與清照姑娘作賭，僅因探討事務，毫無意氣之爭，蒙召內宅，自當恭聆老夫人敎諭，但却不識老婆婆爲何許人，如今老婆婆處處以聲語相逼，不知是何用心？」

鐵嬤道：「你認爲清兒是任人欺侮的嗎？」

仇如海正色道：「老婆婆說出『欺侮』二字，非但有辱小可　人格，並將置姑娘於無地，這大年紀何竟莽撞如斯？」

鐵嬤語塞，怒道：「老身因清兒已輸東道，問你想要些什麼，難道不對？」

仇如海道：「老婆婆不必矯情，小可坐在此地，祇聽老夫人的示諭，其他人的詢問，恕小可不想答覆。」

鐵嬤無法下台，冷笑兩聲，道：「很好，老身在內宅門外候你！」

說着　鐵嬤怒冲冲的走出了花廳。

仇如海却也接着對老夫人，恭敬一禮，說道：「晚輩不便再坐了，向老夫人辭別。」

話聲中，竟也不待老夫人開口，也不再和雷嘯天招呼，已幾步出了花廳，向前宅而去。

雷嘯天慌忙起座，對老夫人躬身道：「小侄必須追上二弟，否則……」

老夫人却一笑道：「雷賢侄放心吧，我熟知鐵嬤性格，她越是暴跳如雷，也越是看得起對方，仇公子吃不了大虧！」

雷嘯天却深知二弟的脾氣和功力，又說道：「伯母有所不知，小可誠恐鐵老嬤嬤……」

老夫人道：「她自有分寸，其實，年輕人吃點小苦是有利無弊，何況鐵嬤頂多使仇公子沾一身土，不會……」

雷嘯天不能不說明了，正色道：「若是如海眞沾一身土，小侄倒有轉圜之策，假如萬一沾一身土的是鐵老嬤嬤，那該怎麼辦！」

老夫人笑了，道：「你應該知道，鐵嬤說來是你過叔叔的師姊！」

雷嘯天道：「老夫人有所不知，如海的功力，高出意外……」

話還沒有說完，一名侍女已氣急敗壞的跑得個上氣不接下氣，向老夫人稟陳道：「老夫人請你快去吧，鐵老嬤嬤回房取『刀』啦！」

老夫人聞言一凜，神色陡變，道：「仇公子呢？」

侍女道：「仇公子祇是冷笑，站在內宅門外，動也沒動！」

老夫人目一掃雷嘯天道：「仇公子眞是的『癲神僧』弟子？」

雷嘯天道：「大概不錯。」

老夫人皺眉道：「果然不出賢侄所料，鐵嬤動了眞氣，竟要施展她向不輕用的『怪刀』，來，咱們要快點去攔阻。」

說着，老夫人在兩名侍女扶持下，雷嘯天隨於身後，快步走出花廳，奔向內宅的二門以外。

可惜，老夫人仍然晚了一步，鐵嬤已取怪刀回到原地，過萬乘、展翼雲，古存文和文卿，也都站在一旁！

仇如海立於內宅門外數尺的偏左地方，面色如常，看不出一絲激動之意，如玉樹臨風，令人仰敬。

鐵嬤一看老夫人駕臨立即道：「夫人，鐵嬤前與仇公子作約，祈夫人莫罪！」

老夫人瞥了仇如海一眼，道：「鐵嬤，難道一定要動這柄『刀』？」

鐵嬤道：「對！就是以『刀』法作的約。」

老夫人眉頭一皺，道：「這是仇公子的意思？」

鐵嬤紅着臉，道：「是這樣，仇公子身懷奇技，我在徒手相試方面，已然落敗，迫不得已以『刀』法作約，而仇公子慨諾……」

老夫人搖頭道：「鐵嬤，你換柄刀用吧！」

鐵嬤本心也不願眞用她這柄怪刀，但因業已騎虎難下不得不聽，老夫人相勸，立即說道：「既是夫人吩咐，我……」

詎料話未說完，仇如海却接口道：「任何一柄刀，在小可眼中並無不同！」

鐵嬤臉色一變，看着老夫人道：「夫人請不必再攔阻了！」

老夫人長歎一聲道：「如此結局，是我所料不及，否則……」

仇如海一笑道：「老夫人萬安，這次與鐵嬤印證刀法，不論勝敗，對友情絲毫無碍，業已和鐵嬤嬤先說好了。」

鐵嬤也說道：「夫人，仇公子說的不錯。」

老夫人沉思刹那，道：「好吧，但却不准有殺傷之事！」

仇如海一笑道：「老夫人，您限制了鐵嬤的刀法，就沒意思了。」

老夫人沉聲道：「老身視你若子侄，你功力雖說很高，但也不應如此狂妄，須知鐵嬤所用的這柄刀，不是普通……」

仇如海接口道：「小侄知道，這是那柄『日月神魄刀』！」

老夫人一楞，鐵嬤却是心頭一凜，展翼雲和雷嘯天，更是震驚異常，個個臉色轉變，目視仇如海。

鐵嬤見老夫人沒再說話，遂開口道：「你認識東西不少？」

仇如海一笑道：「說實話，沒見老婆婆取出它來之前，小可並不知道會是此刀的。」

鐵嬤有些高興的意思，道：「現在知道是這柄刀了，還 一試？」

仇如海道：「刀名『日月神魄』，必具靈性，俗話說的好，『寶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這柄刀傷不了小可。」

老夫人溫和的說道：「仇公子既然叫得此刀名稱，斷不會不知此刀的狠辣處，老身痴長，却未見有人能在此刀之下，毫髮不傷者！」

仇如海道：「有！」

鐵嬤一凜，道：「那一個？」

仇如海道：「此乃昔日主人！」

鐵嬤冷哂一聲，道：「此刀雖然霸道狠辣無倫，却從不傷它的主人！」

仇如海冷冷地說道：「這却未必！」

衆人無不皺眉，因爲仇如海的話，自相矛盾，先說此刀昔日主人就未受過傷，又說未必，豈不令人難解！

鐵嬤自然不會放過這句話來，沉聲道：「你就會巧言舌辯？」

仇如海一笑道：「說小可巧言而辯，正是表示了自己識見淺薄！」

鐵嬤道：「仇如海，本來你是客人，老身既便另約一搏，也應顧到實情，可是你今天出口辱及老身，却當別論了！」

仇如海道：「小可本來，就沒有請老婆婆留情之意！」

鐵嬤道：「是眞英雄，又何必這般逞强？」

仇如海哈哈兩聲，道：「逞强到寧死而不輸口，這人豈是英雄？」

鐵嬤道：「聽你之言，像有把握！」

仇如海淡然道：「小可說過，這刀法傷不了我！」

鐵嬤道：「昔日那位主人未被此刀所傷？」

仇如海震聲道：「大俠天龍子！」

鐵嬤嘿嘿幾聲，道：「天龍子三百年來，是武林唯一完人，你也配與相比？還有，你又說此刀未必就不傷主，此刀傷過那位主人？」

仇如海道：「老婆婆今爲刀主，可知此刀最初的主人是誰？」

鐵嬤道：「你剛才已經說過了，是『天龍子』！」

仇如海一笑道：「抱歉，據小可所知，最初刀主並非是天龍子！」

鐵嬤獰笑一聲，道：「孺子慣作驚人語，哼！」

仇如海不理會鐵嬤的神情，侃侃道：「三百年前，有一特殊人物，盛名與『天龍子』同，自號『無倫先生』，啓『后羿』墓，得三件絕寶，一弓、三箭、此刀！刀上有古象形文字，名爲『日月神魄』，遂持此而霸天下！」

衆人全聽儍了，老夫人和鐵嬤也不例外，適時在無人注意下，一條倩影，矯捷地閃到了內宅門的後面！

仇如海却在這個時候，突然長歎出聲，停止了話鋒，仰望着天際，神色肅穆，似乎無意再接說下去。

老夫人竟忍不住開口道：「仇公子，後來呢？」

仇如海依舊仰望天邊，道：「後來『無倫先生』霸行武林，惡行過多，殺人無算，惹得『天龍子』前輩出而聞問，終於演出一場罕絕空前的生死之搏，『無倫先生』彼時『弓、箭』二寶未在身畔，在久

戰不敵下，取出這柄『日月神魄刀』，豈知『天龍子』前輩功力已至化境，非但未傷在這柄神魄刀下，反而以此刀將『無倫先生』斬殺，而這柄『日月神魄刀』，也就落於『天龍子』前輩的手中，因此晚輩適才方有刀主未必不傷，和此刀未必出則傷人的話！」

這一席話，祇聽得大家神失魂奪，默然無語！久久之後，鐵嬤哼了一聲，道：「這故事講的不錯，還有嗎？」

仇如海突然哈哈震聲狂笑，繼之冷冷地說道：「小可十分希望這是個故事，但可惜却不是！」

鐵嬤心中已有說不出的懼意，但因生性難改，再加上事已到了無法善了的地步，祇好硬着頭皮道：「既使這不是你虛構的故事，又與現在何關？」

仇如海道：「老婆婆妳不知個中關係，小可却是深知！」

鐵嬤皺眉問道：「老身看不出有關係來！」

仇如海悲天憫人的說道：「老婆婆身爲武林前輩，自不會仗此刀爲惡，對小可日下之戰，也不過代清照姑娘不平，無絲毫惡意，但老婆婆却忘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有關於這『日月神魄刀』，出現江湖的兆頭和預言！」

衆人不由同聲問道：「兆頭和預言？難道……」

話還沒有說完，鐵嬤神色陡地大變，說道：「你……你也知道有關此刀的預言嗎？」

仇如海朗朗道：「天龍子前輩成道之時，親封諸寶，將此刀鎮於『渭水之濱』的『釣魚台』下，曾有預言說——『此刀若再出現武林，祇要此刀離鞘，則江湖亂生，恐非流血千里，屍堆如山不止！』」

鐵嬤刀尙未曾出鞘，眉頭緊鎖，沒有開口！

過老夫人却問道：「鐵嬤，果有這句預言？」

鐵嬤頷首道：「不錯，預言刻於此刀鞘上！」

老夫人面色一變，道：「既是如此，鐵嬤，趕快將此刀收起來！」

鐵嬤臉色已成鐵青，低沉的說道：「若預言可信，這時收起來已經晚了！」

這句話，說得大家個個變色，俱皆注目鐵嬤身上，似在詢問所以！

鐵嬤看看仇如海，又環視衆人一眼，最後她那奇異的目光，停在了過老夫人的身上，低沉地說道：「剛才我動了眞氣，在取這『日月神魄刀』時，忘記了刀鞘上所刻的預言，曾撤刀出鞘！」

過老夫人聽得低垂下頭，衆人無不噓吁！

久久之後，鐵嬤神色突轉肅穆，震聲道：「儘管預言如何兆兇，儘管仇公子你說的全是事實，但已不在我鐵嬤的心上，仇公子，仍請接下我幾招。」

話聲中，鐵嬤才待撤刀出鞘，面前俏影閃動，那清照姑娘已攔在鐵嬤身前，星眸一瞟鐵嬤道：「妳老人家這是在替我辦事？」

鐵嬤一楞，道：「這……妳不知道，他……」

清照姑娘道：「好沒情由，妳幹麼動刀動槍的？」

鐵嬤道：「他欺人太甚！」

清照姑娘回顧仇如海一眼，道：「不是我們欺負了人家！」

鐵嬤驚奇的問道：「孩子，妳怎麼這樣說話？」

清照姑娘不理這句問話，道：「妳老人家說話算不算數？」

鐵嬤道：「當然算！」

清照姑娘一笑道：「可還記得，這柄刀早已送給我的事？」

鐵嬤道：「我沒忘呀！」

清照姑娘道：「我現在就要！」

鐵嬤一驚，道：「孩子，這可不是要子，現在要這柄刀幹麼？」

清照姑娘冷冷地說道：「這是我的事，妳給不給？」

過老夫人沉聲道：「清兒，不許沒有樣子！」

清照姑娘黛眉一皺，道：「媽，這刀本來是女兒的！」

鐵嬤道：「是妳的，沒有錯兒，可是孩子，現在不能給妳！」

清照姑娘道：「要給，就現在給，否則妳老人家可別後悔！」

鐵嬤皺着眉頭沒開口，但也沒有把刀交給清照姑娘，老夫人看了女兒一眼，突有所悟的對鐵嬤道：「刀就給清兒吧。」

鐵嬤猶豫的把刀交給了姑娘，姑娘接過刀來，霍地轉身，走向仇如海面前，含着微笑，道：「仇家哥哥，本來今天是滿高興的，就爲了小妹脾氣不好，幾乎把事弄糟，現在向你陪禮！」

說着，福拜下去，慌得仇如海趕忙還禮，道：「過世妹言重了，大家不還是個好朋友嗎？」

可是清照姑娘這個舉動，却驚住了其餘的人，姑娘向來心性從不讓人，今天不知何故，竟會一反常態！

清照施禮後，突然問道：「仇家哥哥，咱們那東道算不算數？」

仇如海一笑，道：「本是笑話，認不得眞。」

清照姑娘却搖頭道：「不，約定不容悔背！」

仇如海乂是一笑道：「隨姑娘吧。」

清照姑娘道：「我輸了，本來約定的是，勝者一方，有權要求輸的一切東西，但是我除了這柄刀外，沒有……」

話還沒有說完，鐵嬤已揚聲道：「孩子使不得，這刀是妳將來的……」

清照姑娘霍地地轉身對鐵嬤道：「我的事，誰也別管！」

鐵嬤急得忍不住又道：「孩子，忘了剛才雷公子說過的話啦？仇公子……」

清照姑娘面含秋霜道：「我要怎麼作就怎麼作，誰再多說，我就……」

鐵嬤看出事態嚴重，接口道：「好好好，我不說了。」

清照姑娘哼了一聲，對仇如海道：「仇家哥哥，我想把這柄刀，當作我輸的東道。」

仇如海道：「過世妹，此刀乃武林異寶，這東道太重了些。」

清照姑娘道：「若比起咱們那約定來

，這刀太嫌輕了！」

仇如海一笑道：「作賭之時，小兄並未提及勝時 些什麼。」

清照姑娘道：「這就對了嘛，你或許要我給你端杯茶，但也可能會要我這條命，如今我以此刀當作東道，一點不重。」

仇如海道：「另外小兄還有個原因，不敢收下此刀！」

清照姑娘道：「那是什麼原因？」

仇如海道：「小兄不懂刀法。」

清照姑娘竟也微笑着道：「騙誰？」

仇如海正色道：「世妹不信，可問雷大哥。」

清照姑娘道：「用不着問，會不會刀法是一件事，願不願意此刀作我輸了的東道，又是一件事，你收不收嗎？」

仇如海略以沉思，道：「世妹，小兄就暫時替妳保管它，可好？」

清照姑娘一笑道：「那是你的事，我管不着，給你！」

說着，雙手將刀捧給了仇如海，仇如海恭敬的接了過去，肅穆的將刀佩於肋下，這陣和風，吹散了滿天雲霧。

沒有誰注意雷嘯天的神色，因爲大家都在歡喜當中。

雷嘯天臉上也帶着微笑，但却掩飾不住，他內心的苦澀和難以形容的悲痛，爲什麼？祇有他自己明白。

突然，鐵嬤開口道：「孩子，這是妳的決心？」

老夫 也適時道：「清兒，果眞這樣決定了？」

清照姑娘道：「人不能與命爭，沒事啦，兩位老人家請回吧。」

老夫人看看鐵嬤，鐵嬤瞧瞧老夫人，互相搖搖頭，皆以奇特的眼光看了仇如海一眼，回轉了內宅。

清照姑娘在老夫人和鐵嬤走後，突然對仇如海道：「我要說句不講理的話 」

仇如海道：「說吧，我聽聽它多不講理！」

清照姑娘道：「此刀，不論如何時何地，不准你離身！」

仇如海一笑道：「好，就這麼說定，還有話嗎？」

清照姑娘嬌笑一聲，道：「有的是，不過不是現在說！」說着，她身形一閃，一道烟似走得沒了影子。

× × ×

「維」字樓上，雷嘯天和仇如海 飲低酌。

半晌，雷嘯天微吁出聲，道：「二弟，你不該收下這柄刀！」

仇如海道：「爲什麼？」

雷嘯天搖頭道：「這柄刀，會給你帶來無比的痲煩。」

仇如海道：「收都收了，有痲煩也祇好認了。」

雷嘯天仰頸乾了杯中酒，道：「這痲煩怕你解決不了！」

仇如海道：「大哥，你到底要說些什麼？」

雷嘯天一指仇如海腰懸的寶刀，道：「你佩的不是刀！」

（未完・十五）

毒神仙

（本文承自第一〇三頁）

齊雲飛抱抱拳，道：「道長客氣！在下有空一定到貴派拜訪諸位，順便遊玩一下！」

黃松道：「貧道尚有事要辦，諸位請恕貧道先走一步！」他拉着黃槐的手，喊聲走便飛身而去！

齊雲飛問關笛：「妹子，你跟韓大哥要去那裏？」

韓鐵衣黑臉泛紅，抓抓頭望着關笛，關笛道：「咱們出來遊玩了這許久，自然要回黃龍帮！」

齊雲飛含笑望着韓鐵衣，韓鐵衣神色更窘，垂下頭去，齊雲飛伸手在他肩上一拍，道：「韓兄，你幾時請小弟喝……喜酒？」

關笛瞪了他一眼，道：「大哥，你心腸好壞，明知他臉皮沒你的厚，你偏要作弄他！」

齊雲飛等人大笑，關笛反問：「大哥，你要去那裏？」

齊雲飛還未答，柳擷紅巳代他答：「他當然得去江南！」

關笛雙眼圓睜問道，：「三姐姐去你家？」

齊雲飛驚喜地，問道：「你請我去你家？」

柳擷紅瞟了他一眼，道：「難道你不想？」

眾人大笑，關笛問道：「三姐，你幾時請咱們喝喜酒？」

柳擷紅雙頰紅如桃花，道：「那有這樣快的，愚姐是代爹請他到我家作客，順便陪爹爹奕棋！」

司徒華笑道：「齊兄，你要十局九輸，讓未來岳父一高興，再乘機求親，這就十拿九穩！」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這怎可以，小弟若十局九輸，未來岳父以爲小弟資質太劣，一腳將我踢出門去，豈不是好夢成空了！」

柳擷紅忍不住擂了他一下，道：「不害羞！」

說着天色巳亮了，羣豪紛紛告辭，齊雲飛與韓鐵衣等人在南陽城聚了一天，也分道揚鑣了！

× × ×

翌年暮春，鶯飛草長，春江水暖。

齊雲飛與柳擷紅却在錢塘附近買舟出海。

他們要去怨天島，柳擷紅心中有點担憂：「雲飛，你師父會不會……」

「你放心，他老人家說過婚姻大事，由我自己主張，你放心準備做我的媳婦兒吧！」

「貧嘴！」柳擷紅擂了他一下，却乘勢伏在齊雲飛的胸膛上，旭日照在她粉臉上，紅撲撲的，益增幾分嬌艷，齊雲飛帶着幸福和滿足的神情，低下頭將火熱的嘴唇，送到她柔軟的紅唇上……

（全文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